
武俠世界
第35年
52
$15.00

編者話 加價啟事：敬愛的讀友，「武俠世界」兢兢業業創辦至今已三十五年，在即將進入的第三十六年，尚從不曾間斷，全賴廣大愛好者的支持與鼓勵。近年來物價高漲數以倍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近數年來本刊未有作過調整售價，為了彌補近年來龐大開支赤字，逼不得已於短期內調整售價，每本由港幣十五元調整為十八元正。由36年第一期開始調整(發行期為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八日)，特此通告，祈為見諒。

* * *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倫文敘故事之三「魚躍龍門」。倫文敘發現了柳家篡朝奪權的陰謀，為了天下蒼生，又一次與柳師爺鬥法，避免了南粵地方上的一場災劫；亦以尋龍神功造就了一代醫聖——李時珍……對尋龍堪輿有興趣的讀友，又可一飽眼福，欲知大地龍脈奧秘的神奇，請細閱本文。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余破浪先生撰著的「鷹愁峽」，請敬愛的讀者屆時留意。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52期
(總號180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風水狀元倫文叙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魚躍龍門

尋龍神通 造就醫聖

長江東岸百里，一山橫架，頭角崢嶸，活靈活現，形似龍角，其名亦因此稱爲龍角山。

龍角山下，有一條村鎭，住了百十戶人家，村鎭中以柳、李姓爲大族，李長江的胞弟李長水，一家三口便居於這寂寂無聞的村鎭。

此時已是入黑時分，李長江引領倫文叙、朱丹二人，一路奔馳，終於返抵他的故居胞弟李長水家了。

李長水此刻正急得團團轉，因獨生子李狗仔重病臥床，此時已奄奄一息了。李長水中年得子，李狗仔是李家唯一的命根，夫妻二人急得如火焚身，在屋內絕望的歎氣，似在祈盼上天打救。

李長江引領倫文叙、朱丹走進來時，李長水臉無表情，茫然的問了一句：「大哥，你來了麼?」便再無第二句話了。

倒是李長水的妻子一見，驚奇的忙道：「大伯，這兩位公子、小姐是你的朋友嗎?快請坐下飲茶!」李二嫂說着，便强抑心中的悲苦，走去斟茶待客。

李長江悄聲對李長水道：「二弟，你知道麼?這位倫少俠，身負絕世神通，不但武功超卓，且精於風水堪輿與尋龍之術，可令人起死回生呢!侄兒狗仔的事，他答應相助啊!」

李長水一聽，不由如絕望中喜獲救星。事實上他此時已毫無主意，因兒子藥石無效，他已不知什麼是救兒的法寶神通，但能令兒子起死回生的，便是好方法了。李長水忙向倫文叙深深一揖，道：「原來是倫少俠大駕光臨，李家有救星降也!萬望倫少俠不吝施救!」

倫文叙未及答話，朱丹已格格笑道：「長水叔叔，文叙哥哥年僅十八歲，尚是大娃娃，說甚救星降啊?」

李長水一聽，不由長歎一聲，道：「實不相瞞，朱姑娘，小兒奄奄一息，在下死馬當活馬醫吧了!就算倫少俠是小娃兒，只要他有妙法施救，在下亦樂得向他叩頭啊!」

倫文叙接口道：「長水叔叔不是精於醫道麼?爲甚不以回春聖手，替令郎診治呢?」

李長水苦笑道：「倫少俠，說來慚愧，在下雖徒有醫者之名，在此鄉中亦曾救過不少危難病症，但不知爲甚，對小兒之病竟束手無策，根本連病根也瞧不出，又如何下藥施救呢?哎，不但在下瞧不出，就連湖廣有名的郎中，在下亦相請過了，可惜羣醫無策，連藥也不敢下，因爲衆郎中皆道，小兒所患之病古怪萬分，彼等行醫數十年，亦未曾碰到，因此誰也不敢下判斷，拖延數月，小兒便奄奄一息了!狗子是我李家唯一血脈，他若有甚不測，李家便從此絕後啦!」李長水說到傷心處，竟滴出眼淚，顯見已悽酸惶急之極。

倫文叙微一沉吟，便忽然道：「可否領我去探視令郎嗎?」

李長江也不等胞弟回答，已急道：「求之不得也!倫少俠，這便請進!」李長江話音未落，已一躍而起，引領倫文叙進內室。李長水夫婦不敢怠慢，亦連忙跟上前去。朱丹不甘寂寞，亦跟隨而來。

李長江領倫文叙走進內室，倫文叙一看，內室床上，果然躺着一位年僅五歲的娃兒，只見他躺在床上，一動不動，氣若游絲，似隨時中斷呼吸，果然是危急萬分。

倫文叙走到男娃兒身前，俯身細察他的氣息，末了，又伸手掀起男娃兒的眼皮，仔細一瞧。倫文叙一言不發，便走出來了。李長江、李長水夫婦一見，不由面面相覷，也不知倫文叙有何計較，無奈也連忙跟了出來。

倫文叙走到客廳，好一會悶聲不語。李長江、李長水夫婦三人也不敢驚擾，只好默默等待。

朱丹卻沉不住氣了，她見了那男娃兒的情狀，心中忽然充滿同情，此時她救他之心竟比倫文叙更熾烈了，朱丹嗔怪的瞪了倫文叙一眼，忍不住嚷道：「文叙哥哥!那娃兒快不行了呢!你若有辦法，爲甚不快點說出來，也好及時施救啊!」

倫文叙一聽，忽地微歎口氣，苦笑道：「此事牽連重大，只怕須花一段時日，急也急不來啊!」

朱丹一聽，大急道：「若拖延太久，這娃兒便死了!怎可慢慢來?」

李長江亦大急道：「倫少俠……爲甚麼牽連重大?須拖延時日?」

倫文叙忽然問李長水道：「長水叔叔，令郎出生時辰，是否恰好是子時呢?」

李長水一聽，毫不猶豫，便決然的道：「是，倫少俠，小兒的確是子時出生!」他一頓，又醒悟似的奇道，「這與小兒之病有甚關連?按在下之見，醫道並不論這等風水時辰八字之說啊!」

倫文叙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然則請問長水叔叔，醫道是否以陰陽五行爲本旨呢?」

李長水點點頭道：「不錯，陰陽五行之論，的確乃醫道創始之源也，但這與風水之學有甚關係呢?」

倫文叙道：「醫道中以人之心、肺、腎、肝、脾爲五大主幹，

而風水學說亦然也，例如依風水之論，金主肺、木主肝、水主腎、火主心、土主脾；又男主陽、女主陰也；是故風水之學，與醫道本源出一流。」

李長水一聽，不由點頭道：「不錯，不錯，倫少俠所言果然精闢，把風水、醫道兩者竟合同一源流也……但未知出生時辰八字，與小兒之病有甚關繫呢？」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按文叙師承，令郎氣若游絲，乃陰極盛陽極衰之象也，又其山林位呈黑，當可判斷，你家祖宗山墳必葬於陰濕之地，祖宗血脈受陰濕所煞，其毒性必禍延子孫也！再者令郎出生於子時，按其運命，貴在子時，禍亦必起於子時，子時與令郎運命，已密不可分矣！」

倫文叙話音未落，李二嫂已失聲叫道：「不錯啊！倫少俠，狗仔他果於午夜過後，即子時時分開始昏迷！他出生之時，之前的一刻，妾身但見西面龍角山上，升起一道金光，光華燦爛，直射敝居而來！妾身吃了一驚，胎氣也便觸動了！又過了片刻，狗仔他便出世了，恰恰剛交子時呢！」

李長江與胞弟李長水面面相覷，李長水亦失聲道：「大哥啊！倫少俠料事如神啊！爹爹的山墳，的確靠近溪流！又背陽光，豈非陰濕之地麼？老天，不料竟因此而有奇兇也！」

接而，李長江向倫文叙說起當時葬父的經過。

原來當年李父去世，李長江和李長水兄弟二人，尚年僅二十歲，不懂世務，眼見山溪之畔，有一座天然洞穴，料想可以遮蔭，又省卻許多氣力工夫，便把先父的棺柩藏入山洞，塡塞洞口，再在洞口豎了一塊石碑，一座墓穴也就築成了。

末了，李長江歎氣道：「不料葬人之道，尚有這許多玄奧！當日一念之差，幾乎把小侄生命害丟了！」

倫文叙點點頭道：「的確如此，先人血脈之禍害，比之人的病災，絕不遑多讓啊！」

李長江一聽，大急道：「若然如此，倫少俠千萬大發慈悲，救小侄一救！」

不等倫文叙回應，朱丹已格格一笑道：「好說！好說！文叙哥哥自然非救不可！但未知令侄得救，長江伯伯願付什麼代價呢？」朱丹之意，乃氣李長江先前賣弄本事，撇下她在後面苦追，故意難他一難，也看看他對侄兒的關切，到達什麼程度了。

不料李長江卻信以爲眞，他想了想，便慨然的道：「李某人身無財物，若論酬謝，委實難付分文！但自付老夫這一身武功，日後或有可用之時，老夫便毛遂自薦，甘爲倫少俠的貼身保鏢，近身隨從，護他周全，供他差遣！朱姑娘，老夫這代價是否可以相抵救小侄之勞呢？」

朱丹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她料不到李長江竟有此表示，若眞的如此，那日後他便成了文叙哥哥的「隨從跟班」，日夜在文叙哥哥身邊，只怕比自己更親近呢！但因此一來，文叙哥哥也多了一位得力助手，因爲憑李長江的閱歷和武功，世上能與他相比的，只怕也不多了！

倫文叙一聽，也不知如何回答，因爲他本意乃遵從恩師之訓，「造福世人」，決沒希求什麼圖報，不料李長江卻竟來個如女孩兒報恩似的「以身相許」，眞教倫文叙不知如是好。因爲他答應固違本意，不答應又怕傷了李長江的自尊，他這等江湖俠義之士，言出必行，若被拒絕，便是奇耻大辱了！

倫文叙思忖半晌，才無奈的微歎口氣道：「此時莫說什麼酬謝之言吧，長江伯伯，且領文叙上你家祖墳一察好嗎？」

李長江一聽，知倫文叙已決然出手相助，不由大喜，連忙一躍而起，道：「好啊！但得倫少俠肯出手相助，小侄有救了！老夫這便領少俠走一遭吧！」

朱丹瞥一眼屋外，但見天色已漆黑一片，便忽然嚷道：「長江伯伯！我等到你李家作客，便連一頓飯也沒得吃嗎？可知朱丹肚皮已快餓扁啦！」

李長江一聽，不由伸手一拍腦殼道：「是，是，老夫連倫少俠和朱姑娘的塡肚皮大事也忘了！老夫因小侄之事弄昏了頭，休怪，休怪！二嫂，有甚好吃的，快搬出來，招待兩位小貴客吧！」

李二嫂一聽，連忙答應道：「是，大伯，請二位小貴客稍待，妾身這便去準備！」李二嫂眼見倫文叙甚有見識，心中頓生一線希望，着落在倫文叙身上，她豈會不熱情招待？說着，她已急急的走入內堂去了。

朱丹格格一笑道：「好，等多少時間也不要緊，只要有一頓飯吃，塡飽肚皮就行啦！文叙哥哥，外面黑漆一片，此刻上那山墳之地，不怕撞上如廣府的竹林之『寒酸秀才鬼』嗎？不如安心過一晚，待明早再上那墳地細察好嗎？」

倫文叙一聽，猛然醒悟，朱丹說肚子餓是假，其實是使計拖住他，免他於黑夜遇兇險吧了！丹妹對自己眞的是關切得很啊！倫文叙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假如我倫文叙有這麼一位妹妹，也很不錯啊！

話雖如此，倫文叙卻深知機不可失，因李狗仔起病之時是子時，此刻尚有一個時辰，便是子時了，若不趁今晚前去實地查勘，錯過了子時，便要等明日子時了，李狗仔已奄奄一息，拖多一日便兇險多一日啊！倫文叙心念電轉，便決然的躍起道：「不然，丹妹，救人如救火，我等餓一刻，便可令娃兒早一日脫險也！長江伯伯，事不宜遲，這便上你家祖墳去吧！」

朱丹一聽，以爲倫文叙不明白她的心思，急道：「哎呀文叙哥哥！你猜錯了，朱丹並非饞嘴，等吃那一頓飯，而是擔心你黑夜上山墳，有甚兇險啊！」

倫文叙微笑道：「丹妹放心，文叙連『寒酸秀才鬼』也不怕，還怕這等『山野之鬼』嗎？我等爲人處世，但憑一股正氣，鬼怪碰上亦須退避三分，又何足懼哉？你且在此等候，過了子時，我必定安然而返。」

朱丹一聽，不由騰地跳了起來，咬唇道：「哼！文叙哥哥，你欲把朱丹留在此等候嗎？爲甚你去得，朱丹便去不得？不必說啦，反正朱丹已發誓半步也不離開你了！你欲餓肚子，朱丹決不肯飽肚，你若上墳地，朱丹亦決不肯獨自高枕無憂也！」朱丹情急之下，不由把不該說的女兒家心事，也露出來了。

李長江是過來人，他一聽便向倫文叙悄悄一笑道：「倫少俠，只怕你已碰上我那小師妹的故事了！這等事可是理還亂、斷不休啊！」

倫文叙無奈一笑道：「也好，丹妹，這便一道前去墳地看看吧！」

朱丹一聽，這才化嗔爲喜，向李長江格格一笑道：「長江伯伯！走啊！快引路，上你家祖墳去吧！」

李長江莞爾一笑，也沒再發話，引領倫文叙和朱丹，出門向西面村郊走去。

* * *

夜色沉沉，連月亮也沒有，星星也寥寥無幾，村郊野地一片黑寂。

李長江和倫文叙內力甚高，夜能視物，於黑夜中倒也一派從容。但朱丹可就有點發毛，她的內力尚淺，加上心慌意亂，目力更不濟了，眼前但覺黑影幢幢如魔如怪，撲人而噬。朱丹自小在廣府長大，幾曾行走此黑夜荒郊？她的脚也不由一陣發軟，幾乎走不動了。

朱丹在後面咬緊牙根，一聲不響，拚命跟上。她決計不會開口求助，因爲她怕倫文叙趁機把她撇下，自己去獨闖墳地，那便失去一窺倫文叙妙展「尋龍神功」的良機了！不知怎的，朱丹心中，對那「風水尋龍堪輿」之道，是越來越感興趣了。

朱丹心中惶急時，她但感手心一暖，她立刻明白，是倫文叙把她的小手握緊了。朱丹登時但感心神一振，也不知是手心傳來的熱氣，還是她因心中欣喜而增發熱力。她的手握在倫文叙的手中，朱丹忽然便感前景一片光明，黑暗也似乎遠她而去了！

倫文叙哪知女孩兒心事的微妙？他擔心朱丹在黑夜中畏怯，深知人若畏怯，那便加倍兇險，因爲心魔必招鬼怪，鬼怪亦即心魔而已，因此他以手相握，一股玄妙的「天機眞氣」便輸入朱丹體內了，朱丹驟獲此助力，再加上她心中欣喜，黑暗彷佛也變作光明了。

李長江在前面引路，再走了一段，倫文叙耳力超卓，忽地便聽到一陣山溪的流響聲了。倫文叙閃眼向前面一望，但見此地恰於龍角山的東面，亦即與來時的西面成相反方向。山壁陡峭，溪流自上傾下，落到山脚，卻已無影無踪，顯然均滲入地底中去了。

倫文叙不禁暗暗皺眉，心道：如此陰濕之地，若在此處築墳，豈能不招「陰煞之禍」呢？

倫文叙思忖時，李長江已快走到山壁前面，在一塊豎着的石碑前站定，轉身對倫文叙道：「倫少俠，這便是老夫當日草葬先父遺骸的山洞了！」

倫文叙牽引朱丹，走近一看，只見石碑上果然刻了「李公宏止之墓」六個大字。

倫文叙抬眼一瞧，只見山洞上面是數道溪流自上而下，流水之聲不絕，但到了山洞上面、中腰處，便忽然中斷消失，所站的地面一片陰冷，脚踏之處也滲出濕氣。

倫文叙身負天機大師劉伯溫所授的「尋龍神功」，而劉伯溫的「尋龍神功」，又源自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的「青烏序」，一脈相承，自然不同凡響。倫文叙微一沉吟，即毫不猶豫的道：「如此陰濕之地，洞內更甚，先人葬此，必受陰煞，祖宗血脈受煞，子孫後人與祖脈元氣相承，又豈能不災劫重重呢！」

李長江一聽，不由作聲不得。

朱丹領略了倫文叙對她的心意，不但忘記了肚子餓，便連膽氣也壯了不少，她因此立刻便想起正病危中的李狗仔了，忙問道：「文叙哥哥，然則李狗仔的病，與他爺爺所葬之地，是否有關呢？」

倫文叙點點頭道：「不錯，的確與此有關。」

朱丹奇道：「那爲甚作爲兒子的長江、長水兩人，並無大碍，卻偏在李狗仔這孫兒身上發生呢？」

倫文叙見朱丹求知慾甚强，而這正是尋龍堪輿之道首要的條件，不由欣然一笑道：「丹妹，你問得這般詳細幹麼？」

朱丹不假思索便衝口而出道：「文叙哥哥！朱丹亦想跟你學這尋龍堪輿之道，好造福世人啊！」

倫文叙一聽，不由暗暗點頭，心道：朱丹雖然貴爲帝皇公主之身，但她的運命，卻無大富大貴之份，終生須經受無數磨折，她若能研悟此尋龍堪輿之道，日後不但可持此行走江湖，自決運命，更可濟世救人，造福天下百姓，或許這是她的最佳出路了！

倫文叙心中轉念，便不再猶豫，決心傳授朱丹這等風水堪輿的絕學了。他不厭其煩的對朱丹解釋道：「祖宗血脈，源自一脈元氣，元氣與地脈之氣滙聚，也就成了祖宗地脈元氣了。祖宗地脈元氣，萬萬千千，對子孫後人的影響也各自不同，有福有禍、有蔭有煞，不一而足，亦即世人運命千差萬別的一大原因也。而祖宗地脈元氣，對子孫後人的潛移默化，玄妙之極，並非子承父脈如此單純，有承於一代，有傳於三代，亦有二、三十代後方能承受，這便即世上龍脈地發跡時日的長短之分了。」

朱丹悟性果然甚高，她微一思索，即悟道：「文叙哥哥，因此李家的祖宗地脈元氣，千不授萬不傳，卻偏偏落在其孫李狗仔身上了。若然如此，李狗仔作爲孫兒，毫無選擇的權利，對他豈非太不公平麼？」

倫文叙一聽，不由微笑點頭道：「不錯，李家祖宗地脈元氣，果然皆聚注入第三代即孫兒李狗仔身上了，祖宗地脈元氣已受煞，李狗仔自然兇劫在身了！不過福中禍所伏，禍中福所倚，李狗仔既可承受祖宗地脈煞氣，自然亦可承納祖宗地脈的貴格龍氣，只要施用得法，他大可反兇爲吉，化禍爲福，因此也並非不公平呢！」

朱丹一聽，又醒悟道：「既然李狗仔可反兇爲吉，化禍爲福，承納祖宗地脈貴格龍氣，莫非文叙哥哥已決定助李狗仔一臂之力嗎？」

倫文叙微笑道：「丹妹，依你之見，文叙是否該如此呢？」

朱丹決然的道：「當然啦，文叙哥哥，李狗仔年僅五歲，卻已奄奄一息，豈能坐視他夭折？你就算不出手相救，朱丹也打算開口求你的了！」

倫文叙欣然一笑道：「很好，丹妹，濟世救人，救苦救難，乃吾師道宗旨也，你既有此心，便合吾道之首要條件了！」

朱丹驚喜道：「文叙哥哥，朱丹可入你師門之道麼？我怕我沒這等本領呢！」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事在人爲，只要有心人，鐵棒磨成針，其中全憑一個毅力與勤奮吧了！況且丹妹悟性甚高，只要刻苦研學，又何患無成？日後江湖中，必出一位驚世女風水大師啊！」

朱丹一聽，大樂，格格笑道：「好啊！這當眞妙之極了！」

李長江明知朱丹此時所喜，卻故意不懂道：「朱姑娘，好便好了，又有什麼美妙之處了？」

朱丹衝口而出道：「若朱丹學會這等尋龍堪輿之道，日後便可與文叙哥哥肩並肩，手牽手，行走江湖，大江南北濟世救人，這還不妙之極了麼？咦？長江伯伯，你問這怎的？」

李長江笑道：「沒甚麼，老夫只是事先打探清楚，日後老夫跟隨倫少俠供差遣時，是否有一位刁蠻的小姑娘在他身邊頑皮罷了！」

朱丹已知李長江故意笑她，咬着嘴唇道：「長江伯伯，是又如何呢？你想反悔不成？」

李長江呵呵一笑道：「老夫言出如山，爲救小侄生命，自當甘爲倫少俠跟隨，豈會反悔？只是若添了一位刁蠻小姑娘，老夫便須勤練輕功，以便不時之需哩！」

朱丹微一怔道：「長江伯伯有甚不時之需？」

李長江大笑道：「若那小姑娘刁蠻起來，老夫鬥不過她，也好趕緊溜之乎啊！」

朱丹咬唇道：「你敢？長江伯伯討厭與朱丹同行嗎？」

李長江一見朱丹含嗔帶氣、楚楚可憐的神氣，心中不由一軟，歎了口氣道：「朱姑娘貌若天仙，人見人愛，怎會令人討厭？就算老夫不識好歹，眞的生厭，也須瞧倫少俠的顏面呢……」

朱丹一聽，忙道：「爲甚要瞧文叙哥哥的顏面？」

李長江道：「倫少俠妙施尋龍大法，救了小侄，老夫已有承諾，豈能反悔，這便成了倫少俠的半個僕人了！倫少俠便即老夫的半個主人，他視朱姑娘如珠如寶，百般呵護，老夫又怎敢違逆？因此朱姑娘也便成了老夫半個女主人了！你開心了吧？」

朱丹一聽，格格笑道：「這很好啊！看長江伯伯你到時尚敢不理我麼？但此事須得文叙哥哥救了李狗仔再說吧！」

朱丹說話，即轉向倫文叙道：「文叙哥哥，你打算如何救助李狗仔呢？」

倫文叙正沉吟間，此時已有決斷，便毫不遲疑的道：「目下已近子時，長江伯伯不是說，龍角山上的金葫蘆，每於子時甫現嗎？正好趁此時上山一察也！」

李長江一聽，這才知倫文叙極有心思，他聽到的，早就牢記在心，一一算謀妥當了，他智慧之高，絕非自己數十年的閱歷所能企及。

當下李長江絕無異議，只是擔心倫文叙日夜奔波，餓着肚子，難以支撑，便有點猶豫道：「倫少俠，龍角山說高不高，但尋常人亦須攀爬半日，方可抵達峯巔，老夫慣走山野，倒沒什麼，但倫少俠和朱姑娘，能支持得了嗎？萬一中途出事，教老夫如何擔當呢？」

朱丹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長江伯伯，你少擔心吧，文叙哥哥的本事，你只見識十之一二吧了！朱丹有文叙哥哥在身邊，便上刀山入火海也不怕，還怕這區區山路嗎？」

朱丹說着，爲表示她的勇氣，竟搶先一躍而上，踏上攀山的陡峭小路了。她的內力雖然尚不濟，但她已領悟了「白雲黃鶴神功」的奧秘，與倫文叙的「天機神功」有異曲同工之妙，施展出來，身手倒也非常輕快。她縱身躍上三丈高山崖，單是這一縱身的功夫，便連李長江亦暗暗讚歎了。

李長江此時也不敢怠慢，因爲他深知山路險陡，稍一不愼，摔下來便必定粉身碎骨，加上時正深夜，山路黑寂，亦是猛獸出沒的時分，萬一朱丹有甚不測，不但自己難以心安，連倫文叙亦必定因此分心，那救人之事，只怕便大打折扣了！因此爲人爲己，李長江也決不能讓朱丹有任何閃失。他毫不猶豫，當下亦一躍而上，緊隨朱丹身後三尺，在這個距離之下，他便可以隨時出手救助朱丹脫險了。

倫文叙見朱丹不畏艱險，心中欣然，也便飛身掠上，眨眼便越過李長江和朱丹二人了。他向李長江傳聲道：「長江伯伯！你負責照應朱姑娘，探路、開路之事，便由文叙幹吧！」

倫文叙話音未落，身形已如箭般掠上，眨眼便已躍到數十丈高處了。

李長江眼見倫文叙的功力如此驚人，不禁大奇，暗道：按他的功力，世人苦練半甲子亦有所不及，他年僅十八歲，就算從娃娃起便練功，也絕不可能達此境界啊！他的授藝師傳到底是誰？因爲就算是西禪大師，亦斷無可能調教出如此高徒也！

李長江驚奇間，朱丹的身子忽地一晃，原來她見倫文叙獨自一人先行闖上，心中擔心他的安危，便連自己內力不濟也忘記了，情急之下，猛地發力，欲加速步法，不料力不從心，腳兒一軟，幾乎跌倒！

山路的側面不及三尺，便是一道懸崖，若失足摔跌下去，勢必粉身碎骨！李長江一見，心中不由一寒，他也不及細思，猛吸一口眞氣，使出他的成名絕學「波濤神功」，身化滾滾波濤，向朱丹捲了過去，朱丹但感身子欲跌之際，忽地便被一股雄渾無比的熱浪挾帶，不但沒有倒下，反而被巨浪挾捲着，呼呼的滾上山去！

朱丹又驚又喜，她不由喃喃的失笑道：「天啊！人說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可知此刻人與江水均滔滔向山上奔流哩！長江伯伯使的是甚驚世功夫啊？」

朱丹驚喜之間，已呼地躍上龍角山之巔了。在她身側，李長江的身形亦忽地一沉，卻站不住，砰地摔在山地上了。

朱丹尚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隨後掠上來的倫文叙，已呼地搶到李長江身邊，急道：「長江伯伯！你無恙麼？」

李長江重重的呼了口氣，歎道：「老夫老了！功力已大不如前，這波濤神功施展起來，也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了！但並無大碍，稍爲調息便可平復啦！」

倫文叙一聽，卻安慰似的一笑道：「不然，長江伯伯，你這波濤神功，想必創自江海，亦即擅長於平地施爲；所謂水向低處流也。但你爲了救護丹妹，逼得反其道而行，成了水往高處走，眞氣逆反之下，自然極爲耗損功力，長江伯伯卻居然辦到了，可見功力已達正反可用，收控自如的通玄境界了！」

李長江一聽，登時醒悟，大喜道：「倫少俠所論，精妙之極，竟把老夫的『波濤神功』奧秘窺透了！老夫自己尚在迷惑之中！天啊，倫少俠你倒似天生是武林高手的料子，任何武功在你眼中，竟難遁其秘，只怕不出十年八載，這武林便是少俠的天下也！」

倫文叙微歎口氣，又淡然一笑道：「文叙志不在武功，所學僅用以防身罷了！」

李長江迷惑道：「那倫少俠志在什麼？」

朱丹一聽，格格笑着搶先回話道：「文叙哥哥文武全才，更精於風水堪輿尋龍之道，區區武林又豈在他的眼內？長江伯伯也太小覷文叙哥哥啦！」

李長江不由吃驚道：「倫少俠的武功修爲，足可稱霸武林，他既然不把武林放在眼內，他到底志在什麼？」

朱丹大笑道：「文叙哥哥常對朱丹說教，說吾道宗旨乃濟世救人，因此朱丹以爲，文叙哥哥雄心萬丈，志在天下……這個也！」

李長江不由駭然道：「倫少俠

志在天下……這個什麼？莫非是爲帝爲皇嗎！」

朱丹一聽，不由樂得大笑道：「非也！非也！這個爲帝爲皇也不算什麼！」

李長江歎了口氣，苦笑道：「若爲帝爲皇也不算什麼，那倫少俠到底志在天下……這個什麼呢？」

朱丹眼珠一轉，故意一頓，待李長江急得目瞪口呆，這才呵呵大笑道：「文叙哥哥常道，他此生追求的是實踐師門要旨濟世救人，因此啊，他的志向所在，豈非天下的老百姓麼！」

李長江一聽，不由半晌作聲不得，因爲在他心中，忽然浮出一位不世奇人，這位奇人便是本朝的開國元勛一代天機大師劉伯溫！

* * *

此時龍角山之巔，雖仍一片漆黑，但星星忽然閃現出來，片刻之間繁星滿天，清風撲面，令人精神陡地一振，整日奔波的饑疲，似亦消去不少。

李長江已隱隱意料，倫文叙的神通，似與本朝開國元勛，功成身退的一代天機大師有關，於是便故意向倫文叙試探道：「倫少俠，此時上山，看來亦非目睹『金葫蘆』現形的時機啊。」

倫文叙和李長江功力通玄，雖因逆反「波濤神功」而太耗功力，但稍加運氣調息，也便平復了，倫文叙不再爲李長江擔心，卻又生歉意，他對李長江道：「長江伯伯，剛才丹妹生死一線，幸虧你不顧兇險，奮力救護，文叙甚感歉意，我答應帶丹妹上山，幾乎連累了你。」

朱丹一聽，這才猛然醒悟，剛才自己情急之下，力不從心，雙脚發軟，幾欲摔倒之際，李長江才被逼逆反而施「波濤神功」，在險厄中救了她一命。朱丹不由向李長江吐舌道：「長江伯伯神功驚世，竟可令波濤挾人上山，救了朱丹一命，朱丹竟只顧說話，忘了向你多謝了！」

李長江微歎口氣，道：「朱姑娘不必謝我，若謝的話，便多謝你的文叙哥哥吧！」

朱丹奇道：「剛才非文叙哥哥救我生命，我爲什麼不謝長江伯伯，卻謝文叙哥哥？」

李長江道：「朱姑娘，實不相瞞，老夫當時忖念，倫少俠與朱姑娘你情如兄妹，朱姑娘若有甚不測，倫少俠的心情必大受影響，屆時他只怕無心施救小侄李狗仔生命。李狗仔是老夫李家的命根，因此老夫爲令倫少俠全心全意施妙法相救，只好拚掉這條老命，先救朱姑娘你了！窮根溯源，朱姑娘的被救，豈非因倫少俠的本事而致麼？你不向他多謝，卻謝老夫幹麼？」

朱丹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長江伯伯倒坦白得可愛極了！原來你救朱丹，不過是把我作引子，以便文叙哥哥感恩圖報，全力施救令侄李狗仔啊！」

李長江老實的點頭道：「不錯，老夫果有此意，但若非如此，眼見朱姑娘這麼一朵嬌嫩花兒，慘遭劫折，老夫也會出手相救的。」

朱丹和李長江說話時，倫文叙正默然不語，目注龍角山的東面，東面是一座橫空而架的山峯，遠看形似龍角的枝丫，近觀則狀如一個巨大的葫蘆瓜，上小圓柱，中收縮，下大圓柱，活靈活現，形神俱備。

倫文叙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龍角山上葫蘆峯，豈非龍脈孕育金葫蘆嗎？既龍脈之形神俱備，葫蘆峯也就必然隱伏一座足以蔭生一代神醫的「金葫蘆穴」了！豈能輕輕錯過？

倫文叙心念電轉，忽地對李長江和朱丹道：「長江伯伯、丹妹，事不宜遲，且上前面那山峯一察！」

倫文叙話音未落，身形已驟地掠起，向東面那座形似葫蘆的山峯射去。李長江和朱丹一見，也不敢遲緩，當即一躍而起，緊隨而來。

倫文叙風馳電掣般掠近峯前，凝神目注葫蘆峯的形體，以及地形地物分佈的方位，忽地從峯的東面躍到西面。但見西面恰好是葫蘆的底部大圓盤開闊地，一個巨大的葫蘆，就如聳立於這塊開闊地上面。

倫文叙沉吟之際，李長江和朱丹已隨後而至，朱丹見倫文叙神態，便知他必已有所發現，忙悄聲道：「文叙哥哥，莫非尋着龍角山的奧秘了麼？」

李長江耳尖，他一聽朱丹問話，不由又驚又喜，忙道：「倫少俠，這龍角山到底有甚大奧秘？」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長江伯伯、丹妹，你二人看，眼前此峯形如什麼？」

李長江略瞥一眼，便不假思索的道：「這是龍角山龍角的其中一枝丫吧！」

朱丹若有所思的喃喃道：「不對！不對！此峯雖似龍角，但似乎更像一個大葫蘆瓜呢！」

李長江呵呵一笑道：「朱姑娘只怕黑夜眼花了，老夫自小便在此山脚下長大，日看夜看，分明是龍角枝丫，怎會是大葫蘆瓜？」

朱丹卻斷然的道：「的確是大葫蘆瓜嘛！你看它上圓中窄下圓，分明是一個大葫蘆也！不信你問問文叙哥哥，由他判斷是否如此吧！」

倫文叙一聽，欣然一笑道：「

你兩人所說，均有對有錯，各有所中吧！」

朱丹一聽，老大不服氣道：「龍角枝丫便龍角枝丫，大葫蘆瓜便大葫蘆瓜，非此即彼，怎能說又對又錯？各有所中啦！」

倫文叙呵呵笑道：「不是麼？丹妹，此峯遠看如龍角枝丫，近觀則似巨大葫蘆，遠近高低各不同，豈非各有所中麼！」

倫文叙說着，忽地戛然而止，因爲他從天上星斗的方位判斷，此時已屆子時了，他思索着什麼，便不再說話，似乎準備有所動作。

朱丹和李長江也沒再爭論，因爲他倆均發覺，一切正如倫文叙所判斷，此峯奇特之極，遠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兩人均暗暗佩服倫文叙的觀察力，也就不再說話了。

李長江沉默了片刻，他牽掛病危的侄兒李狗仔，也並沒什麼心思探索這等山川地脈的奧秘，因此便忍不住問倫文叙道：「倫少俠，老夫剛才所說，我等上此山似乎不是時候，因爲那金葫蘆現形，雖均發生在子時，但更須天下大亂之際，不過現下天下太平，這金葫蘆又怎會浮現呢？倫少俠此行只怕徒然也！」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不然，金葫蘆地脈靈氣，其現雖有特性，但按師道訓示，風水堪輿，自可靈活施展，例如師道中便有一門『請龍大法』的絕學啊！」

倫文叙話音未落，朱丹已高興得拍手叫道：「好啊！請龍大法！文叙哥哥想必是打算把那『金葫蘆』請出來吧？那快施展，好讓朱丹大開眼界！」

李長江亦驚喜道：「原來倫少俠師門中有此絕頂神通，若眞能如此，那是否可以隨時隨地施展呢？」

倫文叙微一搖頭道：「不然，此等請龍大法，師訓有示，絕不可輕易施爲！一來施此法極耗功力元氣，二來施此法須天時、地利相配，二者缺一不可也。」

李長江一聽，不由苦笑道：「既然如此，那天時先就不配，又怎能施展？」

朱丹也歎了口氣道：「是啊，文叙哥哥，既然極耗功力，又需天時、地利相配，如果缺了天時，眼見是施展不了啦！」朱丹言下之間，既失望又感安慰，因爲她一方面對這「請龍大法」大感好奇，另一方面聽說極耗功力，又擔心倫文叙是否支持得了，因此若不能施展，她便既失望又安慰了。

不料倫文叙此時卻決然的道：「不錯此時天時不配，但身處『葫蘆峯』前，亦即已佔地利，再者李狗仔危在旦夕，不得不逆天時而動，文叙便拚着大耗功力，亦須決然施展！」說着，倫文叙一頓，抬眼仰注北面星斗，隨即毫不猶豫的道：「子時至矣！長江伯伯請站於文叙右面；丹妹站於左面，屏息靜氣，以作護法也！」

倫文叙說罷，即一滑三丈，挺立於「葫蘆峯」的正面山壁前，默運他的師門絕學「天機眞氣」，準備有所施爲，此時他的神態毅然決然，朱丹深知，此時已決無任何力量可令倫文叙改變心意了。

李長江和朱丹一見，不敢猶豫，當即一躍而上，分站倫文叙的左右兩面，以作他的護法。

就在此時，但聽倫文叙一聲長嘯，忽地一指高豎，指向葫蘆峯巔，隨即一聲低喝道：「妙演天機，以引龍現！葫蘆現世，以濟蒼天！」

倫文叙低喝聲未落，葫蘆峯山壁下面，便忽地冒出縷縷雲煙，其色金中帶紫，金紫煙雲越冒越多，漸而積聚成團，從四面八方，湧現葫蘆峯正東的山壁面，團團金紫煙雲再滙聚成形，竟如一個巨大的「紫金葫蘆」，懸掛於山壁上面，於黑夜中光華四射，遠近百里內皆清晰可見！

李長江直瞧得驚喜莫名，他決意料不到，倫文叙小小年紀，竟有如斯神通，把隱藏了數十年的龍角山奧秘，一下展現於眼前了！

朱丹瞧得心兒亂跳，她在心中喃喃的道：「妙演天機！妙演天機？原來文叙哥哥施展的便是妙演天機！哎，天機既亦可以妙演，那區區地脈之龍——金葫蘆，自然被他『請』出來了！他啊，文叙哥哥他爲甚竟有如斯驚人的神通？他之所能，連西禪大師亦自歎弗如呢！我朱丹又怎比得上他呢！」

朱丹驚喜而又自怨自艾之際，倫文叙高豎的一指忽地一劃，又沉聲喝道：「葫蘆龍脈，升浮於世，升於何處，沉於其間！當全力以赴，濟世救人！」

倫文叙聲落，山壁上的「金紫葫蘆煙雲」，便忽地向山脚一沉，迅即不見影踪了。

李長江直到此時，才失聲叫道：「文叙！果然是那金葫蘆現世呢！不得了，你竟有此驚天大法！但爲甚忽爾又不見了？再欲其浮現，可千難萬難矣！」李長江驚喜之下，竟直呼起倫文叙的名字來了。

只見倫文叙手勢一收，緩緩的吐了口氣，默不作聲，顯然他施此法時，大耗功力，此時正運氣調息，李長江見倫文叙毫無回響，又見他臉色蒼白，不由大吃一驚，連忙一掠而前，伸出雙掌，按在倫文叙背部的「靈台穴」上，一股渾厚

的「波濤眞氣」，便如江海氣浪，淙淙注入倫文叙的體內。

李長江的「波濤神功」非同小可，他全力施展之下，只怕已死之人，亦足可令他回魂片刻。

僅一會，倫文叙便重重的吐出一口濃氣，隨即低聲道：「可矣，長江伯伯，不必爲文叙虛耗功力啦！文叙深感以眞氣相助之德，不然，只怕文叙已難支持下去，錯失堪點龍脈的機會了！」

倫文叙說時，雙足一滑，飄離三尺，再不肯接受李長江的「眞氣救助」。

李長江心中又佩又讚，暗道倫文叙俠義心腸，且心胸豁達，決不負所托，亦決不强求於人，已隱隱具備一代武林宗師的大氣派了！不說別的，單憑此點，便値得老夫跟隨也！李長江不知怎的，與倫文叙相處不到半月，在他心中，竟如此看重他了。

倫文叙此時卻無暇理會李長江的心思，他脚步一滑，已向葫蘆山壁前掠去，看他的神態，似乎已決然的判定什麼了。李長江一見，不敢怠慢，隨即亦跟上前去。朱丹亦不甘落後，呼地便跑到倫文叙的身邊了。

朱丹若有所悟道：「文叙哥哥，莫非已發現龍脈的踪跡了麼？」

倫文叙目注葫蘆山壁下面，沉吟不語，忽然低聲對朱丹道：「丹妹！快！速與長江伯伯下山，到李家集齊人手，移其祖宗骨骸上此處來！務必在天亮之前辦妥！快去吧！」

朱丹一聽，急道：「但山上只剩文叙哥哥一人，有甚兇險，誰作你的護法？」

李長江此時忽然接口道：「朱姑娘放心，依老夫之見，文叙他在這世上，絕無任何兇險艱難可以搖撼他啦！他本事之强，武功之精，內力之强，連老夫亦自歎弗如也，試問這天下間還有什麼可難倒他啊！事不宜遲，快依他主意行事吧！」

李長江說罷，絕無絲毫猶豫，轉身就欲飛掠而下。

倫文叙此時忽地想起什麼，又吩咐李長江道：「待會上山，切記把令侄李狗仔帶上山來，李二嫂婦人家行動不便，可以不上山來啦！」

李長江也不問什麼，答應一聲，便與朱丹一道下山去了。李長江爲趕時間，乾脆一手執着朱丹的小手兒，施展他的「波濤神功」一路而下。

向低處流乃江河的本性，李長江的「波濤神功」用於下山，恰與江河的本性相符，因此威力倍增。朱丹但感耳際呼呼而響，猶如置身風口浪尖，一路滾滾而下，身旁的山石草木，猶如末勁之箭，擺一擺動，便即向後倒縱而落了。

朱丹心中又喜又奇又驚，暗道：就憑李長江這一手「波濤神功」，只怕就連西禪大師也有所不及了！不料這位老艄公，竟是如此一位絕頂武林高手！假如文叙哥哥有他在身邊跟隨，便遇任何高强對手也不懼了！朱丹心中轉念，便恨不得快點把李家侄兒李狗仔救了，好令李長江實踐承諾，也因此她份外關切起李狗仔的安危來了。

朱丹在下山途中，不忘問了一句道：「長江伯伯，夜寂風寒，帶令侄李狗仔上山，不怕着涼，危上加危麼？」

李長江不假思索，便斷然的道：「這是文叙的主意，老夫自當決然依從！況且文叙他連『金葫蘆』亦可請出來，他的神通當世少見，他的安排，又豈會有差？老夫還憂慮什麼！」

李長江說着，挾帶着朱丹，展開他的成名絕藝「波濤神功」，滔滔滾滾，如飛流千尺傾瀉山下來了。

＊　＊　＊

到當日的寅時時分，李長江抱着侄兒李狗仔，他的胞弟弟李長水抱着先父的骨灰罐，朱丹在後面扶持，三人手中，又各執了一件挖土用的鋤鏟等物，氣喘吁吁的上山來了。

朱丹在後面，見李長水雖然是郎中出身，但卻健步如飛，比她似更精猛，心中不由暗暗好奇，她並不知道，李長水平日採藥，早已慣走山路，雖然內力或有不及，但他的脚力，卻比朱丹强多了，這便是久練成精的道理。況且李長水知倫文叙的本事後，救兒心切，他的滿心希望，已着落在倫文叙身上，情急之下，早連艱辛疲勞也忘記了，因此上山速度之快，連朱丹也暗感奇怪。

二老一少一嫩，四人上了龍角山之巔，又向葫蘆峯這面奔來。走近一看，但見倫文叙仍挺立原地，整整兩個時辰，紋絲不動！

朱丹不由大奇，忙道：「文叙哥哥！怎的了？你在苦練佛門的『打站功』麼？」朱丹曾見過西禪大師打坐，整整一日一夜不動分毫，她幾乎以爲他已僵死了，因此見倫文叙的情狀，不由便聯想起西禪大師的「打坐功」來了。雖然倫文叙並非「坐」，而是「站」，但這等紋絲不動的本事，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她便起了個「打站功」的名堂了。

只聽倫文叙頭也不回，卻吁了口氣，道：「龍脈既已現形，便躍躍欲遁，我若不以自身眞元鎭住，只怕早已遁走無踪了！幸而終於在

天亮前及時趕到！」

朱丹一聽，這才明白，倫文叙此時施展的「打站功」，卻原來是以他「眞元」鎭住龍脈的絕頂神通……

朱丹心念未了，李長江已連忙接口道：「文叙，老夫已把先父遺骸和小侄帶上山來，下一步如何動作？」

倫文叙一聽，忙道：「很好！長江伯伯，快把令侄李狗仔抱過來！文叙自有安排！」

李長水一聽，不敢猶豫，當下即抱住李狗仔疾步上前，向倫文叙道：「倫少俠爲我李家之事日夜奔勞，李某人如何能報？小兒仍昏迷不醒，教倫少俠操心了！」

倫文叙淡然一笑道：「此時非客氣之時也！且看令郎是否有此福緣再說吧！」

倫文叙說罷，即接過李狗仔，他但感觸手冰涼，雙目緊閉，氣息奄奄，眼看行將待斃，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李狗仔呵李狗仔，一切但看你是否與這「葫蘆龍脈」有緣份了！

倫文叙微一沉吟，再不遲疑，隨即把李狗仔輕輕放下，放在他原來雙脚所站之處，他則退開一步，凝神細注李狗仔的動靜，看他的神態，似甚爲緊張。

一旁李長水心中忐忑不安，他眼見倫文叙把兒子放在荒涼的山壁地上，心中不由暗道：山地冰涼，假如狗仔再受風寒，那他的生命豈非危上加危麼？

李長水心中生疑，但又不敢向倫文叙詢問，只好悄聲對李長江道：「大哥，你久走江湖，見多識廣，曾見過倫少俠如此的施爲麼？」

李長江歎道：「如文叙這等奇異妙法，老夫行走江湖數十年，亦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也……」

李長水一聽，不由暗暗心驚，急道：「若連大哥亦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可知倫少俠此法驚人之極！若健康之人稍受風寒，尚且可以抵受，但狗仔他已奄奄一息，如再受寒涼，豈非加速其死亡麼？大哥！你看這如何是好呢？」

李長江卻斷然的道：「二弟稍安毋躁，吾所判斷，文叙他的師承非同小可，說出來二弟也必定嚇了一跳！因此他所施妙法，必然有他的獨到之處！」

李長江話音未落，忽聽地上的李狗仔失聲的叫嚷道：「爹……娘啊！熱……熱死狗仔了！」

李長水一聽，也顧不得李長江有甚表示，連忙一步上前，便欲抱起李狗仔。此時只聽倫文叙沉喝一聲道：「長水叔叔！動不得！你若一動令郎，他與此龍脈的緣份便中斷了！雖勉强可令他甦醒，但不久必定夭折！」

李長水一聽，嚇得縮手不迭，忙道：「倫少俠！爲什麼？爲什麼動不得？爲什麼狗仔他忽然醒過來，但又不能保其生命呢？天，李某人簡直糊塗了！」

此時不但李長水弄迷糊，連李長江和朱丹也心中一派迷惑，因此均盯着倫文叙，看他如何回答。

只見倫文叙微微一笑，道：「師道有訓！地有四勢，寅申巳亥四勢也；四勢之山，生八方之龍，四勢行氣，八龍施生，方位旣定，局法旣明，然後排五氣之流行，知陰陽之休咎，返氣納骨，乘其生氣，骨體得氣，遺體受蔭，子孫血脈得其利矣，因此原其骨脈，辨其嫡庶，察其情性，衡陽和陰，增高益下，乃可奪其神功，改其天命也！」

李長江、李長水、朱丹三人，似懂非懂間，倫文叙又續道：「是故我以承納龍氣之體，直接與龍脈之眼交滙，以察其天機，試其緣份，便即置令郎於此地之故也。若機與緣不合，則必生排斥之象，陰陰必斥，陽陽必拒之謂也，如是則或有兇險，甚至摧其殘餘之氣，立刻夭折；但若機緣相合，則以陰補陽，以陽化陰，相輔相承，立生奇效，雖病危之人，亦可片刻復生也！此即令郎久受陰寒邪煞，奄奄待斃之際，與龍脈之强大陽氣相滙，盛陽化寒陰，足以令其甦醒也！」

李長水迷惑不已，李長江亦沉默不語，因爲他此時也不知說什麼才好，倒是朱丹悟性奇高，她想了想，即若有所悟道：「文叙哥哥，如此豈非李狗仔與此龍脈地已生感應，且機緣兼備，他所嚷的『熱』，亦即正化其體內寒陰的强大陽氣麼？」

倫文叙欣然一笑，點點頭道：「很好，丹妹，你果然甚有悟性，已備此道之根基矣！不錯李狗仔已與龍脈地陽氣相滙，足證他之機緣已備，因此便即甦醒了。」

朱丹又道：「旣然如此，文叙哥哥，爲甚此地龍脈之氣可令他甦醒，卻不能保其生命呢？」

倫文叙有心教朱丹，便不厭其詳的解釋道：「龍脈之氣，貴在潛移默化，亦即祖宗元氣，與龍脈之氣滙聚，而成『龍脈元氣』，方可蔭庇其一脈子孫，這便是世間子孫發跡，多半皆賴祖宗下葬風水龍脈地也，此時李家祖宗骨骸尚未下葬，亦即其祖宗元氣尚未與龍脈之氣相滙，龍脈元氣尚未形成，又豈能產生蔭庇其子孫血脈的效應呢？因此一切僅是表象，短暫效力而已，不消片刻，李狗仔便即復原狀，因其陰寒煞氣根深蔕固，絕非一時片刻

所可能化解也。」

倫文叙說罷，即伸手抱起李狗仔，一面對李長水道：「快！長水叔叔，把祖宗骨骸放在令郎所躺之地！」

李長水一聽，他此時已無任何主意，一切唯倫文叙的主意安排，因此連忙把先父的骨灰罐，輕輕放在兒子剛才所躺的地面上。他伸手抹一抹冷汗，瞧一眼倫文叙抱着的兒子，只見兒子剛離開山地，果然立刻又昏迷不醒，一切復回原形。

到此時此刻，李長水也不得不承認，風水堪輿尋龍之道，其玄妙之處，與他所精的醫道，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好一會，李長水才歎了口氣，喃喃的道：「妙！妙！當眞妙不可言！倫少俠呵，這下一步又如何了？」

倫文叙毫不猶豫，即決然道：「速依東西走向，在此方位挖穴下葬祖宗骨骸！目下已近寅時中矣，務必要在寅末卯初之時葬畢！」

李長江一聽，二話沒說，即執起鐵鋤，李長水手執鐵鏟，兄弟二人奮力挖起穴來。李長水此時也忘了疲困，爲救兒子生命，他只怕累死了也毫無怨言。李長江功力超卓，爲加速挖穴進度，他以內力運鋤，鋤利如刀，不到片刻，便在骨灰罐四周，挖開了一個洞穴。只剩中豎一根泥柱，承托着骨灰罐。

倫文叙在旁邊，與朱丹袖手不理。朱丹奇道：「文叙哥哥，既然時間緊迫，爲甚不助長江伯伯他們一臂之力？在此關鍵時刻，文叙哥哥袖手不理，倒甚爲少見啊！」

倫文叙此時抱扶着李狗仔，聞言微微一笑道：「丹妹，並非文叙不理，而是勢須如此也。」

朱丹道：「爲甚勢須如此？」

倫文叙道：「但凡承納龍脈蔭庇，須其子孫血脈親自施爲，以顯其誠，若旁人相助，便失卻一脈相承的龍脈要旨矣！」

倫文叙此時忽地一頓，向李長江、李長水兄弟二人沉聲道：「不可移動骨灰罐！可由其下挖土，讓其自然沉落，不然便偏離龍脈方位！」

李長江、李長水兄弟二人一聽，便不敢移動骨灰罐，小心翼翼，在下面挖空泥柱，讓骨灰罐垂直自然滑落。

朱丹又驚又奇，她悄聲問倫文叙：「文叙哥哥，這龍脈爲甚如此講究？稍偏方位亦不行麼？」

倫文叙道：「龍脈之道，全靠堪點準確，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當年風水大師賴布衣，與龍母爭龍脈地，龍母要的是一股之地，那賴大師所要的卻僅是一針之地，由此一針之下，便是龍脈之眼也。由此可見龍脈方位的判定，乃尋龍堪輿的首要之旨。」

朱丹一聽，不由默默思忖，心中充滿好奇，她對這等尋龍堪輿之道，是越來越仰慕了。

就在此時，但見李氏兄弟二人已把骨灰罐下面承托的泥柱挖空，骨灰罐果然緩緩陷落穴中去了。

倫文叙一見了，立刻道：「快！塡土成墳！」

李長江、李長水兄弟二人一聽，不敢片刻遲疑，當即向穴中塡土。不一會，內葬先父骨灰罐的墳墓便儼然成堆。倫文叙又着李長江找來一塊石板，在上面刻上祖宗的名號，正面向東，豎立於墳前。

倫文叙抬眼望一下天際，只見東方正現出魚肚白色，暗道：終於趕在天亮前成事了，他不由欣然一笑道：「可矣！長江伯伯，你快與長水叔叔，抱持令侄叩拜祖宗遺骸吧！」

李長江一聽，果然接過李狗仔，與李長水一道，跪在墳前叩拜起來。

就在此時，李長江忽見墳前墓碑上面，竟冒出絲絲金中帶紫的雲氣，越冒越多，漸而成形，竟活脫是一個「金葫蘆」，正在墓碑上面虛空懸掛！

倫文叙一見，忙道：「龍脈已生感應，快！扶持令侄叩拜！且看龍脈元氣聚於子孫誰人身上！」

李長江一聽，也顧不得侄兒李狗仔仍昏迷不醒，抱着他便連連叩拜不停。李長水也不敢怠慢，因爲他此時已知「金葫蘆龍脈」的威力非同小可，他身爲醫道郎中，自然亦渴盼有此「神醫龍氣」蔭庇了，於是也連忙叩頭不息。一時間，李氏兄弟侄兒三人，在墳前俯仰叩拜，顯得十分虔誠。

說也神奇，此時那墓碑上面虛懸的「金葫蘆」，忽地飄了開來，在三人頭上旋轉不已。李長江、李長水二人，此時也忘了自己的目的是爲了救李狗仔了，兩人均感心胸燥熱，就如一股熱流，在頭上身周籠罩似的，心中只有一個意念，便是冀求那「金葫蘆龍脈」的蔭庇，因此便把李狗仔忽略了。

倫文叙一見，不由微歎口氣，卻沒說什麼，朱丹一見，忙道：「文叙哥哥，怎的了？那李氏兄弟二人，只顧自己拜求龍脈元氣，把李狗仔棄之不顧呢！若被他兄弟二人爭了先，那李狗仔便危之極了！」

倫文叙微歎口氣道：「龍脈元氣一旦現形，極易亂人心性，特別是子孫一脈，無不立生感應，急欲據爲己有，這便是世上有等人家，爲爭龍脈，兄弟父子兒孫反目成仇，爭鬥不息了！彼等皆屬李家祖宗血脈，自然皆有承納龍脈蔭庇的

權利，外人又怎可以橫加阻逆？」

朱丹一聽，卻毫不猶豫的道：「文叙哥哥，依朱丹之見，金葫蘆龍脈，理應李狗仔承納呢！」

倫文叙微微一怔，因爲他料不到朱丹竟迅速有此判斷，不由道：「爲什麼？丹妹！」

朱丹道：「文叙哥哥，你此番施爲，是否因李狗仔而起呢？」

倫文叙道：「不錯，果然是因他而起。」

朱丹又道：「李長江、李長水兄弟二人，原活得好端端的，是也不是？」

倫文叙道：「這也不錯啊！他二人自然是好端端的活着也。」

朱丹格格一笑道：「這便是啦！李氏兄弟二人，原本便活得好端端的，並無生命之劫，因此龍脈於他二人來說，不過是錦上添花，有更可喜，無亦無碍。但李狗仔命運兇劫，急待救命，龍脈於他來說，便是雪中送炭，寒中送暖，也只有如此，方顯文叙哥哥你的俠義心腸，神通本領啊！」

倫文叙一聽，微一沉吟，不由亦微微一笑道：「不錯，不錯，吾道中人，豈求什麼錦上添花，而該雪中送炭也！」

倫文叙話音未落，忽然一掠上前，伸掌按在李狗仔的頭上，一股渾厚的「天機眞氣」便注入李狗仔的天靈蓋，直接與他的「元神」交滙了。倫文叙此時所施，與他的祖師輩「導龍入體」之術，有異曲同工之妙，自然便非同小可，立生效應了！

＊　＊　＊

就在此時，只見李狗仔忽地把口一張，「哇」地哭了一聲。這是娃兒痛苦的表示，顯然，李狗仔已被災劫弄苦了。不料他的口剛張開，僅喊得一聲，在李氏三人頭上旋轉的「金葫蘆煙雲」，便驀地一沉，逕直向李狗仔飛去，又呼地滾進他口中去了！

立刻，李狗仔便失聲大叫道：「熱！熱死狗仔了！」他叫着時，渾身冒出絲絲白氣，竟如水蒸發時一般，眨眼之間，他的渾身衣服便被濕透了。

李長江、李長水兄弟二人，此時忽地清醒過來，這才發覺李狗仔的異狀，不由大驚，連叩拜也顧不得了。李長江一骨碌躍起來，便忙道：「文叙！狗仔他怎的了？」

李長水亦爬起來，伸手猛地一擦額上的冷汗，慌道：「倫少俠，小兒有甚不妥嗎？」

倫文叙的手掌，此時仍按在李狗仔的天靈蓋上，他凝神細注李狗仔的動靜，也顧不得回話了。

李長江問了一句，他本就精於內功之道，此時眼見倫文叙手掌按於李狗仔的天靈蓋上，猛然醒悟，暗道：天靈蓋下即「百會穴」，此穴直透人之「元神」，倫文叙此舉必有其深意！他心中若有所悟，便不敢驚擾倫文叙的施爲，也不再追問。

但李長水卻愛子心切，仍連聲急道：「倫少俠！不好了！小兒此狀，乃人之虛脫症狀呢！必定是感受風寒，兇上加兇了！」

朱丹一聽，不由嗔道：「長水叔叔！你亂嚷什麼？文叙哥哥他正施展妙法，救你兒子生命哩！你驚擾了文叙哥哥心神，他若有甚不測，你兒子也必死無疑啊！」

李長水被朱丹這一嚇唬，登時一陣發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朱姑娘，醫道中有服熱藥以解表驅寒，幾曾見過這等手按天靈蓋治病的法子啊！小兒命懸一絲，李某怎能不急呢？」

朱丹氣道：「文叙哥哥正讓你兒子獨佔龍脈！你弄不懂此道玄奧，亂叫什麼？」

李長江也忽然接口道：「不錯，二弟，文叙他正施展某種妙法，此法與祖宗龍脈有甚大關連啊！此時切勿驚擾文叙的心神，否則便有走火入魔之危了！」

李長水一聽，不由作聲不得，他問又不是，不問心中難安，當眞爲難之極。

再過了一會，只見李狗仔原來濕透的衣服開始冒出蒸氣，就如濕衣放近火堆上烤，竟緩緩的乾燥起來。李長水不由心驚膽戰，暗道：豈濕衣也可焙乾，那狗仔的身軀，豈非猶如一盤火炭嗎？常人發熱，達燙手程度已非常危險，何況是連濕衣也可烘乾的熱度呢？狗仔今回必兇多吉少了！

李長水心如火炙痛苦之際，卻見兒子身上的濕衣，果然已全部烘乾了。但就在此時，卻只見李狗仔忽然睜開眼睛，他的眼神比平日更亮更精，以至在黑夜中亦灼灼閃爍，李長水亦知道，眼神即人之「元神」，眼神精亮，亦即元氣大旺之象！

「爹爹！伯父！狗仔怎會躺在山上呢？咦？這兩位大哥哥、大姐姐是誰呢？」此時忽聽李狗仔發聲說話，人也一躍而起。看他的神情，不但已完全康復，且比病前更精神十倍！

李長水一見，不由如甘露貫頂，心花怒放。但他仍不敢相信，飛奔上前，一把抱住李狗仔，連聲問道：「狗仔！狗仔！你覺得如何？再無痛苦了麼？」

只見李狗仔得意的格格笑道：「爹爹！狗仔已無任何痛苦了！我剛才夢見一個金色帶紫的葫蘆，呼地滾進我的口中，又骨碌碌的掉進肚子裏，隨即一陣燥熱，燥熱過

後，但感身上一陣清涼，有如洗澡，然後我便發覺在這山上了！爹爹啊，那金葫蘆是誰弄來的呢？」

李長水一聽，登時明白一切了，他拖着李狗仔，走到倫文叙面前，對李狗仔連聲道：「狗仔！快！拜謝倫文叙哥哥救你之恩啊！」

李狗仔並不知倫文叙是誰，也不知他到底如何救他，但既然連做郎中的父親也說是倫文叙哥哥救他，那這位哥哥也便甚有本事了。於是李狗仔果然跪下向倫文叙叩頭拜謝，口中連聲道：「狗仔多謝倫文叙哥哥救我！」

倫文叙欣然一笑，伸手拉起李狗仔，含笑道：「你不必多謝我，只須記住我一句話，文叙哥哥便很快樂了！」

李狗仔一聽，居然正正經經的問道：「是，文叙哥哥，是什麼話呢？」

倫文叙猛地憶起自己的童年，父親因病而逝，自己也幾乎一病嗚呼，還有教他文才的老師，也是積勞成疾，缺醫少藥而病逝，心中不由一陣感慨，便衝口而出道：「你只須記住，世人苦難疾病多，等着有能之士去相救，這便教文叙哥哥非常快樂了！」

李狗仔一聽，亦決然的點點頭道：「是！文叙哥哥！我李狗仔自小也被病魔折磨，那很痛苦，因此狗仔發誓日後做一位行醫郎中，不但去救世上病患之人，而且立誓去拚鬥病魔！」

倫文叙一聽，不由欣然笑了。朱丹一聽，卻格格一笑道：「狗仔啊，你有志行醫，這很好呵！但身為郎中，卻稱為狗仔，這顯然大大不合身份啊！」

李狗仔此時尚不知什麼身份配合，因此聽了直眨眼，笑道：「這位大姐姐，狗仔也很可愛呢，因此叫狗仔也不錯！」

朱丹一聽，又好笑又好氣，卻作聲不得。

李長水忽然想起什麼，即略帶尷尬的對倫文叙道：「倫少俠，說來慚愧，小兒自小便以狗仔之名呼之，取其易生易養之意，但孩子快入學了，總不能以狗仔稱呼下去啊！倫少俠精於風水命相之道，可不可替小兒另起一個名字呢？」

倫文叙亦早有此意，因此欣然點頭道：「好吧，那文叙便大膽替令郎命名吧！」倫文叙文武全才，更精於風水尋龍之道，這等命名之事，自然難不倒他。

只見倫文叙微一沉吟，便朗聲道：「李小兄弟生於子時，既受劫於子時，又逢貴氣於子時，顯見他與子時淵源極深。再者他有志於醫道，與子時生人極為相配，他一生人與子時已結下不解之緣。既然如此，那便改名為『時珍』，字『東璧』吧！」

李長水尚未答話，李長江已欣然道：「很好！時珍，時珍，子時之珍，果然甚為貼切。但未知『東璧』又作何解呢？」

倫文叙微笑道：「李小兄弟遇救於祖宗龍脈元氣，而其祖宗龍脈又位於葫蘆峯東面山壁下面，取其精旨，豈非『東璧』二字嗎？」

李長江、李長水二人一聽，均異口同聲讚道：「時珍、時珍，李時珍，又字李東璧，好名字！倫少俠果然慧眼超人也！」

朱丹一聽，格格笑道：「喂，李狗仔，你這『狗仔』二字從此隱退，日後在世上便只有『李時珍』之人啦！你可喜歡這名字？」

李狗仔笑道：「原來文叙哥哥甚有本事，他替狗仔起的名字自然妙得很，好，那我狗仔日後便以『時珍』這名字行醫濟世吧！」

從此，李家小兒子李狗仔，便正名為李時珍了。當日他在龍角山葫蘆峯上，帶笑而道「行醫濟世」，在場中人，除倫文叙深信不疑外，其他人尚感疑惑，以為李時珍不過是娃兒心性，貪好玩隨口而說吧了。

不料李時珍自此之後，即刻苦用功，繼承家學，研究藥物，鑽研醫道。他的悟性驚人，憑他的才學，大可去考取一官半職，但他對此等榮華富貴竟不屑一顧，全心全意投入醫學的鑽研中。

到他十五歲那年，在他父親李長水的帶引下，便開始上山採藥，實地研究藥物。不久，又獨自深入民間，向農夫、漁民、樵夫、藥農求教印證，更參考歷代醫藥及有關典籍，達八百餘種，聯系實際，對藥物進行鑒別考證。

李時珍更遍走大江南北，行醫濟世，在他手下起死回生的民衆，不下萬人。李時珍這位一代醫聖，終於嶄露頭角了。

此時，他又窮二十七年的時間，精研了一千五百一十八種歷代藥物，悟創三百七十四種獨門秘方，寫成一部驚世之作──「本草綱目」，光華灼灼、震驚中外。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了。

＊　＊　＊

當日倫文叙在龍角山葫蘆峯，妙展尋龍神功，救了李時珍一命，更替後世造就了一代醫聖。不久，倫文叙、朱丹二人，便離開葫蘆峯，返回李家。辛苦了一日一夜，倫文叙才欣然領受了李家招待的一頓山中野味。

三日後，倫文叙便決然的向李長水、李時珍父子告辭了。

李長水欲挽留倫文叙多住幾

日，他的兄長李長江卻忽然對李長水道：「二弟，文叙他絕非池中之物，不久勢將魚躍龍門，其前程無可限量，小小村鎮，又怎可留得住他呢？算了，他知你一番心意便是了！不但文叙他要告辭，為兄亦要離開，一切便望二弟好自為之了！」

李長水一聽，未及答話，李時珍已笑着問道：「大伯父，為甚文叙哥哥離開，你亦要走呢？侄兒尚打算求文叙哥哥傳授他的絕妙功夫呢！」

朱丹一聽，不由笑道：「時珍小兄弟，你打算求文叙哥哥教授你什麼？」

李時珍道：「文叙哥哥可以令時珍起死回生，時珍便求教授這等救人功夫。」

朱丹向倫文叙笑道：「好極了！文叙哥哥，你那救人的神通，人見人喜，眼見又添一位小風水大師了！」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不然，丹妹，時珍小兄弟他絕非風水大師之身，而是另有奇緣也！」

朱丹道：「是甚奇緣？」

倫文叙道：「葫蘆龍脈出醫聖，時珍小兄弟的運命由此亦早註定矣！不出二十年，李家定出一代醫聖。」倫文叙一頓，又對李時珍道：「時珍小兄弟，吾與你一別將有二十年不復相見，但望立穩心志，切莫輕易動搖，方無愧於葫蘆龍脈的蔭庇也！」

李時珍決然的點頭道：「是！文叙哥哥，時珍發誓，二十年後，時珍將以濟世救人之身，與文叙哥哥你相見！」

倫文叙欣然一笑，不再說話，便欲離開。

李長水、李二嬸夫婦不敢再挽留，雖然不捨，但亦不便多言。李長江卻忽然道：「文叙兄弟，你此行有何打算呢？」

倫文叙一聽，不由想起自己的身世，暗歎道你又可知？我倫文叙遭逢的災劫，其實並不比你李家輕鬆呢！但他不欲向別人訴說，便淡然一笑道：「天空任鳥飛，海闊任魚躍，天地乾坤，自有文叙的去處，也沒有什麼刻意的打算。」

朱丹一聽，不知她有甚算計，卻忽然接口道：「長江伯伯，你可知文叙哥哥他此行龍角山葫蘆峯，乃先人後已嗎？」

李長江意味深長的一笑道：「老夫正想打探，那麼朱姑娘，你且說說，文叙他如何先人後已吧！」

朱丹不理倫文叙向她示意制止，決然的坦告道：「文叙哥哥為助我朱家父女，與湖廣柳家已結下不解之仇矣！柳家已視文叙哥哥為眼中釘，目中刺，豈容他逍遙快活？柳家勢大如天，連廣州知府亦是柳家老爺柳展宏的門生，必定為柳家效力。因此文叙哥哥不但娘親被逼逃亡，隱居鄉中，他自己也有家歸不得，只好四處流浪呢！他身處如此險境，卻置諸不理，為救你侄兒，費盡心血，長江伯伯，這是否可算先人後已？」

李長水一家三人，這才知道，倫文叙的身世，其實也並不比他李家好得多少！夫婦二人，不由感佩之極。

李長江微一沉吟，忽地決然的道：「時珍，你剛才問大伯父欲往何處，假如伯父告訴你，伯父欲跟隨你文叙哥哥，護他周全，助他渡過險境，你說好麼？」

李時珍一聽，即決然的大聲道：「好極了！大伯父，時珍正求之不得啊！」

李長江奇道：「時珍，為什麼你求之不得？」

李時珍非常認眞的道：「文叙哥哥已約定時珍，二十年後相見，假如他有甚兇險，沒人救助，二十年後，時珍長大成人，豈非難以向他證明，時珍並沒違反諾言，已成一位濟世救人的醫者嗎？因此務求大伯父不畏艱辛，保護文叙哥哥的安全！」

李長江一聽，即向倫文叙欣然一笑道：「文叙，如何？老夫既已受你一手造就的未來醫聖的重托，你還能拒絕老夫跟隨保護嗎？」

倫文叙仍沉吟不語，朱丹已笑着搶先道：「好啊！既然如此，文叙哥哥自然只好答應了！文叙哥哥，這便是朱丹洩露你身世的目的啊！」

倫文叙心中不由又感又佩，暗道：不料李時珍小小年紀，便有這般俠義心腸，他日必成一代濟世救人的醫聖了！倫文叙心中欣喜，便點頭笑道：「長江伯伯既願隨文叙天地乾坤走一遭，文叙也只好卻之不恭了！」

李長江乃江湖中人，說走就走，也不須收拾什麼細軟行裝，當下，倫文叙、朱丹、李長江等三人，一老二小，便決然的離開李家村，從龍角山下走過，折返向南一路而去了。

柳施妖術　南粵遭殃

就在倫文叙於龍角山李家村，施展尋龍神功，造就一位未來醫聖時，在湖廣重鎮武昌城內柳家莊，前相爺柳展宏，卻在暴跳如雷，發誓非除去倫文叙不可。

原來柳展宏早就連接兩宗驚人訊息，其一是他的堂弟柳師爺，從廣府緊急趕回，說「朱家首飾鋪」內的「朱氏皇族族譜」，已被人搶先一

步盜取，但盜取的人不知是誰，因爲按道理當時倫文叙和朱家父女三人，尚在湖廣地域，斷無分身到廣府盜走之理。其二便是唐門中人，包括唐大掌門唐三笑、唐門三大弟子，均忽然不辭而別，返回四川。

在柳家莊柳展宏的書房，柳展宏恨恨的對柳師爺道：「唐三笑這鬼東西忽然背叛柳家，柳家便少了一大臂助；朱氏皇族族譜被人搶先盜取，令吾一番心血付諸流水，你敢說不是倫文叙這鬼靈精所爲嗎！哼哼，只怕連二弟你也中了倫文叙的奸計了！」

柳師爺此時也不得不承認，他自己也輕覷了倫文叙的本事，而且論智計、論武功，倫文叙似乎均不在他柳師爺之下，非友即敵，倫文叙將是柳家的一大勁敵了！柳展宏的嘲斥，又把柳師爺的怒火激發，只見他眼珠一轉，便咬牙切齒的道：「柳某人一時不察，才誤墮倫文叙這臭小子的算計！但他也別高興得太早，柳某尚有破敵的連環三妙計啊！」

柳師爺話未說完，便被柳展宏打斷了。柳展宏正在氣頭上，說話自然也毫不客氣：「哼哼！什麼連環三妙計！還不是連番遭挫敗，比不上人家十八歲的娃娃嗎！你有話快說，有屁快放吧！」

柳師爺失策在先，此時雖被柳展宏嘲斥，也不敢發作，暗道且先演一幕好戲你看再說吧！柳師爺也不生氣，他從容的一笑，便悄聲道：「是，大哥！小弟這連環三妙計，自然須得你同意才行呢！依小弟之見，目下已不宜再公開爭謀那皇家族譜了！」

柳展宏一聽，怒道：「爲什麼？你當初不是力言，此皇家族譜，可助老夫成大事嗎？爲甚到此關鍵時刻又甘心放棄！」

柳師爺微微一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豈能一概而論？現下此族譜既然已被朱家的一伙人盜去，且甚有可能是倫文叙這臭小子的奸計，亦即表示，倫文叙已識破吾等欲取皇家族譜的目的了。若再爭謀，必定會把事情鬧大，屆時反爲不美。」

柳展宏微哼一聲道：「倫文叙小娃娃而已，他毫無根基，成得什麼氣候？何懼之有？何不把他擒拿，逼他交出族譜，若不肯便乾脆把他殺了，以絕後患！」

柳師爺不以爲然的一笑道：「大哥，倫文叙雖然毫無斤兩，但大哥別忘記，當今丞相梁儲，亦是廣東南海籍人，與倫文叙有同鄉之誼，假如倫文叙被逼急了，必然向梁儲求救，更會把柳家的用意所謀，一一呈報梁儲，若被梁儲抓到如此把柄，向皇帝告上一狀，屆時只怕連妹夫趙大人亦保柳家不住也！大哥千萬三思而行。」

柳展宏一聽，不由心中一凜，只因爲這天下他唯一尚感忌憚的，只有兩人，其一是皇帝本人，其二便是身居相位的梁儲了。妹夫趙士德，雖然貴爲兵部尚書，甚得皇帝信任，但事關皇位大事，假如被梁儲抓到把柄，告他柳展宏圖謀顛覆，那便天皇老子亦保不住他柳展宏了！而且柳展宏已見識過倫文叙的智計，深知若他投靠梁儲，爲他效力，則梁儲必然如虎添翼，柳家與其爭相位，那便十分艱難了！這種種厲害關係，令柳展宏亦不得不稍斂傲氣。

柳展宏半晌不語，好一會，才緩緩的道：「然則依你之計又如何？」

柳師爺一聽，便知柳展宏已被鎮懾住，心中不由得意的一笑，但也不敢過份賣弄，他亦知柳展宏喜怒無常，把他逗急了，說不定會不顧一切。柳師爺略一沉吟，即胸有成竹的向柳展宏一笑，道：「大哥放心，小弟已有萬全之策。目下當務之急，已非爭謀皇家族譜，此物既已外洩，便失去利用價值，而是務必盡快把梁儲的根基除去，若除掉梁儲，則下面兩大妙計可從容而行也！」

柳展宏此時急忙打斷柳師爺的話題，道：「等一等！二弟，梁儲這老匹夫正得皇帝寵信，如日方中，根基深厚，豈能輕易除去？」

柳師爺意味深長的微笑道：「不然，大哥，此時與梁儲之鬥，不宜鬥力，乃鬥智也。梁儲的祖籍在廣東南海，亦即他的運命根基與廣東的氣運密不可分，廣東氣運若衰，則梁儲的運命亦必遭劫煞，決難逃脫！再者，倫文叙這小子亦爲廣東南海籍人，廣東氣運與他亦干連甚深，甚至可說是與梁儲的運命一脈相承，因此令廣東風水氣運衰敗，可收一箭雙雕之奇效也！若除去梁儲和倫文叙，則柳家之大事，便可從容進行矣。」

柳展宏想了想，不由亦喜道：「如此，果然先除去老夫心頭大患！但偌大廣東地域，你如何可去破敗？廣東人也決不會容你施爲啊！」

柳師爺悄聲向柳展宏低語了幾句，然後微笑道：「大哥，此事猶如周瑜赤壁之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柳展宏忙道：「二弟！這東風指的是什麼？」

柳師爺道：「廣州官府的配合！只要官府方面答應了，廣東百姓就算反對，也難成氣候！但尚未確定的是，官府方面是否答應配合！」柳師爺末了故意顯得頗爲爲

難，目的是引出柳展宏的一句話。

果然柳展宏一聽，不假思索便道：「嘿，這有甚爲難？廣州知府陳煥友，乃老夫一手提拔的門生，當年若非老夫的推舉，陳煥友又怎能撈到廣州知府這肥缺！」柳展宏一頓，又決然的道：「你帶老夫一紙密函，到廣府呈上陳煥友，老夫諒他也不敢不積極配合！哼哼，梁儲老匹夫正找陳煥友的麻煩，扳倒梁儲，對他陳煥友亦有好處也！此事你只管進行，不必遲疑！」

柳師爺等的便是柳展宏這句話，他一聽便呵呵一笑道：「是，大哥，有你一紙密函，廣州知府便不得不就範啦！小弟這第一計便必定奏效也！」

柳展宏受打擊的信心，此時又驀地回返了，他興奮的搓手道：「只要除掉梁儲，老夫便去一心腹大患！好，二弟此計甚妙也！你那連環三計的第二、第三計又如何呢？」

柳師爺微笑道：「這第二計麼，大哥，小弟替柳家堪點的『鷹擊長空』大龍脈，已屆旺發之時了！」

柳展宏一聽，不由大喜道：「如此好極！這豈非預兆吾之大業可成麼？二弟！是否如此？」

柳師爺微笑道：「不然，大哥，龍脈之道，有大發、中發、小發之分，大哥的大業屬大發，龍脈旺發，尚未到此境界啊！」

柳展宏不由微感失望，眼一瞪道：「那依你之見，到甚程度？主發什麼？」

柳師爺鎮靜的笑笑道：「大哥，柳家『鷹擊長空』大龍脈，首度旺發，似應驗於先開侄兒身上，從此先開侄兒當可青雲直上矣！」

柳展宏一聽，不由略感迷惑，道：「這與吾之大業有甚干連？」

柳師爺道：「大哥，這便是連環三計中的第二計也。趁此良機，應安排先開侄兒赴京應試，再托趙大人在京中照應，更有祖宗龍脈的蔭庇，先開必可一舉考中狀元，屆時朝廷欽封官職，柳家在朝中的勢力，不是大爲增强了嗎？再以連環計中的第三計配合，則大哥的大業可成矣！」

柳展宏一聽，不由撫掌笑道：「不錯！不錯！由開兒打響頭炮，可大壯吾之聲勢也！那第三計又如何？二弟你快說！」

柳師爺道：「大哥，這第三計麼，與當今皇帝及大哥你的姨甥女萬貞兒有關……」

柳展宏一聽，不由心中一凜，急忙插口道：「有何關連？涉及皇帝之事，可不能輕率行之啊！」

柳師爺卻從容的微微一笑道：「大哥稍安毋躁。請問大哥一句，當今皇帝朱見深，是否十分好色？」

柳展宏點點頭道：「不錯，這昏君好色極了！」

柳師爺又微笑道：「那當今皇帝是否無後？」

柳展宏亦點頭道：「是啊！朱見深正爲無子承繼皇位而心焦呢！但這又如何？難道你打算施展風水之法，讓皇帝得一子嗣嗎？這對柳家有害無益也！」

柳師爺不理柳展宏的焦躁，又從容的笑道：「再請問大哥，你那姨甥女萬貞兒，是否長得貌美如花，如仙子降世？」

柳展宏點點頭，奇道：「雖然如此，但二弟你到底打甚主意？」

柳師爺此時從容不逼的獻計道：「大哥，因此這連環計的第三計，便是『借花獻佛、投其所好』也！憲宗皇帝朱見深既好色又急盼子嗣，你的姨甥女萬貞兒又貌美如花，且據小弟推測，令甥女乃有子之福相，假如把她進獻皇帝，必得皇帝的寵愛，日後再誕一子，屆時朱見深還不對她言聽計從？有你的姨甥女在皇帝身邊說話，大哥的相位豈非指日可待麼！再說……」

柳展宏正聽得興頭上，見柳師爺忽地一頓，不由急道：「再說什麼？快說！」

柳師爺微笑道：「再說那皇帝朱見深，年已老邁，體力不支，縱慾過度，假如再多一位年輕美女，必可令他精衰人亡！屆時大哥以相國身份，必可攝政，尋機而動，這天下便是大哥的了！呵呵，這可是一石二鳥之計啊！」

柳師爺把他的算謀亮出，柳展宏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亂跳，柳師爺所露的，也委實太驚人了，但其深遠用意也的確十分誘人。柳展宏沉吟不語，似委決難下。但他的野心，卻又狠狠的擊破他霎間的猶豫。終於，柳展宏目灼灼的盯着柳師爺道：「二弟！你這連環三計，果然十分驚人！但你到底有多少把握？你可知道，走了這三步，便再無退路，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了！」

柳師爺傲然的道：「只要大哥下定決心，絕不猶豫，吾敢擔保，大事必成！」

柳展宏一聽，再不遲疑，斷然的道：「目下梁儲這老匹夫地位日漸穩固，多了倫文叙這小子相助，簡直如虎添翼，屆時要撼動便決非易事！而且吾不對付他，他亦必向老夫下手，與其束手待斃，倒不如搶先一步，先除此心腹大患吧！二弟，事不宜遲，這連環三計中的第一計，便要你親自走一遭廣府，老夫即手寫密函，帶去廣州知府，他必定不敢推辭，你一切見機行

事！」

柳師爺道：「大哥放心，小弟自會妥為應付。但剛才所談另外二計，大哥務必加緊進行，三計連環相扣，缺一不可也。」

柳展宏亦決然的道：「放心吧！吾一切自有安排！待會開兒回來，吾即向他訓令，着他打點一切，準備赴京應試！至於姨甥女萬貞兒進宮之事，倒要求夫人向她妹子開口，事關柳家榮辱大業，夫人必定盡力而為！」

柳師爺見柳展宏已下狠心，心中不由一陣興奮，因為此事若大功告成，柳展宏貴為相爺，甚至一統天下，他柳師爺也必平步青雲，一飛衝天了！柳師爺想到興奮之處，再也按捺不住，即一躍而起道：「大哥，小弟稍作準備，明日一早，便南下廣東去也！」

柳師爺說罷，向柳展宏告辭而出，果然準備一切，赴廣東去了。

柳展宏也向家丁下令道：「少爺回來，着他速來見我！不得有誤！」

柳展宏說罷，便走入內堂，與他的夫人商議姨甥女萬貞兒進宮之事去了。

＊　＊　＊

柳展宏等着兒子柳先開回莊，以向他訓示爭奪功名大計。不料此時柳先開卻呆在姨丈萬家，與表妹萬貞兒在後花園中遊玩，手牽手，依偎細語，一位金童，一位玉女，猶勝在兩人頭上翻飛的鴛鴦蝴蝶。

原來柳先開與姨表妹萬貞兒，自小青梅竹馬，形影不離，柳先開十二歲那年，萬貞兒亦年僅十一歲，兩人便玩起「娶新娘」的玩意來了。

兩人均官宦之家，玩起把戲來，也別具一格。只見柳先開裝扮起來，身穿紅袍，胸掛大紅花，英姿不凡，儼然一位俊俏郎君。萬貞兒本就天生麗質，稍加打扮，便猶勝身前嬌花。

兩少年男女，你望我，我望你，均心潮激蕩，對方似有吸力，呼地一下，便把兩人扯到一塊，緊緊擁抱住了。

柳先開自小便有湖廣第一神童之稱，文才之佳，堪稱當地一絕。此時只見他微一沉吟，即觸景生情，口中輕吟道：「身無彩鳳生雙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萬貞兒亦甚有詩才，她一聽，便如花嬌綻的一笑，回道：「此生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寒。」

兩人吟罷，又相擁住了。不過兩人尚年幼，情之意念尚朦朧，玩新郎新娘的玩意，亦以通非通而已。

到兩人初通人事，便暗地山盟海誓，非郎不嫁，非妹不娶。柳萬兩家，對兩小的兒女私情，均毫不知情。到兩人年齡漸大，雙方父母才發覺，為防弄出醜聞，便決意替兩人親上加親了。萬家對柳先開這位乘龍快婿甚為欣賞，柳家也大讚萬貞兒貌美如花。

於是，在三年前，柳萬兩家，便大宴親朋，於席間隆重宣佈，替兩人訂婚，然後擇日迎娶。

不料柳先開對自己的文才素來極為自負，他於訂婚宴上，即席向眾親朋大聲道：「各位，雖蒙姨丈母不棄，許以婚約，先開三生有幸。但表妹貞兒，貌若天仙，先開為了與她相配，誓奪金榜首位狀元！大魁天下之日，始是洞房花燭之日也！」

眾親朋一聽，均齊聲喝彩道：「好啊！大登科名登榜首，再來一個小登科花燭洞房，喜上加喜，千古名揚！」

柳先開一言既出，他與萬貞兒的婚事，自然便耽擱下來了。

此時柳先開與萬貞兒，正在後花園喁喁私語，情意綿綿，難捨難分之時，忽有萬家丫環匆匆而進，對柳先開道：「柳公子，你家老爺派了人來，喚你返莊呢！」

柳先開不捨得離開，問丫環道：「你知道有甚事麼？」

丫環道：「奴婢不知，但你柳家來人催得甚急，說是柳老爺的主意，怎可違逆？公子還是快回莊去吧！」

柳先開仍在猶豫，萬貞兒勸道：「柳郎，你我來日方長，豈爭在一朝一夕？你還是快回莊見姨丈去吧！」

柳先開想了想，無奈的歎了口氣，道：「那二叔柳師爺今早剛從廣州回來，爹爹便催我返莊，必是柳二叔這大師爺搞鬼！可惜爹爹對他卻言聽計從。貞妹，看來先開只好回去，改日再來相聚吧！」

萬貞兒也有點難捨的感覺，她幽幽的歎了口氣，道：「表哥，望你勤苦用功，早日金榜題名，你我便可長相廝守啊！」

柳先開一聽，傲然的指天誓道：「貞妹放心，今科狀元，必吾柳先開莫屬！屆時衣錦還鄉，便是迎娶貞妹之時也！」

萬貞兒送柳先開出去，一面低聲道：「柳郎，貞兒此心此身已非柳郎莫屬，你莫負貞妹，貞妹將翹首以盼柳郎金榜題名榮歸之日啊！」

柳先開與萬貞兒依依而別，返回柳家莊。他剛走入大廳，莊丁便從柳展宏的書房急步而出，對柳先開道：「少爺，柳老爺着你快進書房去呢！」

柳先開一聽，深知爹爹的脾氣，決不許違逆，無奈只好立刻走

去柳展宏的書房。

柳展宏此時正在書房中沉吟，他一見柳先開走進來，未等柳先開請安，便向他含笑點頭道：「開兒，你回來正好！為父正替你安排赴京考試之事呢！你坐下來，聽為父細說。」

柳先開小心翼翼的坐下，問道：「爹爹，距大考之期尚有數月，為甚如此急忙呢？」

柳展宏沉聲道：「開兒，你對今科狀元，到底有幾分把握？」

柳先開一聽，暗道：莫非爹爹抱孫心切，急着自己考取狀元，然後即可迎娶表妹過柳家門麼？他心中不由一陣欣喜，便自負的朗聲道：「爹爹放心，今科狀元，開兒十拿九穩，決不會令爹爹失望！」

柳展宏目灼灼的盯了柳先開一眼，沉聲道：「開兒，你雖有才學，但也莫太自負，知否天下之大，臥虎藏龍，強中更有強中手？例如廣東倫文叙，為父以為，便是開兒你的一大勁敵也！你怎可如此掉以輕心？」

柳先開不屑的一笑道：「廣東倫文叙，孩兒亦聽說過，憑他區區一名賣菜仔，怎及得上爹爹相爺之家？湖廣柳先開呢？我敢誇口，若門文才，不出三個回合，便把倫文叙打垮也！」

柳展宏一聽，便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哼！你莫太輕敵！你知道當今丞相梁儲，亦是廣東南海籍人嗎？與倫文叙有同鄉之誼，豈會不照應着他？若你太過輕敵，必敗在倫文叙手上無疑！哼！」

柳先開一聽，心頭不由一凜，他發誓考取了今科狀元，不但為求一官半職，且事關自己是否可迎娶表妹萬貞兒過門，與表妹洞房花燭，快活消魂，想起表妹的冰肌玉骨，柳先開心中便不由一蕩，這一凜一蕩之下，他不由失聲道：「哎呀不好！若梁儲真的照應倫文叙，這狀元名號，說不定真被他奪了去呢！我柳先開的大好前程便完蛋了！爹爹，這如何是好？快替孩兒想個辦法啊！」

柳展宏終於把柳先開的警惕心激發出來，這才胸有成竹的笑笑道：「開兒，只要你提高警覺，勿掉以輕心，倒也不必太過憂慮，吾柳家在朝廷的根基，未必便怕了梁儲這老匹夫也！為父已有萬全之策，保你今科必定金榜頭名、狀元及第！當然你亦要早作準備也！」

柳先開忙道：「是，爹爹，開兒該如何準備呢？」

柳展宏沉聲道：「為準備上京應試，自即日起，你便不許步出莊門，留在莊內，勤奮用功，連你表妹萬貞兒處，也不許再踏足！知道麼？」

柳先開一聽，想起距大考之期尚有整整五個月，若在這數月內，不許他與表妹相見，那豈非相思苦煞了麼？因此連忙求道：「爹爹，別的地方孩兒可以不去，但表妹家請爹爹允許前往！」

柳展宏已決定了什麼，一聽便厲聲道：「開兒！你知道嗎？目下對你最大的干擾是你表妹家！你只顧這等兒女私情，試問還怎會有心思苦讀？為父雖替你在朝中安排，但最終仍要金鑾殿面聖，屆時當着文武百官，皇上面前，稍一出錯，不但功名不保，只怕連身家性命也毀滅了！你不靜養心神行麼？忍一時之痛，換取一生功名，難道你竟連這點也不懂？還算是柳家的子孫麼？哼！」

柳先開見父親惱怒，便不敢違逆了，心道：爹爹也是一番苦心，為自己的功名着想，也不可過份逆其主意，於是無奈只好道：「既爹爹執意如此，孩兒亦只好依從。但表妹萬家不知原因，突然被冷落，孩兒也得先去解釋一下啊！」

柳展宏一聽，便決然的猛一擺手道：「這個不必你操心分神了！你表妹萬家，自有你娘親去解說！你且收拾心情，專心一意，用功讀書，準備赴京應試吧！」

柳先開見爹爹一切均替他安排妥當，再無話可說，心中雖然痛苦，但為了自己的一生功名，他也無可奈何，唯有點頭稱是，然後即告辭而出，返回他的書房，用功讀書去了。從這刻始，柳先開果然便被禁止踏出莊門半步，莊丁奉了柳展宏的令旨，嚴密監視，柳先開那能越雷池一步！唯有收拾心情，用心苦讀，以期辛苦數月，換取終生幸福。

柳先開的資質甚高，他這般苦讀數月，文思果然更為精進，他的信心也越來越足，確信今科狀元，乃非他莫屬，屆時大小登科齊降，樂之極了！他想到妙處，心神一振，與表妹相思之苦，不由減退幾分了。

柳先開呆在書房中用功，彷彿與世隔絕，外面發生的種種，他根本不知道。

他決意料不到，第二天一早，娘親便奉了柳展宏之命，帶了一位畫師，到表妹萬家，說是替姨甥女萬貞兒畫一幅肖像，掛在柳先開房中，解他相思之苦，以便他安心讀書，一舉考取功名，便來迎娶萬貞兒過門。

萬貞兒聽姨娘這般用心良苦，便欣然答應，仔細打扮一番，更顯得貌美如仙，畫師丹青妙手，肖像繪好時，連柳先開的娘親也呆了一會，心道：可惜開兒無此福氣消受此美人矣！但為了柳家的大業，他

也只好作出犧牲了！況且若因了一位女子，而喪失自己的終生前程，也未免太不值得了！原來柳先開的娘親柳夫人，望子成龍心切，被柳展宏的大計徹底征服了！

原來萬貞兒這幅肖像，並非送去柳先開的書房，而是立刻飛馬送到柳展宏的妹夫，現任兵部尚書的趙士德那裏。趙士德見了畫像，也不由暗讚萬貞兒貌比花嬌，容勝天仙美，暗道舅兒柳展宏這條討好聖上的妙計，當眞絕矣！又暗道假如討得聖上歡心，自己不也有功於皇帝麼？

當下趙士德更不遲疑，很快便托宮中太監，把萬貞兒的肖像送到憲宗朱見深手上了。

憲宗皇帝朱見深，源出簒朝奪位的明成祖朱棣一脈，對建文皇朱允炆一脈，自然心存忌憚。但他繼位後，十多年來，均無朱允炆一脈的任何踪跡，漸而也就放鬆警戒心，他的心思，便一轉轉到女色身上，普天下的美女，朱見深均欲一嚐。因此乍見萬貞兒的肖像，不由神魂飄蕩，立刻傳旨，着兵尙部書趙士德入宮見駕。

趙士德入宮見駕後不到七天，便與一名宮中內侍太監，以及一隊御林軍，再加數名錦衣校尉，浩浩蕩蕩直向湖廣武昌城飛馳而來。隨行的尙有一架馬車，馬車非常華麗，只有宮中后妃身份，才配乘此座駕，但車上卻空無一人，不知供誰乘坐。

趙士德率領的車駕，進入武昌城時，連守城的官兵亦須列隊恭迎。然後便直馳柳先開的姨丈萬家來了。

萬家把趙士德等人迎了進去，御林軍早在萬家外面散開佈防，由數名錦衣尉率領，嚴密禁衛，此時任何人等，均不許踏進萬家半步了。

萬家小姐萬貞兒，此時正在閨房中悶坐，她手托香腮，低首沉思，默默無言，相思之苦，溢於言表。原來萬貞兒當日，自柳先開被突召返家後，一連半月，竟音訊全無，甚至連他身在何處也不知道，心中不禁又悲又苦，暗暗牽掛，柳郎不知有甚不測之事？

萬貞兒相思之際，丫環忽然匆匆而進，向萬貞兒報道：「小姐，朝廷兵部尙書，柳家妹婿趙大人到訪，萬老爺請小姐速去見客呢！」

萬貞兒一聽，心兒不由一陣鹿跳，暗道：柳家妹婿趙士德大人，貴爲朝廷兵部尙書，爲甚突然到訪萬家？且指名要見我萬貞兒？莫非朝廷已封柳郎爲官，特請趙大人前來報訊麼？果眞如此，柳郎必定很快前來迎娶，我與柳郎終可長相廝守，共赴那個巫山……之夢……哎喲，女兒家想這些不羞人麼？

萬貞兒又羞又喜，柔腸百結，款款的步出廳堂，輕喚一聲爹爹，便欲參拜趙大人，以便向趙大人打聽柳郎的訊息。

不料就在此時，萬貞兒的爹爹萬老爺，忽地令人搬來一張太妃椅，又令四名丫環，一面兩個，扶持小姐坐下，他與趙士德趙大人，雙雙上前，跪在地上，參拜道：「臣等參見貴妃娘娘！願貴妃娘娘千福、千千福！」

萬貞兒乍逢此驚變，不由吃驚得手足發軟，脫口失聲叫道：「哎呀這是怎的了？爹爹！趙大人爲甚稱女兒爲貴妃娘娘呢？快起來，折煞女兒了！」

爹爹萬老爺也不敢回她的話，伏在地上，不敢抬頭。趙士德趙大人頭一抬，向萬貞兒朗聲道：「恭喜貴妃娘娘！聖上有旨，已欽封娘娘爲西宮貴妃，特令臣等，即日迎鳳駕進宮！臣等已爲娘娘備下車駕了！恭請娘娘即刻起程赴京吧！」

趙士德奏罷，一躍而起，也不容萬貞兒分說半句，由四名丫環半扶半拖，推上車駕，關上車門。

然後趙士德即向送出門來的萬老爺拱手道：「萬老爺務請放心，趙某人必安全送娘娘進宮，以慰聖駕。萬老爺且安心等候聖上賜封國丈吧！老夫告辭了！」

趙士德說罷，即翻身上馬，領先馳去，大隊人馬車駕，亦隨即起動，浩浩蕩蕩，很快便在往京城的大路上消失踪影了。

此事迅速而神秘，除萬家的主人，以及柳家的萬老爺、柳夫人知悉外，任何人均不知這一隊車駕的來歷，更不知車駕中的人是誰。自然被困在柳家莊的柳先開更無法獲悉眞相了。君命如山，誰敢違逆？

柳先開此時也正刻苦攻讀，以準備二月後的赴京應試。他滿懷希望，今科必高中狀元，然後便可衣錦還鄉，親赴萬家，迎娶表妹萬貞兒。相思令人痛苦，但有希望的相思，卻是一股奮發向上的强大動力。柳先開滿懷希望，因此他的相思之苦，自然便化作爭奪今科狀元的努力中去，因爲「狀元」與「表妹」，這兩大目標，在柳先開的心中，已密不可分了。

＊　＊　＊

就在萬家女兒被送進京城的同一時間，柳師爺在廣州府城，亦展開他的一連串活動。

柳師爺與他的貼身心腹李二甲、張三炳，秘密來到廣府的第二天晚上，便在廣州知府的高牆府第大門前出現，並向守衛的官兵明言，要見廣州知府陳煥友。

守府的官兵眼見夜深人靜，突來此不速之客，口氣又如此托大，

倫文叙道：「此行是關乎千萬廣東精英的生命安危……」

不由又驚又怒，喝斥道：「汝等是什麼人？知府陳大人豈會輕易見汝等？若走錯門逕，快快離開，免招殺身之禍！」

柳師爺毫不爲意，從容的一笑道：「門官大哥，麻煩你進內通傳一句，某家相信，陳大人必肯見客！」

門官一聽，瞪了柳師爺一眼，不由越發驚奇，厲聲道：「汝欲通傳什麼？」

柳師爺心中一聲冷笑，暗道：小小知府門官，竟如此盛氣凌人，由此足證這廣州知府陳煥友，並無多少眞才實學，他能有今日地位，全賴柳家在朝廷的實力作後台而已！既然如此，那便好說話了！

柳師爺極工於心計，他從門官的神態，便可推斷門官的主人根基，而且十分準確，一下便窺透對方的弱點。只見他微微一笑，更不遲疑，對門官道：「請門官大哥進去向陳大人呈報，說明湖廣柳家，有事登門拜訪，這便可以了！」

門官一聽，見柳師爺口氣如此托大，不敢硬拒，暗道：只管進去向陳大人說一聲，若陳大人動怒，到時再敲斷你三人狗腿不遲！

門官不懷好意進內通傳，不一會，他卻神色驚慌的匆匆奔出，向柳師爺拱手道：「這位柳大爺，陳大人說請進呢！陳大人特地在書房等候！」在門官的記憶中，知府大人陳煥友，決不會把人客迎入他的私人禁地書房中去，但他一聽「湖廣柳家」四字，略一沉吟，便不但不拒絕，更特別安排在書房中接待，這可當眞令門官一陣發呆，他在心中不由驚道，幸好沒眞的動粗，否則得罪了這「湖廣柳家」，自己這條小命還保得住嗎？

當下門官把柳師爺等，引入府內，他小心翼翼的對柳師爺道：「柳大爺，知府大人只說請柳家的人進他書房，這兩位大哥，似不宜內進呢。」

柳師爺一聽，毫不猶豫，便示意李二甲、張三炳留在客廳，他自己獨自走入知府大人的書房中去。

廣州知府大人陳煥友，原來是一位年約四十多的中年人，頷下有二綹長鬚，甚有威儀。柳師爺碍於陳煥友的身份，雖然他並不把他放在眼內，但也只好向他俯身一拜，道：「湖廣柳家拜見知府陳大人！」

陳煥友一聽，即沉聲道：「你口口聲聲自稱乃湖廣柳家，可有甚憑證？本府允你直入書房，爲的是弄清你到底是否眞來此湖廣柳家？」

柳師爺今與陳煥友見面，便知他亦是一位極工於心計的官場中人，他固然不敢開罪湖廣柳家，但也極力要保住頭上的烏紗帽，稍一

不愼，便必會翻臉不認人！柳師爺判斷此點，便亦不敢猶豫，也不敢賣弄自己的本事，立刻便從貼身衣袋中掏出柳展宏的手書函件，雙手呈奉陳煥友，輕聲道：「陳大人，柳老爺托在下向陳大人致意。」

陳煥友接過函件，微一沉吟，便把函件小心收藏好了，這才向柳師爺點點頭道：「原來是柳大人的令弟柳師爺，你夤夜到訪，欲求本府相助何事呢？」

柳師爺一聽，便知柳展宏的手書果然甚有威力，他也絕不猶豫，也不加掩飾來意，便決然的道：「陳大人，柳老爺托在下於廣州，欲興建一項工程，其中爲難之處，務請陳大人相助一二。」

陳煥友不動聲色的道：「柳大人欲在廣州動甚工程？假如是營商做生意之類，也不必本府插手，柳家只管施爲便了！」

柳師爺不以爲然的一笑道：「區區營商生意之類，又何必柳老爺親自求托陳大人呢？」

陳煥友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不知柳師爺欲辦何事？現下他已非相爺身份，當今相爺梁儲大人，素與柳大人不睦，陳某人莫要捲進彼等漩渦才好！因此便忙問道：「那柳老爺欲求本府相助什麼？本府職責在身，若有違朝廷律例，本府也不敢答應啊！」

柳師爺從容一笑道：「陳大人放心，此事絕不涉及朝廷律例，也根本無須陳大人負任何責任！柳老爺托在下，不過是欲在廣州觀音山上，建一座廟宇，以壯湖廣的風水氣運而已！其中的難處，乃不可驚動廣州百姓，免七嘴八舌，壞了大事，因此不得不求陳大人協助一二。」

陳煥友一聽，暗地鬆了口氣，但仍不太放心道：「柳老爺欲在廣州建甚廟宇？既然欲壯湖廣風水氣運，爲甚不在湖廣當地施爲，反而千里迢迢，跑來廣州呢？」

柳師爺一聽，心中亦不由一凜，暗道：這陳知府果非等閑之輩，一下便點出其中的關節來了！看來若不費點心思，還不能令他折服呢！

柳師爺心念電轉，便微微一笑，先不答陳煥友的疑問，卻輕聲道：「請問陳大人的貴籍，是否湖廣京洲呢？」

陳煥友微一怔，道：「不錯，本府的祖籍，的確是湖廣京洲！但這與柳家欲施爲之事有甚關係？」

陳煥友暗道：自己曾是柳展宏的門生，他柳家自然清楚自己的祖籍啦！這麼一想，他心中又釋然了。

柳師爺心中一聲冷笑，暗道：只要你尚知道自己的祖籍，沒忘記柳老爺門生的身份，清楚柳家在朝廷的深厚根基，這就足令你就範了！

柳師爺已窺透陳煥友欲在柳、梁兩大勢力之間保持平衡，找走鋼絲索的弱點，便毫不留情的先行把他的痛處戳穿了！只見他意味深長的一笑道：「陳大人並沒忘記自己的祖宗典籍，很好，這便容易說話了！在下不妨坦白說一句，當年柳老爺重用陳大人，上奏朝廷，放爲廣州知府，這可是人見人求的『大肥缺』啊！而柳老爺不外是念在彼此有同鄉之誼，應同聲同氣罷了！因此窮根溯源，陳大人不能不說是沾了湖廣氣運之光吧？」

陳煥友見柳師爺滔滔不絕，談起他入仕途之初的往事，心中又不由一凜，暗道：柳家此行的目的，果然絕不簡單，看來他柳家事先已密商妥當了！陳某人稍一大意，只怕這「鋼絲索」便走不成，甚至倒摔下來，頭破血流呢！

陳煥友心中轉念，便小心翼翼的點點頭道：「不錯，柳師爺，本府並未忘記自身的出處典籍。但目下四海昇平，天下大治，似無甚風起雲湧，值得柳大人如此操心不已啊！」

柳師爺呵呵一笑道：「陳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陳大人自亦知道，當今丞相梁儲，乃廣東籍人士，他專與柳大人作對，如今貴爲丞相，豈會不下手對付柳大人昔日的同門同鄉？而陳大人身居廣州知府，在梁儲的故地爲政，梁儲必寢食難安，務必除之而後快，此乃人之常情，梁儲亦必難免也！」

陳煥友吃了一驚道：「這又如何？」

柳師爺毫不遲疑道：「這就足證，陳大人的榮辱，與柳家已密不可分，與湖廣一地的風水氣運，亦有莫大牽連！因此啊……」柳師爺在節骨眼上又故意一頓。

陳煥友急道：「因此什麼？」

柳師爺微微一笑，意味深長的道：「因此目下柳家所進行之事，其實亦關乎陳大人的前途大事，陳大人助柳家，亦即如相助自己也！」

陳煥友狐疑的道：「爲什麼？」

柳師爺微笑道：「陳大人，湖廣一地氣運，與陳大人有甚深淵源，此點當無異議吧？」

陳煥友無奈的點點頭道：「也算是如此吧！」

柳師爺又道：「而廣東風水氣運，又與當今丞相梁儲有極大干連，因此直接亦影響陳大人的仕途榮辱，陳大人對此點也並無懷疑吧？」

陳煥友沉吟，暗道：梁儲此人果然出身廣東，又極重同鄉之情，他就算並無排斥外鄉人之意，但起碼對湖廣柳家一脈也無助力，而自己又是柳展宏的門生，必惹梁儲忌憚，自己的前途操於梁儲手上，果然甚爲兇險，對此也不能不防啊！

陳煥友心念電轉，便無奈的再點點頭道：「也的確如此吧！但柳師爺又何以教我呢？」

柳師爺一聽，呵呵一笑，隨即斷然的道：「陳大人！當今朝廷，已形成廣東、湖廣兩大勢力，彼此明裏笑臉相迎，暗地鬥得你死我活！而彼此又與兩地的風水氣運有莫大干連，此消則彼長，彼長則此消，吾等湖廣一脈，便不能不及早籌謀，先行於地域風水氣運上挫敗對手！只要對方風水氣運衰敗，則吾湖廣一脈，便可重振聲威，大挫彼廣東一派的銳氣也！柳老爺此番施爲，乃爲湖廣一脈着想，用心之良苦，陳大人不難體察吧！」

陳煥友至此，已不得不承認，柳師爺所言，恰好擊中自己的弱點。他無奈的點了點頭，道：「既然如此，柳師爺打算如何施爲？只要不弄出大痲煩，驚動朝廷，本府答應協助便了！」

柳師爺一聽，便欣然一笑道：「陳大人放心，柳某人保證此事決不會連累陳大人的前程，恰恰相反，大大有益於陳大人的前程地位啊！」然後，柳師爺又向陳煥友低聲說了一會。

陳煥友連連點頭，末了，他亦有點興奮的道：「柳師爺原來是此道中高手，此法甚妙，果然可令彼消此長，大大有利於吾湖廣一脈也！但未知所需的一切，柳師爺齊備了嗎？」

柳師爺微一沉吟，即沉聲道：「財力、物力不必陳大人費心，但所需的民工，希望陳大人相助從外地招募，秘密進行，另外，從明日始，希望把觀音山暫時封閉了，以免洩漏風聲，驚動梁儲！」

陳煥友一聽，點頭答應道：「招募民工之事不難，由本府以施建民間工程名目便可矣！封山之事也好辦，本府發一道文告下去，只說觀音山近日猛獸出沒，甚爲兇險，任何人等均不許擅進，再派兵丁把守上山之路，也便可密保消息，不致外洩矣。」

柳師爺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欣然，暗道：「此事有廣州知府大人相助，便必定可以馬到功成矣！」

柳師爺在陳知府的書房中再逗留一會，也便向他告辭了。陳煥友並沒送行，僅向柳師爺拱手而別。柳師爺也並無半點責怪，因爲他深知此事決不可聲張，若被當地人知悉陳煥友出賣廣東人的利益，必然告狀到梁儲那兒，這就大事不妙了。

柳師爺告辭而出，與手下張三柄、李二甲一道，悄悄而去，根本無人知他此行的目的，就連知府宅第的門官，亦僅知柳師爺是來自湖廣柳家而已。

柳師爺與二名心腹手下，悄悄潛進柳家在廣府開設的「旺記土木店」，再聯絡柳家的「隆記錢莊」，這樣，柳師爺在財力、物力上，果然便立刻齊備了。柳師爺又坐鎭「旺記土木店」，作大本營，親自指揮調遣，不到半月的工夫，他欲在廣州觀音山上的施爲，所用的土木物料，便已全部調集妥當了。

此時陳煥友的知府衙門，果然發出一紙文告，禁止任何人等踏足觀音山，更派了一批官兵，把守上山之路，把觀音山嚴密封閉了。

甚至柳師爺所聘的民工，自上山之後，便禁止擅自進出，一應生活所需，均由專人送上山來，在山上紮下營帳，有上無落。

因此廣州當地人，對觀音山上的事，根本不可能知悉。甚至參與建築的民工，亦感迷惑，因爲彼等來自外地，與當地人素不相識，也不知內情，只知所建的是一座廟宇，但廟宇的名堂，所供那位神祇，則一概不知，亦不可能知悉。造神像的另有其人，直接動手的木匠，是柳師爺親自從湖廣帶來的，付以重酬，又嚴禁洩漏半點消息。湖廣木匠爲了重酬，又畏怯柳家的勢力，因此誰也不敢輕洩半句，免招殺身之禍。

柳家財力、物力、人力充足，又有廣州知府陳煥友的秘密協助，因此工程進展神速，不到二個月的工夫，在觀音山西面，正門朝向山下廣州城之山巔，一座甚爲雄偉的廟宇便聳立起來了。

到廟宇內外大殿竣工之日，根本不容近百民工有任何分辨之機，柳師爺便下令全部遣送回原地，並且只付了一半工錢，要彼等保證決不洩漏風聲，如此半年之後，再支付另一半的工錢，且加三成以作獎賞掩口費。

柳師爺這一手很絕，近百民工返回原居地後，果然絕口不提，甚至曾到什麼地方勞作也不知道，更不敢洩露曾參與建築什麼了。這近百民工中，便包括來自湖廣，負責造神像的木匠，柳師爺除支付工錢外，更答應加倍的「掩口費」，因此「瞧銀兩份上」，這幾名木匠便只當自己是又盲又啞了。

到廟宇正式落成這一日，也根本沒有什麼儀式，山上也一片寂靜，只剩下柳師爺和他二名心腹李二甲、張三柄而已。

此時只見柳師爺神色欣然，與李二甲、張三柄二人走入廟宇。廟宇山門上面的匾額，用黑紙蒙蓋住，根本不知其名。廟內正殿的神像，也用一塊大黑布裹住，連李二

甲、張三炳也不知道這到底是何方神聖？而且但凡廟宇開張吉日，均禁忌黑色，但廟宇匾額、神像均以黑紙黑布蒙蓋，到底弄甚玄虛呢？但李二甲、張三炳二人，跟隨柳師爺多年，深知柳師爺用計行事鬼神莫測，且喜怒無常，爲免惹禍上身，也不敢詢問。

二人隨柳師爺走入廟宇正殿，只見柳師爺冷笑一聲，忽然便飛身躍上神案，又伸手一掀，揭起黑布，李二甲、張三炳二人，均不禁驚奇的瞪大眼珠，盯着神像，竟不知這神像到底是何方神聖？

李二甲、張三炳二人一看，但見神案之上，聳立一尊女菩薩像，非常美艷，栩栩如生，狀似觀音，卻披頭散髮，手上所捧，也並非柳枝甘露瓶，而是一柄形如掃帚的東西，女菩薩的右手向前揮起，因此掃帚便恰好掃向山下的廣州城了。

「你等必覺驚奇，這到底是何方神聖了？」

李二甲、張三炳二人驚奇之際，柳師爺忽地呵呵一笑道。李、張二人一聽，正中下懷，忙齊聲道：「是啊！柳二爺，這到底是什麼神祇呢？」

柳師爺微笑道：「你二人且仔細看看，這神祇像什麼也！」

李二甲喃喃的道：「柳二爺，這女菩薩美極了！十足十是觀音降世啊！」

張三炳失聲道：「不對！若是觀音，哪會披頭散髮？且她手中，執的亦非柳枝甘露瓶啊，老天，她到底是何方神聖？」

柳師爺一聽，不由神秘的笑笑道：「三炳！你倒看出苗頭來了，你且說說，這女菩薩手執的是什麼？」

張三炳未及開口，李二甲已搶先道：「柳二爺，按其形狀，倒似乎是民間視爲兇物的『彗星』啊！」

李二甲急道：「不對！不對！女菩薩手執之物，分明是一柄掃帚哩！柳二爺，你說是也不是？」

柳師爺意味深長的微笑道：「彗星？掃帚？是亦非，非亦是吧！既然你二人也猜不透，很好，足證當地人無可辨悉，吾法成矣！你等也不必再猜，一切且靜觀其變吧！」

柳師爺說罷，即轉身而出。到了廟門口，柳師爺又躍身撕下蒙蓋匾額的黑紙，但見匾額上是三個大黑字——鎮粵廟。

李二甲、張三炳一見，不由滿腹狐疑，張三炳心急毛躁，到底忍不住了，急忙問柳師爺道：「柳二爺，廟宇之名，原來是『鎮粵』，妙則妙矣，但若被粵人見了，必定怒極，萬一驚動官府，再驚動朝廷，豈非大大不妙麼？柳二爺不可不防！」

柳師爺一聽，嘿嘿一笑道：「你知道什麼？『鎮粵』兩字，可作『鎮壓粵地之邪』解釋，亦可作『鎮粵地氣運』之意也！到底有甚妙用，一切須看廟內所供乃何方神聖！既然如此，吾法已佈，便且看如何效應吧！哼哼，不待粵人驚醒，那等有識之士，只怕已難開口說話了！」

柳師爺說了一句，便突地戛然而止，然後詭秘的一笑，決然的下山去了。李二甲、張三炳二人却心中充滿驚奇，不知柳師爺到底施甚妙法，弄甚玄虛。下山之時，令二人吃驚的是，官兵依然把守上山之路，不許當地人踏上半步，因此柳師爺建那「鎮粵廟」的用意，便當眞只有天知、地知了！

就在「鎮粵廟」建成當晚，廣東一帶，忽然便下了一場怪雨，雨水帶紅色，味淡腥，猶如鮮血被冲淡一般。這一場驟來驟去的怪雨，當時在廣州府誌、南海縣誌上面，均有記載，更奇的是，所記載降落的時間，幾乎是同一個時辰，僅是地點不同而已。

這一場怪雨落後的第三天，廣州附近的百姓尚餘驚未息，方圓三百里內，便發生了種種可怕的災劫。

先是廣州三百里內外的讀書人，十人中有六人忽患怪病，均感頭痛不止，任何藥物均失去效力。雖然此時已近赴京大考之期，南粵一地的秀才們，辛苦了數年，均欲作最後的努力衝刺，但頭痛慘過大病，哪還有精神去研讀？秀才家中，無論貧富，均驚慌不已，斷認十年寒窗無人問，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了！

不單是讀書人，就連在南粵做生意的商人，只要是在這方圓三百里內，而且是祖籍該地域的，所經營的生意均損手爛脚，不是貨物突然變壞，損失不菲，便是忽然好像盲了眼，竟被人以次充好，貨物賣不出去，損失慘重。更可怕的是不少店鋪，無緣無故忽然失火，燒掉了畢生的心血。

也不單是做生意的商人，就連在官場中打滾的廣東籍人，亦災病連連，當時的廣州府武守備趙將軍，因是廣東佛山籍人，亦一病不起，臥於床上，輾轉呻吟。

這一下子，偌大的廣州城，立刻陷入一片形如似末日將臨的大恐怖中了。

更可怕的是，由於遭劫的多半是廣東地域的精英之士，彼等既在病劫之際，哪有精神去思索這場大恐怖的來由原因？因此一切便陷入驚惶、迷惑、恐怖中了。

就在此時，倫文叙、朱丹、李

長江三人，已從湖廣的龍角山地域，返抵廣州西郊。

這時是夜半時分，月色如銀，遍灑大地，清風陣陣，觸體令人心神一振。

但倫文叙卻忽然歎了口氣，不知他感觸着什麼。

李長江深感倫文叙文武全才，又極富俠義心腸，他不由把自己爲世人出力的心思，全副寄托於倫文叙身上了，他但覺得只要保住倫文叙這有用之身，便即是替世人盡了一番心力，不幸早逝的妻兒，也可安慰了。

因此李長江一聽倫文叙無緣無故的忽然歎氣，便忙道：「文叙，你這是身入故鄉地，觸景傷情麼？」

倫文叙未及答話，朱丹已格格的一笑道：「長江伯伯，文叙哥哥應開懷一笑才是哩！」

李長江一聽，便知朱丹這是想着法子，逗倫文叙開心了，便亦笑着接口道：「朱姑娘，你文叙哥哥爲甚不必感歎，而應開懷一笑呢？」

朱丹笑道：「不是麼？那等離鄉別井數十年的人，才是少小離家老大回，才值得歎息有人『笑問客從何處來』，但文叙哥哥不過是稍別月餘，簡直是少小離家少小回，也決無人『笑問客從何處來』，又歎息什麼？」

倫文叙一聽，見朱丹心境開朗，不由欣然一笑，接口道：「丹妹，想文叙自小即奔波流離，又怎會歎息這等兒女之情？我只是剛踏入廣州地域，不知爲甚，心頭忽地一痛，不由便叫了一聲罷了！咦？爲甚天色也突然生變……」

倫文叙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天際忽地湧來一團烏雲，把皎潔的月亮遮掩了。倫文叙忽然「哎喲！」一聲，以手按胸，似心痛難支，搖搖欲倒。

李長江、朱丹一見，不由大吃一驚，兩人不約而同，一齊出手，一左一右，把倫文叙扶持住，一面急道：「文叙！文叙哥哥！你怎的了？你怎麼啦？」

倫文叙臉色也變了，以手按胸，難以開口說話，好一會，他才拚力發出一聲道：「丹妹！快領長江伯伯，送我到淨慧寺！快……」話音未落，倫文叙雙眼一閉，已昏過去了。

朱丹一見，不由心如刀割，失聲大哭道：「文叙哥哥……好端端的，你怎會變得如此？你快甦醒啊！」

李長江急忙道：「朱姑娘，此時並非哭的時候！快依文叙的吩咐行事吧！」

朱丹又悲又痛，失聲叫道：「文叙哥哥這副樣子，卻如何是好？他若有甚不測，朱丹也不想活了！」

李長江氣道：「朱姑娘，你就算不想活，也先依文叙的吩咐，把他送去淨慧寺再說也！文叙既有如此安排，必定有他的道理！快，你在前面帶路吧！」

李長江說着，已驀地伸手，把倫文叙攔腰抱起，放到背上，展開身形。朱丹一見，猛地想起，淨慧寺內有西禪大師，倫文叙果然有他的道理，便不敢再猶豫，抑住悲痛，搶先引路，直奔廣州西郊的淨慧寺而去。

朱丹引領李長江，背負倫文叙，抄捷徑直奔淨慧寺。不一會，便抵達淨慧寺山門外了。

此時淨慧寺山門忽地走出兩位年輕和尚，朱丹認得，原來是西禪大師的弟子淨揚、淨法。只見淨揚、淨法向朱丹合什道：「朱姑娘，快帶倫施主進內，大師他正在內殿等候呢！」

朱丹一聽，也不及問話，引領李長江便疾奔而進。走了一半路時，朱丹忽然醒悟，忍不住問了一句道：「淨揚大師傅！你怎知文叙哥哥到此？」

淨揚道：「大師正打坐時，忽然對小僧道快出去迎客！倫施主有難，請逕入內殿可也！小僧這就與四師弟一道迎出來啦！」

朱丹一聽，心中悲痛不由稍減，因爲她悟性甚高，心道：西禪大師似乎已預知倫文叙有此一劫，他必有辦法解救，助文叙哥哥脫險！朱丹於是急不及待，也不管佛門內殿不許女子擅進的佛門規條了。

淨揚、淨法兩人，居然也沒加阻攔，大概是奉了師傅之命，破例通融一次吧。

進了內殿，但見西禪大師果然正盤坐相候，朱丹一見，如逢救星，又如見親人，含悲帶痛的向西禪大師叫道：「大師啊！文叙哥哥他快死了，大師快救救文叙哥哥啊！」

西禪大師認得李長江，此時他不回朱丹的悲呼，卻向李長江道：「原來是李施主駕臨！快！相助老衲救醒文叙再說其他！」

李長江一聽，毫不猶豫，把倫文叙反手轉到自己的懷裏，與他心貼心胸，趁機便把自己的「波濤眞氣」渡入倫文叙的胸前大穴氣戶中。一面又緩緩坐下，雙手緊抱倫文叙不放。瞧李長江的神情，倫文叙似乎並非普通的後輩，而是李長江的子侄似的，對倫文叙愛護之情，簡直溢於言表。

西禪大師一見，不由暗暗點頭，心道：倫文叙命雖多劫，但幸

而得道多助，每於危難，必有奇人相扶，不至有生命之危！他心中轉念，動作卻也不慢，身形不變，卻呼地滑上前來，猛一運氣，雙掌按於倫文叙背部靈台大穴，一股渾厚的「純陽眞氣」便亦源源注入。

於是，一時之間，當世兩大高手的兩股雄渾眞氣，齊於倫文叙體內滙集。李長江的「波濤眞氣」護住倫文叙的心胸大穴氣戶，令他大大減緩心痛的苦楚；與此同時，西禪大師的「純陽眞氣」，直接注入倫文叙的靈台穴，令他的神智復甦。如此前後兩面力助之下，就算是已死之人，只怕也會片刻起死回生了！

果然不到一會，倫文叙緊閉的雙目便霍地張開了，他低低的喚了一聲：「大師！又與你相見了！文叙不料忽然遭此災劫……」他雖然已清醒，但心胸所受創傷似甚厲害，因此竟無法凝聚眞氣，說話也斷斷續續。

朱丹一聽，如聞綸音，她一撲上前，便欲撫慰倫文叙，一面失聲叫道：「文叙哥哥！你怎麼了？你若有甚不測，朱丹已發誓隨你一道了！」

倫文叙忙勉强擠出笑容，輕聲道：「丹妹放心，文叙並非夭折之命哩！只是你既已返鄉，趁機上你爹娘處一聚吧！」

倫文叙之意，是欲令朱丹先行離開，以免她亦遭逢兇險。因爲倫文叙此時已隱隱發覺，廣州的氣氛有異樣，能施此大法的人，其功力必非同小可，就連他自己亦未必可以應付得來。

不料朱丹一聽，卻咬牙氣道：「朱丹什麼時候都應該去，但此時此刻決不去！」

李長江不由好笑又好氣，忍不住道：「朱姑娘爲甚此時此刻不可去？」

朱丹嗔道：「長江伯伯！連你也不理文叙哥哥的安危啦！他現下這副模樣，只怕與你的侄兒李時珍差不多了！文叙哥哥救活了你的侄兒，難道我朱丹就不應該留在他身邊照應着麼？我……我雖然功力不足，幫不到什麼，但送茶遞水的，總可以吧？對啦，文叙哥哥，我倒碗茶給你喝，好麼？」

朱丹眞情流露，連李長江也不忍再逗她了。倫文叙也不再作聲，因爲在這等情形下，假如朱丹眞的離開，也決非他樂於見到。

朱丹見倫文叙的視線停在她臉上，久久不移開，也沒再要她離去，心中不由一陣欣喜。她含羞帶笑的站起來，眞的張羅茶水去了。

李長江爲令倫文叙振作精神，便故意向朱丹的俏影呵呵一笑道：「呵呵，但得如此紅顏知己，人生還有何憾哉？文叙，你以爲如何？」

倫文叙微歎口氣道：「文叙災劫纏身，哪有餘暇思想這等兒女私情？我視她如親妹而已。」

李長江笑道：「是，是，文叙，但有這麼一位俏妹妹，也是人生一大樂事！又何必爲些許災劫嗟歎啊！」

倫文叙不再答話，閉上雙目，似又陷入昏迷中了！

化解彗星　變作觀音

李長江見狀，不由大吃一驚，正欲再度運功，向倫文叙輸送護體眞氣。此時西禪大師卻忽地把手掌一收，低聲對李長江道：「李施主，不徒耗功力了！」

李長江一聽，惶急道：「爲什麼？西禪大師！難道文叙他患了不治之症麼？」

西禪大師微歎口氣，苦笑道：「文叙他所受之劫，乃玄門邪法，連老衲亦感無能爲力，心病仍須心藥醫，一切只能待文叙他自己想出劫數根由了！文叙他的神智已清，目下不過是凝神細思破敵之法罷了，李施主不必徒耗眞氣，外力的作用畢竟有限呢！」

西禪大師話音未落，李長江不知如何是好之際，但見倫文叙的雙眼而霍地睜開了，他向李長江低喚一聲道：「長江伯伯，大師所言不錯，文叙自知已受制於某種驚天邪法，若不把此邪法破去，不但文叙無法脫困，南粵一地的精英，只怕也無一倖免也！」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大驚道：「文叙所言不差，實不相瞞，老衲亦正爲廣州方圓三百里的變故憂心，等文叙你回來商議呢！可惜連你也遭此困劫！」

西禪大師接着，把近日廣東一地的驚變，簡略的對倫文叙說了一遍，末了道：「老衲聞說，官兵近日把觀音山封了，早段時間，有人曾見到大批外地民工上山，卻整整月餘沒有下山，也不知觀音山上發生了什麼事。但自此之後，廣東一地，便疊生驚變，連老衲以佛法祈禱，也無濟於事，目下人心惶惶，不知要出什麼驚天大禍呢！」

倫文叙一聽，沉吟道：「大師，據你所說，發生災變的，全部是廣東籍精英之士，是麼？」

西禪大師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廣東一地的讀書人，無分秀才還是舉人，只要是廣東籍人士，便多半染恙，有的甚至昏睡在床，什麼上京赴試，那是想也休想了！不但如此，有等做生意的商人，甚至府衙中的武守備趙將軍，聽說亦重病臥床不起，而且全部是廣東籍的人士，因此有人驚叫，此番災劫，是上天懲罰廣東南粵之人呢！哎，眼看如此下去，廣東南粵的精英之士，勢力蕩然無存矣！」

李長江歎道：「這便難怪老夫與文叙同行，文叙遭劫，老夫卻安然無恙，因老夫並非廣東籍人啊！但誰如此殘忍，施此邪法，坑害廣東精英之士？老夫雖非廣東籍人，亦感氣憤也！咦？但朱姑娘亦同行，又居住廣州，爲甚她却安然無恙呢？奇哉怪也！」

西禪大師一聽，便知李長江並未知悉朱丹的底細了，他微一搖頭，道：「李施主既非廣東籍人士，自然不會遭此劫數，因此番災劫，似乎是衝着廣東籍人士而來呢！文叙，你看如何是好？」

倫文叙想了想，便掙扎着，站了起來，他的身子軟軟的，因此時無法凝運眞氣，內力全失，與普通人相較也不如了，但卻決然的道：「大師，事不宜遲，文叙這便走一遭觀音山吧！」

朱丹此時捧着一杯熱茶出來，她一聽之下，心中一慌，熱茶亦濺潑一半，滾熱的茶濺到她的小手上，她卻丁點不覺疼痛，她的心思似乎全在倫文叙身上了，她失聲叫道：「文叙哥哥！你……你這副樣子，如何上得觀音山啊！未上一半，只怕便摔落山溝啦！萬萬去不得也哥哥！」

倫文叙見朱丹的小手，被熱茶燙紅了，卻依然緊捧不放，向自己發話，焦切之情溢於言表，他心中不由一陣感激。倫文叙自小便飽遭劫難，除了娘親，朱丹便是第二位待他最好的女子了。他連忙伸手接過朱丹手上的茶杯，也不顧茶水尚熱，仰脖子便喝乾了，然後向朱丹道：「丹妹放心，文叙已無事了！你還是先行返回南海黎涌，與你爹娘相會，此地之事了結，文叙再帶你上路好麼？」

朱丹一聽，眼圈兒便不由一紅，卻拚命忍住不哭，盯着倫文叙道：「那你眞的打算上觀音山去麼？」

倫文叙微歎口氣道：「此事關乎廣東南粵一地的氣運，千萬廣東精英之士的生命安危，文叙又怎能袖手旁觀？再者我的劫數，亦因此事而起，若不設法破解，我亦不能脫困，爲人爲己，文叙不得不走一遭觀音山也！」

朱丹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她見倫文叙如此堅決，便知除了破解有人佈下的邪法，否則，倫文叙絕不能康復了。

李長江忽然問西禪大師道：「大師精通佛法，憑大師之力，是否可以破解廣東目下此難？」

西禪大師搖頭苦笑道：「此事牽連廣東一地的氣運，老衲法力低微，並不精於地脈氣運之道，又怎有如此神通破解呢？若老衲有此法力，早就拚力施爲，也無須苦候文叙他回返也！哎，老衲枉爲廣東佛門之僧，對此番廣東一地的劫難，竟束手無策……」西禪大師言下之間，甚爲愧咎。

李長江一聽，再不猶豫，決然的道：「既然如此，文叙，就由老夫背你上山，老夫便拚了這條老命，亦保你安全來去便了！」

倫文叙不想連累無辜之人，正猶豫間，西禪大師亦決然道：「老衲身爲廣東佛門僧人，目下廣東正逢劫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便由老衲先行上觀音山一探虛實，再護送文叙上山，以策安全吧！」

西禪大師說罷，便欲飛掠而出。不料倫文叙卻忽然低叫一聲道：「大師且慢！」

西禪大師知倫文叙此刻內力全失，不想令他勞神，只好立刻停下，道：「爲什麼？文叙，你以爲老衲不能勝任嗎？」

倫文叙微一搖頭，道：「不然，大師的功力，足可保來去自如也。但觀音山既有官兵把守，足證施法之人，與廣州官府有甚大牽連，大師貿然闖山，必定驚動廣州官府，大師名頭太大，無人不識，官府追究起來，大師便難以在廣府立足了！爲大師安全計，不宜此行！」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作聲不得，暗道：倫文叙果然心思縝密，自己若貿然一闖，必定驚動官府，自己身爲淨慧寺住持，所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官府追究下來，便連淨慧寺這個暫時容身之地也失去了！而且必定打草驚蛇，令對方早有防範，文叙再上山時，便必定難上加難了！西禪大師心念急轉，一時間他也沒了主意。

倫文叙和李長江亦正思索上山之計，李長江不熟路徑，自然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他但知硬闖而已。倫文叙歎息自己失去內力，比普通人也不如，累西禪大師等苦思籌策，但又深知此番上觀音山，決不可硬闖，因爲上山的目的是查察動靜，然後再決定破解之法，若開始便驚動官府，往後行事便更艱難了，因此非要秘密進行不可。可惜上山之路已被官兵封鎖，如何突破官兵的防線，秘密潛上山去？倫文叙一時間也想不出個好法來。

倫文叙、西禪大師、李長江三人爲難之際，朱丹卻忽地格格一笑道：「文叙哥哥！你忘了朱丹的存在了麼？」

倫文叙道：「丹妹，這等驚險之事，不宜你女孩子插足呢！你還是返黎涌鄉下去吧！」

朱丹卻不以爲然的笑道：「文

叙哥哥差矣，此行上山，若缺了朱丹，只怕也難成行呢！」

李長江道：「爲什麼？朱姑娘，老夫拚捨這條老命，必可送文叙他上山去也！」

朱丹道：「不然，長江伯伯，此行不宜硬闖，若硬闖那便先壞了大事了！不信你問問文叙哥哥，是也不是？」

李長江不服氣道：「文叙！你且說說，老夫是否不能保你闖上見鬼的觀音山？」

倫文叙微一點頭道：「長江伯伯，憑你的功力，雖然足可硬闖上山，但不宜行此險着，一來此舉必定驚動官府，施法之人又與官府必有勾結，如此一來，往後行事便更千難萬難了！二來如此硬闖，必有死傷，死傷的是無辜的官兵，文叙爲救人上山，又豈能先去殺人呢？丹妹所言不錯，此行果然不宜硬闖也。」

李長江急得直跺脚道：「西禪大師先行探路不行，老夫欲硬闖又不行，文叙呵文叙，你可有甚妙計，只管說出來，爲助你脫困，老夫萬死不辭！」

倫文叙沉吟不語，李長江雖身爲湖廣外鄉之人，但爲了救助廣東精英脫困，一片義憤塡膺，誓死以助的氣概，令倫文叙心中對湖廣人氏的反感不由亦大爲減緩了。他自然有妙法上山，但可惜此時缺了一位合適的人選，因此猶豫不決。

朱丹心性聰慧，她察言觀色，便知倫文叙此時思忖的主意，與她所想的不約而同了。只見她格格一笑，忽地輕聲道：「文叙哥哥，你正想一個誘敵離開，然後來個聲東擊西之計是麼？」

倫文叙一聽，不由亦微笑道：「丹妹果然冰雪聰明，很有一代女諸葛的氣質呢！雖然被你猜中，但仍缺一位誘敵的合適人選也！」

朱丹一聽笑道：「文叙哥哥，這人選的條件很難達到麼？」

倫文叙若有所思的道：「當然啦，這位人選，第一必須智計超人，又要有一定功力，所謂有勇有謀才合適也。第二須非廣東籍人，不爲人認識，施爲之時，才令對手難於捉摸虛實，然後可從容進行下一步也。長江伯伯本來是合適的人選，可惜我此時內力全失，須他扶持上山，因此誘敵人選，便十分爲難了！丹妹你問這幹麼？」

朱丹一聽，格格一笑道：「依文叙哥哥之見，朱丹是否算是有智計，又有一定功力之人呢？」

倫文叙道：「當然算啦！」

朱丹又道：「那再請問，朱丹是否不爲人認識？」

倫文叙道：「丹妹在世人眼中，不外是一位小女娃兒，自然不惹人注意，認識你的當地人也決不會太多！」朱丹立刻道：「既然如此，那朱丹雖然居於廣府，但只是一位小女娃兒，想必觀音山那邪法，對我亦決不起甚作用，所以這誘敵的人選，是否非我朱丹莫屬？」

倫文叙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番廣東精英劫難，與廣東氣運必有甚大關連，而朱丹與我同行，竟可倖免於難，這便與她的祖宗皇族籍貫有莫大關係了！她既非廣東籍人士，與長江伯伯一樣，顯然是上觀音山唯一的合適人選，但丹妹畢竟年少，要她肩負如此兇險誘敵重責，又未免太難爲她了！可恨我倫文叙被人暗中算計，墮入氣運劫數，否則也不必丹妹去冒此兇險……

倫文叙自怨自艾，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西禪大師一直沉吟不語，此時忽然接口道：「文叙，依老衲之見，朱姑娘可以走一遭。」

倫文叙道：「爲什麼？大師，你忘了她只是一位大女娃麼？況且她的身世特殊……又怎可犯此兇險？」

西禪大師道：「不然，文叙，老衲以爲，朱姑娘目下的氣運，已與文叙你密不可分了！若文叙你不幸夭折，朱姑娘的命運亦必生逆折，因此助你脫困，亦即助她自己朱氏一脈，爲人爲己，她也應該涉此險也！再說朱姑娘絕非夭折之相，文叙你也知道，既然如此，爲甚不可以放手讓她試一試呢？」

朱丹一聽，見西禪大師居然肯爲她說話，不由大喜，她高興之下，連他話中的含意也不及細思，便格格一笑，向西禪大師道：「多謝大師爲我朱丹說好話！好啊，看你文叙哥哥還有甚話可說！」

倫文叙沉吟不語，好一會才終於點點頭道：「丹妹，你若決心涉此兇險，須依我一個條件，你答應了才許你去，否則我只好另想辦法了！」

朱丹一聽，連忙收起笑容，正正經經的道：「是甚條件？文叙哥哥！」

倫文叙道：「你此行目的乃誘敵離開，只要吸引守山官兵注意，把彼等調離觀音山頂一會，便足夠時間讓我行事了，因此絕不可與官兵近身相抗，以免彼此有死傷，知道麼？還有，你把官兵引開了，便不必再在山上逗留，也不必等我，自行脫身而去，你必須記住。」倫文叙情急之下，說話竟亦有點婆媽起來了。

李長江一聽，心中不由暗笑道：照文叙的神情，他心中的朱丹，又豈是「妹妹」如此簡單？他只怕恨

不得把她含在嘴裏，以免她遭甚兇險呢！但他知倫文叙此時心力不足，不敢令他分神，便忍住不敢笑出聲來。

朱丹連忙道：「知道啦！我記住依你的吩咐便是！」朱丹爲求倫文叙答應，便什麼條件也應允了。

西禪大師想了想，便決然的道：「爲免驚動官府，老衲雖然不便正面出手，但暗地總可以吧？文叙你放心行事，朱姑娘的安全，由老衲暗中相護便了！」

倫文叙一聽，果然大爲放心，因爲他深知西禪大師的功力，與那大魔頭「唐三笑」相較也不遑多讓，當世中也並無多少人可與之抗衡了，如今有他暗中保護朱丹，倫文叙怎不大爲放心？

＊　＊　＊

夜深人靜，廣府(即今廣州)西郊觀音山東面山徑，從山下開始，便一派壁壘森嚴。

這是上觀音山的主要山徑，路較寬，兩旁有樹木夾道，便白天也不覺上山受烈日之苦，剛抵觀音山一里範圍，便清楚見到一張官府的告示，說是觀音山有猛獸出沒，爲策安全，市民百姓等一律嚴禁上山，違令者官府治罪。

接近上山山徑，便見有八名官兵，分左右排列於山口，執刀持槍，嚴密守衛，晝夜不停，山腰亦有四名官兵把守，山頂處則有官兵紮營，也不知有多少官兵。如此陣勢，休說是市民百姓，只怕連山鷹也飛不上去了。

但此時觀音山的東西兩面，卻分別有一白一黑兩團身影迅速掠近。東面掠來的是一團白影，向西面掠近的是另一團黑影。西面是陡峻的山壁，壁立千仞，猿猴難攀，更休說是人了，因此並沒甚守備，因爲任何人也決不敢相信，從這兒可以闖上觀音山巔。而東面便是守衛森嚴的上山主徑。

白影冉冉的飄近上山路口。守住路口的八名官兵，正全神戒備，不敢鬆懈之際，忽見一團白影，在寂靜的荒郊，漆黑的夜色中飄來，黑白分明，格外惹人注目。

領隊的官兵甲職責所在，不敢怠慢，便向那白影喝道：「喂！來者何人？此山已封，任何人等不准接近，違令者送官究辦！咦？你……你是什麼……人？」官兵甲忽地驚叫了一聲，他大概不敢斷定，來者究竟是什麼東面，因此那「人」字也說得十分牽强了。

只見白影冉冉的飄近，卻不答話，只是一長串奪人心魄的厲笑，其面目也慘白一片，披頭散髮，似男非男、似女非女，似人非人，似鬼非鬼，厲笑聲刺人心魄，八名官兵雖然是男子漢，乍睹此物，也不禁驚得呆了！

在官兵目瞪口呆之際，那白影已若有若無的擦身而過，其動作的神速虛幻，也決非世人所能。因此官兵甲先就喊了一聲：「……鬼！」他喊聲未落，白影已飄上數十丈的山徑了。

好一會，下面的官兵才失聲叫道：「這……鬼……上山了！頭領，追不追截？」

官兵甲頭目失魂落魄的道：「……邪！邪極了！近日廣府地域怪事連天，均發生於封山之後！封了山，只怕連遊魂野鬼也失了落脚地也！哎，既然是鬼，怎可追截？由它去吧！只望我等莫中邪罷了！」

山下的八名官兵失魂落魄之際，那白影已冉冉的直向山上飄去。其狀如煙如幻，若有若無，分明是寃魂不息的遊魂野鬼，於此荒郊野嶺，不要說去追，便乍遇也失魂落魄了。

此時，在觀音山的西面，那團黑影已掠近陡峻的山壁前面。原來是二人合二爲一，因爲一位黑衣男子，正背着一位黑衣少年。這兩人自然便是李長江、倫文叙了。

倫文叙在李長江的背上，瞥一眼陡峻的山壁，他不由低低的歎了口氣，暗道如此險陡，便空身攀爬也極費氣力，更何況是背負一人呢？他不由低聲道：「長江伯伯，你支持得住麼？」

李長江傲然的一笑道：「老夫生平有所爲有所不爲，若認定應爲的便決不退縮，區區山壁，也還難不倒我李長江呢！」

話音未落，李長江已呼地一掠而上，倫文叙只好用雙手緊摟李長江的腰部，以減輕李長江的壓力。李長江騰出雙手，手爬脚攀，身如猿猴，眨眼便攀上數十丈高的山壁了。

此時眼前突然一亮，原來山壁之上，是一道從山上嘩嘩向下流淌的溪流，到山壁前則突然潛入地下，再不見了。因此在山壁下面，決不可能發現。

李長江一見，不由大喜，他悄聲對倫文叙道：「既有溪流，乃天助我等也！老夫正好借助一二，施展『波濤神功』，上觀音山巔，便不必發愁了！」

倫文叙一聽，忙道：「長江伯伯，你那波濤神功，順流而下，方可發揮威力，但逆流而上，只怕便極耗功力，你背着我，怎可支持得住？」

李長江一聽，即微哼一聲道：「文叙你爲救南粵精英，不惜以病體犯險，老夫雖然是外鄉人，但卻得你這廣東人救延血脈，就憑這一點，老夫亦決計不能坐視不理！

更何況非如此不能令文叙你自身脫困！」

話音未落，李長江身形驀地一沉，身化波濤，融入溪流，竟滔滔滾滾的逆流而上，他的波濤神功，當眞驚天地、泣鬼神！

倫文叙在李長江的背上，但感李長江的內息猶如長江之水，奔騰不息，不由暗讚他的內力驚人，亦確信他可以支持到觀音山巔了。此時他卻替朱丹擔心起來，心道：要她一位女娃兒，面對那近百守山官兵，也太難爲她了，萬一有甚差錯，教倫文叙如何向她的爹娘交代呢？只恨我被人算計，內力全失，累及她的安危了！

原來在觀音山東面山徑的白影，便是負責誘敵離開的朱丹。她身穿白衣，披頭散髮，施展她的獨門神功「白雲黃鶴神功」，當眞形如鬼魅，也難怪山下的官兵，以爲是遊魂野鬼上山了。

朱丹見自己這一着「裝神弄鬼」之計，竟有如此奇效，心中不由得意之極，更全力施展她的「白雲黃鶴神功」，如鬼魅如神怪的向山上飄去。她自己並不知道，她的「白雲黃鶴神功」，本就源創自「天機三式」的玄門武功，本已神幻之極，蘊藏無窮玄機奧秘，世人能領悟的已絕無僅有，更何況她用此神功來裝神弄鬼呢？單是她此時那種如幻如仙、如鬼魅如神怪的身法，與眞正的「鬼影」相較，只怕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朱丹眨眼便已掠上半山腰，她的「白影」尚未飄近，她那狀如鬼嘯的厲笑聲，以及那絕非世人所能的身法，早就把把守山腰的四名官兵，嚇得溜進山洞，便死也不敢出來了。

因此眨眼之間，朱丹便已接近觀音山東面山頂了。此時朱丹的身形卻忽地一頓，她心中暗道：不知文叙哥哥他們，是否已安全上山呢？自己用這「裝神弄鬼」之計，雖然順利得很，毫無阻滯，亦令官兵失魂落魄，但卻未能誘引官兵空羣而出，也只能算是雖成猶敗也！

朱丹心念急轉，她的眼珠又一轉，登時又有了主意，只見她身形加快，呼地掠上山巔，她分明已見到山頂官兵的營帳，四周也不知伏了多少官兵，她不顧兇險，忽然厲聲嘶叫道：「天啊！我死得好苦好冤啊！那天殺的强盜，追殺劫掠，可憐我連人帶五百兩黃金，摔死於山崖下面！五百兩黃金也成了廢物！」

朱丹這般嘶聲厲叫，四野皆聞，立刻，如聞軍令似的，呼地一下便湧出百十條官兵來了。朱丹全力施展「白雲黃鶴神功」，但見一團白影，似幻如煙，在觀音山之巔飄幻不定，比鬼怪更覺怪異。

百十官兵湧了出來，卻沒有一人敢走近上前，當兵的不怕人卻怕鬼，因爲人可以兵器對付，但鬼連死也不怕，還畏懼什麼刀槍兵器呢？但誰也不願走開，因爲那「五百兩黃金」太誘人了，折算銀兩足達三千兩，這數字當兵只怕十八輩也掙不到了。

終於，官兵中的一名百夫長小將領，咬了咬牙，壯了壯膽，走上前幾步，向「白影」拱手道：「你……你姓甚名誰？爲甚變了鬼還來作祟？」

只聽「白影」厲笑道：「這位兵大哥，小女子姓冤名鬼！你問來怎的？」

官兵小將領陪笑道：「原來是冤鬼姑娘，你剛才不是說，有五百兩黃金掉落山崖，變作廢物，心有不甘，因此冤魂不息嗎？既然如此，在下倒有一個辦法，令你安息，你以爲如何呢？」

「白影」厲笑道：「你有甚妙法，可令我安息？」

小將領道：「冤鬼姑娘啊！只要你引領在下，到你摔死的山崖下面，拾獲那五百兩黃金，在下必請高僧前來超渡你，這樣，你不就可以安息麼？當然在下也可以得點酬報，這可是兩全其美之法啊！」

「白影」不語，身影搖晃了一會，才忽然厲笑一聲道：「你等守山有責，這般隨我而去，不怕失職麼？」

小將領笑道：「五百兩黃金，在下辛苦十八輩也掙不到，誰不心動？再說如此寂靜深夜，只有鬼，哪有人出現？因此你只管放心引路好了！」

「白影」寂然好一會，忽又厲笑道：「好！我便帶你等去吧！但我信不過你一個人，須得有二十人同去，彼此發個毒誓，絕不欺騙我冤鬼姑娘，行嗎？」

小將領一聽，立刻下令，官兵中的十人小隊目出來，恰好是二十之數，然後二十一人齊口發了毒誓。

「白影」一聽，這才厲笑道：「好！既你等不畏兇險，那便隨我來吧！有勞你等，那五百兩黃金便權當酬報吧！」

「白影」說着，身形一晃，已遠在十丈之外，小將領以及二十名小隊目一見，豈會放棄這等發財機會？當下不消吩咐，已一湧而出，緊隨白影之後，狂奔而去。山上剩下的數十官兵，眼見頭領皆去發財，豈肯落後，當下也呼地一下，不約而同，尾隨跟踪而去。片刻之間，觀音山巔便只剩下幾座空營帳了。

就在此時，李長江和倫文叙已從觀音山的西面，逆流浮上山巔來了，李長江的「波濤神功」果然不同凡響，他又恰好遇上溪流，雖然是逆流而上，但比起攀爬山壁，卻順暢得多。

上了山巔，但見一片空寂，西面空立了幾座營帳，卻寂靜無聲，猶如所有官兵都沉沉大睡去了。李長江不由奇道：「不是說有官兵守山麼？而且也果然有幾座營帳！但官兵卻不見踪影，到底弄甚玄虛？」

倫文叙想了想，便欣然的一笑道：「長江伯伯，丹妹誘敵之計成功矣！不聞打鬥之聲，官兵卻全部不見，顯然已被丹妹吸引走了！事不宜遲，我等快行事吧！」

李長江此時仍背負着倫文叙，一聽忙道：「上哪兒？老夫可不熟悉路徑啊！」

倫文叙此時內力雖失，但慧根仍在，只見他向四下一望，便忽地低聲叫道：「長江伯伯！觀音山原來並無廟宇，爲甚在山頂正中聳起一座什麼？此事必有古怪！且上那廟宇看看！」

李長江亦已發覺山頂正中，果然聳起一座廟宇，但官兵的營帳就在廟宇不遠，心道：若非先行把官兵引開，此行果然千難萬險！他不能不佩服倫文叙的智計過人。李長江也不猶豫，背負倫文叙，便飛身向那廟宇掠去。

掠近一看，只見廟宇的山門匾額上面，有三個墨跡猶新的黑字──「鎭粵廟」。

李長江乍見，也不覺什麼，倫文叙卻眉頭一皺，低聲道：「此廟邪之極了！這『鎭粵廟』三字，只怕並非『鎭邪保粵地平安』之意，而是『以邪法鎭壓南粵氣運』呢！快！入廟看看……」

倫文叙話音未落，已掙扎着從李長江的背上跳下來，跌跌撞撞的直奔廟內去了，李長江也來不及制止，只好緊緊尾隨，以策安全。

倫文叙衝入廟宇正殿，他抬頭一看，不由便長歎一聲，道：「是誰如此惡毒？竟欲一舉盡掃廣東南粵的風水氣運呢！」

李長江一聽，大吃一驚，連忙向前一看，只見神案之上，聳立一尊女菩薩像，形似觀音俏美，但卻披頭散髮，手握的亦非楊枝甘露瓶，而是一柄奇形怪狀的物體，不由驚奇的道：「文叙！這神像似乎是女觀音啊！卻有甚不妥？如此兇險？」

倫文叙微歎口氣道：「長江伯伯你仔細看看，這女神像是否披頭散髮？」

李長江道：「不錯，的確是披頭散髮，但似乎更添俏美啊！」

倫文叙不答，又續道：「神像手執的是否一柄掃帚？」

李長江仔細一瞧，不由亦吃驚道：「是！是！其物上窄下闊，形似掃帚一類也！這到底意味什麼？」

* * *

倫文叙歎了口氣，道：「觀音乃救苦救難大士也，其貌端莊秀麗，且手執甘露楊枝瓶，哪會披頭散髮、手執掃帚類的物體？建此廟之人，用心何其歹毒！」

李長江忙道：「如何歹毒？」

倫文叙道：「女菩薩披頭散髮，且手執掃帚，絕非觀音大士，而是陰狠無比的『掃把星』也！於此廣州城氣脈發祥之地，建此『掃把星廟』，兇邪無比，日夜不停掃蕩廣東南粵地域的地脈氣運，因此但凡廣東南粵籍貫的精英之士，無不受此感應，邪氣上升，正氣萎縮，豈能不災劫連綿！建此廟之人，極精於風水地脈之學，決非等閑之輩也！」

李長江一聽，不由咬牙恨道：「此人可惡之極！竟把萬千廣東精英當犧牲品！更可恨的是竟連文叙你亦算計在內！若給老夫查出此人是誰，必殺他死無葬身之地，以警奸邪！」

李長江說時，倫文叙心中忽然一動，他驀地浮現起湖廣柳家的猙獰面目來了！但不知爲什麼，他卻沒有洩露，或者是恐怕李長江魯莽行事吧。

只見倫文叙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長江伯伯，此刻非是報復之時，且先破其邪法，以挽救廣東南粵氣運再作打算吧！」

李長江一聽，猛然醒悟，忙道：「不錯！不錯！文叙你與廣東南粵氣運息息相關，救彼即救己，先破其邪法，救文叙你脫困，才有能力對付此等兇邪之人！但如何施救？如何破其邪法呢？」李長江末了，忽地焦急的問道，因爲他並不精於此道，他連番碰上的玄門奇法，幾乎把這位武林名宿弄糊塗了。

倫文叙想了想，便忽然問李長江道：「長江伯伯，一個時辰之內，你可以帶一位當地的木匠上山麼？」

李長江一聽，不由一呆，心道：老夫並非當地人，不熟路徑，哪兒去找一位當地的木匠？而且又須在一個時辰內來回峭壁之路，這便更難上加難了。

倫文叙見李長江沉吟不語，便微歎口氣道：「長江伯伯，文叙也知道，這難爲你了！但丹妹暫時引開官兵，時間無多，若超過一個時辰，便錯失破邪法的機會啦！可惜文叙內力盡失，否則也無須長江伯伯如此爲難啊！可惜可惜……」

倫文敘連歎幾句可惜，不由把李長江的傲氣激起來了，只見猛一咬牙道：「文敘你不必再嗟歎可惜了！老夫拚了老命，不管是綁是拉，也把木匠弄一位上來吧了！你且於廟中靜伏，千萬不可惹起官兵注意啊……」

李長江叮囑一句，身形驟起，眨眼便掠出廟宇，向山下掠去了。

倫文敘目送李長江的背影，心中不由又感佩又歎息，暗道：施此邪法之人，多半是柳家之人，不料害我南粵人的是湖廣人士，救我南粵人的亦是湖廣人士，這其中的恩怨如何分得清呢？看來天下東南西北，均源出中華氏族一脈，其中人性有好亦有壞，決非以地域而斷善惡也！

倫文敘思想之際，忽聽廟外有一聲悶響傳來，似乎是有人摔倒了，隨即便傳來一聲女人的呻吟……

倫文敘一聽，立刻便想到朱丹，心道：莫非丹妹出事了麼？他想到此點，也顧不得自己內力盡失，比普通人也不如，咬一咬牙，便掙扎着走出正殿，走到廟外。

只見廟外一丈之地，躺着一位身穿紅衣紅褲的女子，女子腹大便便，摔在地上竟爬不起來。

倫文敘走上前去，伸手欲扶起女子，不料女子的身沉重，倫文敘又內力盡失，不但扶不起來，反而把倫文敘也拉倒在女子的身上。

倫文敘壓痛了那女子，倒把她痛醒了，她驀地驚叫一聲，掙扎着爬了起來，哭道：「可憐我已落到這般地步！你……你這小子也欲欺負我麼？」

倫文敘一聽，苦笑道：「這位大姐，你誤會了，我不過是想扶你起來，可惜力有不逮，才反被拉倒在你身上。咦？大姐你爲甚會在這觀音山上出現呢？」

紅衣女子向倫文敘仔細一瞧，見他猶如一位文弱秀才，手無縛鷄之力，這才相信他是出於一片好心，但隨即又哭道：「小哥兒啊，你文弱書生，問來怎的？便告訴你，你又可以助我什麼呢？」

倫文敘一聽，不由微歎口氣，他目注紅衣女子一眼，忽然又長歎一聲道：「是，大姐，你的生命只怕難保，便神仙亦難救矣！但又豈忍心坐視一屍三命的人間慘劇呢？」

紅衣女子一聽，不由猛吃一驚，失聲道：「你……你怎知我生命危在旦夕？又知我身懷雙胞胎呢？老天，你到底是人是鬼還是神仙？」

倫文敘此時已斷定紅衣女子的運劫難逃，也不忍心令她迷惑，以至一屍三命，便肅然的道：「大姐，實不相瞞，小子略懂風水命相之學，因此可判斷一二。大姐你印堂已現青紅之氣，且聚而不散，灼灼有光，此乃主『血光煞劫』兇邪無比，仙神難救矣！又大姐你時下必值二十有八，命宮位恰處印堂，命宮既現此兇兆，夫復何言？又大姐你腹大便便，子嗣宮又現二道藍白之氣，藍氣主男，白氣主女，可知乃龍鳳胎，身懷兩條小生命也！」

倫文敘話音未落，紅衣女子已失聲叫道：「不錯！不錯！我的確年僅二十八歲，且月前有郎中判斷，我已懷了一男一女龍鳳胎也！小哥兒果然有本事！哎，我一死無關重要，但望保住胎中兒女，便死而無憾矣！萬望小哥兒救我這兩條小生命！」紅衣女子說着，便欲跪下叩頭，但她腹大便便，要下跪也困難之極。

倫文敘一見，心中大悲，心道：可恨我倫文敘恰逢災劫，有心無力，不然便逆天也試幹一次，救你母子三人生命了！他連忙道：「大姐不必客氣，且時間所剩無多，你快準備行動吧！」

紅衣女子一聽，急道：「如何行動？請小哥兒快說出來啊！」

倫文敘道：「大姐，你運劫印堂，聚而不散，已無話可說，亦無法可救。但你子嗣宮有一道淡紫之氣，發自額角的山林位，紫者貴也，乃主你夫家祖宗尚有一點風水蔭庇，可保住血脈。又其山林紫氣發自北面，大姐你須速向北面而行，有山過山，有水涉水，不必畏懼！如此，必可保你腹中血脈！大姐快去吧！」

紅衣女子無法跪拜，只好向倫文敘深深一福道：「小哥兒大恩已無法圖報，唯有待日後兒女血脈牢記恩德吧！」說時，紅衣女子果然向北面而去。

只見紅衣女子跌跌撞撞，雖然狀甚艱難，但仍毫不畏懼，向北面的荒山野嶺走去……

「哎！當眞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也！」倫文敘不禁長歎一聲道。

「文敘！幸不辱命！」就在此時，但聽一聲蒼勁的聲音傳了過來。倫文敘抬頭一看，竟然是李長江背着一位木匠回返山上來了！

倫文敘大喜道：「長江伯伯！好快的本事啊！」

李長江歎了口氣道：「不是老夫本事好，而是文敘你的名頭響亮罷了！你知道麼？老夫只向木匠一說，是當年的南海神童倫文敘的主意，他便二話沒說，緊隨老夫上山來了！老夫爲趕在一個時辰內，只好背他一程，幸不辱命！」

李長江說時，他背上的木匠已跳下來，向倫文敘道：「果然是倫公子在此！好了，南粵人有救了！

文敘，你可知近日南粵地域，災劫頻生，人人惶惶不可終日，更慘的是，廣東的秀才，多半臥病在床，哪有體力去應付今年京試？眼看功名富貴，皆落在外江人手上了！南粵人還不永遠被人騎在身上了？文敘，到底爲什麼呢？」

李長江一聽，便又好笑又好氣，道：「倫公子邀你至此，乃求你相助，並非聽你訴苦也！你怎地嘮叨不停？」

倫文敘卻微笑道：「陳木匠大叔，你不必問許多，假如你信得過文敘，便依文敘吩咐行事好麼？」

木匠原來果然與倫文敘相熟，他一聽便拍心口答應道：「文敘你義助朱記首飾鋪，抗衡湖廣柳家的風水邪法，此事已傳遍廣州府了！你有種，亦甚有本事，我陳木匠聽你吩咐行事便了！」

倫文敘一聽，欣然一笑道：「那好吧，陳大叔，請跟文敘進殿吧！」

倫文敘把陳木匠領進正殿，伸手一指那尊神像，道：「陳大叔，這座神像邪氣激烈，請你就地施爲，把其散髮修整齊，手執的怪物改成甘露楊枝瓶，行麼？」

陳木匠毫不猶豫道：「雖然時間匆促，但既然是文敘你吩咐，我陳木匠盡力而爲吧！」

陳木匠說罷，果然取出造木工具，便跳上神像，忙碌起來了。

倫文敘忙低聲對李長江道：「長江伯伯，請你出廟外守護，以保陳大叔順利操作好嗎？」

李長江一聽，二話沒說便奔出去了。

很快又過了一個時辰，李長江一掠而進，急忙對倫文敘道：「文敘！完事了麼？官兵在東面營帳出現了！我等只怕要及早離開了！」

李長江話音未落，陳木匠已呼地跳落神像，對倫文敘道：「倫公子，幸不辱命，神像已修好了！請看看是否如此吧！」

李長江聞言，舉頭向神像一看，不由一陣欣喜，因爲觸入目中，神像之狀已大變，只見其容貌俏麗端莊，手執甘露楊枝瓶，分明是一位救苦救難的觀音大士！原來的邪煞之氣已消逝無踪了！

此時又聽倫文敘急忙道：「陳大叔，快拿硃砂筆給我，快！」

陳木匠不敢猶豫，立刻把硃砂筆取出來，遞給倫文敘。倫文敘走向神像，又辛苦的爬了上去。然後手執硃砂筆，驀地的神像的額正中印堂上點去！立刻，神殿上即響起一陣形如仙樂的妙音，又如仙神降臨似的，聞之令人心神一振。

就在此時，只見倫文敘已疾掠而起，形如大鵬展翅的飛掠而下，他身形的神妙，猶如天降仙童，又如一代大師在「妙演天機」。

李長江目瞪口呆間，倫文敘已呼地落在他面前了。李長江喃喃的失聲叫道：「文敘！你的內力已復了？」

倫文敘呵呵一笑道：「當然！『掃把煞神』已變『觀音大士』，邪煞已去，正氣重振，南粵人士的災劫，自然便如火浴鳳凰，重振新生矣！又豈止文敘一人呢！事不宜遲，我等快下山去，接應朱丹姑娘去也！」

倫文敘功力盡復，自然不必李長江扶持，反而搶先引路，李長江護着陳木匠，三人如飛的奔落觀音山。倫文敘先行送走陳木匠，再與李長江轉掠到觀音山的東面，但見那兒已一片寂靜，八名官兵，仍然守在上山路口，根本不知山上發生了什麼變化。

倫文敘一見，便斷定西禪大師已暗地接應，保護朱丹安全離開了。於是也不再逗留，與李長江一道，直奔廣州西郊的淨慧寺。

李長江親眼目睹這連番驚變，心中不由充滿好奇，他在半路上問倫文敘道：「文敘，如此施爲，南粵精英之士，當眞平安無恙了麼？」

倫文敘欣然一笑道：「不錯，南粵一地的邪煞之氣，果然已盡數蕩滌矣！你回到淨慧寺，自可確證無疑！」

李長江不由歎道：「文敘，你的尋龍神功，果然驚天動地，你只要再稍加歷練，也不必去考取什麼狀元功名，乾脆做一位名震天下的風水大師好了！」

倫文敘心中一動，暗道：我倫文敘本淡泊於功名，但如今眼看湖廣柳家用心太狠毒，若今科狀元亦被柳家奪去，他柳家豈非更爲坐大，天下更受其屠毒麼？他心中轉念，便忽然微一搖頭道：「不然，長江伯伯，爲天下蒼生着想，今科京中大試，文敘不得不決然以赴呢！長江伯伯，你明白文敘的苦心嗎？」

李長江一聽，亦猛然醒悟，呵呵一笑道：「是！文敘，今科大試，你非去不可，否則，便令湖廣柳家更爲坐大了！爲人爲己，你也勢須全力以赴呢！老夫明白你的一番苦心了！」

倫文敘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感慨，朗聲吟道：「遠携書劍到樵西，一路花香襯馬蹄，紅日卻隨頭上過，白雲剛與帽檐齊，耳邊潤水咚咚響，眼間峯巒個個低，我是九霄雲外客，隔林花鳥莫驚啼！」

李長江粗通文墨，聽了不由讚道：「文敘才華蓋世，原該於天地大放光華也！」

倫文敘一聽，卻淡然一笑，又

吟道：「東南風生滿渡周公停櫓宿，西流水退一行夫子笑顏回吧了！」

李長江也不甚明白，只知倫文叙似隱隱以一代聖賢周公爲訓，更有他日功成身退的超凡決心，不由更添敬佩。

沉默了一會，李長江忽然想起一事，這事一直在他心中徘徊，直到此時才記得向倫文叙打探。他意味深長的對倫文叙道：「文叙，你剛才一人留在山上，是否有甚艷遇？男子漢風流一下不打緊，只是切莫忘了，有一位俏姑娘的心，已牢牢附於你身上了！」

倫文叙一聽，便知李長江目力超人，已發覺那位紅衣女子的身影了，他不由長歎一聲道：「長江伯伯！你不必繞圈兒說話了！我知你已發現了那位紅衣大姐的影子啦！可是這決非什麼風流艷遇，而是一幕令人痛苦的人間慘劇！」

李長江一聽，猛吃一驚道：「是甚人間慘劇？文叙，你可別嚇唬老夫！你快說清楚啊！」

倫文叙仰天長歎一聲，喃喃的道：「哎，長江伯伯，你可知這位紅衣姐姐已身懷六甲，且是龍鳳雙胞胎？紅衣姐姐的生命只剩不到三天了！」

* * *

夜，黑沉沉的夜。

狂風怒捲，大雨滂沱。

劈雷閃電，凌空而下。

在這暗夜、荒郊、狂風、暴雨交織中，突然，遠處出現一個紅點兒。

那紅點兒在不停地向前移動着，越來越大，近了，更近了。透過閃電那令人膽寒的藍光，啊，看清了，那紅點兒原來是個人，而且是個穿着紅色衣褲的女人。只見她衣衫襤褸，披頭散髮，那分不清的雨水和汗水，順着她的臉頰在不停地流着。她一邊吃力地向前跑，一邊回頭張望着。在她的身後，不時傳來陣陣似隱若現的喊殺聲和雜沓的脚步聲，這，更加重了她的畏懼，她的恐怖。

儘管頭頂像瓢潑大雨，渾身早已濕透，脚下荊棘泥濘，寸步難行，她還是不顧一切地向着深山坳裡掙扎着，奔跑着……

也許冥冥之中果然有神靈指引，在她用盡了全身力氣，已經感到絕望之時，突然，眼前出現了一座廟宇。閃電中，她看清了庵門上的匾額——水月庵。於是，她奮力向前，撞響了庵門，便昏倒在台階之上了。

這水月庵不是什麼靈山古寺。十幾年前，一位青年尼姑從遠方來了這裡，選了一處清靜幽雅之處，自己出資，修建了這座小小的尼庵，不過是一間佛堂和一間靜室，安頓了下來。

這位尼姑年紀不大，今年也不過三十來歲。瘦削的身材，瓜子兒臉，貌雖姣美卻冷若冰霜，渾身上下透着剛毅自重，凜然不可冒犯的尊嚴。人們只知道她法名叫靜持，她哪兒來的這修廟的錢，又爲什麼單單選了這塊地方，就沒人知道了。

至於她曾得名師傳授，有一身精湛的武功，曾馳譽江湖多年，得了個「冷面女俠鴛鴦劍」的美號，就更是鮮爲人知了。

好在出家人以清靜爲本，不管地方上的是非閒事，而當地的山民，又有了一個可以求神拜佛的去處，倒也相安無事。

近兩年，靜持尼姑又收了一個女徒，只有十五六歲，稚氣未退，取名智月。師徒二人早晚誦經，相依相隨，日子過得既刻板而又寧靜。

這天夜裡，風雨交加，靜持囑咐弟子，早早地關好庵門，二人在佛堂裡打坐、誦經，做那每日必行的功課。突然，門外砰然一聲響動，驚得智月心頭一顫，忙問：「師父，您聽見了嗎，門外是什麼聲音？」

靜持緩緩地睜開雙目說道：「哦，聽見了。半夜三更，風狂驟雨，難道是什麼山貓野物，飛沙走石打壞了我們的山門不成？智月，你點上燈籠去看看吧。」

「是。」智月連忙起身，點着燈籠，來到庵門前。她剛一開門，就驚得大叫起來：「哎呀，不好了！師父，您快來呀，這裡是……是個死人……」

靜持聞聽此言，起身快步來到門前，只見外邊石階上，躺着一個婦女，臉色蠟黃，渾身透濕，顯然是遭了雨淋，奔波至此。再仔細一看，這婦人大腹便便，似是身懷六甲即將臨盆。

靜持急忙蹲下身去，連聲呼叫：「施主，施主，你醒醒。」

那婦人卻一聲不吭。靜持把手放在那婦人鼻子底下一試，尚有微微氣息。忙說：「阿彌陀佛，此女子一息尚存。智月，來，快把她抬進去。」

智月聞言不敢怠慢。二人費了好大力氣，才把這位婦女抬回靜室。燒熱水，灌薑湯，又爲她換了乾衣服。漸漸地，這位婦人呼吸順暢，醒過來了。

師徒二人正要上前與她搭話，卻不料，一波剛平，一波又起。那婦人突然「哎喲！」一聲，手捧肚子，大聲呼叫，在床上滾來翻去，臉上豆大的汗珠淌落不停。原來是動了胎氣，要生產了。

這一下，可嚇壞了靜持師徒。她們倆，一個是從未談婚論嫁的老處女，一個是初諳世事的小姑娘，哪兒經過這種場面啊？可是，曠野無人，尼庵清靜，她們不管，又有誰來管呢？

就在師徒二人急得六神無主，手忙脚亂之際，菩薩保佑，一對孿生兄妹，雙雙呱呱墜地了。

靜持口宣佛號，命智月取來淨布，包裹了兩個嬰兒。回頭看時，那婦人因一夜的驚恐、勞累和生產的痛苦，已經昏迷過去。

靜持連忙撲上前，拉住婦人雙臂，四手相抵，將自己的眞氣傳入婦人體內，爲她安神、提氣。

半個時辰之後，那婦人無力地睜開了雙眼，茫然地看着這陌生的房間，陌生的女尼，嘴唇蠕動，似乎有話要說。靜持連忙俯身向前，輕輕地對婦人說：「恭喜施主，適才生下一男一女兩個孩子。有什麼話，你就放膽直言吧。」

那婦人聞聽此言，喜出望外。她强自掙扎着抬起頭來，用顫抖的雙手，從頸間取下一對套在項圈上的金鎖來交給靜持，然後斷斷續續，含混不清地說：「報仇雪恨，天意難違……」剛說到這兒，便聽她喉間一陣痰涌，頭一歪，身一挺，倒在了靜持懷中。靜持急忙施救，可是已經晚了。這位剛剛做了母親的婦人，連自己的親生兒女還沒來得及看上一眼，便含着仇恨、痛苦和期待，與世長辭了。

望着婦人的屍體，靜持思前想後，愁眉不展。這女子在即將分娩之際，冒着傾盆大雨，深夜出奔，家中必有重大變故，身後也必有仇人追襲。她究竟遭到了什麼不幸，仇人又是誰呢？

「天意難違」這四個字既不像人名，又不像地名，又是什麼含義呢？水月庵本是佛門淨土，讓一位孕婦在此生產，血光衝犯佛祖，已是罪孽。何況，婦人一死，又把一男一女兩個嬰兒撇給這一老一少兩個尼姑，如果走漏風聲，讓外人說「尼姑庵裡生了孩子」，不僅自己有口難言，而且肯定會招來那婦人的仇敵。

說不定，她的親屬和仇敵，正在千方百計地搜尋這婦人的行踪呢！要說，孩子娘親已經死去，只要埋葬屍體，將孩子拋於荒野，也就一了百了，萬事皆休了。

可是，出家人慈悲爲懷，冥冥中神目如電，我又怎能做這傷天害理之事呢？唉，想我靜持，昔日仗劍行俠，馳譽江湖，雖有「冷面女俠」之號，卻從來是古道熱腸。

今日之事，我又怎能撒手不管呢？認了！哪怕風刀舌劍，千辛萬苦，我也要將這一雙兒女撫養成人，幫他們找到親人，報仇雪恨！

想到這兒，靜持的心情平靜了。她帶着徒兒智月，埋葬了死者，又爲她做了三天的超生法事。把婦人留下的一對金鎖分別繫在兩個嬰兒的項下。師徒二人在誦經禮佛之餘，精心地照料着這對苦命的孩子。

靜持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尼姑庵中養了兩個孩子，這消息怎麼能瞞住人呢？就在孩子剛過滿月的一天晚上，月晦星暗，夜色如漆，三更過後，廟外突然響起一陣雜沓的脚步聲。靜持內功深湛，馬上驚醒過來，並意識到可能要有變故。她輕輕地喚醒了徒兒智月，兩人迅速地抄起兵刃，躲在窗櫺後面，注視着院外的動靜。

不多時，尼庵東牆頭上竄出一條黑影。緊接着，又是幾個人竄上牆頭，悄無聲息地跳進院內。

影影綽綽之中，只見他們個個黑衣黑衫，黑帕包頭，手執不同的兵器，輕手輕脚地向靜室包抄過來。突然，西邊牆頭又有幾個人越牆而過，雖然也是黑帕包頭，卻穿戴不一，氣勢洶洶，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態，一進院，就直撲靜室而來。

靜持久經大敵，立刻就看出來了，這是兩撥互不相干的人，他們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爲着孩子而來。她立即吩咐徒兒：「智月，快把孩子背上，待會兒咱們殺出去。注意，不可戀戰，衝出去以後，如果打散，明日中午庵中相會。」

靜持邊說邊做，把男嬰包好，背上身後。智月也手脚輕快地背上了女嬰。就在這時，外面的兩撥人馬已經交起手來。混戰中，只聽一人斥喝一聲：「混蛋，亂打什麼？還不去殺那狗崽子！」

此言一出，兩撥人馬突然分開，跳出戰圈撲向靜室。房中的靜持不敢怠慢，向智月輕呼一聲：「快，殺出去！」

聲隨影動，靜持「呀」地拉開房門，長嘯一聲，揮舞雙劍衝了出去。智月也仗劍相隨。外面的兩撥人，雖然人多勢衆，但各自保命，互不救護，再加上這位隱居一方的尼姑靜持，當年曾經縱橫江湖，所向無敵，他們怎麼是對手呢？

只見靜持飛身而出，雙劍左殺右砍，一招「橫掃千軍」，兩個壯漢應聲倒地。再一招「仙人指路」，又是兩人身受重傷。就在强敵驚魂未定之時，靜持已經闖過重圍，飛身躍上了牆頭。

但是，她脫身了，智月可遭難了。這小尼從師不久，武藝未成，加上年紀幼小，未經戰陣，心中膽怯，手下發軟，一出門，便被兩個敵人堵住，交手不到三個回合，就

被對手刺中，噗通倒地。

靜持剛要殺回來救護，突然從廟外又跳進一個人來，只見他赤手空拳，卻如入無人之境。

怪笑聲中，長袖飄舞，圍攻者如遇狂飆，紛紛後退。那人疾步向前，從智月背上解下嬰兒，抱在懷中，一邊揮舞長袖，逼退殺上來的武士，一邊健步飛身，躍出牆外。

靜持只覺得此人身法十分眼熟，但一時又想不起是誰，眼下情急之中又來不及細想，她不敢怠慢，連忙急步追了上去。可是，暗夜如墨，片刻工夫，那人已踪影不見了。

再回頭看時，只見尼庵內昇起一股衝天大火，想必是來人目的未遂，惱羞成怒，放火燒了水月庵。此時的靜持，孤掌難鳴，又背着一個孩子，也只好頓足捶胸，望火興嘆了。

靜持躲在暗處，看賊人退去，大火燒盡時才小心翼翼地回到水月庵。

好端端的庵堂已燃燒成了一片廢墟。她看着自己的基業被毀於一旦，不免痛心疾首。

突然，在殘破的廟門上，一件閃閃發光的東西吸引了她的目光。她急步上前，取下來看時，原來是一枚「鐵十字」。

靜持不由驚呆了，激動的心怦怦直跳：「啊！難道是他？我說這身法怎麼會如此熟悉呢！」原來，這「鐵十字」二寸見方，用精鋼打造，形如兩把交叉的雙劍，四個尖頭和刃口，都鋒利無比，乃是江湖上少見，極爲厲害的一種暗器。

靜持望着手中的這枚「鐵十字」，想道：十幾年不見，他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兒，他爲什麼要來搶孩子？難道他與這孩子有什麼淵源不成！靜持心潮起伏，百思不得其解。往事如煙，她的思緒又回到了二十年前……

＊　＊　＊

在江南某處冰封雪掩的崇山峻嶺上，一個身穿褐衣，十五歲左右的男孩子，正在懸崖峭壁上飛快地攀登着。他，臉孔削瘦、神情堅毅，動作輕捷、迅若猿猴。

他的身後，是一位十歲上下的女孩，一樣的削瘦，一樣的堅韌不拔，卻又在眉宇之間，透着任性的頑皮。別看她年紀幼小，卻不肯示弱，緊隨着男孩的脚步，吃力地攀緣着陡峭的山崖。

不知是那男孩有意相讓，還是小姑娘身手更快，當那男孩剛剛攀上一處平坡時，女孩一縱身也飛了上來，緊緊地將男孩抱住了。山坡上立時響起一陣銀鈴似的笑聲：「哈……二師兄，今天你被我逮住了。說，認不認輸，服氣不服氣？」

那被稱作「二師兄」的孩子，複姓歐陽，名叫鴻昇。十歲的小師妹叫陸飛霞，她就是京西水月庵的住持尼姑靜持。他們倆都是孤兒，被師父崑崙派創始人飛天聖手宇文龍收留做了徒弟，入山門學藝都有五年以上了。

此刻，歐陽鴻昇撫着師妹的秀髮，高興地說：「好好好，師妹的輕功比哥哥强，我認輸了，行不行？」

飛霞卻不答應：「不，認輸就得像個認輸的樣子。光這麼空口說一聲不行。」

「啊！那你說吧。怎麼才像認輸的樣子呢？」

飛霞歪着小腦袋想了一下說：「喂……這樣吧。咱們師父教你和大師兄練功，一向是不讓我在眼前。你偷偷地教給我一手怎麼樣？好哥哥，我只學一手，而且不讓師父知道，行嗎？」

歐陽鴻昇爲難了。他知道，師父門規極嚴。對他們師兄妹分開教授武藝，不過是進境不同，因材施教罷了。如果他偷傳招數，師父知道了，非要嚴加責罰不可。忽然，他靈機一動說：「好妹妹，偷學武藝是要挨罰的，你不懂嗎？這樣吧，我告訴你一件秘密，你可不能讓師父和大師兄知道。」

女孩子家，最愛探奇索秘。一聽這話，陸飛霞高興了：「好，我一定替你保密，快說吧。」

歐陽鴻昇從口袋中掏出一個鐵十字來：「師妹，瞧瞧這是什麼？我來玩給你看。」說着，一揚手甩了出去。那鐵十字帶着嘯聲，在空中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了歐陽鴻昇的手中。

小飛霞見此妙物，高興得跳了起來。她要過鐵十字，看了又看，自己也學着師兄的樣子，向外用力一甩，不料，那鐵十字非但沒有回來，卻跌入山澗去了。急得她頓足捶胸，幾乎要哭。歐陽鴻昇一把拉過她來，寬容地笑着說：「好妹妹，別哭，我這兒還多着呢。」說着，在懷裡又掏出十幾個來。飛霞這才轉憂爲喜地問：「師兄，你這練的是暗器嗎？是師父教給你的嗎？」

「不是呀，我這是上次去鎮上買糧，跟一個跑江湖的藝人學的。不過，他的那個是竹子製的，有一尺大小。我這個是用鐵打的，二寸見方，這樣好帶着，練起來也方便。師父才不肯教呢，他老人家一生精研暗器，大到金鏢、袖箭，小至彈丸、梅花針，什麼樣的暗器，都使得出神入化，因此才得了『飛天聖手』的美號。可是到了晚年，老人家忽然悟出一個使暗器不光明磊落的道理來，拂袖歸隱，再不出山，而且，不准我們練習暗器。唉！眞可惜呀！我練這鐵十字，只是好玩。你可不能告訴別人，記住了嗎？」

飛霞點點頭，正要答話，忽聽後邊有人說道：「好啊！你們兩個小鬼頭，躲到這裡玩耍來了。待我告訴師父，每人賞十鞭子！」

二人忙回頭看時，原來是大師兄劉勝彪來了。別看他只比歐陽鴻昇大三歲，可秉性忠厚，爲人誠實，事事處處像個大哥哥的樣子。又因他早進師門五年，功底紮實，常常代師訓師弟，所以更顯得老練、莊重。對師弟、師妹，他既是兄長，又似半師，處處維護，事事關心，深得歐陽和飛霞的敬愛。見他突然來到，飛霞忙跑到他身邊，撒着嬌說：「哎呀，大師兄，你是什麼時候來的，嚇了小妹一跳！」

歐陽鴻昇也說：「大師兄的輕功，眞是出神入化。怎麼你來到近旁，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呢？」

劉勝彪輕鬆地一笑：「什麼輕功，什麼出神入化？你們倆只顧玩了，沒注意就是了。天不早了，回去吧，別讓師父久等了。」

這本是師兄妹在練功中的一個小插曲，要放在別的女孩子身上，也許說過就忘了。可陸飛霞是個有心計，而且任性好强的女孩子。

二師兄偷練鐵十字暗器的事兒，引起了她極大的興趣，她決心也要練出一樣暗器來，而且是專破鐵十字的，以制服師兄。琢磨來，琢磨去，終於讓她琢磨出來了。

說來也簡單，不過是女孩子戴的那種手鐲。湊着機會，她也到鎮子上打造了幾十個鐵手鐲，偷偷地練了起來。這手鐲，也能飛，能轉，練得久了，也能任意地套住目標。

轉瞬間，五年過去了。一天，歐陽鴻昇正在後山偷練暗器，他的功夫已經和五年前大不相同了。那鐵十字飛出去，不但能重新飛回，而且，還能上下左右任意翻飛。

歐陽鴻昇正練到得意，冷不防，山坳裡突然飛出一件圓圓的圈子，「啪」地一下正套在鐵十字上，雙雙墜地。歐陽鴻昇連忙又發出一枚鐵十字，這次，旋轉得更快，綫路也更刁。

可是，山下又飛出一枚鐵環，還是在鐵十字飛速旋轉之際，把它套住了。歐陽鴻昇這一驚非同小可。怎麼，我苦練了六年的暗器被人破了？這練出鐵環的人是誰呢？難道是師父在警告我不成？

他正在納悶，忽聽山下傳來一陣清脆的笑聲，隨着笑聲，師妹陸飛霞快步走了上來，向着歐陽莞爾一笑說：「二師兄，你又輸了！這次，你還有什麼秘密要告訴小妹呀？」

歐陽鴻昇恍然大悟。啊！原來是師妹破了他的鐵十字：「哎呀，你這小鬼頭！快，讓我看看你的暗器。」

陸飛霞得意地拿出了手鐲。歐陽鴻昇一邊看，一邊感慨地說：「師妹，你眞是個有心人。告訴哥哥，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練的，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呢？」

陸飛霞嬌矜地說：「哼，就是不告訴你。誰讓你讓我替你瞞着師父、大師兄呢。以後，只要你用這鐵十字，碰到小妹手下，我就能制服你，你服氣嗎？」

歐陽鴻昇口中連聲叫「服」，可是，飛霞這脫口而出的話，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卻使歐陽鴻昇陷入了沉思。這時的歐陽鴻昇已經二十歲，飛霞雖剛過十五歲，還正在練武之中，卻也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荳蔻年華，光采照人。

練武時，二人免不了耳鬢廝磨，肌膚相接，閑下來，又兩小無猜，逗笑取樂。師妹剛才這話，是不是有意挑逗呢？一想到這兒，歐陽鴻昇不覺心旌動搖，不能自己，臉色飛紅，沉吟不語。他大概還沒意識到，那顆愛情的種子，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種下了。

陸飛霞見二師兄紅着臉不再說話，馬上敏感地意識到，自己剛才把話說過頭了。她正處妙齡，情竇初開，見此情景，也是心中怦怦亂跳。那時的女孩結婚早，有的十三四歲就已經成家了。

雖然，她和師兄都在苦練武功，師父又管教得很嚴。可是，男婚女嫁，人之天性，他們又怎能一點不想呢？不過，陸飛霞暗暗傾心的卻不是二師兄歐陽鴻昇，而是大師兄劉勝彪。

她覺得，二師兄雖然也疼愛自己，但這人城府太深，使人難以琢磨。比起來，大師兄心地寬厚，更值得依賴。只不過大師兄過於誠實，總是擺出老大哥的架勢，令人難以接近，更沒有機會表白。

這種情景，又維持了一年多。這師兄妹三人，老二追老三，老三喜歡老大。老大呢，看出了師妹和歐陽鴻昇的心意。一則，他是師兄，要維護門規。二則，又不願介入師弟、師妹的愛情糾紛，便有意地躲避師妹，爲師弟創造條件。

這麼一來，三人之間的相處，就顯得尷尬了。這情形能瞞過飛天聖手那雙銳利的老眼睛嗎？老人家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終於忍無可忍了。這一天，他把三個徒弟叫到身邊，痛心地說：「你們三人入我山門之後，我曾屢次告誡：不準談

情說愛，談婚論嫁。可是，你們竟藐視門規，私自傳情。唉，這也怪我平日防範不嚴，管教無方。如今事已至此，我還能說什麼呢？也好，你們的武藝均已學成，可以自立了。今日，就是老夫關閉山門之日。你們……你們下山去吧。」

劉勝彪一聽此言，急忙跪下說：「師父，您老人家千萬別這樣說，徒兒有錯，任您老責罰。我是老大，更是責無旁貸。我們師兄妹三人，蒙您老人家十幾年教誨大恩，如今絲毫未報，怎忍心離您而去，徒兒請師父收回成命……」

歐陽和飛霞也同時跪下，淚流滿臉，叩頭認錯。可是，飛天聖手一向是言出令隨，從不改口的。何況，那時候武林中，有一條不成文的看法，認為只要有了婚嫁之心，就難以專心致志地習武，只要結了婚，破了童子之身，就學不成眞正的武藝，飛天聖手宇文龍當然也信這一套，聽了徒弟們的話，他斬釘截鐵地說：「不！為師說話，從不更改。你們三人，必須今日就走。我為你們訂下約法三章，你們要記下了。」

劉勝彪連忙磕了一個頭說：「請師父訓示，徒兒等一定凜遵。」

「一，下山之後，不許暴露師門，也不許以師門名義，招搖撞騙，更不准回山探師。該用你們時，為師自會尋找你們。」

三人同時磕頭，又都是心中一驚：師父呀，您老人家怎能這樣絕情呢？只聽宇文龍又說：「第二，下山之後，勝彪即是掌門之人。你們三個只許行俠仗義，扶危濟貧，不許做害民之事。如有違犯，勝彪有權隨時處置。為師知道了，也決不輕饒。第三，不許談婚論嫁，本是師門之規。你們既然出了師門，為師也不再過問，准許你們明媒正娶，但不許做出苟且之事，辱沒門風，你們可記下了？」

三人淚流滿臉，磕頭不止。拜謝師父十幾年教誨之恩，發誓一定嚴遵師訓，為師門爭光。飛天聖手神情嚴肅地命他們整裝出發。等他們整好行裝，進內拜辭師父時，老人卻早已不知去向了。

龍鳳雙胎　另蘊奇局

下山之後，劉勝彪在冀魯一帶活動，歐陽鴻昇下了江南，陸飛霞卻游俠在江南、江北。他們牢記師父教訓，行善除惡，聲震武林，也都在等着自己的心上人。

一晃眼，八年過去了。

劉勝彪見這樣拖下去不是辦法，便在不久成了家。

他原想，這樣就可以斷了師妹的念頭，促使她和歐陽鴻昇成親。想不到，陸飛霞卻因此憤而出家，並且悄悄地自費建庵，與青燈古佛為伴，了此餘生。

今天，看到山門上留下的鐵十字，靜持尼姑（也就是當年的陸飛霞）不禁心潮翻滾，思緒萬千。是否二師兄來了？他救走了女孩，使我放了心。可是，他既然來了，為什麼又不肯與我相見、相認。來也急急，去也匆匆，難道他還在怨我、恨我嗎？

*　*　*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之間，又是十七年過去了。

在江湖滄桑古道上，武林瀚海之中，有這麼一塊難得的綠洲，隱藏在羣山下的一個山坳裡，茂密的樹林中，溪水清澈，常年流淌。

林中溪旁，建着三間茅舍。茅舍的後邊，還有一個石洞。林中瓜果飄香，小溪潺潺流過，把這裡裝扮成世外桃源。

這一天的上午，陽光燦爛，暖風習習。茅舍前的空場上，一男一女兩個少年正在練習對搏。

男的，看上去有十七八歲，身穿粗布衣褂，濃眉大眼，嘴角稍微有些下搭。剛毅自信之中透着一絲冷峻。他手執一柄三丈多長金絲纏就的軟鞭，舞動起來呼呼生風，捲起地上的沙石，猶如怪蟒出洞，又似蛟龍翻滾。

那女孩的年齡與小伙子不相上下，卻是鳳眼丹唇，貌美驚人。一頭烏黑的秀髮挽在腦後，穿一身紅綢武打短衣，手執兩口鋒利無比的鴛鴦寶劍，青光劍影之中，紅衣飄拂，如火中鳳凰一般。

他們倆的身旁，一位老尼持杖而立。看年紀，不到五十歲，紅光滿臉，精神健旺，但歲月和磨折，卻使她的臉頰佈滿了皺紋。此刻，她正在指點兩個徒弟，眞刀眞槍地練習對攻。她神情嚴肅，莊重凜然，不時地向兩個孩子發出一聲呵斥，糾正他們的招式。

看着，看着，老尼情不自禁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嗯，行了，他們的武藝終於學成了！

是的，這兩個孩子確實練得不錯。男孩的金絲軟鞭使得出神入化。一忽兒，那鞭柔若無骨，在自己的身前身後盤旋飛舞，似一條馴順的小蛇，緊緊護住自己的主人，抗拒着姑娘那勢如狂飆的進攻；一忽兒，又變得凌厲無比，長槍大戟般地撲向對手，猶如一條暴怒了的巨蟒，或打或纏，鞭梢指處，全是對方的要害。

姑娘也不示弱，兩口青鋼寶劍舞得風雨不透。或欺身而進直刺對方，或分劍雙擊指向不同方位。忽高忽低，忽進忽退，見招拆招，見式拆式，騰挪跳躍，躲開長鞭的襲

擊。

這一場惡戰，殺得林中飛鳥潛蹤，天上日光晦暗。老尼看得興起，也操起拐杖加入戰圈。師兄妹見師父出手，更是興奮異常，互相遞了個眼色，便合兵一起，與師父交起手來。那老尼卻站定脚跟，任憑這兄妹前後夾攻，左右進逼，她卻紋絲不動，穩如泰山。鞭影劍光之中，老尼突然拐杖挽了一個大花，就聽「啪、啪」兩聲，不偏不倚，恰恰擊中兩個徒弟的雙腿。

兩人還沒鬧清是怎麼回事兒呢，已經身不由己地跪在師父面前了。

老尼扶杖而立，仰天長笑，突然又淚流滿臉，踉踉蹌蹌地奔向一塊青石坐了下來。兩個徒兒見師父如此，嚇得臉上失色，連忙跑了過來，一左一右抱住了師父，失聲說道：「師父，師父，您老人家這是怎麼了？」

老尼一手一個拉住了兩個徒弟的手，用顫抖的聲音說：「雷兒、秀兒，你們別怕，師父我這是高興，我高興啊！十七年了，我眼睜睜地看着你們長大，手把手地教你們練武，今天，終於看到你們的武藝學成了，師父我，我能不高興嗎？」

那被叫做「雷兒」的男孩，一向少言寡語，此時此刻，更不知說什麼才好。倒是那叫做「秀兒」的姑娘活潑伶俐，又總愛在師父和師兄面前撒嬌弄痴。聽了師父的話，馬上噘起小嘴說：「師父，您說得不對。剛才您老人家賞了我和師兄每人一棍，讓我們跪倒在地，怎麼又說我們的武藝學成了呢？」

老尼被秀兒這天眞無邪的話，逗得破涕為笑。她輕輕地為秀兒整理那散亂了的黑髮，擦拭着她額上的汗珠，語重心長地說：「孩子，師父打倒徒弟，那還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兒嗎？當今的武林，門派衆多，强手如林，武術又是一門永無止境的學問。依你們倆眼下的功夫，闖蕩江湖綽綽有餘，但若遇上高手，還相差甚遠。我打倒你們，就是要你們時刻記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論功夫練到什麼程度，都不可托大，不可自滿。只有不斷磨礪，才能在江湖上站住脚。好，你們按我的規矩，各幹各的事情去吧。晚飯之後，再來見我。師父有要緊的事情要告訴你們。」

*　*　*

在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塊綠洲上，十七年前，住着一對孤苦無依的老夫婦。他們養着幾頭瘦羊，種着巴掌大的一塊土地，無兒無女，自耕自食，過着極為貧寒的日子。

這天的早晨，靜持尼姑騎着一匹長程跋涉的瘦馬，背着劫後餘生的嬰兒，風塵僕僕地來到了這裡。

自從那個月黑風高，尼庵被焚的夜晚，她隻身逃出水月庵之後，已經奔波了幾個月了。

到這裡來是她的目標。因為她在這裡生、這裡長，在這裡練武習藝。她熟悉這裡的風土人情，知道在這裡，是能找到一塊安身立命之處的。

但是，她也懂得，在當時的社會中，一個女尼，身背襁褓，獨自行路，會引起所有人的注目，何況，還可能有人正在追踪她的行跡呢。

大路不敢走，市鎮不能進。她只能在崇山峻嶺之中，艱難地跋涉，最後，終於找到了這塊地方。

她在附近已經觀察三天了。這裡，距古絲綢之路上的黑石鎮大約三十里路，林木雖不繁茂，足以遮擋視線，小溪流水不多，在山地中已經很難得。更重要的，是這裡只住着這對老夫婦，相依相守，苦度光陰。如果能談得攏，在這裡安營下寨，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於是她毅然決然地叩開了老夫婦的屋門。

不速之客的突然來到，使二位老人驚愕不已。老人無親無故，從不與外人交往，來了生客人，已經使人吃驚了，何況是一位尼姑，而且更讓人驚訝的是這尼姑還背着一個嬰兒！兩位老人，不知說什麼好了。

靜持望着二位老人那驚呆了的神情，只好主動上前答話：「阿彌陀佛！老阿爹、老阿娘，你們好啊，小尼姑打擾了。」

老夫婦瞪着出神的眼睛，打量着這位尼姑，吞吞吐吐地說：「哦，原來是位女菩薩，不知是哪裡的仙風，把您送到這荒蕪之地？」

「老爹、老大娘休要驚慌，請聽我一言，我不是歹徒，更不是淫亂之人，實不相瞞，懷中所抱嬰兒，乃是一個孤兒，父母均慘遭仇家殺害，再無親人。佛家慈悲為懷，小尼將他收留，欲要撫養他成人長大，世間又多有不便。因此才遠離紅塵，避禍到此。懇求老爹、老大娘看在我佛面上，容我在此暫避一時。」

「阿彌陀佛，女菩薩既然不嫌這裡清苦，就請放心地住下吧。我們老夫老婦，也是佛門信徒，正好趁此機會，禮敬我佛，修行來世。只是……」老人說着，手指身後的茅屋，臉帶難色地說：「女菩薩請看，這茅屋破敗，難遮風雨，讓女菩薩何處容身呢？」

靜持莞爾一笑：「多謝老阿爹盛情，出家人清心寡欲，六根皆除。仙舍房後石洞，足可容身。小尼身上，還帶些銀兩，奉贈予二位老施主，以作房資，也可補貼二老

生活用度。小尼在此施禮多謝了。阿彌陀佛！」

從此，羊的咩叫，馬的嘶鳴，伴着那男孩的哭聲和笑顏，爲這一向寂寞、荒僻的小山坳，平添了幾分暖意。

孩子的到來，使過慣了孤苦生活的老夫婦，好像有了依靠、寄托和希望。

他們精心地幫助靜持，照料這苦命的孤兒。孩子在他們手裡，傳過來，抱過去，成了時刻不可分離的心肝寶貝。

兩年之後，老夫婦相繼去世，靜持爲他們治喪、誦經安魂，送終，這裡的一切，便由他們自然而然地繼承下來了。

山間的生活是淡泊、平靜而清苦的，但也充滿了人間的溫馨。

靜持尼姑心地善良、純正，出家後，俗念全消，一心向佛，發願施普愛於衆生。

如今，撫養了這麼一個身世不明，又似有天大寃仇的孩子，佛門弟子的慈悲，母性的博愛，使她把孩子視若掌上明珠。

因爲不知孩子家世，更不知他父母的姓名，所以她爲孩子取名「雷生」，以紀念那個雷鳴電閃、兒生母死的夜晚。靜持決心將自己全身武藝，悉數傳給這個苦命的孩子，讓他長大以後報仇雪恨。在孩子剛剛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之時，練功便已經開始了。

靜持每日在自己打坐練功之餘，總要用自己的內功，爲小雷生推拿，按摩，助其成長。

待雷生脚步走穩之後，又帶他習練縱跳、奔跑、攀緣。哪怕孩子無意中揀起一根樹枝，她也要抓住時機，讓雷生練習劍術的招數。

久而久之，孩子習慣了師父的指點，玩既是練，練也就是玩。

他最喜歡的是陪着師父打坐。師父溫暖的雙手與他相抵，冬天得到的是一股暖流，夏天則如冷風習習，遍體清涼。

每逢此時，雷生不但周身舒暢，而且更感到從師父身上傳來的那種難以形容的偉大母愛。

在這個幽靜的山谷裡，除了師父之外，他不可能見到任何人，更沒有玩伴。師父又慈愛又嚴厲，師父的話就是小雷生的行動。所以，他從小就養成了沉默寡言，堅毅內向的性格。師父從小傳授的內功，又使他以超人的速度成長着，長得機敏伶俐，個頭高大，筋骨强壯。

儘管生活十分艱辛、清苦，但五歲的孩子，已長得像平常人家七八歲的樣子了。

山坡上，樹林中，他行走如飛，縱跳自如。兩支竹子削成的雙劍，揮舞起來如風車一般。撿起地上石頭轟趕那小小羊羣，百發百中。

靜持看在眼裡，喜在心頭。就在她正準備讓雷生由玩耍到正式練功，打下更堅實的基礎的時候，一件怪事發生了。

這年的冬天來得早，也出奇的冷，厚厚的積雪壓塌了破舊不堪的茅屋，師徒二人只好移居石洞之內。

這天清晨，靜持手執掃把，出洞清除洞外的積雪，突然發現，洞口擺着大小不等的幾個袋子。

打開一看，大袋子是米，小袋是鹽，還有一袋是青菜、豆腐和筍乾等乾蔬菜。

一夜漫天降落的大雪，已經把袋子埋住了半截，也埋住了任何人的踪跡。靜持將袋子拎回石洞，陷入了沉思。

送糧、送菜，顯然是不知名的善心人所爲。但他怎麼發現了這塊地方，又怎知這裡有我們師徒二人？既然好心饋贈，又爲何要藏頭露尾？我自幼習武，耳力極好，爲什麼卻沒能聽到一點動靜呢？一連串的問題，使靜持心神不寧了。

假如來人不是出於關懷，而是孩子仇家尋踪而至，意在試探，那麼，任它外邊冰天雪地，我們也要搬遷避難了。不過，這糧食、鹽巴和蔬菜，倒眞是解了當前燃眉之急。且用了，再看一時。

半個多月後，又是一個風雪交加的天氣。天剛亮，靜尼走出門外，突然又發現洞門前端端正正地擺着一簍木炭。

靜持更是吃驚了。這送糧、送菜、送木炭之人，對他們的生活情景，爲何如此瞭如指掌呢？哦，因爲燒柴短缺，從前幾天起，已在拆茅屋當柴燒了。

看來，此人正在密切注視着他們師徒。這麼說，他是友而非敵，他幫在點子上，而不是落井下石，乘危而攻。那麼，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靜持決心要會一會他！

一連二十來天，靜持每夜都守候在洞口，那個贈物之人，再也沒有出現。越是這樣，靜持的心中越是疑竇叢生，難以平靜。這幾天，她乾脆移身洞外，靠着內力抵禦着嚴寒，在石洞旁的一塊巨石的後面，密切注視着周圍的動靜。

一連三夜過去了，沒發現任何踪跡。這天，從下午起，天色陰霾，又飄起了雪花，看樣子，夜間將是大雪紛至。

靜持安頓了小雷生，又來到洞口觀察，半夜後，一騎快馬，飛奔而至。

騎馬人身着重裘，披一領白色披風，在林外下馬，手提兩隻布袋，躡手躡足地來到洞外。他沒有觀望，也沒有猶豫，更沒有向洞內窺視打探，放下布袋，就要轉身離去，但剛回頭，卻見面前站着一個渾身是雪的人，一聲不響地擋住了去路。他急忙轉身，那雪人身法極快，倏地轉了過來，仍然站在他的面前。他大吃一驚，正不知如何是好時，只聽那人厲聲說道：「何方施主，夤夜到此，饋贈禮物，意欲何爲？」

來人聽出來了，說話的人是位女人，再定睛一看，是位尼姑，便立即堆下笑臉，深施一禮答道：「師父休怪，在下鍾麟祥，乃城中商戶，因知大師在此修行，有事相求卻無緣得見。天寒地凍，特奉素食用物，敬獻佛前，不意驚動大師，萬望恕罪。」

「哦，原來是鍾施主，你我素昧平生，從未晤面，你有何事求助於貧尼，我又有何德何能，可解你的苦衷？屢次勞你頂風冒雪，暗中饋贈，令貧尼百思而不得其解。請施主言明，否則，休怪貧尼拒收此禮。」

鍾麟祥思忖了一下，又是深深一禮，開口說道：「大師，請恕冒昧相問，大師可是從水月庵而來，是否庵中住持靜持大師？」

此言一出，靜持陡然變色，嗆郎一聲拔出腰間寶劍，逼近了鍾麟祥，厲聲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如此盤問，又出自誰的指使？」

鍾麟祥卻並沒被嚇住，他懇切地說：「大師休要惱怒，我決無惡意。只是有天大的寃仇，要訴說於靜持師父面前。如果您不是靜持大師，我將即刻返回，不再騷擾。假如面前站立的果然是靜持大師，容我傾訴苦情，並爲我指示明路。」

靜持沒有立即回答，沉默了好久，才緩聲問道：「爲什麼你的苦處，非要向靜持去訴說呢？」

「因爲她是我們鍾家劉家的救命菩薩，也與你弟子有關，且有親緣……」

靜持心中又是一陣疑惑，心道：我自幼失去父母，是師父收留了我這個討飯的孤女。自從離開師門出家之後，雖做過不少救人危難的善事，但與姓鍾的卻無關聯。我何時成了他心中的「救命菩薩」，雷兒又怎會與他有了親緣關係呢？嗯……難道他與雷生……看此人，臉相忠厚，談吐不凡，不像是來窺探行踪的奸邪之徒。那就冒一次險，聽他談談吧。

原來這鍾麟祥，竟是大師哥劉勝彪的妻兄，亦即大師哥劉勝彪的妻子是他的妹妹。兄妹、妹夫三人，聯手開了一間「祥勝鏢局」，幾年來走遍大江南北，也曾賺了不少錢財。

就在靜持夜遇紅衣女子的半月前，兄妹三人押鏢上路，不料被强盜半途劫鏢。此時劉勝彪的妻子已身懷六甲，行動不便，戰鬥力大爲減弱，劉勝彪爲照應妻子，便着鍾麟祥保護妻子，先行殺出重圍，他自己留下來拚死阻截。

經一番激鬥，劉勝彪被殺，鍾麟祥也與妹妹失散了。

劉勝彪的妻子當日身穿紅衣紅褲，身受重傷，突出重圍，東奔西闖，竟闖上廣府的觀音山，與倫文叙相遇。

經倫文叙指點，紅衣女子果然一路向北行，終在生命垂危之際，遇上救星靜持女尼，亦即劉勝彪的師妹陸飛霞，保住了一男一女兩條小生命。而當日救走那女嬰的，便是鍾麟祥。

靜持聽罷，才知失踪的女嬰在他舅舅家，但他爲何會使二師兄的「鐵十字」呢？但她並沒有問：「也是他們小兄妹相聚之時了！你且先返黑石鎮，但須小心在意，以避人耳目，你看如何？」

鍾麟祥見靜持願意教甥女學武藝，他早已喜出望外，深施一禮說：「謝師父恩准，在下當遵從師父之命辦理。」

靜持讓他去看外甥，鍾麟祥走到床前，俯下身去，在熟睡的小雷生臉上親吻了一下，便帶着滿足、興奮的心情，告辭了靜持，出洞上馬，回到黑石鎮去了。

轉眼間，十年過去了。鍾麟祥嚴守成約，每隔半年，便必定派人送一次衣服、食物，其他時間，概不來往。

靜持這裡，有了後方支援，便專心致意地教練兩個孩子。

從內功、輕功，拳術到兵器，無不嚴格要求，把根底打得十分紮實。小雷生自幼受師父的特殊教導，內功底子厚，學藝進步快。

從十歲起，靜持就讓他習練刀槍劍戟各種兵刃，而主要的是練鞭。靜持與雷生的父親劉勝彪同出一門，對劉勝彪的鞭技路數十分熟悉。

這條金絲鞭，本來有甩、打、纏、扯、勾、點、劈、擋等八大招式，招招相套，又有八八六十四套路數。靜持根據雷生個子大、力猛、內功精湛的特點，對每個招式都加以發展，把劍法、棍法、鐧法、刀法等揉了進去，使原來就威力無窮的鞭法，擴展了一倍，成了一百二十八套路數。小雷生每日習練，變化自如。那長鞭揮舞起來，招連招，式套式，變化無窮，神秘莫測。等閑三五十人，別想靠近，只是未經實戰臨敵罷了。

對於劉小秀，靜持卻另眼相看。這孩子聰慧敏捷，潑辣膽大，

性情爽直而又嫉惡如仇。與雷生的沉默寡言、內向恰恰相輔相成。靜持對她更是傾注了滿腔心血，除了內外功、各種兵器之外，把雙劍的秘訣和自己的獨門暗器，全部傳給了她。

十年光陰，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師徒三人在繁忙的練武傳藝之中，過得倒也緊張而又平靜。兩個孩子曾經多次聽師父說，他們都有一段悲慘的家史，要他們努力練功，準備報仇。可是，仇人是誰，師父卻絕口不談。那麼，今天師父讓他們在晚飯後聽她講故事，是不是就是爲了講這段家史、家仇呢？

* * *

一彎新月，掛在天上，星光燦爛，銀河碧透，夏夜的輕風，吹散了戈壁灘的悶熱，林中樹影婆娑，枝幹搖曳，使這本來就靜寂的小小綠洲，更顯得幽靜而又神秘。

兩個少年依偎在師父的身旁，聽老尼講那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這故事，似乎是十分遙遠，又好像與他倆息息相關。

靜持老尼講得雖然平平淡淡，雷生和小秀卻聽得熱血沸騰。小秀知道了父親的慘死，娘親的亡故，早已撲在師父的膝上，痛哭失聲，而雷生自從降生人世，就沒有見過自己的親爹娘。他得到的一切人間之愛，都是師父給的。

在這人跡罕到之處，他沒有見過別的孩子，唯一的小伙伴就是面前這位同門師妹。

以前，他只知道她是自己的師妹，却想不到她就是自己的孿生妹妹，他常想爲什麼師妹有爹有娘，而且她的爹娘還總是派人來給她送東西，我的爹娘在哪裡呢？每逢他問師父，師父又總是嚴厲地告訴他，不要多問，要好好練功，長大了爲爹報仇。今天，小雷生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心中深埋了十七年的火山終於爆發了，他忽地站起身來，在樹林裡瘋狂地奔跑起來，一邊跑，一邊大聲地喊叫，又運起掌力，「啪、啪」，擊斷了兩株小樹，抱着那折斷的樹木，失聲痛哭。

靜持理解雷生此時此刻的心情，她扶着小秀站起來，走回洞裡，取出鍾麟祥交給她的一包東西來，示意小秀把雷生叫到面前。

在一陣痛哭發洩之後，雷生的心境似乎平靜了一些。他來到師父面前，翻身跪倒，淚流滿臉地說：「師父，徒兒雷生感謝您老人家十七年救護、養育和教導的恩德。今日，徒兒既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和父親的仇人，就再也無法安心練武了。請師父准許徒兒辭師下山，報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小秀聽到這裡，也哭拜在靜持面前：「師父，秀兒也是今天才知，雷生竟是我的親哥哥，我們家因仇家而家破人亡。我願和哥哥一起，下山報仇，請師父恩准。」

看到兩個徒弟能這樣同仇敵愾，決心復仇，靜持不由得心情激動。她顫顫巍巍地把這小兄妹拉起來，深情地說：「起來吧，孩子們，我今天與你們講了這些，就是爲了讓你們知道自己的身世，讓你們下山報仇的。」她一邊說着，一邊打開包袱。先取出一個血跡、銹跡斑斑的箭鏃，莊嚴地說：「雷生，你跪下！」

雷生遵命，直挺挺地跪在師父面前。就見師父抖動着雙手，捧着那隻箭鏃說：「看見了嗎？這就是你的仇人射死你爹爹的箭頭。這上面，有仇人的毒藥，也有你爹爹的鮮血，這是小秀的舅舅，即你們的舅舅在葬殮你爹爹時，從他身上取出來，後來又轉交給我的。現在我把它交給你，你把它帶在身邊。有了它，仇人記在心頭，你爹爹在天之靈也緊隨着你。你的項下，不是還掛着一隻金鎖嗎？那是你娘親留給你的。它原來是一對，另一隻在你孿生妹妹的頸上掛着。你這隻上刻着『吉祥』二字，你妹妹那隻刻的是『如意』二字，合起來是『吉祥如意』。這是你娘親對你們兄妹二人的祝福。有這一兇一吉兩個遺物帶在身上，既護佑着你，又督促着你，你會勇氣倍增的。你現在用的金絲軟鞭，也是你爹爹當年用過的兵器。今天我把你們爹娘的三件遺物，全部交給你，盼你能鼓起勇氣來，爲家門復仇，也爲江湖武林揚眉吐氣，建功立業。」

靜持越說越激動，禁不住淚流滿頰。小雷生接過那箭鏃來，更是傷心欲絕。他緊緊地把箭鏃握在手中，堅定地說：「師父放心，徒兒謹遵師父嚴訓，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靜持又轉向小秀，嚴厲地說：「秀兒，你與雷生不同，是個任性好强的女孩子。師父把雙劍和獨門暗器鐵手鐲，全都傳給你了，你要好自爲之。雷生比你雖然僅大一刻，但武功根底紮實，爲人又沉默忠厚，下山之後，你要聽他的話，不可耍小孩子脾氣，更不可莽撞從事給師門惹禍，你記下了嗎？」

小秀翻身跪倒：「師父放心，雙劍在手，猶如師父守在身邊，徒兒決不給師父丟臉。」

「阿彌陀佛，果能如此，爲師也就放心了，還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你們，從學藝上說，你們倆是我的親授弟子，衣鉢傳人。但從師門上說，你們又是我師侄。」

雷生瞪起吃驚的大眼，問：「師父，您說什麼，我怎麼聽不明白？」

「孩子，你哪知道，你的爹爹就是爲師的大師兄啊！」靜持突然大放悲聲，痛哭起來。

兩個孩子一聽這話全楞住了，見師父哭得悲切，他們又連忙膝行向前，爲師父拭淚。過了好大一會兒，靜持才止住哭聲，鎮靜了下來說：「這事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我和雷生的爹爹，還有二師兄歐陽鴻昇，同在你們師祖飛天聖手門下學習武功。我們三人親如同胞，情若手足。大師兄待我的恩情，我至死難忘。後來，因爲一件小小的誤會，你師祖把我三人放逐下山……」

一頓，靜持又道：「我想，你們的武功，也只有在實戰之中才能更快長進，所以決定，你們明天一早就下山去吧。」

二人雖然報仇心切，但一聽說馬上就要離師下山，也不免感到突然，忙問：「什麼，師父，明早我們就走嗎？」

「是的，明早就走，不能再遲疑了，今晚咱們要把話說完，師父對你們有約法三章，你們要記下了。」

二人急忙跪下：「請師父訓示。」

「你們是崑崙派傳人，師祖是飛天聖手宇文龍，師父是江湖上人稱『冷面女俠鴛鴦劍』的靜持尼姑。咱們這一派，幾十年稱雄江湖，但從不做虧心之事，你們下山之後，只可扶危濟貧，仗劍行俠，決不可恃强凌弱，欺壓善良。如若違背師訓，幹下不明不白之事，那麼，無論走到哪裡，也難逃師門的懲罰，你們記下了嗎？」

「師父放心，徒兒記下了。」兩人同道。

「這是第一，第二，雷生此次帶妹下山，一定要先尋二師伯再說。在未找到二師伯歐陽鴻昇前，不准驚動仇家及其在京師、外地的爪牙。英雄立世要能屈能伸，無論遇到什麼事，要多想一步，不可一味逞强鬥狠，對江湖上的朋友，更要尊重禮讓，廣交摯友。我傳給小秀的鐵手鐲暗器，除非遇到鐵十字，絕不可外露，更不可以此傷人，你們聽清楚了嗎？」

「是，弟子已銘記在心。」

「好，第三，我適才已經說過，你們的武功雖已有根底，但防身有餘，復仇不足，我之所以要求你們先尋人，後尋仇，就是爲了讓你們先熟諳江湖規矩，世事人情，從中增長見識，得到歷練，又親身體驗一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哲理。所以你們下山之後，要切記謙虛謹慎，切記小心防敵，且不可處處逞强、好鬥，更不許動輒以師門名號壓人。記住，要以自己的品德、武功，在江湖上闖出自己的路子來，聽懂了嗎？」

「師父嚴訓，徒兒當謹遵不逾。只是，徒兒下山之後，師父您孤身一人……」

沒等他倆說完，靜持已經站起身來，冷峻地說：「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們勿需爲此擔憂。天色已經不早，你們收拾一下，明日絕早就動身下山吧！」說完，頭也不回地走回石洞了。

* * *

在從嘉峪關通向內地的大道上，兩匹神駿非常的駿馬，在並轡奔馳。雷生和小秀辭師出山，已經一個多月，終於獲舅父恩准上路了。

這一個多月，他們一直住在黑石鎮上鍾麟祥的家裡，爲的是學習、認識一下處世之道。這兩個孩子，自幼生長在人跡罕至的深山中，接觸的只有師父一人，世間他們沒見過沒經過的事物太多了。

剛一下山，兩人的眼睛都不夠使了，怎麼，外邊竟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店鋪，這麼多的叫不上名目的東西，這麼多令人眼花撩亂的熱鬧啊！

這是一小鎮，說它小，只不過幾百戶人家，若說大，比黑石鎮繁華得多了，進得鎮來，二人放緩了馬步，悠悠閑閑地往前走。剛到十字街頭，突然，他們的目光被吸引住了：只見東邊街口處，一個十二三歲破衣爛衫、蓬頭垢臉的男孩，大概是餓極了，從一個燒餅爐前，搶過兩塊燒餅，一邊拚命地往這邊跑，一邊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賣燒餅的老漢，敲着擀面杖半真半假地喝罵：「你個小東西餓極了就搶啊？你給我站住。」嘴裡這樣喊，但卻並沒有追趕，看來這老漢還算忠厚。

可是，這小叫化子只顧埋頭往前跑，不妨竟撞進一個迎面走來的人懷裡。

這一下可闖了大禍了，被撞的那個人，錦衣綉衫，油頭粉面，足蹬雪白的粉底靴子，手中拿着一柄描金折扇。他的身後，還有兩個家丁模樣的人倒背着雙手伺候着，看樣子，這位分明是哪個富豪之家的少爺，或者是位官宦人家的紈袴子弟。

這會兒，他正站在十字路口上觀街景呢，卻不防被那小叫化子一頭撞在肚子上。他「蹬蹬」倒退幾步，如果不是兩個家丁從後邊把他給抱住，非鬧個「屁股墩」不可。

他勉强站住脚跟，低頭一看，衣服弄髒了，鞋子也掉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媽的，混蛋！你沒長眼啊？」說着衝身後的兩個家丁一

努嘴兒說：「給我打！」

話音沒落，兩個家丁已像餓虎撲羊般的撲了過去，揪住那孩子的髮辮，就是一陣拳打脚踢，孩子口中吃了一半的燒餅和着鮮血登時便一齊吐了出來。那位公子一邊揮着衣服，一邊惡聲罵道：「打，給我打死這瞎了眼的兔崽子！」

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卻沒有人敢說話。雷生和小秀也早已下了馬，在人羣中觀看。他們初出茅廬，來到這裡，哪裡知道這獨霸一方的地痞惡少的厲害呀！見那孩子受苦，小秀先就忍不住了，她正要上前，雷生卻拉了她一下，自己上前拱手施禮說：「這位公子，在下這廂有禮了。」

那公子抬眼一看，這攔阻的人，穿一身褐色的綢布緊身短打，披一領同色的斗篷。高高的個頭，白淨的臉孔，英氣勃勃，臉色冷峻，兩隻烱烱有神的眼中，閃着令人不寒而慄的光芒。看樣子，是個路過的外地人。那公子先是一驚，又立即鎮定了下來，不屑一顧地說：「嗯，幹什麼？」

「哦，這孩子無意中衝撞了公子，教訓一下也就是了。再打，萬一有個好歹……」

雷生的話尚未說完，就被那公子一陣冷笑給打斷了：「嘿嘿嘿嘿，哪家的馬伕喝醉了，跑出你這條野驢來，到這兒管爺的閑事來了？別說打這叫化子，爺們就是一刀宰了他，你又能把爺怎麼樣？」

雷生一聽這話，不由得怒火上冒，心想：你這人怎麼出口就傷人呢？沒等他發作，小秀已忍不住，她上前一步，厲聲說道：「嘿，我說你穿得人模人樣的，怎麼滿嘴的髒話，這麼不講理呀！」

那公子聽見一個女子說話，回頭一看，只見面前站着的這位姑娘，年紀不過十六七歲，瓜子臉，丹鳳眉，明目皓齒，光彩照人，穿一身淨藍的緊身衣褲，披一襲天青的細紗斗篷，腰懸兩口長劍，牽着兩匹馬，手中的馬鞭晃晃悠悠，一副矜持而高傲的神情流露在眉宇之間，令人見了又愛、又憐、又有點膽怯。那公子被姑娘的美貌驚呆了：「喲啊，這是天仙下凡了嗎？好好好，爺今兒有艷福，敢問小姐，何方人氏，到此有何貴幹哪？」

小秀見這人色迷迷的不懷好意，上前一步說：「請公子放尊重些。這孩子不小心，撞了你一下，你們打也打了，罵也罵了，該放手了吧？至於本小姐的來龍去脈，與今天的事兒毫不相干，無可奉告。我今天只不過是路見不平，出來說句公道話罷了。」

那公子瞪着淫邪的雙眼，嬉皮笑臉地說：「好好好，姑娘說得好，既然你路過此地，與此事毫不相干，那就請你免開尊口。不過，你要是想和大爺套套近乎，咱們倒可以談談。」

「少廢話，你到底放不放人？」這小秀的强勁上來了。

「放不放只在你大爺我一句話。我問你，你與這小叫化子有親？」

「沒有。」

「有故？」

「也沒有。」

「那就好，既然非親非故，你又是過路之人，何必要多嘴多舌，多管閑事？如果你一定要管，只要答應我一件事，我立刻放了這個臭要飯的。」

「什麼事？」

那惡少往旁邊一指：「喏，就在這街邊酒樓之內，爺我叫上一桌酒宴，姑娘你親手爲爺斟上三杯酒，算是代小要飯的賠情，怎麼樣？」那惡少說着，舉步向前，就要來拉小秀。

小秀哪受過這氣呀！她略退半步，撩起身後披風下襬，向前一拂，一股內力，早已衝了過去。

那惡少只覺一股罡風迎面撲來，還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呢，已經跌坐在地了。

兩個家丁，連忙竄了過來，卻不防被站在小秀身邊的雷生，一手一個地擒了過去，輕輕一甩，就把兩個家伙甩到那惡少的身上了。三個人頓時滾成了一團，想爬起來打，又明知不是對手，不起來吧，這觔斗栽得太窩囊。怎麼沒伸手就被打倒了呢？氣得那惡少破口大罵：「好好好，打得好！臭小子，臭丫頭片子，有種的不要走……」

小秀哪兒還顧得上理他，她快步向前，從地上拉起那小孩子，舉到自己馬背上，和雷生一齊，分開圍觀的人羣，揚長而去。他們經過燒餅攤前的時候，卻被賣燒餅的老漢叫住了：「二位少俠請留步。」

雷生連忙上前拱手施禮：「老伯，您老有何見教？」

「敢問二位，你們是外鄉人吧？」

兩人點了點頭說：「是的，我們是從此地路過。」

「看，難怪呀，這小鎮的內情二位有所不知，你們算搗了馬蜂窩了！那位公子的事兒，說來話長，小老兒也不敢多嘴多言。這要飯的孩子倒眞是可憐，他搶我的燒餅，我不怪，其實他來要我也會給的。哪想到竟惹惱了那位公子呢？你們這一出手，可惹了大禍了，在這裡，你們是吃也吃不上，住也住不成，誰也不敢接待你們了。小老兒敬佩二位俠士，奉送十個燒餅，予你們路上充饑，趕快走吧！」

兩人一楞，忙問：「哎，會有這麼嚴重嗎？」

老人一邊點着頭，一邊把十個剛出鍋的燒餅，硬塞到雷生的懷裡。雷生還要推辭，旁邊又有人說話了：「二位俠士，老漢說得不錯，今兒個，你們別想在鎮上待了，再說這孩子的傷也要想法治，你們趕快走吧！」

雷生兄妹剛剛出道，就碰上了這樁麻煩事兒，不敢怠慢，連忙接過燒餅，帶着小叫化子翻身上馬。小秀從懷中掏出五兩銀子，隨手拋給賣燒餅的老漢：「大伯，接着！多謝您老人家。咱們後會有期。」

人羣自然閃開，兩匹駿馬昂首奮蹄向着鎮外絕塵而去，誰知道，二人只顧趕路，卻走岔了道。

眼看天色將晚，前不逢村，後不傍店，一條小河橫在路端，擋住了去路。要是別人，碰到這情景，可能會心情焦躁，束手無策。可是，雷生兄妹在荒僻戈壁灘過慣了，他們放眼一望，這裡雖無人家，卻是綠蔭匝地，沃野青青，小河潺潺，牛羊遍地，夏日炎熱，在這裡露宿倒是一個絕好的去處。

於是二人便翻身下馬，先就着河水爲那男孩清洗傷口，敷上隨身携帶的金創藥。那孩子忍着疼痛，趴在地上，不住地磕頭。他見雷生身高力大，筋骨强壯，便叫「叔叔」，見小秀纖巧秀氣，溫柔可愛，便叫她「姐姐」，叫得這兩位忍俊不禁。小秀說：「別胡叫八道的了。快說說，你自己叫什麼名字，家住哪兒？爲什麼會落到這個地步？」

那孩子一聽問到他的家世，便不由得大放悲聲，向雷生他們講了一個令人髮指的故事：原來，這孩子就是本鎮上的人，他的父親姓丁，叫丁大壯，世代務農，夫妻倆膝下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名叫丁牛。

那一年，這裡遭了旱災，顆粒不收，丁大壯把僅有的二畝薄田，賣給了本鎮大戶張員外家。這張家的祖上，中過進士，當過京官。後來卸任回家，建起了莊園，世代傳下來，當地百姓也沒見過什麼大世面，就把他家叫員外家。

今天在鎮上毒打丁牛的，就是張家的公子，人稱花太歲的張洪達。這張洪達倚仗着家中是此地首富，從小就欺壓鄉鄰，搶男霸女，專幹那些傷天害理之事。

丁大壯賣了土地之後，生活更加困苦，春荒難度，又借了張家的高利貸，從此便一蹶不振，再也還不上了。

哪知禍不單行，丁大壯因染上時疫，不治而亡。父親死的時候，丁牛的娘親剛爲他生了一個妹妹，尚未滿月。而張家老太爺的小妾，也恰巧生了個女兒，正要找個奶媽，爲了湊錢給丈夫辦理後事，丁牛他娘只好捨棄親生女兒，去了張家。

那一年，丁牛七歲，狠心的張家嫌他小，又怕他分了娘的心，一脚把他踢出了大門，結果，妹妹活活餓死，他也成了流浪街頭的小乞丐……

丁牛說到這裡，雷生再也聽不下去了。相同的命運，孤兒的苦難，把他們的情感扯近了。雷生一把將丁牛攬在懷裡，問道：「丁牛，你今年多大了？」

「我，我也說不清。反正，有十二三歲了吧。」

雷生一陣心疼：「這麼說，你已經當了五六年的流浪兒了，是嗎？」

「嗯。我想娘，可是張家卻不讓我進去。他家門口的家丁兇着哪！只要見了我，不是罵，就是打，還放狗咬我。只有一個做飯的徐老爹心眼好，時不時地偷着給我幾口吃的。徐老爹告訴我，張家那死丫頭早不吃奶了。可是，娘卻成了他家的奴隸，洗不完的衣物，推不完的磨，幹不完的雜活，受的罪就沒法說了。徐老爹讓我咬着牙，再忍上幾年，長大了，想辦法救出娘來，遠走高飛……」

小秀在旁邊一直沒有說話，聽到這裡，她突然問：「遠走高飛？如果救出了你娘親，你們能到哪裡去，又怎樣過活呢？」

丁牛毫不猶豫地說：「逃到寶雞去，小時候記得娘說過，寶雞有一個舅舅。這幾年我要過飯，也給人幫過工，還當過小偷兒，幹什麼我都不怕……」

小秀忍不住笑了：「好好好，說得好，是個有志氣的孩子。」回過頭來又對雷生說，「哎，我說哥哥，咱們索性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西天，把小牛兒的娘從張家救出來如何？」

丁牛兒一聽這話，喜出望外，還沒等雷生說話，他就趴在地上不住地磕頭。一邊磕，一邊說：「叔叔，大姐，不，姑姑，牛兒給你們磕頭了，求求您們了，快把我娘救出來吧。」

雷生沒有立刻答應，他在心裡盤算着。下山之前，師父再三叮囑，要多幹救危濟貧的善事。但師父也囑咐他們，不要輕易地招惹是非。

今天這件事，該不該辦呢？不幹，難道任這苦命的孩子，再去受那花太歲的欺侮嗎？幹，會不會鬧出意外的事端呢？思來想去，他那忠厚善良的本性佔了上風，如果見死不救，算什麼英雄豪傑？

於是，他把丁牛拉到自己身旁，仔細地詢問了張府附近的地理環境，終於下定了決心。當下，三人就着溪水，吃了燒餅。在夜幕降臨的時候，離開樹林，來到了張府的後牆外邊。雷生讓小秀在外面把風，自己和丁牛兒一同進去。

雷生的顧慮和小心是多餘的。這個所謂的張員外家，不過是倚仗祖先的遺產和勢力，任意地欺壓當地百姓，作威作福的土財主罷了。

這個莊院，建在鎮北頭，四鄰不靠。雷生背着丁牛兒，輕輕一縱，就越過了那並不太高的院牆。他們躲過一兩個巡夜家丁，很快地便找到廚房，那位好心的徐老爹一見突然闖進人來，嚇了一跳，他正想說話，丁牛兒連忙上前拉着他的手說：「徐老爹，你別怕，這叔叔是好人，是來救我娘的！」徐老爹古道熱腸，立即到前邊去，將牛兒的娘親引了出來。母子相見，抱頭痛哭。丁牛兒極其機靈，忙把雷生向娘親引見了，述說了來意，徐老爹又在一旁慫恿，他娘親同意了，雷生領着牛兒娘倆，急匆匆地來到後院，把二人依次背負着，跳到牆外。可是，在後牆邊望風的小秀卻怎麼也找不到了！

雷生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囑咐丁牛兒，領着娘親火速逃走，到小樹林裡拴馬之處躲藏等候，自己又翻身進院去尋找妹妹。

小秀本來就是個聰慧多智，喜愛找閑事的女孩子。今天這事，又是她和哥哥下山以來辦的第一件救人危難的好事，她能不激動嗎？可她沒想到，來到張府之後，哥哥只讓她待在牆外頭做接應。

她心中不服氣，卻也不便說出來，下山前師父有言在先，讓她聽師兄的安排，這剛碰上一件事，能不乖乖地聽話嗎？

可是，哥哥一去老半天，不見踪影，她可有點沉不住氣了。心想：莫非發生了什麼意外？不行，我得進去看看。唉，說來說去，小秀雖然武藝學成，可畢竟還是個大孩子呀！想到哪兒就幹到哪兒，離開後牆，便直奔前院去了。

來到中廳，她縱身跳上屋脊，一個「金鈎倒掛」，把廳堂裡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只見正中端坐一個五十多歲，肥胖臃腫的老人。

此人相貌奸詐，卻手捻佛珠，瞇着雙眼，似睡非睡。廳堂中央，那個今天在鎮子裡行兇的花花太歲張洪達，正氣急敗壞地在吵鬧着。

小秀仔細一聽，原來這張洪達得知，兩個打了他的青年人早已離鎮而去，他要派人連夜去把丁牛兒和那送燒餅的老漢抓進府來治罪。

小秀聽到這裡，不由得怒火上竄，她正要飛身下去，給這爲富不仁的爺兒倆一點顏色看看，卻聽一聲傳呼：「侯三爺駕到！」

隨着喊聲，二門洞開，兩對紗燈，護着一個人走了進來。小秀急忙蜷身，仔細觀察，只見燈影之下，走進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他身穿絳色綢袍子，花白的辮子，花白的短鬚，身材精瘦，步履輕快，卻有點瘸，看樣子練過幾天武功，只是臉上有一道深深的傷疤，令人觸目驚心。

小秀看了，不免心中一動：侯三爺，傷疤？他是誰，怎麼這麼熟悉呢？

就在小秀沉思之際，張家父子早已迎出門外。那張員外滿臉堆笑地說：「哎呀呀，不知侯三爺大駕光臨，有失迎候，請勿見罪。」

「哪裡，哪裡。不速之客，夤夜來訪，打擾貴府，實在是於心不安哪。哈哈哈哈……」

小秀聽這侯三爺滿口純正的京腔，更是吃驚。怎麼，他是從京城裡來的？

就在這時，雷生已悄悄地來到小秀身邊。他正要發作，卻被小秀止住了。她向下一指說道：「哥哥快看，這個臉帶傷疤的人你認識嗎？」

雷生順勢往下一看，那侯三爺已在張員外父子簇擁下走進房內，燈燭輝煌之中，他臉上那道傷疤，閃着刺人眼目的紅光。雷生心中怦然一動，正想說話，卻聽下面侯三爺已說道：「張老先生，在下在驛館聽人傳說，貴公子今天受了一場驚嚇，十分惦記。白日行動不便，只好夜間造訪，以表慰問。」

那張員外連忙起身施禮：「多謝侯三爺。其實，也沒什麼事。犬子在鎮上閑遊，不知從哪裡來了兩個少年，發生口角……咱們也沒吃什麼大虧，倒多勞三爺您掛心了。」

「哦，現在那兩個小子呢？」

張洪達上前一步說：「回三爺，早跑了。要不，小侄能饒得了他們嗎？」

「嗯，賢侄說得好。噢，我聽說這兩個小子是一男一女，年紀也不大，是嗎？」

「三爺，您老人家可眞是消息靈通，他們確實是一男一女。年紀嘛，大約十六七歲的樣子吧。」

「唔，他們倆是怎麼稱呼的呢？」

「唉……當時，沒聽見他們怎麼稱呼。不過，後來小侄派去跟踪的人回來說，好像是兄妹相稱。」

侯三爺聽到這裡，突然眼光一亮，他道：「深更半夜，瞎追一氣，未必能追上；二來，據賢侄適才所講，這兩個小賊武藝高强，即使追上了，貴府幾位家丁，恐怕也

不是他們的對手；這三嘛，假如拿錯了，無非是花幾兩銀子，賠個禮算了。如果眞是小賊，又沒有拿住，豈不是打草驚蛇嗎？」

那張員外聽到這裡，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呆住了。他想：到了嘴邊的肉包子飛了，這可怎麼是好呢？於是，便氣急敗壞地說：「三爺，照您老人家這麼說，咱們就眼看着他們跑了不成？」

侯三狡黠地一笑，說：「哪會啊，他們跑不了！我自有良策，且容我再好好盤算一下。」

他要盤算，房頂上的兩個人可不容他盤算了。一見此人就是侯三，那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小秀先就忍不住了，悄聲道：「我下去一劍宰了他！」

小秀說着，翻身就要下去，卻被雷生一把給拉住了。

「妹妹且慢，你忘了下山時師父的囑咐了嗎？她老人家讓咱們先尋親，後復仇。這侯三不過是仇家的一個小爪牙，殺他易如反掌。可是殺了他就暴露了咱們的行跡，暴露了咱們的身份，這不合算。」

「那，那咱們就看着他從眼皮子底下溜走不成？再說，咱們不殺他，他可是還要追捕咱們呢？」

「是啊，妹妹說得有理。咱們現在有三條路：殺他，放他，躲開他。到底怎麼辦，全憑咱們。嗯……依我看，咱們不如暫且留下侯三這狗崽子。他在明處找咱們，咱們在暗處盯着他，這對咱們有利，不過，這張家助紂爲虐，不能輕易饒過他們。咱們得給他家一點顏色，也給侯三送個信，讓他不敢太猖狂。」

兩人正在計議，機會來了，只見下面一個張府家丁，慌慌張張地跑進來稟報說：「老爺……老爺，不好了！丁家的老婆子跑了！」

張員外聽了一驚，忙道：「什麼？跑了？媽的，你們這些上夜的人都是幹什麼的，連個老婆子都看不住。傳人，馬上給我搜！」

這一聲令下，張家合府上下登時一片大亂。家丁、差役、丫環、長工，全都被叫了起來，燈籠火把，院內院外，吵成了一團。

混亂之中，後院的柴禾垜「轟」地一下燒了起來，而且越燒越旺，映紅了半邊天空，這一來，張員外父子連同侯三爺都被驚動了。

當他們手忙腳亂地跑出來，指揮大家救火的時候，前院的書房又燒起來了，忙得他們關前難顧後，折騰了個人仰馬翻，鷄飛狗跳。好不容易才把兩處大火撲滅。張員外父子和侯三爺氣急敗壞地回到客廳，剛剛坐下，氣兒還沒喘過來呢，就見帳房先生神色慌張地跑了進來，氣喘吁吁地說：「老爺、公子，不，不好了……」

父子倆一驚，沒好氣兒地問：「怎麼了？又出什麼事兒了？」

「老爺，剛才府上失火，小的鎖上帳房門也出來幫忙，誰知，小的回去才發現，帳房門上的大鐵鎖被人擰開了，房內的箱子、櫃子全都被打開，地契、房契、帳本，咱們府上存的銀子，連同侯三爺放在這裡的兩千兩銀票，全都不見了，只留下了這個條子……」帳房先生一邊說，一邊遞上去一張帳簿紙。

張洪達上前一步，一巴掌把帳房老頭打了個踉蹌，順手奪過那張紙，只見上面寫着：「吾神來自凌霄漢，步下凡塵翦兇頑；略施小術縱天火，驚爾毛賊草堂前。劣子行兇害鄉鄰，勾結京匪賊侯三；懸崖勒馬猶可恕，血濺張門後悔晚。」

張洪達看完，垂頭喪氣地遞給老爹。紙條又從張員外手中傳給了侯三，三人輪流看完，個個神色沮喪，汗流浹背。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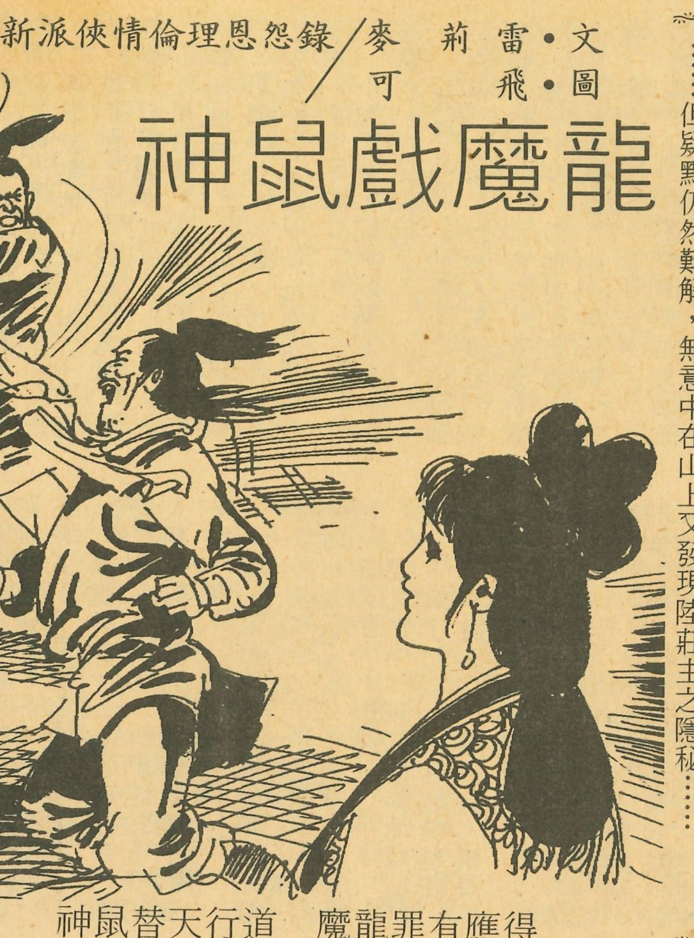
懲治了張家土豪，又安置好了丁牛母子，雷生兄妹懷着勝利的喜悅，又踏上了江湖之路了。

倫文叙當年在廣州觀音山，與湖廣柳家進行風水大鬥法，並正破解邪法時，恰遇這對小兄妹的娘親——紅衣姐姐，在她臨終前的關鍵時刻，妙點乾坤，遂造就了兩位江湖武林高手，濟世救貧，爲世人效力。至於倫文叙日後的運命之秘，那是「風水狀元倫文叙」的另一個故事內容了。（本篇完）

上文提要：陸進福焦急地尋找渡船，要過河去通知他的莊主，有人買兇要行刺他。當進福將消息傳到時，發現莊主陸應龍正與客人交談，而這三個客人則是來弄清百年來陸家莊與槐莊之間的是非恩怨，恰巧他們又從陸莊主僱用的神鼠口中得到眞相……但疑點仍然難解，無意中在山上又發現陸莊主之隱秘……

神鼠戲魔龍

新派俠情倫理恩怨錄／文・雷　莉　麥　圖・飛　可



神鼠替天行道　魔龍罪有應得

陸應龍退後一步，豎起手掌，硬把來鞭抓住，沉手一扯，身形一側，反手一招「倒撥琵琶」，以掌背反打卓方胸膛，狠、準、勁俱全。

卓方用勁一扯，扯不動，抖又抖不開，一急之下，祇好棄鞭倒退，但是他退得快，陸應龍追得一樣快，就以奪得的鞭以頭作尾向前一送，點中了卓方的穴道，卓方倒下在地，他萬料不到陸應龍有此驚人的武功，也料不到自己祇一招就會敗在他的手中。

陸應龍走到另一邊去。

羅剛的快刀，本來也有名堂，但還比不上卓方，如何對付得了陸應龍？不到幾招，同樣給奪走了刀，點了穴道，祇有水仙三娘，思緒敏捷，一看勢頭不對，連花小容也不理，急急的逃下山去。

花小容自恃是陸應龍的朋友，留了下來，結果是代替了水仙三娘，給抓住了，不過，陸應龍也有疏忽，當他記起史大全，想找他，也已不知去向了。

走了水仙三娘與史大全，前者是卓方、羅剛一夥，後者知道他的秘密，又是花小容的姘頭，給他們逃了，必會留下後患！陸應龍爲此不安了。

陸應龍身懷絕技，卓方、羅剛、水仙三娘、史大全、花小容等都看不出，也不知道，直至在這一次打鬥中，卓方打敗了史大全，卻被陸應龍點了穴道，羅剛與花小容也被他活捉，祇走了史大全與水仙三娘。

水仙三娘是卓方、羅剛的朋友，她逃了，勢必會去找人幫忙營救羅、卓兩人，史大全是花小容的姘頭，他也必然會找人來營救花小容的，因此，他們逃了，倒使陸應龍很頭痛。

原來陸應龍不僅怕水仙三娘與史大全找他報仇算賬，也因爲他們或多或少知道他的秘密，足以影響他的聲譽與地位，他爲了保護自己的聲譽地位，勢必要抓住水仙三娘與史大全，並且要快，要在他們未把秘密外洩之前捉住他們兩人殺之以滅口，這是必須的，而且也是急須的。

因此，他審問羅、卓、花三人，要他們說出水仙三娘與及史大全可能去的地方。

「姓陸的，你扮豬食老虎，倒扮得眞像啊！我自認有眼無珠，看不出來。」卓方答非所問，把陸應龍捧得老高，卻迴避了他的問話。

花小容則以冷笑作答，根本不說話，問得急了，她就說：「你知道他的外號叫花心狠，他這個人花心得很，女人第一，金錢第二，你到有女人的地方去找他，自然會找到他了，至於他在哪裡，那我就不

知道了。」

陸應龍注視她好一會，恨恨地說：「你也別騙我，哼！讓你知道我的厲害！」他把她抱了起來，抱進地洞，地洞本來有門，但他沒有關上，因爲羅、卓兩人都給點了穴道，無法移動，所以他肆無忌憚，連門也不關就把花小容抱了進去。

「你說不說，史大全會去哪裡？」陸應龍的聲音自房內傳了出來。

「我早說過了，他會到有女人的地方去，你到有女人的地方去就會找到他！」

「你眞這樣護着他，說不說？」

「我不是不說，是你不信。」

「再問你，你說不說？」

「你作死了，史老大他不會放過你的。」

「我也不會放過他的，我也不會放過你。」

「哎呀！你，你不要這樣！你，哎呀！我說，我說，我……哎呀……」

她突然變得輕浮地蕩叫了起來，她的叫是情不自禁的，而且，是歡愉的，和痛苦無關，她的叫，使羅剛恨恨地咒罵，卓方有點難耐。

「你現在還向着他嗎？還說不說！」

「說，我說，他呀！就跟你一樣，不分白天黑夜，想到就幹，你們都是花心人，喜歡往有女人的地方鑽，我警告你，小心史老大回來要了你的命。」

「哎呀！你才想要我的命，我非報復不可！」語出，花小容便呀呀地叫，完全是歡樂的叫聲。

過了好一會，花小容跟在陸應龍後面出來了，她春風滿臉，頭髮微亂，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看出她剛發生過甚麼事，卓方冷冷的看了她一眼之後，「呸！」的吐了一口痰，別轉了臉。

「姓卓的，你怎麼啦，看不順眼？」

「我怎會看不順眼，姓史的才會看不順眼！你幹甚麼關我屁事！」

「哼！你想管也管不了，你那寶貝跟史老大跑了，你以爲她會三貞九烈，誰知道她現在是不是跟史老大也來這一套。」

花小容的話侮辱了水仙三娘，羅、卓兩人都聽得有點刺耳，大爲震怒，羅剛大罵道：「你這不知羞恥的賤婦，誰沾上了你，都得倒霉一輩子，史大全倒霉了，陸應龍快倒霉了。」

「你自己呢？你沾了誰也倒霉！史老大雖倒霉卻跑掉了，你呢？你跑不掉，不是比他更加倒霉嗎？你剛才說誰沾了我，誰就倒霉，那好嘛！你也逃不了這個厄運！」她竟然坐在他的面前，在他的鼻尖磨擦，他又羞又恨，卻無法避閃，心一急，嗅到一陣陣異味，難受極了。

花小容竟會來此一着，嚇得卓方不敢開口了，他想，好漢不吃眼前虧，給她這麼侮辱過，眞會倒霉一輩子的。

花小容把羅剛一雙手抓住，拖死狗一般，拖進山洞去，把他綑起來，卓方也是一樣，陸應龍看了呵呵地笑道：「你眞行！這樣，他們就跑不掉了，來！我們喝一杯慶祝一下。」他斟了兩杯酒，把其中一杯遞給花小容，自己拿了一杯，然後，兩人再喝幾杯，便笑道：「這個似乎太不公平了，讓他們每人都喝一杯吧！說不定他們會回心轉意，肯幫我們的忙，再成爲朋友呢？嗯！你們喝不喝？如果不喝，我就留着自己喝，這些酒不是普通的酒，是幾十年佳釀呢！」

羅剛自己喝，卓方被硬灌進口中，這樣情形，卓方當然明白，那絕對不會是普通的酒，果然不出所料，片刻之後，他發覺眞氣四散，無法再聚集丹田，他一連暗暗的試了幾次都不成功，知道已經着了道兒，頹然失望了。

「小容，把他們的繩子解開吧，他們喝了散功酒，眞氣盡散，比一個常人也比不上，再也無力逃跑了，放開他們吧。」

「莊主，你給我喝的也是散功酒？」花小容惶然的叫道。

「不，我怎會捨得？」

「你沒騙我？」

「你自己可以試一試啊！是不是你自己知道，何必問我？」

「對，我可以試試！」花小容陡然拍出一掌，「啪！」一聲打在石筍上，把石筍打毀了一角。

「怎麼樣？我騙了你沒有？」

「沒有，你對我可眞好。」

「你可知道剛才喝的是甚麼酒？」

「是甚麼酒？」

「培元毒酒。」

「甚麼？毒酒！」

「不錯，是毒酒。」

「好呀！你害我，我不依你呀！」

「你不依也得依，我怕你不依，說眞話，嫦娥仙子也愛少年，我已不是少年了，說不定你碰上個少年，會把我撇下了，還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了他，用來討好他，我不能不防備你啊！

「小容，祇要你好好的侍候我，聽我的話，我不會害你的，到了需要的時候，我會給你解藥，要是你背叛我，到了毒性發作，肝腸寸斷，七孔流血，那種苦處，不是

你所能想像和忍受得來的，到了那時，你祇能恨自己背叛我，可別怨我！」

花小容聽得毛骨悚然，冷汗暗流，她料不到陸應龍竟然如此狠毒，用這手段對待她，她恨，卻不敢發作，强裝笑臉說道：「祇要有解藥就行了，我橫豎不打算離開你，管他作甚。」

「你眞這樣的想？」

「將來你自會明白。」

「那麼，我就放心了，你暫時留在這裡，我先回去看看，晚上再來看你。」

「你晚上一定要來呀，要是你不來，我會到莊中去找你，我也有話在先，到時可別再怨我。」

「你放心，我一定來。」

「現在不與你爭論，且等到了晚上再說，你聽準了，我祇等到二更，二更鼓響之後，如果你仍然不到，就不用來了，我會到莊上去找你的了。」

「好的，好的，我依你，我一定來，一定來的。」

陸應龍邊走邊說，遠去了。

山洞中祇留下了兩男一女，男的有氣無力，僅如常人，女的風騷入骨，媚態撩人，非常惹火，若非卓方有氣無力，他會馬上打她一個耳光，可是他服下了散功酒，功力盡散，要想動手，也是有心無力，絕對打不過花小容的。

花小容對卓方果然有點意思，一可是卓方飲了散功酒，她身上又無解藥，對他有意思也是沒有用處，她祇好忍着等待機會。

羅剛是火爆性子，看見花小容向卓方擠眉弄眼，媚態十足，實在看不過眼，忿然說道：「姓花的，你別對老卓眉目傳情了，你誘惑不了他，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姓羅的，這是你自己找苦吃，可別怨我，不給你吃點苦頭，你不知道我花小容的厲害！」邊說邊向羅剛走過去。

羅剛知道她要對付自己了，但他一點也不畏懼，反而激起了他的豪氣，把她臭罵一頓。

讓你罵吧，看你罵得多久，她走近了，一抬手，似乎要打他耳光，不料卻是虛招，足尖那麼一下是眞的，一腳踢在他的小腹上，痛得他「哎呀！」大叫，然後她伸手一撕，把他的褲管撕裂了，羅剛料不到她會來此一手，駭然脫口大聲叫道：「你想幹甚麼？」

「我想幹甚麼，我要你做太監！」

「你，你這賤婦！淫婦……」

「你罵吧！有本事就把我罵個夠吧！」花小容一點也不緊張，她把羅剛的褲管不斷的向上撕，動作是慢的，有點兒貓兒戲老鼠的味道。

卓方看不過眼了，他說道：「花小容，你是婦道人家，怎可以做這種事，你不應該這樣做！」

「姓卓的，你別得意，你要是再吵，等會兒你也免不了。」

「我不怕，我今生就不打算娶妻生子，你可不能害羅剛。」

「啊，好偉大啊！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眞的偉大，風水先生騙人十年八年，等一會兒我可就知道了。」

花小容拔刀而待，當最後一撕之下，一切已入眼簾，她入目之下，不禁嘩然而叫，把刀丟了，嘖嘖稱奇道：「這才是大丈夫，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大丈夫，今天見到了！」她愛其偉大，不忍下手割之，羅剛圖窮匕現之後，終於得免於難。

但是，他飲了散功之酒，眞氣盡散，她卻空有妙手，也難了卻心願，她心癢難熬，反過來咒罵陸應龍了。

「這死鬼，不知把解藥放到哪裡去，害得我心煩意亂。」

她放過了羅剛，四處找尋解藥，怎能找得到呢？

「你別找了，找得到也不知道是眞的還是假的，說不定找錯了，更送了羅剛一命！」

「你別吵，我自有分寸！」

「你有甚麼分寸？他難道會在解藥上寫上字？你別胡來。」

「胡來？我不能忍……」

「不能忍也要忍。」一個陌生的聲音突然傳自花小容的背後，她一驚，突然回頭，還沒看到甚麼，穴道已被制住，並被來人灌了兩杯酒，暈過去了，來人把她放到一邊，再走向羅、卓兩人。

卓方看到他的背影，覺得有點眼熟，當他轉過臉時，卓方脫口叫他，「楊兄，你怎麼會在這裡？」

「別說話，我們先找個地方躲起來，然後再設法替你們找解藥。」

「你有解藥？」

「現在沒有。」他一手抱起一個，向外就走。

二更響了，一道人影快捷地自山下而上，一直奔到洞口，向內低叫道：「小容！小容！」

洞內沒人回答，來人小心地向內窺望，低聲地叫喚小容的名字。

花小容沒有開腔，洞內靜得可怕，一點聲音也沒有。

來人突然感到不妙，停了步，傾耳靜聽，仍然聽不到甚麼。

「奇怪，難道都跑了，或者死了？」來人喃喃自語。

不過，很快就發現了花小容，他對這地洞是十分熟悉的，用不着點火也能走動，在走動中，他碰到

了一團軟而有彈性的物體，心中爲之大跳，本能的退了兩步，靜以待變，見沒有反應，這才亮着火摺子察看。

這一看，來人明白了，山洞中果然有了變化，花小容被點了穴道，暈倒地上，羅、卓兩人則不知去向，大概是給人救走了。

來人把花小容救醒了，花小容撒嬌地哭訴，說渾身氣力全無，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了。

「小容，你別急，把經過說給我聽，我自有辦法救你！」

花小容撒嬌地罵道：「救甚麼，都是你，要不是你丟下了我自己走了，怎會有這種事發生！一定是你叫人來害我的，又出來作好人！」

來人沒有出聲，讓她罵夠了，再叫她把經過說了一遍，花小容罵了一頓，出了一口烏氣，方把她被擊倒和灌酒的經過說了出來，最後還叮囑來人，「莊主，你一定要替我報仇啊！我不出了這口烏氣，我不依你……」

來人就是陸應龍莊主，他輕輕的替花小容按摩，並從洞壁暗格中取出一瓶解藥，倒了兩粒藥丸出來，用水化開，讓花小容喝下，又叫她好好歇一會，功力便可以復原。

花小容不屑地一哂道：「你以爲我是小孩子，這麼容易受騙？你還是留口氣暖暖肚子吧，我不會相信的，除非我現在就……」

「噤聲！有人！」陸應龍一閃身，到了石洞門口，注目往外一望，看到人影一晃，在洞外二三十丈處閃動。

這一晚雖然有月色卻不甚明亮，三五十丈之內，已不能看得清楚，陸應龍見相距不遠，又自恃武功不凡，一點足，竟追了出去，人是找不到了，卻聽得不遠處有異聲，他咬咬牙，再追了過去。

發現有一隻兔子被縛在一株小樹上，兔子掙扎，便傳出聲響，小樹也在搖動，他心頭一動，知道上當了，但看到小樹上飄動着一張紙條，好奇心使他取下來看，紙上面寫着三行字，字很細小，讀來十分聱口，不知是甚麼意思，他不免思索着，希望明白。

他這麼一來，便躭誤了不少時間，後來，他終於看明白了，原來這三行字不是直讀，而是由右至左順着次序讀下去，應該是：枉你聰明自負武藝好，原來是個呆頭呆腦，兩隻兔子換解藥，飛天本領我高强。

陸應龍知道上當了，勃然大怒，急急往回跑，回到山洞，見花小容端坐在山洞內，神氣清醒，這才稍爲放心，急忙問道：「剛才可有人來過？」

「沒有，你爲甚麼這樣問？」

「沒有甚麼，沒有人來過便好了。」

「你在外面，看到了甚麼？」

「我先看看那瓶解藥。」陸應龍再次取出藥瓶，見解藥依然未動，眞個放心了。

「你怕甚麼？就算他眞是取到了，他也不知是那一種才是解散功的解藥，難道他敢全都吞了下去！」

「對，我把白色的撿起來，他們就是偷去了也沒有用處。」

「那是沒用的，你要他作甚？」

「不是沒有用，每一種解不同的毒，吃錯了不但解不了，反而會有害。」

「那一種是解毒酒的，可是你拿起的白色這一種，你是怕我偷了，所以拿了起來？」

「不，這是解散功毒的，剛才你吃的就是這一種。」

「眞的？怎麼我還是沒有氣力？」花小容說時踢出一腿，不小心踢在石頭上，「哎呀！」一聲，單着脚跳躍着，幾乎跌倒在地上。

「小心，你怎麼了……你是甚麼啦！」陸應龍慌忙撲上前去把她扶住，她在他身上一靠，他發覺她的身型不同，一把將她推開，她借他的一推之力，便疾向門口疾竄了出去。

陸應龍一怔，知道又上了當，急急追出去，卻是夜風獵獵，蟲聲唧唧，哪裡還有半個人影，對方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陸應龍找不到了敵人，回到洞內再找花小容，她已被人擊昏，躺在一隅，身上祇穿內衣，外衣不見了。陸應龍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他恨極，但對人家手脚敏捷，改裝巧妙，也得衷心佩服。

陸應龍救醒了花小容，記起身上的解藥，伸手一摸，半顆不存，再看放在一旁那瓶解藥，也失了踪，他惱恨之情，不言可知了，他猜想不出是甚麼人，花小容告訴了他，說是「飛天神鼠」楊康。

「你怎麼知道？」

「他叫我告訴你的，他說你如果要找他，可於半個月之內到槐莊去找，自會找得到他，半個月之後，他就要離開槐莊，不等你了。」

「他眞的這麼說？」

「眞的，我何必騙你。」

「好呀！我倒要看看他有甚麼能耐如此膽大妄爲，專與我作對。」

「莊主，自古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既然這麼說，必有所恃，說不定會在那兒設下陷阱，你何必逞這樣的英雄，自投羅網，我

勸你還是別去的好，何必爭一時之氣。」

「你說得對，我要好好的考慮考慮，別又上當了，還要受他人取笑。」陸應龍顯得相當理智，可是，當他回到陸家莊，知道遭賊人洗劫，他就無法忍了，他立即着人把武師召集在一起，還親自去請來幾個朋友幫助，立意要去蕩平槐莊。

陸應龍熟悉去槐莊的道路，陸進福也是，他們一前一後，一行七人直奔槐莊。

＊　＊　＊

「飛天神鼠」此刻並非在槐莊，他在距離陸應龍那個山洞不遠的一個石洞中，這石洞十分乾爽，洞口甚狹，且極隱蔽，不易被人發覺，「飛天神鼠」就利用人們不相信敵人會有膽躲在附近這種心理，大膽的冒險一下，事實上他一個人也無法同時抱着兩個人遠逃，非冒這個險不可！

他取得解藥之後，馬上給羅、卓兩人服下，不多久他們同時瀉了兩次，洩出穢物後，精神已好許多，再吃過東西，歇息一會，功力已漸漸的恢復了，他們知道吃的確是解藥，心理也解除了威脅，不過，他們並不知道，陸應龍已經去了槐莊，及至第二天聽到了這個消息，三個人都大爲着急，尤其是「飛天神鼠」更覺不安，因爲此事由他而起，若槐莊眞有不幸，他的責任實在太大，爲此，他比別人更心急於趕去槐莊，趕得也最快。

陸應龍、陸進福等一行七人，快馬加鞭趕去槐莊，途經桐溪河，又如前一次，陸進福急於趕回陸家莊一樣，河面沒有船隻，祇有浪花。

「進福，沒有船，怎麼過河？」陸應龍以責備的口脗向陸進福查問。

「莊主，那些船，都被徵用了。」

「那怎麼辦？你早兩天是怎麼回來的？」

「有位老漁翁指引我向下游找到一隻船，他把我送過河的。」

「現在那船呢？在哪裡？」

「那一天在那樹下拴住，現在我可就不知道了。」

「你去看看，我們慢點走，等你的消息好了。」

「好，我馬上就去。」陸進福騎馬匆匆走了，陸應龍等幾個勒緊了馬韁緩緩地走。

春末夏初時光，天氣已漸漸轉暖，百花吐艷，蜂蝶飛翔，看得出確是初夏了。

一陣蒼勁的男人的歌聲隨風送來，聲音渾厚、明亮，十分悅耳。陸應龍環顧各人問道：「你們可知道這是甚麼人唱的？」

「不知道！」幾個人同聲回答。

「快去查查！」

「莊主，這個唱歌的……」武師蘇健業感到詫異，在這時候，莊主居然還有心情去追查一個唱歌的人，便忍不住發問。

陸應龍深沉地說：「這人可能是楊康的同黨，如果找到，請大家小心。」

「楊康的同黨？有可能嗎？」

「有可能，你聽不出來？」

「莊主，你聽出了甚麼？」

陸應龍道：「此人內功深厚，祇會在楊康之上。」

「莊主，你怎麼知道楊康內功的深淺？外人的傳說不可以盡信，我就不信了。」

「你應該相信，對敵人的種種傳說，我們都可以不信，但有關他的武功，却不可不信。」

「爲甚麼？」

「這個你們還不明白，關於敵人好色好賭之類，與我們毫無關係，何必理會是眞是假，信與不信都無大害，若是傳說敵人會飛天遁地，翻江倒海，我們也可以不必相信，因爲世上實在沒有這種人，但關於敵人的武功一層，就要相信了，如果你不信，勢必輕敵，這樣往往就要吃虧，後悔莫及，若你當傳說是眞的，你就會步步爲營，結果，如果傳說屬實，你有備而戰，不會吃虧，若傳說失實，你就更成功了，俗語有云，死蛇當作活蛇打，就是這個道理。」

蘇健業道：「哦，經莊主一言點醒，我獲益良多，受用不盡，眞要多謝莊主的教導！」

另一莊漢又問：「但是，莊主又怎會懷疑唱歌的人是楊康的同黨？」

「楊康能有今日的聲譽，決不是憑傳說得來的，必有眞本領，剛才唱歌的人，內功深厚，歌聲不算響亮，卻能歷久不散，廻聲不絕，可見其內功之深厚，你們沒有留意，自然聽不出來，如果……咦！你聽，他又唱歌了……」

陸應龍一說，各人又靜心細聽，果然覺得這歌聲沉實有力，不由對陸應龍暗暗佩服。

不一會去調查的人查到了，回報是上游地方有一小船，船上兩個老人在下棋，歌聲由那小船上傳了出來，至於是那一個老人所唱，卻不清楚。

「這就易辦，抓那兩個老人來一問，便可以知道啦。」

「不行！」陸應龍斷然喝住阻攔。

「爲甚麼？」

「你眞是不用腦，如果這麼容易就抓來，還能在小船上下棋？」

「莊主這話我還是不明白。」

「你看，這兒哪裡有船？祇有他們一隻，爲甚麼？他能保有自己的船，又自由自在的在溪河上下棋，還會是個平常的人嗎？」

「莊主，你的意思是說，我們不易抓住那兩個老人？」

「當然不易抓住，如果辦得到，我早就叫你們去抓來了。」

「那怎辦？」

「你去向他們借船渡河，我們到了船上再作打算。」

「莊主，他這船，小得像一隻木屐，借來也沒用，他也未必肯借。」

「你沒向他借過，怎知他不肯？」

「這個……」

「別這個那個，快去吧！」

「是，莊主！」那人祇好帶同回來的兩人去借船了。

船在河的對岸，一根粗繩子把它拴住在石塊上，船在水面上浮晃着，隨着波浪起伏，兩個老人坐在船上下棋，對於棋以外的一切，似乎都不放在老人心上，也不在老人眼中。

「嗯，老人家，坐在船上那兩位老人家，你們聽得到我的聲音嗎？請你們把船開過來，載我們過河！」

河風呼呼，河浪翻騰，水聲嘩啦嘩啦的響聲，把叫人的聲音都掩沒了，大自然的聲浪，把叫人的聲音完全壓下去了。

兩個老人仍在下棋，沒有絲毫異動，眞像兩截木頭一樣。

叫喚的人再度三人一齊高聲呼叫，三個人一齊叫，聲音自然是大得多，可惜比之大自然的聲浪，實在是太渺小了，起不了作用，因此叫了一會，仍然沒有任何反應。

不過，叫之不應，就改變了方法，使用石頭，石頭擲出去，並未落到船上，卻落在船旁的水中，激得水花四濺，射到老人身上，落在棋盤上，老人終於發覺了，側頭望過去，看到對岸三個人在擲石，於是便知道是甚麼一回事，其中一個老人喝問：「你們幹甚麼？」

「老人家，快把船划過來，載我們過河。」

「甚麼？你說甚麼？」

「你快划船過來，載我們過河去。」

「你說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我叫你，快划船過來，載我們過河去。」

「啊，你們要船過河，你到別處找船去吧！我這船小，不行！」

「這裡沒有船了，你快過來。」

「我說不行就不行，不要囉囌。」

「嗯，老頭兒，你最好聰明一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放屁，我說過不行，你別仗勢欺人，我雖然年老，決不怕你恐嚇。」

「糟老頭，你不要後悔！」

「你才要後悔！」

「你們去不去，再不去，咱們就不客氣了啦！」

「你怎麼不客氣啦？哼！難道要跳到河裡去自殺，說是我們迫你！」

「你不要貧嘴，咱們說的句句是眞話，要是你不信，馬上就要後悔。」

那三個人自然不信，各自撿了石塊再向小船擲去，居然有幾枚擲中小船，兩位老人恨極了，把一盤棋子一推，不下了。然後一個解開繫在石塊上的粗繩，一個掌舵，把船划向對岸，那三個人不明對方來意，都退出了丈外，遠離河邊，讓對方泊船。

小船已划到河中心，停了下來，然後逆流而上，其快如疾矢，直朝上游划去，剎那之間已經去得遠遠的，隨着河浪而來的，祇有老人家的歌聲。

小船失踪了，三個人無法追及，祇好照實回報，陸應龍大爲震怒，認爲他們三人辦事不力，痛罵了一頓，偶一遠望，更爲大怒，因爲他發現有一隻小船正在上游河邊停着，怎說已經遠去，失了踪影？他以爲那三個人揑造事實騙他，他如何不怒？

但是那三個人誓神劈願說沒有騙他，而且，三個人的說法一樣，陸應龍爲此更覺震驚，便親自前去查究，看看究竟。

「嗯！你們到底有個完沒有？剛才我們已經避開你們，現在又來騷擾，你眞以爲我是怕了你們？別作夢！」

「老人家，我祇是想借你們的船過河，要多少酬勞，你說好了。」陸應龍平和的說道。

「廢話！我不愁吃，不愁穿，誰稀罕你甚麼酬勞，我才不稀罕！」

「老人家，你就不能行個方便嗎？」

「要方便，就到毛坑去，別在這裡放屁！」

「糟老頭，你嫌命長呀？」

「我總不會比你命短。」

「好呀，我倒看看你有多大本事！」陸應龍向另外兩個人揮揮手道：「給我打！」

「是！」話聲落，石塊已經飛出擲擊老人，老人一個握着短棒，一個拿頂破帽子，把所有擲來的石塊都給碰到水裡去，或撞擋到船上，再不就給接了下來。

「姓陸的，你作的孽還少嗎？

你的陸家莊已經落入別人手中，你已後退無後路，有家歸不得了，還敢對咱們無禮！」

陸應龍一聽對方如此之說，不由大感震驚，不知眞假，嚇得臉色也變了，於是急急發問道：「你這話當眞？你怎麼知道？」

「咱們自然知道，咱勸你還是趕快回去看看吧！」

陸應龍心頭大亂，失去先前的鎭靜了，他喃喃自語：「不，這不是眞的，不會是眞的！」但口雖如此說，到底還是擔心的，所以他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奪船過河還是該聽信老人的話，遲疑不決。

老漁翁已經將擲來的石塊，逐塊逐塊擲回給陸應龍，幾乎打在他的身上。

老人的手勁好大，比陸應龍的手下擲過去的還大得多，而老人所立足的是波動中的小船，不易受力，但站在河邊的人，卻是有進退餘地，較易用力，這樣一比較，老人的功力，顯然比他們高出許多了。

陸應龍一想又是心頭一凜，便拾起兩塊較大的石塊，冷冷地說：「剛才給你們送石塊的不是我，你既然一定要還，禮尚往來，我若不回敬，就未免失禮了。」他一邊說一邊把石塊擲了出去，去勢甚勁，第一塊被老漁翁用槳擋了開去，不過，老漁翁也吃了點虧，他的槳給砸裂了，缺了一塊，身形一晃，使出千斤墜的功夫，船板也裂了一塊。

陸應龍的目光何等厲害，已經看到了，所以另一塊石頭緊接着又擲了過去，同樣還是小船，老漁翁沉勢以待，仍擬硬接，但另一個老人卻微微一笑道：「牛有利角，氣力亦大，卻聽於童子，對付這種人，用智勝於用力，你看我的吧！」他不接石塊，祇用足尖一蹴舷，船便抖抖移開，那塊石頭恰好擦過船邊而墮，那個老人以挖苦的口脗說：「好氣力，可惜眼力差些，擲不到船上。」

這老人姓勞名亦勞，他是甚麼人，連老漁翁也不甚了了，祇知道在十三年前的一個風雨夜，來了這個老人，奇怪的是十三年了，他的容貌還是跟初來時差不多。

這老漁翁與他相識了十三年，一直到現在還不知他的眞正身份，其他的人更不知道了。

勞亦勞平日絕口不提武事，祇好下棋，不管風雨多大，他每天都到小船上去找老漁翁下棋，時日久了，也覺得很平常了，這時，他突然使了這一招，老漁翁不由的打心底佩服他。

陸應龍受到了諷刺，無法下台，便拾石再擲，可惜都落了空，乒乓乓的擊在河裡，響聲帶起了浪花，看是好看，祇是白花氣力。

「陸應龍，你亦技已止此矣！算了吧！楚河漢界，各得其所，你又何必破壞呢？」

「你是甚麼人，敢和我作對！」

「你眞是孤陋寡聞，連咱桐溪老人也不知道，不是太笑話了嗎？姓陸的，咱勸你回頭是一番好意，你別想歪了念頭，以爲咱怕了你啊！」

「住口，今天我若不殺了你們，難消我心頭之恨，你等着吧。」

「這麼說，你這口氣別指望消了！」

「你們給我擲石，把他們的船先毁了，然後再跟他們算賬！」

「是！莊主。」幾個人一齊回答，但幾個人加起來也祇有五個，陸進福與彭心平兩個護莊武師去找船不在，五個人還包括了陸應龍在內，他自己不動手，就祇有四個人，當時他的身邊雖然有很多石塊，但卻大則嫌大，小則嫌小，無法適用，能合用的實在不多，因此各人都有點洩氣了。

勞亦勞和老漁翁兩個一站船頭，一守船尾，船本來就小，兩個人一頭一尾分開，足以應付對方的擲石攻擊了。

勞亦勞接下了幾塊石之後，厲聲說：「你們眞是不知好歹，不知死活，要你們知道咱們這兩個糟老頭的厲害了。」於是脫手擲出的手中石塊都在半途把對方擲來的擊成碎片，反射對方，對方已經有兩個受傷了。

「你再敢搗鬼，還有更厲害的滋味給你們嚐嚐。」

勞亦勞的話十分有力，對方果然膽怯了。

「怎麼樣，姓陸的，你還是快回家去吧！」老漁翁大聲地說。

「莊主，下面有船，已經講妥了，一兩銀子一個人，馬當人計算！」陸進福匆匆走向莊主陸應龍身邊說道。

「甚麼？一兩銀子一個人，馬當人計算，想趁火打劫？」

「莊主，他說餌向河中投，願者上釣，絕對不勉强。」

「胡說，那有這麼貴的船費！」

「莊主，我們要是不要？」

「當然要，怎麼不要。」

「那麼，先給他銀子？」

「不，船我要，銀子不給。」

「那怎麼可以？他不肯的。」

「不肯？他不要命了？」

「莊主。」

「別說了，快準備過河。」

「可是銀子……」

「由我對付，去！」

「是，是！」陸進福大聲叫道

：「喂！船家，快把船划過來，我們莊主要過河了。」

「來了，來了。」船家划着船，唱着歌，祇聽他唱：「船兒輕輕水上浮，爲衣爲食兩頭遊，難得客人乘船過，一人一兩無回頭！」

船家把船划近河邊，卻不泊岸，說：「你們多少人過河？每人銀子一兩，先付錢再上船。」

「那有先付錢的，當然到對岸之後才付錢的。」

「那是別人的事，你可以去找別人，乘他的船，我不在乎，若要乘我的船，就快把銀子拋過來，再不付錢，我可要走了，若要叫我回頭，當兩次計算，每人兩兩，先此聲明，不要後悔。」

陸應龍處在這環境之下，除了屈服之外還有甚麼辦法，甚麼辦法都沒有。

五個人一匹馬先過去，跟着是一個人三匹馬，之後又一個人三匹馬，人與馬都過河了，陸應龍反臉道：「剛才你共收我們十四兩銀子，快還我十五兩，十四兩是本錢，一兩是利息，你識相些就快拿出來，等到我們動手，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哎呀！這還是我第一次做的虧本生意，算是我倒霉了，不過，我提醒你，如果你要回頭，非得五兩銀子一個不可，否則我是不會載你們過去，至於這十五兩銀子嗎？你來拿就是！」猝然船篙點地，使勁一壓，壓得兒臂粗的船篙也彎了。

船乘急湧河浪順水而下，再加上船篙之力，去勢甚疾，陸應龍要阻也阻不了，目送船向下游而去。

船去了數十丈之外，才傳來船家的聲音：「姓陸的，你一生爲非作歹，害人不少，這一回你是自作自受了，你不用回來啦，我們現在就去接收陸家莊，你別再指望回來啦。」

「狗賊，你敢動我陸家莊半根稻草，我就把你碎屍萬段！」

那船家道：「你還是先想個辦法，先過了河再說吧。」

陸應龍想不到船家會來此這一着，眞是被氣壞了，他在驚恐交加中瞥見了上游那隻小船，一擺手，立即搶了過去。

「姓陸的，你的想法可眞不錯呀，你過橋抽板，翻臉不給人家錢，結果是給人家棋高一着，佔了上風，你欺善怕惡，想欺侮我們老頭子，不行，沒有這麼容易。」

「不行也得行，進福，去把他們抓起來！」

「慢着，咱們把話說在前頭，咱們先聲明，這船是咱的好朋友，誰要是不聽勸告，一定要上船，除非他勝得了咱們，要不，咱們決不讓乾着身子離開！來吧！誰不怕死，就請立即上船。」

桐溪老人勞亦勞坐在船舷，足浸水中，手中執着一塊長達有七八尺長，寬有七八寸的黑布，布在水中漂浮，看他的樣子，彷如小孩子在玩水，極有趣，老漁翁則手執釣竿，長有丈許，另有魚絲逾丈，一揮一抖，其聲甚銳，他蹲在船頭垂釣，桐溪老人說話的時候，他剛好釣起一尾紅鯉，約有斤重，十分奪目，他把牠放落船艙，手勢十分俐落。

陸應龍搶到河邊，本來可以搶登小船的，見了兩個老人如此悠閒淡定，竟然心膽俱怯，不敢迫近上去，只好帶人匆匆走了。

在陸應龍的來路上，突然出現了幾個人，帶頭的一個來到了河邊，急急叫道：「船上那位大哥，幫幫忙，送我們過河好不好？我們有急事，非得你大哥幫忙不可了。」

「你要過河，有商量，每人銀子一兩，馬當人計算，你同意就把銀子丟過來，我送你過去。」

「好，錢財身外物，人命值千金，來，這是十兩銀子，多出來的請你大哥喝酒就是。」

「人說『飛天神鼠』重義輕財，我一直祇是得個耳聞，今日一會，果然名不虛傳，銀子事小，請上船吧。」

「大哥過獎了，還沒請教大哥怎麼稱呼？」

「咱是柯老二。」

「好呀！大水冲到龍王廟，自己人認不得自己人了，原來是柯家兄弟。」

「楊大哥此話怎講？」

「有一位叫做柯玉山的，可是你們本家。」

「那是我的二叔，楊大哥，你認識我二叔？」

「咱們何止認識，他是我的結拜大哥呢。」

「啊，這麼說，你該是我的三叔了，請三叔受我一拜。」

「不！我們各交各的，不來這一套，我們該以年歲爲序，兄弟相稱。」

結果，楊康居長，做了大哥，既成兄弟，船費自然不用提了。

「柯兄弟，剛才可曾見過有幾個人匆匆過河去了。」

「大哥問的可是陸應龍他們？剛才過去，你看，還在前面。」

「不錯，那就太好了，柯兄弟，你給我守住水路，別讓他由水路跑了！」

「你放心，如果他由陸路走，我或許無能爲力，他若由水路走，保管他跑不了。」

「那很好，先謝謝你，卓兄，

我們走。」

* * *

陸應龍看到「飛天神鼠」楊康與卓方、羅剛來了，就知道必有一場惡鬥了，當下把幾個人集中在一起，討論應敵方法。

陸進福第一個被派出場迎擊卓方，打不到二十招，卓方傷左腿，陸進福傷了左肩，傷得較重，給雙方的人救了回去。

第二場是羅剛出戰對方的護院武師金桂方，羅剛受了輕傷，金桂方被羅剛擊斃了。

「飛天神鼠」楊康打第三場，對方三個人迎戰，三對一，實行以多求勝，「飛天神鼠」打了好一會還不能取勝，還有一個更强的陸應龍虎視眈眈守在一旁，「飛天神鼠」精神上難免受到影響，他因怕打得太久有傷元氣，無力再鬥，也怕敵人趁他無暇兼顧之際，傷害羅、卓兩人，心神恍惚，便失了許多機會。

陸應龍在旁看了一會之後，終於說：「的確是好功夫，一生難得幾回見，來，我也來領教幾招。」說着話，不理對方反應如何，他已經先動手，直向楊康下三路進攻了。

「好呀！你們都來吧！」楊康奮勇力戰，以一敵四，雖無懼色，卻也沒有取勝的機會。

陸應龍打了一陣，便對其中一個道：「郭烈，你先去收拾那兩個敵人。」

「是，莊主，」郭烈退出了戰場，撲向卓方，楊康大急，高聲叫道：「卓兄，小心。」

「小心又有甚麼用。」郭烈疾撲而去，羅剛握着刀守在卓方身邊，但是，郭烈跑出幾步，突然「哎呀！」一聲大叫，一個踉蹌，倒了下來，在地上連續翻了兩個滾，撫着膝蓋呼號，說是遭人暗算。

「郭烈，你怎麼樣啦？」陸應龍問。

「莊主，他們有埋伏，我的膝蓋給打碎了，站不起來。」

「活該，活該，」老漁翁搭上了一句：「還好你沒有動手，要不，你左膝蓋也不保了。」

「老鬼，是你暗算我！」郭烈勃然大怒。

老漁翁道：「你弄錯了，不是我暗算你，是你碰上了我的石頭，你本來跟姓楊的打得好好的，誰知道你突然會離開，跑到這裡來碰我的石頭。」

老漁翁這話，等於是承認了是他打的暗器傷了郭烈，自然引起郭烈的仇視，他不能走，卻仍能擲石，祇歇了一會，仍可以起身，他用石塊向老漁翁投擲，要報被暗算之恨。

桐溪老人在船上站了起來，伸伸手，活動一下手脚，目光一凝，陡然注視向一個地方，大聲道：「嗯，躲在大樹下石塊後邊的那位朋友，還有樹上的那一位，你們已經蹲了半天，腿也快要痲了，該出來啦，再不出來助陣，可嫌太遲了。」

桐溪老人這話頗出各人意外，因爲誰都不曾有所發現，不知在這地方，除了他們這些人之外，竟然還有其他人，所以，他們都不相信桐溪老人說的是眞話，以爲他說的祇是胡言。

但是桐溪老人說話之後，跟着便有一個五旬左右的漢子自一株大樹附近的石後轉了出來，冷冷地道：「好眼力，夠高明。」說着向樹上道：「下來吧！已給人家看了出來，再不下來便沒有意思了。」

「好厲害的一雙賊眼！」人隨聲現，一道人影自樹上飄然而下，下得很緩，姿勢更美妙極了。

「原來是丁老黑與丁大娘，咱找了你們很久，現在總算見到了。」

「師兄、師嫂，你們來得太好了。」陸應龍欣然叫嚷，希望師兄嫂幫他們的忙。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會來幫你的，我先問清楚這兩個老傢伙，就來幫你。」丁老黑先回答了師弟，又向桐溪老人道：「老頭，你說找了我許久，到底爲了甚麼？」

「咱找你當然有事，你不認識咱了，咱提一個人，你應該記得。」

「甚麼人？」

「勞其端，你還記得嗎？」

「勞其端，鎭安鏢局的鏢頭？」

「正是，你總算沒有忘記！」

「你是他甚麼人？」

「那一次，有一個叫丁老黑的帶了幾個人劫鏢，劫了鏢銀，還打傷了鎭安鏢局的鏢師，可有這件事吧？」桐溪老人不答對方的問話，祇顧自己說話，有沒有人聽，他卻不理。

「你是他的甚麼人，怎麼不說？」

「你劫了鏢之後，便躲起來享福，可勞其端他受了傷後，羞憤交迸，結果羞憤而死，至死還念念不忘他經手失去的鏢銀。」

「那祇能怨他自己的學藝不精，怎能怪我，我問你，你是他甚麼人，找我有甚麼事？」

「他在臨死的時候，抓着他兄弟的手，請他無論如何也要替他報仇，他的兄弟同情他，答允了，於是，就從那一天起，他便找尋丁老黑，找了足足有十八年，到今天才找到了。」

「你是勞其端的兄弟？」

「你還算不笨，總算想到了。」

「你是……」

「勞亦勞，人稱桐溪老人的，便是咱了。」

「好哇，今天，我給你一個公平的決鬥機會，叫你死得瞑目，待見到你的死鬼哥哥，也不至臉紅，你劃出道來吧，動拳脚，比兵刃，悉隨尊便，我都樂意奉陪。」

「你既然說得大方，那好吧！咱也不佔你便宜，你夫妻倆一起來吧，咱不在乎。」

「你是說，要在船上動手？」

「你放心，咱們說過不佔你便宜，就不會不算數。」說話之間，小船已經靠岸，勞亦勞亦已登岸了。

雙方距離愈來愈近，大家都看得清楚了。

丁老黑突然戟指桐溪老人喝道：「你到底是甚麼人？敢冒充姓勞的兄弟！」

「笑話，姓勞的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英雄、大豪傑，咱爲甚麼要冒認？難道冒了一個被人劫了鏢，羞憤而死的兄弟很光榮？值得向人誇耀？」

「你今年多大？你說。」

「咱多少歲，跟你有甚麼關係？」

「你自認是勞其端兄弟，總不能老過勞其端吧？可是你……」

「哦？原來爲了這個，你放心好了，咱不會比他老。」

丁老黑道：「我問你，你今年幾歲，怎麼不說？」

「你有多少歲？你說。」

「我四十有八，再過兩年便……」

「五十歲，該死了，你不會再有兩年了。」

「你咒人，你……」

「咱說三十五歲，你信不信？」

「胡說！」

「胡說？姓丁的，你這一回看走了眼，你看清楚一點，看看咱可像當年的勞其端！」勞亦勞伸手一抹，額上的皺紋沒有了，鬍子也不見了，他根本不是老人，祇是個三十出頭的壯年人，輪廓確像當年的勞其端。

丁老黑駭然心怯，卻不得不硬着頭皮說話。

「廢話少說，血債血償，你們一起上吧！十八年的利息，今天算上了，正好是一本一利。」

丁老黑向妻子打了個眼色，便雙雙撲了上前，然後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且看你比你的哥哥能勝得了多少。」

丁老黑夫婦都是用刀，男的用朴刀，女的用雙刀，三柄刀揮舞起來，互相配合着，刀光織成刀網，人在其中，不易破網而出。

丁老黑夫婦的刀陣，配合得非常緊密，不少成名的江湖人物，都曾喪生在他夫婦的刀陣中，他們明知勞亦勞決非易與之輩，也還不致怯懼，仍具取勝信心，但是，交手不到十招，丁老黑卻倒抽了一口冷氣，覺得不妙了。

勞亦勞用的是軟帶，長有數尺，寬不及尺，本來是軟綿綿毫不着力的布帶，是不宜用作武器應敵的，但握在勞亦勞手中，卻變化多端，十分厲害。

勞亦勞把一條布帶，忽然束成布棍，橫掃直搗，就如鐵棒，忽然抖開近尺，作爲佛門的功夫的方便鏟用，或作巨斧劈砍，有時卻軟綿綿的毫不着力，丁老黑雖然用盡全力也無法把它斬傷，反受它倒捲奪刀的威脅。

勞亦勞布帶長有幾尺，比丁氏夫婦的刀要長許多，常常把他們夫妻迫離自己幾尺，刀短，無法傷及勞亦勞。

雙方打了十招，武器上優劣之勢已見，丁老黑夫妻祇有靠內力擊敗對方了，可是由實招拚搏的所得反應，很明顯，勞亦勞的功力，尤勝對方，在此情形之下，丁老黑夫妻想獲勝，難了。

「姓丁的，你已攻了我快二十招了，也該讓我出招了！來，接着！」勞亦勞一抖手，布帶捲了三個圈子，套向丁老黑頭上，用招十分古怪，丁老黑一招「雪花蓋頂」，刀光繞過頭上空間，準備以眞功夫跟勞亦勞一拚。

丁大娘怕丈夫有失，也撲前援手，揮刀撲攻勞亦勞！

勞亦勞恍如背後長了眼睛，發出攻擊丁老黑的那一招還未用實，突然一沉手，抖回布帶反打背後的丁大娘，不擋她的雙刀，卻捲向她的纖腰，她嚇得面容失色，脫口大叫，倒退不迭，還好，退得快，雖然足脛給帶風刮了一下，卻未受傷，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

勞亦勞在桐溪首次出現便是一個年近五旬的人，十多年時光，使他成爲老人本極平常，怎料他卻愈活愈年輕，竟然是個四十不到的人，這一點，連與他長期相處，日日相對的老漁翁也給瞞過了。

老漁翁雖然知道他身懷武功，但也想不到會這麼的超卓驚人，看他這時的出手，絕非自己可及，心中不免感到又佩服又慚愧！

丁老黑見妻子倒縱急退，急忙撲前牽制，一刀揮出大叫接招。

「來得好！」勞亦勞又使出反手攻勢，一條布帶由下倒揮上去，先脚後手，丁老黑不虞他重施故技，竟用此招，心中大急，迴避已來不及，迫得用出險招，身子一傾，就

以手中刀向前一進一沉，以刀尖在布帶上一點，借力斜飄，雙方都用招極快，誰也沒有考慮的機會，勞亦勞果然上當了，及至發覺放軟帶子，已經遲了半步，終於被丁老黑躍出四五尺外，避過險着。

丁老黑嘆了口氣，暗暗流汗了，雙方都停了手，都怔了一怔，丁大娘這時已回過氣來，揮舞雙刀，疾攻勞亦勞下盤，雙刀僅離數寸，如水浸金山，匝地而來，確是非同小可，她雙刀使出地堂刀法，這是極難練的，比單刀難了許多，威力也大了許多！

丁老黑和妻子合作已久，心意相通，見其施展出這一套刀法，便知她心意，馬上予以配合，立即使出一套嘯風刀法，盡取對方上盤，攻勢同樣凌厲無比。

於是，兩片刀光分上下的兩個不同方向不同高度進攻勞亦勞，似要把他分為三截。

但勞亦勞卻滿不在乎的冷冷一笑道：「好哇，一在上一在下，倒像演出床上戲啦，哈哈，自古道，演戲不如看戲，這話眞對。」他使出一招「烏龍絞柱」，布帶自繞全身，把來刀的都擋在外圍，然後一抖再抖，布帶聲「啪啪」兩響，先攻丁大娘，再擊丁老黑，連環招果然名不虛傳，丁老黑夫妻都捱了一下，肩頭受傷，衣破血流，不禁同聲叫嚷，氣得大怒，無法下台，互相叫出一聲之後，又雙雙的回撲，再次進攻。

勞亦勞想不到他們夫妻如此拚命，又是發出一聲冷笑，喝道：「寃有頭，債有主，姓丁的，你有甚麼沒了心事，就快對她說吧！你活不了，她卻罪不致死，你若不快快交代就遲了，那時悔之晚矣。」

「放屁！看刀！」丁老黑再進攻一刀，刀光一閃，又斬向勞亦勞。

勞亦勞把手中的布帶收了回來，當中一摺，握住當中處，凝視對方來招，陡然一抖手，兩端布帶同時飛起，一絞之下，丁老黑便失聲大叫，刀已脫手，虎口流血，退後兩步，突然看到一道刀光射來，要避已來不及了，祇好拚命打出一掌，希望把來刀擊落，不料刀勢來得太疾，他拍的又是刀鋒，齊掌被削斷了，痛得他慘叫連聲，刀勢未衰，再插在右胸上，丁老黑又是一聲慘叫，人也倒地了。

丁大娘撲到丈夫身邊，他已無法說話了，一句遺言也沒有留下。

「不要走，我與你拚命！」丁大娘慘遭喪夫之痛，形如瘋狂，忘卻生死，明知不是對方敵手，也拚命反攻，大有能報仇固好，不能報仇，死了也不在乎，但勞亦勞對她卻似無殺害之心，不予還手，連連避開，直至避無可避了，才使出一招「風旋水轉」，布帶套成幾個圈圈，把對方的雙刀捲住，扯了過去，再拋出數十丈外，插在一株大樹上！

丁大娘沒有刀，兩手空空，倒呆住了，不再撲擊勞亦勞，急急抱起丈夫的屍體，疾向山上狂奔，其他的事她不理了。

陸應龍的靠山是丁氏夫妻，以為有他們相助，決不會輸的，怎料半途殺出個桐溪老人勞亦勞，他一個人就對付了丁老黑夫婦，擊殺一個，嚇退一個，陸應龍的靠山沒有了，他的鬥志也受到了影響，由穩處上風，變為處在極劣的下風了。

「飛天神鼠」楊康何等機警，一見有機可乘，立即全力反攻，擇弱而噬，逐個擊破，結果把陸應龍的幾個助手先行剪除了，祇留下一個鬥志已餒的陸應龍，變成一對一，楊康信心大增了。

桐溪老人和老漁翁站在一起，監視着陸應龍，他們雖然沒有出手的意思，也沒有出聲，但他們的監視卻給予陸應龍的心理上極大威脅，以致他不斷的出錯，章法大亂，和先前的有條不紊，相差太遠了。

桐溪老人道：「楊康，你怎麼不下殺手，還要利用他甚麼？」

「不，我對他已沒有甚麼利用價值了，他對你有用處？」

「沒有，他對咱們一點用處也沒有。」

「那是說，不必留活口啦！」

「咱不需要，你自己瞧着辦吧！」

「好，你既然這麼說，我就照我自己的辦法去處置他！」

「好吧！你照自己的辦法處理他吧！咱們不會干涉，咱們祇替你掠陣，不讓他逃走。」

「陸應龍，你還有甚麼指望？快快跪地求饒叩頭吧！」「飛天神鼠」楊康奮起全力再次進攻，很快就把陸應龍的左腿刺傷，他自料難免一死，怕被擒受辱，回手就要自裁了此殘生，不料，手腕一痲，武器已掉在地上，俯身再拾已是遲了，被「飛天神鼠」楊康飛奔上前，兜胸一脚踢得他連翻了兩個觔斗，跌出了尋丈過外，他就地抓起了石頭就向額上猛砸，結果又是因手腕一痲，石頭又是跌了，卻跌中了脚面，正是古語云，搬起石頭砸自己脚了，痛得他慘叫狂呼。

「別詐死了，怕死又詐死，你的活罪還沒受夠呢！」「飛天神鼠」楊康廢了他的武功，再給他傷處敷藥，帶他去陸家莊。

「楊康，你怎麼帶他到陸家莊，該帶他到槐莊才是！」老漁翁大聲問道。

「老伯，這傢伙是陸家莊的人，我怕陸家莊的人不知始末，會與槐莊再結仇恨，所以要他回去交代一個清楚，讓他們知道他罪有應得，免得再生惡感，世世代代仇殺不休！」

「你想得對，好辦法。」

「不，這不是個好辦法。」

「勞前輩有何高見？請明示！」

「你怕陸家莊的人再與槐莊的人結寃，世代成仇是不是？」

「是。」

「你以為陸家莊的人眞會熱愛這斷，肯為這斷賣命，要為他報仇是不是？」

「如果有人從中挑撥，有此可能。」

「要是沒有人挑撥？」

「那就不必了。」

「那是說，你認為陸家莊中眞心熱愛這斷的，眞心要為這斷報仇的人不多，是不是？」

「我相信是。」

「那麼，你就不該把他帶回去，該帶他到槐莊去。」

「帶他到槐莊？」

「不錯，帶他到槐莊。」

「那麼，陸家莊的人，不是更易惹起挑撥？」

「那當然。」

「勞前輩，我不明白。」

「這斷欠下槐莊的血海深仇，同樣也欠下陸家莊人的血海深仇，他做莊主，有爪牙時，各人自然不敢出聲，現在，他不是莊主了，你可以請他們到槐莊，拷審這斷，讓他們在一旁聽到，也讓他們一起明白，過去之所以不知，完全是由這斷從中作怪，大家的仇人祇是這斷，與別人無關，這樣，他們自然會盡棄前嫌和好如初了。」

「那何不請槐莊的人到陸家莊去？」

「可以，但沒有這麼好。」

「為甚麼？」

「因為陸家莊的人對不住槐莊，不是槐莊的人對不起陸家莊，要槐莊的人到陸家莊去，未免有欠尊重。」

「對，還是你老人家想得週到。」

「飛天神鼠」楊康叫羅剛與卓方先帶陸應龍到槐莊去，他自己則渡河去陸家莊中請人，兩日後，陸家莊有三四十人到了槐莊，槐莊的人熱情招待。

槐莊的人首先向他們道歉過去失和之事，使陸家莊人人感動。

他們來時心中還有點顧忌不安的，想不到人家先道歉，反而感到不好意思了。

兩莊的人集中在一起，在一塊大空地上，共有二百多人，圍成一個大圓圈，十多位年紀大的坐成兩排，審問陸應龍早年如何姦殺槐莊婦女的往事，也查問他在陸家莊中濫殺無辜的往事，他知道說與不說都是難免一死，也免受苦，倒也說得相當爽快，聽他說出當年陰謀詭計與殘忍手段，無不髮指，要不是有「飛天神鼠」等人阻攔保護，即使他有十條命，可以死十次，也早就沒有命了。

陸應龍生平好殺，被殺害的人難以計算，眞是仇家滿天下，審問的結果，決定將他就地處死，以消衆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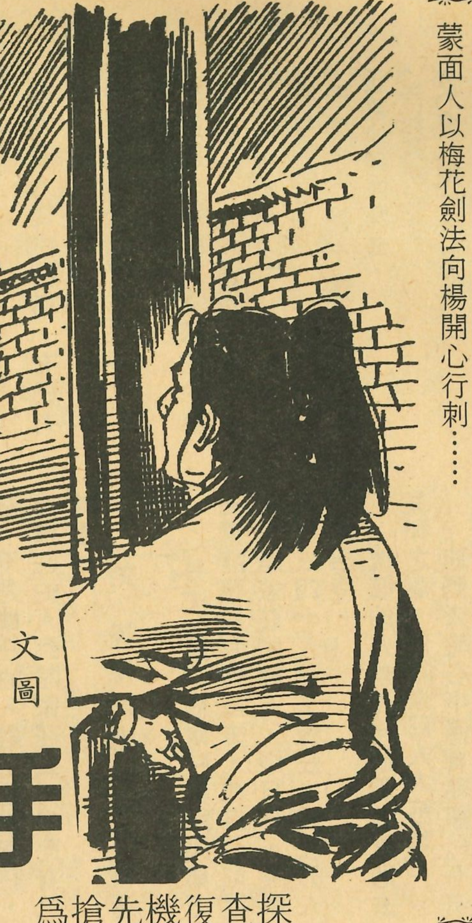
「飛天神鼠」在處理了這件事之後，把他自陸應龍那裡得來的銀票都送給了槐莊購糧與工具，既解決目前，亦可解決以後的生計。

然後「飛天神鼠」楊康又陪陸家莊的人回去，分散陸應龍的家財給大家，讓大家可以生活得好一些。

「飛天神鼠」楊康處理了這件事後，功成身退，又不知飛到哪裡去了，桐溪老人仍然與在桐溪河畔的老漁翁下棋，祇是他已沒有那滿嘴鬍鬚，不再是老人了。

（完）

上文提要：楊開心化名劉昆崙，卻仍遭到岑維義追殺，其是對胡樹華之死而打抱不平，幸遇陸鹿齡解圍。楊開心與陸鹿齡竟然在街上遇到了抱着嬰兒的清音，清音一口咬定她沒有記錯胎記的位置，亦發現嬰兒確像胡樹華，正欲進一步瞭解眞相，不想一個神秘人突至，巧妙地將清音救走。兩人只好回到客棧，卻有一個蒙面人以梅花劍法向楊開心行刺……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畏殺手

疑團未解又一命　爲搶先機復查探

楊慧問道：「陸大俠，你跟彭沖的交情很好？」

「其實交情並不深，不過三年前，他被幾位仇家圍攻，陸某曾替他解圍，故今日他十分熱情，一定要幫我，愚兄還問過胡家的祖屋之情況，他也說了。那屋因年久失修，破漏之處甚多，一下雨，便成澤國，故平日只有城內的乞丐在裡面睡覺！」

陸鹿齡說至此，吸了一口氣，續道：「實際上，胡家在胡儒郎父親那一代已開始沒落，本來經營的藥材店，已經營不下去，只好靠做鄉間郎中維持家計。胡儒郎父親那一代還好，有點積蓄，到他這一代已一貧如洗，是以他去商丘時，那座祖屋便已破漏了，也因此才會遷到南陽去！」

楊開心精神再一振。「彭沖這麼了解胡家，你應該多了解一點有關胡家的事！」

「有。據說胡樹華母親在生他時，因爲難產，胡儒郎救得了兒子，救不了大人，當夜便死了！因爲胡家以前爲富不仁，如今沒落，鄰裡都視作報應。死時，只用草蓆捲住屍體，胡儒郎自己用板車推到郊外，草草安葬，未幾，便再也不見他們父子了！」

楊慧又道：「胡儒郎安葬了妻子，便立即帶着孩子離開？」

「大概是吧，據彭沖說，鄰居只知他孩子出生了，因爲風雨夜隱隱約約聽到嬰兒啼哭，連他生男還是生女也無人見到！若咱們不說，連彭沖也不知當年胡儒郎的兒子，今日已是華山派掌門！」

楊開心問：「彭沖年紀多大？」

「五十多歲，胡儒郎住在商丘時，他已十三歲，是故他見過他好幾次！」

楊慧接問：「胡家祖屋規模這麼大，看來他們祖上必定風光一時，後來爲何會沒落？」

陸鹿齡抓抓頭皮，道：「這個跟本案沒有關係，愚兄便沒問他了！」

「非也，說不定他們惹了什麼仇家，才弄至今日之地步，而對方又非斬草除根不可，是故又設計殺了胡樹華！」

陸鹿齡一凜，道：「這是愚兄之疏忽，好，我再去問問他，還有什麼疑問要詢問他的……」

「大哥可不可帶小妹一齊去？」

陸鹿齡略一沉吟，道：「好，咱們這就去！」他倆去後，楊開心便盤膝於床，運功調息，可是腦海裡却一直閃動着昨夜那蒙面人之影子！

他越想越覺得其劍法，必是脫胎於梅花劍法，此人若不是曾爲華山派弟子，就必是華山派或胡樹華

的仇家！正如當日自己找雲夢老叟，學習梅花劍法，以便知己知彼，殺胡樹華一般！

想到此，楊開心心頭癢癢的，又後悔昨夜輕易放走了他，否則說不定已水落石出了！

他在房內來回踱步，毫無倦意，只可惜自己肩上受了傷。不過他同時覺得這次來商丘之決定是英明的，最大的謎團，可能即將揭開。

晚飯時，陸鹿齡和楊慧居然沒有回來，楊開心草草塡飽了肚子，留下一張字條，便匆匆趕去胡家祖屋，接替楊智了。

楊智道：「少爺，連個乞丐也不見，奇怪，這床舖是誰睡的？」

「什麼人也沒來過？屋內其他地方你都查過否？」

「都查過了，前面還有兩間臥室有毡子，但人則一個也不見！」

「好吧，你先回去休息，今夜由我來等候，一定要等到有人來！」

夜已深了，胡家祖屋像一頭衰老垂死之巨獅，有氣無力地伏在黑暗中。

夜風甚大，吹得屋瓦格格地亂響着，院子裡的雜物在夜風中不斷移動着位置，發出之沙沙聲，更擾人聽覺。

楊開心自小便練成一對夜眼，藏在暗中，就算是狸貓經過，也休逃得過他的眼睛。

夜風中夾着一陣衣袂聲，楊開心心頭一緊，連忙藏在一根柱子後面，悄悄探頭偷窺。越牆而來的是條纖細之黑影，楊開心手掌立即落在刀柄上，再定睛一望，來的却是楊慧，便現身走出去。

楊慧見到他，奔了過來。「少爺，今夜小婢來陪你，明夜則由陸大哥跟楊智當值！」

「好，你可得小心，最好先藏身在橫樑上，有必要時才現身，如今立即行動！」

「少爺，咱們從彭沖口中得悉……」

楊開心說道：「有話明天再說，上！」

楊慧滿腔熱情如遭冰水澆下，噘着小嘴，極不情願地躍上橫樑，躲了起來。楊開心則移前，匿在中院後廂，跟楊慧剛好隔着一座天井。

大地除了風聲之外，萬籟無聲，但楊開心仍抱有信心，他認爲此屋絕對不會無人居住！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三更的梆子聲也敲過兩遍，幸好此刻，楊開心聽到了一陣輕微的衣袂聲，眞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楊開心悄悄探頭望出去，目光一及，心頭登時一緊！來的居然是江帆！江帆既在，岑維義及沈孔明，還會遠麼？眞是寃家路窄！楊開心決定以不變應萬變，非必要，絕不露面，以免惹來無謂之麻煩！

江帆向中堂大廳走上去，楊開心目光盯着樑上，幸好楊慧十分乖巧，並沒妄動。俄頃，便見江帆之身影，隱在暗廊裡。

他一顆心剛放鬆，背後已響起一個輕微之脚步聲，楊開心大吃一驚，急忙轉身望去，來者竟是他一直要躲避的岑維義！

岑維義劍已掣於手中，沉聲喝問：「閣下是誰？」

楊開心慌忙中反問：「閣下是誰？」

「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岑維義是也！」

楊開心只好胡扯。「在下閩南刀師陳先至！」

「閣下來此所爲何事？」

楊開心失笑道：「此是廢宅，閣下自己不是也來此麼？爲何厚己薄人？」

黑暗之中看不到其表情，只聽他澀聲道：「在下怎知道你是不是陳先至？」

「陳某又怎知閣下是否聞名已久，而素未謀面的大俠岑維義？」楊開心故意把大俠兩字提高聲調說出。

岑維義冷哼一聲：「在下有朋友可以証明吾之身份，閣下也有朋友可以証明麼？」

「若你的所謂朋友，在下並不認識，這証明有何作用？」楊開心道：「在下不管你是誰，反正，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河水不犯井水，何須說這許多廢話？」

話音剛落，後院忽然響起一個尖叫聲，岑維義叫道：「讓開！」擦身而過，楊開心急提腿，跟在後面。「你追來作甚！有機會岑某必定領教一下高招！」

「在下自知不敵，不敢冒犯虎威！不過，在下有朋友在後院，豈能不去看看！」

岑維義加速前進，楊開心知他死要面子，故意稍爲落後。聲音果然是來自後院。只見沈孔明舉着火摺子，江帆立在其身旁，對面則站着三條漢子！

火光下看得分明，那三條漢子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竟都是叫化子！岑維義回首問道：「陳兄，這是貴友？」

楊開心道：「在下沒有丐幫的朋友！」

只聽沈孔明用劍指着當中那位乞丐喝道：「再不說實話，便休怪咱們無情了！咱們武林有一種分筋錯骨的手法，若將此法施諸你們身上，管教你們求生不能，求死不

得！」

那三個乞丐雙腿直發抖，當中那個顫聲道：「咱們眞的是剛剛才由後牆進來睡覺……」

「放屁！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們至今才來？是不是這裡有地道或地窖，你們一直躲在裡面，直至以爲無人會來了，才爬出來？」

「不是不是……前幾天有個漢子來這裡，把咱們打跑了，警告咱們三天之內，不許進來，咱們只好出城……到現在才回來，因還怕那廝未走，是以不敢進來。但今夜特別冷，最後咱們耐不住嚴寒，只好冒險爬進來……這都是實話，咱們這種人那敢騙諸位英雄！」

楊開心心頭一動，忖道：「莫非他說的便是那夜以梅花劍法傷了我的蒙面人？」是故問道：「那漢子長相如何，從實招來。」

「咱們沒看見……因爲他臉上掛着一塊黑布。」左首那位乞丐答道：「俺只記得他腰上掛着一柄劍，凶神惡煞的，一來便把咱們住在這裡的七八個人全趕掉了！」

楊開心再問：「以前那人是否曾來過？你們三個在此住了多久？」

當中那個乞丐道：「俺最久了，但也只有四五個月，這裡有位老丐頭，已經住了許多年了，可惜他被趕跑之後，至今未回。那廝咱們以前從未見過！」

楊開心緊問一句：「那老丐頭以前有否見過他？」

「他沒有說，咱們也不知道……」

一直不作聲的第三位乞丐接口道：「也許他見過，是以一見到他來，不等他說畢，便捲起鋪蓋走了！」

這次沈孔明反應比楊開心快，「那老丐頭叫什麼名？平時在那裡行乞？」

「咱們只知他姓蘇，因爲城內的人都叫他蘇老丐，他在城內行乞已很久，也許長年在城裡行乞，時間已久，年紀又大，他得到的賞錢一般都比別人的多！」

楊開心冷笑道：「看來他不是盞省油燈，否則別人爲何不搶他的賞錢？」

「城內的老丐都聽他的，所以無人敢動他，但他又不是『杆上』的，咱們都不必拜碼頭，也不用交月結錢給他。」（杆上是叫化子行話，意即頭領。）

「你們都是外地來的？」

「是的，全是外地來的。不過商丘化子不多，是以一般三餐都還能過得去。」

江帆接問：「城內的乞丐，除在此渡宿之外，還去什麼地方？」

「城內還有幾間空屋，他們都分散去住，因爲聽說此屋曾經鬧過鬼，是以在此住的人不多。咱們是新來的，其他空房較少，又已住滿了人，是以咱們只好住在這裡，除了蘇老丐之外，其他的全是新近由外地來的！」

沈孔明續問：「這就奇怪了，蘇老丐爲何獨自一個住這裡？難道他不怕鬼？按理他要到那裡住，其他人都不會排擠他！」

「這個咱們便不清楚了。不過，咱們也問過他，他只淡淡地說：『恨不得眞的有鬼，反正活着也是受罪！』他心中是不是眞的這樣想，便不知道了！」

岑維義直至此時才開腔，「你們三個叫什麼名？」那三個乞丐報上了名：莫大、黃小山、石頭子。「你們如今便帶咱們三個去那幾間空屋看看！」他特意指一指江帆和沈孔明。

楊開心道：「在下也想去看看，請岑大俠恩准！」

他說得這般「委屈」，不料岑維義冷冷地道：「陳兄最好不要去，免得傷了和氣，你剛才不是說河水不犯井水麼？」

楊開心不由有氣。「腿長在少爺身上，我要去那裡便去那裡，你管得着？哼，你是仗着人多才欺壓我這個落單的人！」

岑維義一仰頭。「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可令別的乞丐帶路，但這三個乞丐是咱們先發現的，便由不得你了！岑某從來不願倚多爲勝，請莫誤會！」

楊開心強壓住怒火，道：「終有一日，陳某一定會向岑大俠討教幾招！眞是見面不如聞名，太教人失望了！」

岑維義道：「帶路去，兩位看緊他們！」他故意落在後面，以監視楊開心，楊開心待他走了之後，反而向中院奔去。

在暗廊裡遇到楊慧。「少爺，小婢暗中跟踪他們，你還是留在此處，說不定還有奇遇！」

「好，那三人不好惹，你可得小心一點！」楊開心輕輕拍她的肩膊，「你由前院出去！」

＊　＊　＊

楊慧首先躍上屋頂，居高臨下，先找到那六道黑影之去向，然後悄悄跟梢。未幾，便到了一間小屋外面，石頭子伸手拍門，岑維義則轉身冷冷地道：「姓陳的，你這不是不識趣麼？」

楊慧緊伏在牆後，不肯現身，耳畔又聞到岑維義的聲音：「你們進去查，小弟來對付那小子！」

楊慧到底是女人，一聽岑維義稱自己的少爺又是情人的楊開心爲小子，心中便有氣，不由自牆後走了出來，冷冷地道：「你鬼嚎什

麼？這商丘只你一個人的？不知道老百姓都已睡覺了麼？閣下到底是誰？」

岑維義一見不是楊開心，愕了一愕，結結巴巴地道：「對不起，在下認錯人了……在下岑維義，向姑娘道歉！」

「岑維義？你是大名鼎鼎的大俠？怎地沒有半點大俠之風範？眞教人失望！世風日下，看來如今世上，欺世盜名之輩實在太多了！」

岑維義說道：「大俠兩字只是道上朋友之錯愛，岑某從來不以此自詡，怎說是欺世盜名？姑娘牙尖嘴俐，殺人不見血，却未討教貴姓芳名，若不知道，豈不遺憾？」

「小女子來自兩廣，姓何，雙名明珠！我剛進城，見有一羣人鬼鬼祟祟，是以跟踪而至，不想大俠要闖民宅，失敬失敬，就此別過，他日有機會再領教矣！」楊慧言畢也不等他有何反應，轉身便走。

岑維義只追了兩步便停住，狠狠地盯了她背影一眼，他要辦正事，也不與她歪纏，回身鑽進空宅。

那空屋裡一共住了十多個乞丐，人人因被人在睡夢中拉醒，而顯得極不高興，但見江帆出手制服了幾個丐漢，心生畏懼，才一個個地站起來，接受盤問。

岑維義進去時，已經盤問完畢，乃問道：「問到什麼沒有？」

「這幾天，無人見過蘇老丐，他以前十分仗義，是故叫化子們都尊他爲前輩，很多事都讓着他！」

岑維義問：「你們有人到胡家廢宅住過沒有？須從實招來，否則讓咱們查到，便休怪咱們無情！」

其中一個道：「俺在那裡住了幾個月，後來因爲鬧鬼，是以便改來這裡住了！」

「如何鬧鬼？是什麼時候的事？」

「那是四五年前了，那胡家廢宅，每過一段時日便有鬼怪作祟，或出來騷擾咱們，或壓在咱們身上，不能動彈，不過只有蘇老丐一個人從未遇過，而他又喜歡一個人睡一間房……」

沈孔明脫口道：「裝神扮鬼的，莫非就是蘇老丐本人？」

那些乞丐一齊搖頭否認，「蘇老丐平日對弟兄們十分好，他何事要作弄咱們？」

沈孔明再問：「他平日跟誰的關係最好？」

那些乞丐想了一下，道：「他對大家一視同仁，只是對劉黃金那老丐頭好一點，大概他們相識較久，而劉黃金又年老體弱吧！」

「劉黃金如今住在何處？」

「他也不住胡家廢宅，住在苗宅那裡！」

沈孔明沉吟道：「他對你們如何個好法？把賞錢送給你們？」

「碰到有弟兄討不到錢，他會請他吃喝，送他點錢，他學過推拿，又會開藥方，是以常替咱們看病。聽說他少年時還學過拳脚，因此身子很結實。」

岑維義接問道：「蘇老丐天天晚上都在胡宅過夜？他今年到底有多大歲數？」

「照咱們所知，除非他出城，否則必睡在胡家廢宅裡，看樣子，他應該有六十出頭了！」

「好，若有他的消息，請到興盛客棧西三號房報訊，可得兩吊錢賞金！」岑維義揮揮手，道：「咱們走吧！」出了屋，他又着石頭子等三人，帶他們去苗家廢宅。

他們六人剛離開不久，便見一條人影，閃進苗家廢宅。

苗家廢宅轉個彎便到，地方比剛才那白家廢宅還小一點，一共才住了六七個乞丐。嚴寒天氣，半夜被人叫醒，誰都不高興，江帆依樣劃葫蘆，先以武力鎭住他們，然後問道：「你們這裡誰叫劉黃金？」

一個乞丐道：「他剛搬去石板廢宅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不必多問，只要你們合作，絕不會傷害你們！聽清楚大爺的話！你們有誰在胡家廢宅住過？」

其中有兩個叫化子舉手，江帆續問：「爲何後來要搬在此處住宿？」

「因爲胡家廢宅鬧鬼，咱們害怕，是以便搬來此處。嗯，已三年多了！」

「胡宅的『鬼』是怎樣的？」

「事實上，誰都沒看清楚，只見到一團黑影，誰見到他，誰便倒霉，若不是不能動彈，便是夢中被弄醒，打又打不着，抓又抓不着，那東西若盯上你，你去那裡便跟着你在那裡出現，直至鷄啼之後才不見！」

岑維義心中暗暗冷笑。「大概多久出現一次？」

「不一定，有時一年多，有時幾個月，但一出現必定連續好幾夜，晚晚弄得人心驚膽跳，除了蘇老丐外，無人敢住！」

「你倆在胡家廢宅遇到幾次鬼？」

那乞兒雙眼瞪得老大。「這種事，遇到一次就已經夠了，反正還有地方可住！」

沈孔明則問，「有誰知道蘇老丐的出身？」

一個臉黃飢瘦的乞兒道：「他好像是皖北鳳陽縣附近人氏。」

一個年老的則道：「不是！聽說他是河南人氏，後來才去皖北的，二十多年前才來商丘！」

「他經常離開商丘，會去何

處？」

「蘇老丐平日話很少，好像有很多朋友，但仔細想想，又沒有朋友！說他不合羣吧，又不像，說他合羣也不像……」

江帆不耐煩地道：「你最好說清楚一點！」

那老丐道：「俺也說不上，反正大伙兒有事，他一定會在場，需要他幫忙的，他不推辭，但他從沒跟人說起其身世和心事！」

江帆等三人互望了一眼，岑維義道：「若知道蘇老丐回城，請到興盛客棧西三號房報個訊，可得賞錢兩吊！」

三人出了苗家廢宅，岑維義又問石頭子。「城裡還有那處廢屋，是住乞丐的？」

「還有一處叫石板廢屋的，但地方更小，只住了四五個人。」

「好，再去問，辛苦三位了，不過皇帝不差餓兵，少不免會給你們好處！」

* * *

楊慧被岑維義迫退之後，便立即返回胡家廢宅，將情況告知楊開心。「少爺，小婢再跟他們，你去通知陸大哥他們吧！」

「不，你去通知他們，我去白家廢宅！」

當下兩人出了胡家廢宅，幸好去客棧須經過白家廢宅，是故楊開心便伏在外面等候，待岑維義他們三人離開之後，他立即閃了進去。可惜，所問到的，跟岑維義的一模一樣，不多不少。

楊開心微感失望，他問明了苗家廢宅之方向，便連忙尋過去，遠遠便聽見了人聲，循聲而去，果然找到，此時，岑維義等人正好問了一半，他把後半部的話全聽了進去，看看將問完，便忙退出，恰好陸鹿齡和楊智趕至。

楊開心低聲道：「你們先把岑維義三人纏住，我先去石板廢宅，那裡我知道！」他說畢，也不管他們管不答應，便急忙跑去。

人未去遠，已聽見楊慧的聲音：「姓岑的，咱們想問問你，你到底是什麼人假扮的……」楊開心暗覺好笑，他脚下去勢更快。

石板廢屋乃在城內一條石板巷裡，因爲年月太久，無人知其屋主人之姓名，故以此稱之。亦由於此原因，屋子破損甚是厲害，其中一角，已塌了半邊牆頭。

楊開心越牆而入，裡面竟然只住了三個乞丐，但年紀都已甚大，大概年老力衰，沒辦法跟別人爭，是故只好屈居於此。楊開心將他們三個喚醒，拋了一錠銀子在地上。「在下問諸位幾句話，只要你們老實答覆，這錠銀子便是你們的了。若答得令在下滿意，另加一錠！」

一位長着花白鬍子的乞丐問道：「不知壯士要問什麼？咱們要飯的，又能知道什麼事？」

楊開心道：「我想知道蘇老丐的出身，你們有誰知道？」

「本城的蘇老丐？唉，他在本城已很久了，他與世無爭，應該不會得罪壯士……」

楊開心忙道：「你們誤會了，在下只是想了解他一下，因爲有人要對他不利！稍頃便有三個人會再來問你們，知道情形的便請說！」

花白鬍子的道：「老朽很少跟他來往，你倆知道麼？知道的便告訴壯士吧，兩錠銀子可讓咱們三個過個冬了！」

一個光頭的老丐道：「老漢知道他是駐馬店人氏，自小家貧，後跑來本城謀生，聽說在藥店當過伙記，是以懂得一點醫理藥性，後來不知什麼原因離開本城，南下去皖北尋親，過了十多年又回來了，來本城時已是乞丐，他今年已過六十歲，但身子還十分硬朗。」

第三個老丐是個駝背的，道：「算起來，本城之叫化子，跟他來往最多的，應該是老漢了，因爲老漢曾經被人毒打過，一身的傷病……」

楊開心以爲他是江湖上之人物，截口問道：「是誰毒打你的？」

駝背老丐嘆了一口氣，道：「說起來可就話長了，老漢年輕時曾住……」

楊開心忙道：「長話短說，你挑重要的說！」

「老漢被地主毒打，打完之後，將老漢往郊外一丟，連我自己也認爲一定要死在那裡了，天幸讓蘇老丐救醒了，又餵我吃了藥，身體才漸漸復原。」駝背老丐吸了一口氣，續道：「老漢內傷未癒，找不到活路，只好當起叫化子，不想十年前老漢來此行乞，因傷病飢寒交集，倒地不起，結果又是蘇老丐救了俺……」

「老兄，你只管說你自己的事作甚！我想知道的是蘇老丐的身世！」

「由於老漢一身傷病，常要老蘇費心，因此有一段時間，老漢幾乎天天去找他，是以知道得比較多，只是他曾要求老漢不可說出來……」

楊開心生怕陸鹿齡攔不住岑維義他們，急得要死，但又恐嚇壞了老丐，他更不肯說，只好耐住性子，和顏悅色地道：「他的身份很神秘，他的出身不可讓人知道？這樣吧，你們兩位進房裡去，你只說與我一人聽！」

駝背老漢沉吟了一下，方道：「好，老李，你倆到房裡避避，

若非爲了讓咱們過個好冬，老漢才不肯說！」

那兩個老丐應了一聲，走進房裡還把房門掩上，楊開心道：「請你快說。」

「剛才老李說的有一部份是對的！老蘇是駐馬店人氏，自小家貧，有一年，大概他七八歲的樣子，從外地來了一位老郎中，老郎中醫術甚是高明，駐馬店百姓交口讚譽，老蘇便想跟他學醫，老郎中見他聰明，記性又好，又勤快聽話，便答應了。

「其後他與老蘇家人說好，十年後讓老蘇回家，他留下了點銀子，便帶老蘇到處行醫，老蘇亦邊侍候他，邊隨他學醫及習字……」

楊開心問道：「那老郎中叫什麼名？你知不知道？」

「知道知道，他就是本城的……」

「你怎不說了？」楊開心話音剛落，老蘇忽然向前撲下！楊開心目光如炬，見他背上插着一柄飛刀！他抬頭望去，小廳有一堵牆已塌了一角，老丐剛好背對着那裡，是以飛刀射來時，老丐固然不知道，而楊開心亦因視線所擋，未有所覺！

當下楊開心躍出牆去，向塌方處奔去，恰在此時，岑維義、江帆及沈孔明已來了！

岑維義眼尖，一眼便認出他來，喝道：「姓陳的，你鬼鬼祟祟作甚？」

楊開心道：「有人殺了人，少爺去追他！」岑維義着江帆及沈孔明進廢宅，他隨着楊開心，追了下去。

廢宅窗外是一條狹道，狹道無人，又難以展開身法，楊開心雙臂微張，雙掌撐住牆壁，雙腿一蹬，直躍上屋頂！岑維義依樣劃葫蘆，也躍上屋頂，那裡還有人影？岑維義冷笑一聲：「莫說人影，連鬼影也沒一個！姓陳的，你進去石板廢宅，到底所爲何事？有可疑之人？」

楊開心道：「在下上來時，見到一道人影，急掠而去，落在遠處屋後！」

「是男的還是女的？」

楊開心沉吟道：「自身材推測，必是男的無異，不過他却披頭散髮！」

「你能証明他是殺人兇手？」

「這倒不能，只是有點蹊蹺！」

「剛才岑某的話，你還未回答！」

楊開心乜斜他一眼，「這種語氣，是出自大俠之口？不教人失望？在下不是犯人，何處不能去？何況我又不是去殺人放火！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名頭大的就該欺壓無名小卒？」

「小子，你能言善道！可惜，無人能証明你是清白的！」岑維義沉聲問道：「江兄、沈兄，屋內是不是有死屍？」

「不錯！屋內還有兩個乞丐，他們証實死者是劉黃金！」

岑維義冷冷地道：「姓陳的，人是你殺的吧？若你否認，可有人証？可是咱們却親眼見你自廢宅溜出來。」

楊開心怒道：「原來岑兄不但是位大俠，還是位再世秦檜，莫須有之罪名，能流傳至今，多虧岑兄之流大力推廣，在下代表天下冤民向你致敬！」

「住口！」岑維義霍地將長劍抽了出來。「今夜你不給我一個滿意之答覆，便休想離開！」

他聲音本就洪亮沉實，這下更是響若金鐘，只聽下面有個婦人的聲音罵道：「殺千刀的，你們跑到人家屋頂撒野，還半夜裝鬼嚎叫，到底是不是人生的？」

楊開心道：「撒野和嚎叫的是大俠岑維義，你敢再胡說八道，他便將你一家殺個寸草不生！」他未待說畢，雙脚一頓，身子倒竄而出，倏地再來一個「千斤墜」，暴退急降而下！

岑維義大怒，喝道：「那裡跑！」騰身向狹道躍下！不料他剛躍下，楊開心身子又自狹道中冒了上來，脚尖在屋瓦上一點，疾射而出，「殺人兇手是岑維義，他爲了洗脫罪名，四處誣衊清白！」原來他身子只降落狹道數尺，雙臂便撐開，把身子「吊」在半空，待岑維義身子一降落，他便彈升而起！

岑維義上了屋頂，楊開心已經去遠，氣得他一頓足，脚下屋瓦格格亂響，裂了幾塊，只聽下面那女人呢喃地道：「南無觀世音菩薩，速速將惡鬼趕走！」

* * *

楊開心奔了一陣，見岑維義沒有追來，正想回客棧，忽然心頭一動，再度返回胡家廢宅。他一直認爲這座廢宅不簡單，必定隱藏了一些不爲人知的秘密！而蘇老丐也必是位關鍵人物！

廢宅鬧鬼，爲何獨蘇老丐沒事？難道眞如他所說的那樣：他命硬，八字重不怕鬼？這眞是鬼話！

是誰以飛刀射殺劉黃金的？劉黃金被殺死之原因，必是因要披露蘇老丐的秘密，由此推之，殺人者若非蘇老丐本人，亦必是其同黨！

爲什麼蘇老丐之秘密不能洩漏？此點此刻難明究竟，不過，必是他的秘密隱藏了什麼重大的而又關鍵的問題！

蘇老丐之秘密，到底爲何不能洩漏？楊開心躲在橫樑上，苦苦思索，不得要領。

天地一片漆黑，正是黎明前之黑暗，萬籟無聲當中，楊開心却似聽到一個輕微響聲，他心頭一緊，不敢躍下，以雙臂抱着柱子，慢慢滑下，以免衣袂發出聲音。

楊開心猛吸一口氣，然後閉住呼吸，躡手躡脚向暗廊走去。暗廊兩旁全是廂房，也就是那幾個乞丐睡覺之地方，經過剛才岑維義三人一鬧，那些乞丐早已溜得不剩一個。

左右後廂共有十二間臥室，此時全不見人影，楊開心不敢亮火摺子，又生怕看漏，乃再回頭走一遍，用盡眼力觀察，依然不見有人，不過，他却記得其中一間窗子對着後院的臥室，本來地上是鋪了毡子及草蓆子的，此刻却不見了！

草蓆毛毡是那些乞丐落荒而逃時順手帶去的，還是剛才有人來取走？

楊開心左右顧盼，不見有人，乃大着膽子竄進臥室，再燃亮火摺子，火光一起，雙眼有點刺痛，但楊開心在一瞥之間，依然看得清楚，房內四角，包括頭頂橫樑，都沒有人！

他在屋內來回踱步，看不出有地窖出入口或機關的痕跡，遂出了臥室，將火摺子吹熄，然後躍落後庭院。

飯廳將中院及後院隔開，大概中院住的是些女僕女婢，後院住的才是主人一家。

飯廳有幾棵大槐樹，在夜風中沙沙地響個不停，樹上會否有人？楊開心心念剛一動，人已飛了起來，落在一棵槐樹上，一對夜眼，四處游弋，却無所獲。

過了一陣，天色便漸漸亮了，四處可看得清楚，果然不見有人跡，只是發現旁邊一棵槐樹下有一口井。他下樹走過去一看，井水居然未枯，只是水面上飄着許多落葉。

他從後院開始，把三座院子再仔細看過一遍，沒有異狀，這才返客棧，走在路上，忽然想到一個問題：爲何楊慧沒有再來胡家廢宅？心中暗吃一驚，走得更快。

到了古城客棧，見他們六個都在，一顆心才放了下來。楊慧問道：「咱們怎地找不到您？您去了何處？」

楊開心扼要地將昨夜之遭遇說了一遍，「那劉黃金之死，說明蘇老丐是個重要之人物！」

楊智接口道：「不錯，說不定便是蘇老丐暗殺他的！你說那道黑影披頭散髮，這不是乞丐之扮相麼？」

楊開心一拍大腿。「正是，不過，爲了謹愼起見，你跟小慧找幾位乞丐問一問蘇老丐大致長相及裝扮！」

楊智道：「小婢今日要不要再去胡家廢宅？」

「白天暫時不用去了，晚上再去！你倆先去找幾個乞丐查一查！城內有不少人物，查問時可要小心，尤其是岑維義那三個人，更是討厭！」

陸鹿齡道：「看來你得再換一張面具，改個身份！」

楊開心立即取出另一張人皮面具戴上，登時變得兇神惡煞般，「俺便改名：『小霸王』凌千斤，請你們記住，是鄂北人氏。」

楊慧抿嘴一笑，拉着楊智出店去了。楊開心斜躺在床上，問道：「陸兄昨天跟彭沖談得如何？」

陸鹿齡道：「愚兄正要告訴你，彭沖對胡家頗爲了解，以前的事且不去說，咱們挑重要的先說……」

楊開心精神一振，坐直了身子，道：「小弟洗耳恭聽，請說。」

「胡家世代是草藥郎中，亦藉此發迹，祖上開了兩家藥店，才建下那座大屋。只是後人好賭，結果家道中落，到胡樹華祖父胡春那一代，已把兩間藥店全賣掉了，只能到處行醫，維持家計。以前婢僕如雲，後來只剩下兩三個，到胡儒郎這一代，便更加不行了，不過胡家代代單傳，但爲人不錯，婢僕都很忠心……」

楊開心道：「這些都不重要！」

「且耐心一點！」陸鹿齡說道：「胡春在生，還有個藥童跟他到處跑，沿途侍候，胡儒郎則連藥童也養不起了。後來更連在商丘也站不住脚，跑到南陽去，不過彭沖認爲，胡儒郎離開商丘，還有一個原因，大概是要離開傷心地，因爲他妻子生胡樹華時，難產死了！他是郎中，救得了別人，却救不了自己妻子！」

說到此，陸鹿齡吸了一口氣，頓了一頓才繼續說：「胡樹華乳名大毛，由於三歲便離開那裡，故樹華之名，他從未聽過！至於胡家，聽說祖上有人學過武，但到了胡儒郎這一代，大概由於胡春到處奔波，沒有工夫教兒子，是故基本上他可謂不懂武功……」

楊開心開腔問道：「胡家有否仇家？」

「據彭沖所知，曾聽老人提及，似乎有武林中之仇家，但却沒聽人說過有甚麼人上門來找晦氣！至於胡樹華來商丘，他在路上見過，但因不知他是胡儒郎之兒子，也沒攀談，故不知道他來找誰。」

「昨天他着徒弟到城內各客棧查過，居然沒有一家接待過胡樹華的。」

楊開心又接腔：「我早就說

過，他一定用化名住店！」

陸鹿齡看了他一眼，道：「說不定他是住在老家！若非如此，蘇老丐爲何要暗殺劉黃金？必定是他知道胡樹華的秘密！」

楊開心自床上跳了下來，「胡樹華爲何要住進胡家廢宅？難道他來此，便是要見蘇老丐？蘇老丐跟他又是什麼關係？」

「愚兄曾經懷疑胡春的藥童跟這件事是否有關連，是故問彭沖可否知道藥童之姓名，他的藥童好像是姓葉，叫家盛，這跟蘇老丐又似乎沒有關係了！」

說至此，陸鹿齡又頓了一頓。「至於劉英玲及褚南邨，彭沖已查到了，他倆住在高陞客棧，但昨夜愚兄查過，掌櫃說，他倆昨天下午已離店了。且告訴掌櫃，說要回家！」

楊開心一拍大腿，「怎地事事都與咱們願望相反！嗯，他倆爲何結伴而行？難道另有內情？又是否去過胡家廢宅？」

「愚兄心想他倆一定去過，但無法証實！至於他倆是否有不可告人之內情，沒有証據，愚兄不敢亂猜！」

楊開心瞪了他一眼。「如果他倆有奸情，案情又可能另有發展，怎能不預作假設？」

陸鹿齡聳聳肩，道：「愚兄要說的便是這些，若你還有疑問者，可問。」

「彭沖見過褚南邨及劉英玲？」

「愚兄沒有問他……」陸鹿齡沉吟道：「不過自他語氣來推測，應該沒見過，甚至可說不認識！」

「若他倆化個名，搬到別家客棧住，彭沖也不會知道！陸兄看法如何？」

陸鹿齡怔了一怔，道：「確實如此！只不過咱們不知他倆來此之目的是否跟咱們一樣。若一樣者，除非他倆已查到眞相，否則應不會輕易放棄，而回南陽去！」

楊開心沉吟道：「有道理，下一步該如何開展？」

「愚兄先到外面走走，看能不能從彭沖那裡多了解一些有關蘇老丐的事！」陸鹿齡道：「你先歇一下吧！」

楊開心睡了一陣，便被敲門聲吵醒，推門進來的却是楊慧。「有好消息麼？」

「少爺，蘇老丐是披頭散髮的！殺死劉黃金的一定是他！不過，無人知道他去那裡，小婢在城隍廟也沒找到他，大概已躲起來了！」

楊開心在房內踱着步，楊慧道：「對啦，商丘城內街道上多了許多武林中人，可惜小婢不認識他們！」

「哦？他們都在作甚？」

「在街上走動着，或走得很快，或左右顧盼，似在找人，也許他們也是衝着這件事而來的！咱們若不快一點，讓人捷足先登，以前所花的心血，便可能白費了！」

「你以爲我不想早點揭開眞相？我再去胡家廢宅，你買些乾糧送到那邊去，若有特別消息，也快速去稟告！」

楊慧急道：「少爺你一夜沒睡，還是讓小婢去吧！」

「你未必是人家敵手！」楊開心言畢便開門出去。由於他換了張人皮面具，恐店小二生疑，乃由後院越牆出去。

他沿着大街而行，今日街上果然多了許多同道，其中還見到「鐵筆書生」傅玄德、華山派的駱雪，大概她耐不住性子，趕來找師娘的。楊開心猛覺再不趕緊解開胡樹華來商丘之謎，讓這些人攪進來，事情便將更加複雜了！

心頭雖急，他却不敢表現得太引人注視，裝作逛街的模樣，斯斯然而行，待來至一條小巷口，方快步穿了過來，直趨胡家廢宅後牆，四顧無人遂翻身進去。

* * *

陸鹿齡又到彭府，彭沖剛下床盥洗完畢，見到陸鹿齡便道：「少俠來得正合時，一起吃早飯吧！」

「好，我也不客氣了，還有點事要問你。」

彭沖邊讓家人把早點端上來，邊道：「請問，老漢知無不言！」

「彭老可知蘇老丐之名字？」

「城內似乎無人知道！」

「此人一向住在胡家廢宅？可有什麼奇怪之言行？難道商丘城竟無一人知其身世？」

彭沖嘆道：「除非有特別事故，否則有誰會去留意一個乞丐？照老漢所知，他在城內時，的確一直住在胡宅，那宅子很大，又陰森，除非沒處棲身之乞丐，否則有誰吃飽飯沒事幹，跑進去監視他？」

「除了鬧鬼之外，以前可曾有人發現裡面有什麼響聲？是否有乞丐死在宅內？」

「這些都不曾聽人言及！」彭沖聲音剛落，下人便已把點心送上來，他忙道：「少俠先喝杯茶，咱們邊吃邊談。」

「彭老可見過褚南邨，南陽那位大善人？」

「褚南邨之大名，老漢久已有所聞，可惜緣慳一面。」彭沖反問：「此人亦有問題？」

「他也來調查胡樹華來商丘之原因！聽說當年胡儒郎留在南陽，還是他父親極力說服鄉人挽留的，是以胡儒郎在生時，跟褚家頗有來

往！」陸鹿齡道：「不瞞彭老，晚輩一直懷疑蘇老丐，是否當年胡春收的藥童葉家盛，因爲改名換姓，實在太容易了，尤其是一個乞丐，誰會去調查？」

彭沖沉吟道：「老漢以前只見過葉家盛幾次，印象不太深，當時他是小伙子，如今已是老頭，滄海桑田，數十年人的變化亦甚大，這就很難說了！不過，老漢已派了幾名徒弟去調查了！」

「商丘還有誰跟以前的胡家比較熟的？」

「好像沒有多少……啊，不錯，待老漢稍候親自去問一問周老頭，也許他會知道！」

「周老頭是什麼人？」

「他長年有病，常光顧胡春父子，是斜對面那家成衣店的老掌櫃！」彭沖帶點興奮地道：「胡春常帶葉家盛出診，他對他的印象該較深！」

陸鹿齡大喜。「咱們趕快吃吧，晚輩陪彭老走一趟周家！」

* * *

世事多奇怪，常生病的人，經常活得長命，平日不生病的人，常常一生病便返魂乏術。周老頭便是這種人，從小至今，每月都看幾次病，一個月三十天，最少有十天要喝藥的，喝得他皮黃骨瘦，但他今年已七十八歲，居然還能坐在院子裡晒太陽。

彭沖也算是商丘之名人，加上周老頭有個兒子，小時候曾跟過彭沖練過武，是以頗爲熟悉，老頭見到彭沖，便要站起來，却讓他給按住。

「老師，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

「小弟有點事要問你，吶，這位是江湖上有名的陸大俠！」

雙方寒暄過後，陸鹿齡也不客氣，單刀直入地問：「請問周老可認識昔年胡春的那個徒弟葉家盛？」

周老頭笑道：「怎不認識，老夫見他的次數少說也有五六十次！那小伙子十分勤快，可惜後來胡家不行，胡大夫便叫他另找出路了！」

「當時他滿師了否？」

「這個可眞難說，他跟胡大夫少說也有七八年，論理應滿師，不過他後來便不知去向了。」

陸鹿齡再問：「城內有位叫蘇老丐的乞丐，常在城隍廟那裡『擺攤』，您見過否？」

周老頭不假思索地道：「見過多次了！我老伴還未去世時，每月總要拉着老夫去城隍廟上香，是故見過多次了！」

「依你看，蘇老丐是否葉家盛？」

周老頭失笑道：「這那有可能？那葉家盛醫術未必很好，但要混兩頓飯吃，應該沒有問題，何須當乞丐？」

楊開心忙道：「不，您請再想一想，他倆容貌像不像？葉家盛若活到如今，他的樣子是否會跟蘇老丐差不多？」

周老頭看了他一眼，忽然輕輕閉起眼睛，久久不答，陸鹿齡一顆心立即緊張起來，彭沖亦緊張地道：「您別管他會否變成乞丐，咱們只論相貌。」

周老頭忽然睜開雙眼道：「不經兩位提點，老夫倒沒想到……說起來他倆的樣貌倒很相像！只是肥瘦、年紀有差異！」

「何以見得？若相像爲何商丘沒人想到？」

「這裡面有兩個原因，第一，老夫因長年光顧胡大夫，見到他的次數比別人多！第二，老夫經常胸悶，胡大夫令他替老夫推拿胸腹，兩張臉湊得很近，是故老夫看得比人清楚。第三，葉家盛應該在頭頂有個疤，而蘇老丐頭頂正有一塊疤！」

陸鹿齡心頭咚咚亂跳，又急問：「爲何說葉家盛頭頂上應該有個疤？蘇老丐頭頂上的疤您怎知道？疤的形狀又如何？」

「那時，胡春已將遣走葉家盛，而改由其子胡儒郎當助手了，老夫見他頭頂上貼着一大塊膏藥，便問他何事如此，他說街上有人吵架互拋物件，他因要救人，低頭疾走，不小心被瓦罐砸破了頭！有一次，老夫陪老伴去城隍廟，蘇老丐坐在廟前石階上，有人拋銅錢給他，他接不着，銅錢自石階滾下去，蘇老丐急忙俯身伸手去抓，頭髮全向前飄起，老漢剛好站在那裡，看得分明，他頭頂上有一塊疤！」

周老頭說到此，喘了一口氣，續道：「那塊疤不規則，但略呈圓形，倒有點像是破瓦罐砸傷留下的，只是當時老夫沒有將之聯想到葉家盛！」

陸鹿齡心頭大喜，不但找到一條線索，而且証明自己推測準確。「那以後，你便沒有見到葉家盛？蘇老丐見到你時，表情是否有異？」

「這倒沒有，他坐在城隍廟那裡，半死不活的，時常閉着眼睛，誰去留意他的表情？至於葉家盛，自那次之後，他便離開商丘了。」

「葉家盛的年紀大，還是胡儒郎大？」

周老頭道：「好像是胡儒郎大兩三歲，他出來跟乃父行醫時，已年近二十歲，大約三年後，他父親便死了，他在父親死前成親了，孩

子三歲後，他便帶着他到處行醫，再沒回來，聽人說好像在南陽落脚！」

彭沖接口道：「不錯，老漢也記得胡儒郎跟父行醫不久便成親了，不久他父親死了！唔，這樣說來，他的醫術應不高明呀！」

「不然，葉家盛在時，小胡在家攻讀家傳醫書，其父在晚上指點，而上門求診的，他往往站在旁邊看其父如何診斷，有時其父也會讓他開方，再讓其父過目，是故，以老朽之見，他造詣應在葉家盛之上，因爲葉家盛不大識字，這就顯得先天不足了！」

陸鹿齡看看沒有什麼可問，便與彭沖告辭了。照周老頭之話推測，蘇老丐是昔年之葉家盛，已無疑問。陸鹿齡精神一振，辭了彭沖，便向胡家廢宅走去。到得外面，聽見裡面有兵刄碰擊聲，心頭一急，連忙翻進牆去。

* * *

楊開心進入胡家廢宅之後，腦子裡仍一直轉着一個問題，就算抓到蘇老丐找到胡樹華在商丘的朋友，對本案之破解，是否有關係？

他一開始要查的只是胡樹華是不是强姦清音的暴徒，事情越扯越遠，會否是白費心血和時間？

蘇老丐就算跟胡樹華或胡家有關，又能在他身上搜出多少有用之線索？

他心念電轉，雙脚已穿過後院，進入中庭，目光一掃，便落在那口廢井上，蘇老丐離開了，他會這麼傻重新回來麼？

他邊想邊走着，來至井邊，低頭一望，井水離井口足足有一丈多深，不過看來那井十分深，黑黝黝的，深不見底。

就在此刻，楊開心突然聽到一個衣袂之響聲，他不徐不疾，跑到一棵槐樹下，飛身躍起，藏了起來。過了兩盞茶工夫，只見兩個人自中院暗廊鑽了出來，當先一位，居然是「鐵筆書生」傅玄德，尾後一個則是已見過幾次面的符輔富！

兩人在中院走了一匝，還到井口旁，低頭向下看了一眼，只聽符輔富道：「傅兄，咱們不如分開搜索，一個搜前院，一個搜後院如何？」

「不好！你不見這兩天城內人多？武林中人集中在商丘，誰知道他們安着什麼心？多一個人，總多一分力量！」傅玄德道：「他們最後也都會來此！」

符輔富道：「小弟發現他們很多人已來過……」說着兩人已進入後院，後面的話再也聽不到。

楊開心暗嘆一聲：武林中好管閑事之人實在太多了！正想滑下樹去，猛地又見兩女一男越牆進來，他只認識其中一個駱雪，莫非其餘那一男一女，便是劉英玲及褚南邨？

想至此，楊開心立即緊張起來，輕悄悄爬高幾尺，躲在樹葉叢中，却凝神細聽，只聽那男的道：「這裡咱們不是已經來過了麼？看來看去也不外如斷！」

一個女的道：「反正沒有別的事，再跑一趟又有何妨！唉，我始終想不通樹華他跑來商丘作甚！」

駱雪道：「師父在此出生，有空來走走，休息一下也是應該。」一頓又道：「師娘，你以前不知師父是商丘人氏麼？」

「不知道！看來他有很多事都瞞着我！做女人眞可悲，若非他猝死，我還不知道哩！」

駱雪安慰她道：「師娘，你放寬心，也許師父另有原因才瞞着您，咱們分開搜索一下吧！」

那男的則道：「駱姑娘說得有理，夫人您多寬懷，目前最重要的是解開謎團，千萬不要想得太遠！這兩天，商丘來了這許多武林人物，至今未知其目的，還是小心爲上，你倆一齊行動，褚某走另一邊，萬一有事，互以短嘯爲號，互相支援！」

「也好！」那女的看來一定是劉英玲無疑了。「請褚兄小心爲上！」說來奇怪，那些人來商丘，所爲何事？」

駱雪道：「師娘，咱們先到處看看，回去再慢慢推敲吧！」楊開心輕輕撥開樹枝，低頭望去，晨曦中，見那男的及女的，臉上皮膚微微發光，估計是塗了易容藥。駱雪及劉英玲向前院走去，而褚南邨則走向後院。

今天來此，已有收穫，知道褚南邨和劉英玲尚在商丘，且還朝過面！幾路人馬都來胡家廢宅，証明人人均認爲此是解謎之關鍵！問題是下一步該如何走？跟踪劉英玲，還是褚南邨？是盯上他們這一路，還是去跟踪符輔富？

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不必急於一時，無論是那一路，他們都會來此會合，又何須去跟踪？

正在思索間，風聲一動，中庭又來了人，楊開心心頭一凜，從枝葉中往下望，來的有兩個人，一個戴冠的書生，身材矮小，十分俊俏，另一個竟是在武當山上曾經同居一室的藍孟南！

這是個身份神秘的人！他身邊那個英俊青年又是什麼人？藍孟南自稱向在西南苗疆活動，則又爲何這般熱心調查此案？

藍孟南站在井口往下看了好一陣，俊俏青年則在旁邊警戒，忽聞藍孟南回頭低聲道：「走，咱們先到處去看看！」

另幾路人馬，前後已來了三批，會否有第四批？不能說沒有可能，最低限度岑維義三人再來此處搜索之機會極高！這些人若湊在一起，又會如何？

咦，爲何他們去了一段時間，尚未有聲息？難道後院眞有什麼秘密？楊開心一顆心再也定不下來，恨不得走過去看個究竟！

正在焦躁間，忽聞後院有聲音傳出來，他們終於遇上了！是那一批跟那一批遇上？

忽然風聲急響，但見藍孟南拉着俊俏青年急速後退，縱上對面那棵大槐樹，藏了起來。

俄頃，祇見三條人影射進中庭，正是褚南邨、傅玄德及符輔富。傅玄德沉聲道：「朋友，你再不說實話，便休怪傅某要留下你了。」

褚南邨道：「這是座廢宅，誰都可以來，我已說過多遍，咱只是好奇進來看看，你不相信，在下也無可奈何！不過，你倆也在此處，爲何不告訴在下來此何爲？在下誤闖，又破壞了兩位什麼好事？」

想不到褚南邨還能言會道，符輔富道：「在下的事，目前不能說，若閣下自認沒有別意，可否讓咱封住厤穴，待辦完了事，再放你回去？」

褚南邨大笑。「我可不是三歲小孩，乖乖被你倆封住厤穴，那是白痴才會同意！哼，你們也太過不講理了！」

傅玄德道：「那就不必多說，手底下見眞章吧！」言畢立即首先動手，鐵筆一分，左刺右肩，右戳小腹，竟然毫不留情。

褚南邨急忙發嘯，長劍翻飛，同時雙脚交錯閃避。那傅玄德英名早播，絕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十多招之後，養尊處優的褚南邨已岌岌可危！

楊開心心中忖道：「我尚有許多話要問褚南邨，要否暗中助他一臂之力？」他恐劉英玲來不及救駕，便悄悄摸出幾枚銅錢在手。

幸好再過三四招，劉英玲及駱雪已趕過來，駱雪年少不知天高地厚，道：「褚叔叔不必害怕，咱們合力鬥他！」她長劍一抖，抱劍急射。

符輔富輕笑一聲：「姑娘喜歡打架，符某大可以陪你！」他是天台老人的得意門徒，劍法、輕功及內功，都有超出其年齡限制的造詣，一連幾招，把駱雪的攻勢全接了下來。

駱雪好勝之心一起，連施奇招，矢志擊倒對方。「師娘您去助褚叔叔！」

其實不用她提點，劉英玲早已撤出長劍，與褚南邨合鬥傅玄德，傅玄德以一敵二，毫無懼色，進退自如，輕鬆灑脫，攻多守少。

楊開心只看了幾招，便知合他二人之力，亦非傅玄德之敵，不由暗自嘆息：「想不到華山派竟無人才，連胡樹華的老婆也如此平凡，看來，除胡樹華之外，華山派實在派不出個人來，胡樹華一死，只怕十年內華山派都無法在武林中揚名立萬！」想至此，心生歉意。

那駱雪之武功看來不比劉英玲差，所差者大概只是經驗而已，但勝在初生之犢，虎虎生威，而符輔富亦同樣缺乏經驗及火候，雖然佔了上風，但一時三刻也未必能擊倒駱雪！倒教楊開心替他們捏了一把汗，暗中留意，隨時發出銅錢救人。

＊　＊　＊

陸鹿齡只道楊開心遇到厤煩，翻進牆頭之後，便畢直向兵刄碰撞處奔去，待他到了暗廊口，一眼見到駱雪，不見楊開心，不由怔了一怔！

駱雪是他之心上人，不管如何，總不能讓她受損分毫，是故他揭下面具，衝出去喝道：「停手！」

駱雪因爲面對着他，立即呼道：「陸鹿齡快來助我！」

陸鹿齡單刀在握，一招挑開符輔富及駱雪的長劍，道：「你倆先停手，何事生死相搏？」

駱雪風風火火地跑到師娘那邊去助戰，只丟下一句話：「小妹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你問他們！」

陸鹿齡斜踏一步，攔在符輔富身前，問道：「在下陸鹿齡，尚未請教高姓大名？也不知諸位爲何會起衝突？」符輔富到底比較嫩，不知如何回答，陸鹿齡輕笑一聲：「若是如此，便是無理取鬧，可否請貴友住手？」

「傅兄，這個……」

傅玄德道：「這男人鬼鬼祟祟跑來這裡，破壞咱們的事，問他原因他又不答，你說可恨不可恨！」

「哦？看來這位必定是『鐵筆書生』傅玄德了！失敬！不知他破壞你何事？」

「傅某的事不必閣下管！」

陸鹿齡哈哈笑道：「誰要管你？你擅闖民宅，失理於前，反而惡人先告狀？穿黑衣的少婦是胡樹華的未亡人，她回來胡家乃天公地道之事，諸位擅闖而入，人家不問罪已不錯，傅兄再不講理，便有失聲譽了！」

「啊！傅某不知道是胡夫人，得罪得罪！不過，這位仁兄不說話，倒怪不得在下了！」

劉英玲道：「不知者不罪，咱們也不怪你，兩位如今可以離開了！失禮之處，容後再致歉！」她說得不亢不卑，傅玄德反而臉上掛不住，又告罪一聲，方拉着符輔富離開。

陸鹿齡抬頭目睹他倆越過圍牆，正想開腔，無意中發現對面大槐樹上藏着人，便提步去過去。「原來還有樑上君子，失敬失敬！」他因爲知道楊開心穿什麼顏色的衣服，肯定藏在樹上的人不是他，是故大聲呼喝。

藍孟南見事敗，只好拉着俊俏青年自樹上騰起，凌空折腰，射出圍牆！

劉英玲轉頭問道：「鹿齡，你怎會來此？」

陸鹿齡哈哈笑道：「我也想問你，怎會自南陽趕來此地？」

「小妹昨天剛到……」

「且慢，這宅裡可能還有人，咱們先找一找！」

楊開心揭下面具，自樹上躍下，抱拳道：「楊開心在此，見過夫人！」

他一出現，劉英玲及駱雪臉色更是一變。「好賊子，居然敢來此處撒野！」劉英玲仗劍奔去，却讓陸鹿齡一把拉住。

楊開心冷冷地道：「夫人，若能証明楊某錯了，我寧願在胡掌門山墳前自殺！楊開心說得出做得到！可惜至今你們拿不出胡樹華是清白的証據來！」

「哼，樹華根本不能有孩子，分明是清音跟別個野男人有了孽種，才栽贓在他頭上！」

「若胡掌門是清白的，他何須自殺？他若不自殺，楊某亦未必殺得了他！」

「但上慧及一葉等人驗過屍，已証明你說的話是假的，你還狡辯？」

「若依夫人這樣說，少林武當該下令圍捕楊某，爲何他們不這樣做？因爲此案疑點重重！」

陸鹿齡忙打圓場。「既然楊開心這樣說，夫人便且息怒，何不說說你們來此之目的？再互相交換一下意見，也許對了解實情有幫助！」

褚南邨道：「咱們來此是爲了查清楚胡掌門生前來商丘，到底是什麼原因？他與誰相會？」

陸鹿齡道：「陸某先將咱們查到的情況說一下。來，請到大樹下坐着說！」

劉英玲雖然武功不高，但頗有掌門夫人之氣度，提得起，放得下，盯了楊開心一眼，首先走過去坐下。

陸鹿齡待他們都坐好以後，方將連月來所查到之情況，一五一十說個清楚，這一說，幾乎花去一個時辰。

劉英玲聽後默不作聲，很多事，她這個爲人妻子的，竟然不如外人清楚。

「是故陸某懷疑，胡掌門來商丘是爲了見葉家盛，也就是蘇老丐！」

褚南邨道：「葉家盛是胡家僕人，掌門來看他合情合理，但也不可能常來，而且照夫人所說來推算，他每次來商丘最少都有二十天以上，長則超過四十天！他跟葉家盛可說沒有感情，會爲他來此躭一個月？這個褚某死也不肯相信！」

楊開心接道：「小弟也不相信，是以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把蘇老丐抓來問一問！」

駱雪道：「不是說他已不知所踪？去何處抓？」

陸鹿齡道：「這便需要咱們動動腦子了！」

楊開心道：「剛才藍孟南一直在看這口井，小弟也覺得值得下去試試看，咱們找一根繩子來，我水性好，吊下去查一查……」

他話還未說畢，駱雪已搶着道：「難道井底能藏人？眞是莫名其妙！」

楊開心也不生氣。「反正沒有別的辦法，死馬也得把他當作活馬醫！」他邊說邊走近井口，雙臂張開比劃了一下，道：「不必用繩，我這就下去看看！」他慢慢爬進去，雙臂抓住井口，雙腿撐開，再把雙臂伸進去，撐住井壁，緩緩下降。井壁有青苔，因已冬天，都化作深褐色，但痕跡仍看得出來，雖然滑，但在楊開心眼中簡直易同反掌，只須稍爲用點勁便行。

下降了七八尺，光線漸暗，忽然楊開心覺得右手掌接觸之處，比較粗糙，青苔也有掉落之痕跡，心頭一動，不由仔細觀察起來。井壁是由無數塊大小不一之石頭壘砌成的，其中有一塊比較大的石板，四邊接口有縫隙！

他心頭亂跳，抬頭道：「有蹊蹺！」言畢，稍爲移動一下四肢，雙腿用力死撐，右掌按在那塊石板上，使勁一推。

那塊石頭居然向內滑進三尺餘，楊開心心頭大喜，手脚用勁，身子便滑進凹處，以肩頂住石板往內推，一股陰風吹來，帶着濃烈的霉味，他忙閉住呼吸，身子不停地推着石板前進，裡面竟是一條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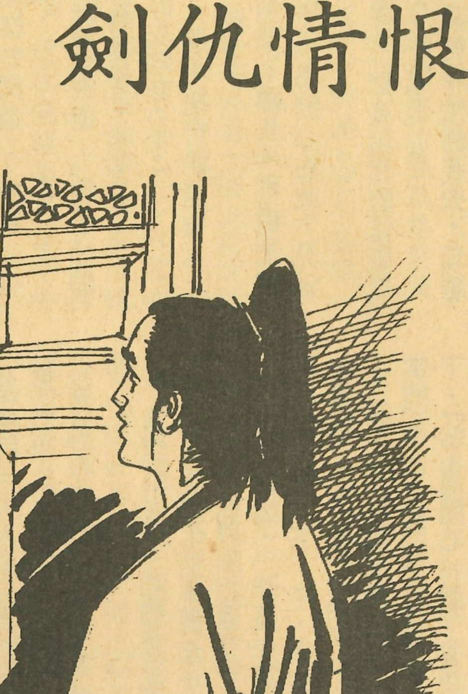
地道入口連在井內，既隱蔽，又妥當，眞是匠心獨運！地道越往裡面越寬闊，他跨過石頭，慢慢向內走進。越深光線越暗，忽然一個拐彎，光線被擋，伸手不見五指！

就在此刻，楊開心突然聽到一陣暗器破空之聲，聲音一共有三道，憑其經驗一聽即料到共有三柄飛刀，分上中下三個方向射來！

（未完・五）

新派湖海復仇故事／方娥眞・文　可飛・圖

恨情仇劍



十載闊別愛依舊　劍仇情恨一夕歡

上文提要：李燃救出丁浣溪後，兩人本就一見鍾情，隨着時間的推移，更是日漸情深，他們終於互許終身，擇日成婚，却在新婚之夜，李燃送客一去不返，而在他們洞房繡床上却多了一具女屍——蕭卓然之女蕭玉潔。丁浣溪被一中年文士帶入一地下密室，并施出軟招迫她違心說出蕭玉潔是被李燃所殺……

晚上，玻璃天窗又垂下一盞燃亮的燈。

丁浣溪輾轉難眠。

鴨寮嫂的歌聲粗厚低沉，一個有丈夫孩子的中年婦人在房間裏唱「一年去，一年來」的歌詞，唱得丁浣溪百感叢生，前途茫茫。

一年去，一年來，她忽然想，值得嗎？值得把一生如此莫名其妙耗掉嗎？

在電光石火間她腦中掠起一個念頭：爲什麼要讓四個人一起受罪呢？眞的，她實在不願意再這樣受罪下去，要受李燃一個人受好了，多一個她來受罪又不能減輕他的罪名，多一個人受不如少一個人受。

只要她願意在蕭卓然面前告李燃一狀，她就可以重見天日，她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江湖發生什麼事，她就可以知道李燃與蕭玉潔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她就可以知道安置她在這個房裏的主人是誰，她就可以……

許許多多個可以變成一個最可以的藉口，這個藉口使丁浣溪第一次想到要出賣李燃。

如果她眞的願意告李燃說她親眼見到他殺蕭玉潔，她就等於是出賣掉他。

她等於出賣了李燃的一生。

這念頭使丁浣溪的眼淚奪眶而出，但淚水沒有終止她的念頭；她繼續想，這世上只有她最瞭解她沒有親眼見過李燃殺蕭玉潔，她明明沒有見到他殺人却要這樣告他，這等於是把他整個人賣給蕭卓然。

她痛哭起來。

如果李燃知道自己這樣賣掉他的時候……丁浣溪不敢想像他的心情……

她一面哭一面仍是下了決心。

她下了要出賣李燃的決心。

＊　＊　＊

李燃沒想到十七年後，他會重上岷山。

十七年前，他抱着丁浣溪從「小千世居」下山後，兩人相聚了七年。然而，在七年後一個新婚之夜裏，他和丁浣溪因一場變故而生離。那晚一別，他和丁浣溪足足分離了十年，在那十年當中，他單獨過着不見天日的日子。

此刻，李燃重新見到丁浣溪昔年住過半晚的小樓，他發現小樓上的洞房有燈光透出來。

李燃心中一跳。

他見到紙窗上有人影，他看見一個人的側影。

那側影好靜好靜，像有無限心事。

那側影眞的是丁浣溪的側影。

李燃仍覺他在做夢，他夢魂牽縈的人影竟然眞的在紙窗上浮現，他整顆心就像昔年他要掉進陷阱去

救丁浣溪一般，他在心中喚了一聲她的名字，立即飛身掠入小樓。

李燃一掠入小樓，就看到唐香扇。

唐香扇橫在小樓門口，白髮紅臉，長髯垂胸，李燃從唐香扇的肩後見到丁浣溪的臉。

一張變了色的臉。

丁浣溪乍見李燃，那神情就像見到鬼一樣，她的臉色完全變了。

她冷笑一聲對唐香扇說：「就憑李燃這個人也用得着你出手嗎？我出手就可以了。」

李燃的行踪似乎一早已經落在他們的視線裏。

唐香扇說：「你要拿這小子試招，到『功虧一簣』去。」他的話帶着一點命令的語氣，像父親在對女兒講話。

李燃見到丁浣溪的身形如風中落花，一飛便飛到十幾丈外，再輕輕巧巧一落，落在「功虧一簣」裏。

丁浣溪來到時，唐香扇和李燃早已站在「功虧一簣」中對招了。

丁浣溪乘着李燃全神貫注與唐香扇對招時，她忽然說：「李燃，我出賣過你，所以我今天更要殺你。」

這是她和唐香扇早已配合好的招式，唐香扇知道丁浣溪常常恐懼李燃會因爲她出賣了他，而找她報仇。唐香扇教丁浣溪乘李燃和他對峙時用話來打擊李燃。他知道用敵人深愛的人來打擊敵人才是最致命的一種打擊。

丁浣溪依照唐香扇的話在這時候亮出一柄劍，只見那柄劍的劍身泛起一片火紅的艷光。她對李燃說：「一個人做絕了，就會絕到底，沒有回頭，沒有退路。我乘你被害時出賣你，又橫刀奪了你的『嫣然劍』，我怎能讓你活着來找我報仇！」

丁浣溪一劍向李燃刺去。

但她發覺，當她的劍刺向李燃時，在李燃三尺內彷彿有一柄無形的劍，正向她刺來，她才一近身，整個人就被無形的劍氣迫得像斷了線的風箏，飛撲向唐香扇。

唐香扇伸手將丁浣溪接住，道：「他已練成凌空御劍，以劍氣殺人。」他一手扶住丁浣溪，在他扶住丁浣溪的刹那間，丁浣溪手中不知何時多了一柄匕首，她的匕首就在這時沒入唐香扇腹中。

唐香扇目眥畫裂，張大了口，他的手抓緊腹中的匕首，用力一拔，由於用力過度，匕首帶着一股血箭，噴得他滿臉滿手都是鮮血。

他喘着氣，滿手是血向丁浣溪迫近，他手中的匕首在一霎眼間忽然頂住丁浣溪的胸口。

但在同一刻間，丁浣溪忽覺手中一空，「嫣然劍」不見了。「嫣然劍」已到了李燃手中，「嫣然劍」就在這時刺穿了唐香扇的心窩。

＊　＊　＊

整整十年不見，一見面，李燃和丁浣溪却在一場血戰之中聯手殺了唐香扇。

十年間，在這三萬六千多個日子中，丁浣溪每天暗自練習刺殺唐香扇的這一招。她從唐香扇許許多多招式中另闢新徑，自創了一招。她傾注了十年光陰，只爲了全心全意練好這一招。她傾注了十年心血，也是爲了要練成這一招。

她要做一件事時，她會傾注全力去把一件事做到最好。

所以，當丁浣溪這致命的一招使出來時，實在快到連唐香扇也看不清楚她手中的匕首是怎樣亮出來的，但她的匕首已經沒入他的腹中。

丁浣溪知道唐香扇眞正最厲害的武功是他的「最後一招」，她從沒見過唐香扇的「最後一招」，她只知道唐香扇的「最後一招」就算到了他臨死的時候，也一樣可以反擊。而且，這瀕死的反擊是無人可擋的。

果然，唐香扇從腹中拔出匕首後，丁浣溪立即發覺唐香扇的濺血的匕首已經頂住她的胸口。

但李燃却在更迅疾的一招之中，同時奪劍且殺向唐香扇。如果不是李燃及時出劍，丁浣溪絕不能抵擋唐香扇瀕死的一擊。

＊　＊　＊

丁浣溪燃亮燭火。

她能夠再和李燃共剪燭，話當年，這是她十年來日夜幻想的夢境。如今夢境成眞時，她反而有點像在做夢。

她曾幻想有一天她可以親口告訴李燃，告訴他：她一直替他好好保管着「嫣然劍」，只要有一天她能告訴他這句話，她死而無憾。

丁浣溪對李燃談起十年前他們的新婚之夜，她怎樣等不到他回來，她怎樣被兩男一女帶到一個奇怪的房間。後來，那個儀表軒昂的人怎樣把李燃的事告訴她，叫她向蕭卓然告李燃一狀，說她親眼見到他殺掉蕭玉潔。

「我在房間裏呆了一段日子，我還是不相信殺蕭玉潔的人是你。我記得在我們成婚前夕，你對我談起在認識我之前你曾有別的女子，但你沒有提過蕭玉潔這個人。」

她想起那時候李燃向她坦告他在認識她之前原來還有別的女子，她聽的時候哭了幾次。但她知道李燃是想在婚前與她坦誠相見，其實他是可以瞞着她，不告訴她眞相的。然而她一時間仍無法接受李燃口中的眞相，經過李燃一番慰解，最後她破涕爲笑。

丁浣溪繼續說：「所以，我越

想越覺得可能是有人嫁禍給你，故意害我們，把我們拆散。我想，如果我一直呆在不見天日的房間裏，我怎能找出害我們的人呢。我漸漸發覺，他們讓我出去的唯一條件，就是要我出賣你。爲什麼他們要我出賣你呢？我一直不知道爲什麼。」

李燃專注的聽着，當年靜若處子的少年而今變成成熟沉靜的青年。

丁浣溪道：「我想知道他們的主人是誰，我曾費神的向每一位從天窗下來與我交談的人，探問他們的主人是誰，但一無所獲。我想知道他們的主人爲什麼只救我，卻不救你。他既然可以把我安置在那個奇怪的房間躲開蕭卓然，爲什麼不同樣安置你？」

李燃一面聽一面應着丁浣溪的話。

丁浣溪又道：「我想，如果我們這樣不見天日的呆下去，誰來爲我們報仇？反正，我就算不出去，你也要受一樣的罪，與其兩人受罪，倒不如我去外面，看看是否找到辦法可以營救你。」她說到這兒，聲音嗚咽住了，眼中的淚水盈盈欲墜，道：「所以，我決定出賣你。我在蕭卓然面前告你，讓自己可以置身事外。」

「所以，」她重覆的道：「我就這樣出賣了你。」她哭起來。

他的第一句話是喚她的名字。

「浣溪！」

李燃道：「浣溪，你當然要出賣我，如果你固執的要稱它是出賣的話。」

「你不恨我嗎？」

「怎會呢？當我知道你出賣我，我就放心了。我當時想，蕭卓然有意嫁禍給我，會不會要你也受同樣的罪呢？我最擔心的就是這點，我最擔心的就是你不肯出賣我。其實這根本不能稱爲出賣，你和我一起受罪完全於事無補。幸虧你肯出去，我只希望你在外面平安無事，不必受到我連累，那才是我最大的心願。」

丁浣溪聽了李燃的話又哭起來。

「浣溪，不要哭。」李燃握緊她的手道：「我們又可以見面了，是不是？上天待我眞好，讓我可以重新再見你。這十年來，今晚是我最快樂的一夜。」

「我也是。」丁浣溪的眼裡仍然含着淚。

「你看，我已經風霜滿臉，你還是一塵不染。浣溪，我眞喜歡你現在這樣子，你以前是很清麗的，現在樣子更爲清艷。這些年來你怎麼過？日子過得好嗎？」

丁浣溪盡量使心情平靜下來，笑着說：「我想活得好好的，不要讓你再見我時看到我憔悴。你現在風塵僕僕回來，我想到你在外面替我受苦受磨難，我更喜歡你現在這個樣子了。」

她伸手撫摸他的臉，道：「你也要告訴我這些年來你怎麼過的。」

李燃道：「還是由你先說。」

丁浣溪輕輕道：「我告了你之後，他們——就是我們新婚那晚把我接走的那兩男一女，又把我帶走，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要把我帶回『小千世居』，原來他們的主人是唐香扇。」

丁浣溪緩一緩氣後，繼續告訴李燃。

「我向唐香扇道謝，他說，要謝應該謝薛公，薛公就是薛南山，他說救我是薛南山的主意，因爲我曾經是他的媳婦，我有事，他不能袖手旁觀。」

「後來，我就留在『小千世居』過日子。」

「『小千世居』的人對你好不好？」

丁浣溪不置可否，繼續道：「我在這兒過日子，結果，我眞的發現，其實眞正要害你的人是薛南山。」

「你知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害我們？」

「只因他那寶貝兒子與我成婚的那天，你來救我出去。他認爲你竟然敢去捋他的虎鬚，所以他要教訓你，讓你瞭解捋了他的虎鬚的後果。」

燭火搖晃，寂靜中只聽到風聲和雪聲。

「薛南山在『功虧一簣』放我們走，是爲了讓你有機會在江湖上崛起。他先任由你往上爬，他在暗中慢慢等慢慢計劃，要等到有一天你輝煌的時候，他再把你打落下來。所以，我們新婚之夜那場嫁禍，他一早已經計劃週詳。蕭卓然只是薛南山的棋子，蕭玉潔只是無辜的代罪羔羊。蕭卓然一直以爲他的女兒被你所殺，他不知道眞正要殺他女兒的人是薛南山。眞正下手殺他女兒的人，是唐香扇。薛南山不但要你大起之後再大落，還要你嚐到被心愛的人出賣的滋味，只因你捋了他的虎鬚。」

丁浣溪只是把薛南山謀害李燃的來龍去脈說出來，但她不敢告訴李燃，爲了找出眞正的主謀人，她所付出的代價。

「唐香扇和薛南山勾心鬥角，薛南山讓唐香扇在『功虧一簣』中練『飛花擷葉』。他指點唐香扇最高的暗器招式，唐香扇使薛南山在武林上的幕後權力更鞏固，但他無日不想除掉薛南山來取代他在武林上幕

後盟主的地位。」

李燃插口道：「那年我們在『功虧一簣』見到唐香扇，他那時年紀已經很老了。」

丁浣溪道：「眞正年紀老的人是薛南山，武林上的幕後盟主，高高的在岷山第一高峯上遙控整個武林。」

李燃從沒見過丁浣溪的眼神那麼利，但她的聲音仍是娓娓動聽，她緩緩道：「唐香扇年紀根本不老，他急攻近利，希望能在一朝一夕間練到最高境界的『飛花擷葉』招式，他因爲用神過度，練出了滿頭白髮，連眉毛也白了，所以看起來像個老人。其實，那時他只是個中年人，這個人把自己長期困在『功虧一簣』中練『飛花擷葉』，他悶得發瘋就嗜好生埋活人。」

丁浣溪無法對李燃啟齒，她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委身於這個滿頭白髮的人，與他過了將近十年的日子。

「我幫着唐香扇背叛薛南山，唐香扇想殺掉薛南山，我勸唐香扇不要殺他，只廢掉他一身的武功，我不要讓薛南山死得這麼容易，我要他慢慢死，我要他嚐嚐被最親信的人出賣時的滋味，我要讓他嚐到衆叛親離的恐懼。」她道：「誰叫他害我出賣你！誰叫他在新婚之夜拆散我們的姻緣！」

丁浣溪告訴李燃，薛南山現在還沒死，他還囚在岷山脚下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洞裏。

「我把他留下來讓你親手殺他，他在洞裏一定會重新苦練武功。」她笑盈盈的道：「十幾年後，等他練得七七八八，大功告成無限狂喜時，如果你高興，你再收拾掉他，讓他也瞭解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滋味。」

丁浣溪想着這十年來她和唐香扇所過的日子，爲了替不見天日的李燃報仇，她忍辱偷生。她後來才發現，薛南山雖是害李燃的幕後策劃人，但唐香扇卻是害李燃的執行人。唐香扇殺了李燃所有的人手，他侵佔李燃所有的產業，他讓李燃不見天日，生不如死，讓李燃以爲她出賣了他，使她和李燃變成仇敵，不相往來。

表面上丁浣溪把蕭卓然視爲仇人，把唐香扇當作是庇護她遠離仇敵的恩人。

唐香扇告訴丁浣溪，當年他在「功虧一簣」第一次見到丁浣溪時，他就爲了她而任由李燃殺掉馬伕，而他自己則殺了柴夫，因爲他見不得他們侮辱她。

丁浣溪彷彿被唐香扇的情意感動了，她有時會在唐香扇面前表示擔憂，怕李燃有一天會找她報仇，因爲她出賣了他。

從前丁浣溪在「浣溪居」住的時候，曾經問過李燃一些練輕功的秘訣。她乘李燃沒來探望她時一面練舞，一面試着把李燃告訴她的輕功秘訣融入舞蹈中。她常在練舞時也摸索着練輕功。她一直想等到李燃與她成婚後，她要施展輕功給他看。不過，那時她練輕功只是練着玩而已，並沒有認眞的練。

後來，丁浣溪在「功虧一簣」裏才眞正下功夫練輕功。十年來，她常和唐香扇一起聯手對敵，唐香扇教了她許多對敵的精華招式。

丁浣溪天天祈禱李燃平安健康，只要李燃活着，只要李燃活着……她多麼盼望有一天她可以和李燃聯手殺掉唐香扇。如果李燃不幸無法重見天日，她自己遲早也會找機會殺掉唐香扇。

* * *

紅燭已燃剩半截，它彷彿流了許多燭淚。丁浣溪溫柔的道：「我講完了，現在輪到你來講啦。」

李燃想起新婚那夜，當他把所有的客人送走後，忽然來了一衆劍客，「浣花洗劍樓」中的人手和他的門生紛紛與那數百名劍客展開連番浴血戰，他一直無法脫身飛上樓去看洞房裏的丁浣溪。他因爲惦掛着丁浣溪的安危，在戰役中連連分心，他眼見他的人手和那班門生無辜浴血身亡，他被劍客們從「浣花洗劍樓」迫退到街上，最後栽在一位打更人的手裏。

那名裝扮成更夫原來是蕭卓然。

蕭卓然痛恨李燃殺掉他的女兒蕭玉潔，再把他女兒的屍首藏在洞房的紅繡床上，所以他帶了數百名劍手圍剿李燃。

李燃知道他是被人嫁禍，卻不知是誰嫁禍給他。

他被押走時，最牽腸掛肚的便是洞房裏的丁浣溪，不知她會不會出事？即使她沒事，但等不到他回去，他的新娘子不知會受怎樣的驚嚇？

就在那夜，他與她來不及一聲道別，就離別了她。

這一別整整過了十年。

李燃在幾個月之後獲悉丁浣溪告他，他確是放心下來，至少他知道，丁浣溪在花燭之夜的洞房裏安然無恙，他也不必再擔心丁浣溪會與他一起受罪，共同受苦。

受苦受罪他當然希望由他一人承擔，而不必連累到丁浣溪。

他相信丁浣溪一定是受到很大的壓迫，才會向蕭卓然告他。

反正，丁浣溪不告他，他也一樣要含屈受罪，丁浣溪告他的話，至少可以使她置身事外。

聽說蕭玉潔的屍體就藏在洞房裏的紅繡床上，李燃爲這點足足替

丁浣溪擔心了幾個月。

只要丁浣溪沒事，他就沒有遺憾。

李燃被囚在水底的地牢，手和脚都銬上鎖鍊。

他的「嫣然劍」被沒收了，在渡日如年的歲月中，他滿腔的熱血也一年一年的冷却下來。

李燃手脚雖然被困，手中無劍，腦中却沒有停止練劍。

李燃少年時在「功虧一簣」中見識到唐香扇的「飛花擷葉」，從那時起，他從沒停止過想着怎樣破解那比他自己武功高出很多的「飛花擷葉」。

十年當中，他腦中懷劍，心中懷劍，唯手中無劍而已。

李燃在心中練了十年劍，他一面也在腦中摸索水牢的出路。終於，在一個晚上，他練的心劍使他順利脫離水牢的囚禁。他找到了水牢的出路，闖出每個關卡和森嚴的防守，離開了與世隔絕的水牢。

李燃單獨去找蕭卓然，此時蕭卓然已經查出唐香扇才是殺他女兒的兇手，但唐香扇的勢力已壯大到連蕭卓然也無法對付了。

李燃漏夜上岷山的「小千世居」殺唐香扇。

李燃向來不願意讓丁浣溪知道他在外受苦的一面。當丁浣溪要他講這十年來的經歷時，李燃道：「昨日的事已成過眼雲煙，不提也罷。我如今最想見到，是你能夠像從前一樣無憂無愁，快樂幸福。」

丁浣溪聽了李燃的話，柔順的點點頭。

以前，每次她不願意做的事，李燃從不相强。而今，李燃不願意的話，丁浣溪也不會强要他講。

* * *

燭火即將盡時，火焰特別柔美。

丁浣溪把十年來的心事向李燃傾訴後，兩人都靜了下來。

在這一刻裏，無言中，丁浣溪反而不敢與李燃眞正相對了。

她把臉埋在李燃的胸前。

李燃靜靜的道：「我重回江湖，就聽到『千里落花風』丁浣溪名滿天下。浣溪，我眞爲你感到驕傲。」

傳說她的輕功施展時輕盈得像風中的落花，所以得了「千里落花風」的綽號。

「現在『嫣然一劍燃雪焚霜』出來啦。」丁浣溪說。「這些年我一直替你保管着這柄劍。」

李燃道：「江湖人已忘了誰是李燃了。」

「怎會呢？怎會呢？」丁浣溪重覆說了兩次，道：「你的劍法最獨特，從不模仿人，你的劍法最有風格的。」

口中說着，她心中却想到，如果李燃不是白白浪費了十年，今天的他也許更有成就了。她又想到，當李燃在受苦的時候，她却自由在外。

「來，讓我看看你，我還沒好好把你看夠。」李燃道。

李燃發覺丁浣溪頰上有淚，他替她拭去淚水。

「浣溪，我要你看看我。」李燃又道。

丁浣溪把眼睛抬起來。

兩人四目相投，李燃輕喚道：「小丁！小浣！小溪！」

他當年在「浣溪居」也是這樣喚過她的名字。

第一次這樣喚她時，他對她道：「我眞的很疼愛你，我心中對你很愛憐的時候，就會小丁小浣小溪一起叫，希望小丁小浣小溪全屬於我一個人的，可以嗎？」

那彷彿是好多年前的往事了，此刻又像發生在昨日。再看眼前風霜滿臉的李燃，想起昔年那靜若處子，動若脫兎的少年，丁浣溪忍不住又流下淚。

李燃吻她的眼睛，吻去她的淚，吻她的唇，再用他的唇愛撫她的頸，他解開她的衣襟……

丁浣溪想用十七年纍積下來的深情回應李燃，她恨不得他的身子裏有她，她的身子裏有他。

只是，當她想到她和唐香扇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她死也不願意讓李燃知道這回事實，她永遠也不要讓李燃知道她已經不是他當年看到的女孩，她已經從女孩變成女人了。

「浣溪，爲什麼你的臉這麼燙，是不是發燒？」李燃摸摸她的額頭，關切的問：「是不是生病了？」他又握握她的手：「怎麼手那麼冷？」

「我不舒服。」丁浣溪輕輕推開他，道：「燭火快滅了，我不喜歡這裏，在這裏我會想到以前床上那個紙紮新郎，我害怕，我們下山好嗎？」

「好的，我們現在就下山。」李燃爽然道。

他每次都順着她的意思。

* * *

李燃提議下山去十七年前天亮時他們投宿的那家客棧。

「浣溪，讓我抱你下山，可以嗎？」

「我現在懂得施展輕功啦。」她說。

「我希望像十七年前抱你下山那樣，再抱你下一次山。」李燃說。

他像忽然想起什麼，又道：「以後你可要跳舞給我看，你以前一直不肯讓我看你跳舞。」

他們在天濛濛亮的時分抵達客棧。

當年丁浣溪在李燃懷中病了，如今丁浣溪也像那時一樣，冷熱交煎的病倒了。

她曾告訴李燃，以前她第一次在「小千世居」的洞房裏乍見他時，她興奮緊張得手心發冷，一張臉却在發燒，就因爲這樣冷熱交煎，所以病了。

李燃把丁浣溪安頓在床上時，她在被中伸出手握一握李燃的手，道：「以後你重出江湖一定會很有作爲的，你一定要重出江湖，好嗎？」

李燃叫她專心養好病再講話，他怕她累，勸她先睡一睡。

「我到外面去採一些草藥來替你醫病。」他告訴丁浣溪。

李燃等丁浣溪睡着後，他悄悄到外面去找草藥。

當他採藥回來時，赫然發覺床上的丁浣溪已經不見了。

只見枕邊夾了一張信箋，上面寫：

李燃：

如果我不出賣你，又怎能報你這一身劍仇，報我這一生的情恨呢；然而，出賣了你，我彷彿更出賣了自己。

我再也不是昔日那個女孩，我已經配不上你了。

你一定要重出江湖啊。

只要你活得好好的，我天涯海角也會陪你好好的活着。

小丁小浣小溪

* * *

李燃看完信，整個人頹然倒在丁浣溪睡過的床上。

枕上髮香猶溫，何以衣香杳然？

客棧裏有他和丁浣溪共同的記憶。

記得當年，丁浣溪落指在他的掌心上寫她的名字時，那種又軟又輕柔的感覺，經過十七年，回想起來仍是那般刻骨銘心。

記得在那一刻裏，他的心生起一種要闖天下的雄心壯志。

李燃想起那一年，他從岷山抱着丁浣溪下山，那是他首次抱着一個衣衫不整的女孩，怦然心動之餘，却眞的能因她的無邪而坐懷不亂。

太珍惜的人，往往却容易失去。

其實，唐香扇的人手曾經把丁浣溪嫁給唐香扇的消息告訴李燃。當時李燃仍不清楚唐香扇是陷害自己的仇敵。

李燃在水牢裏爲丁浣溪嫁人的消息傷懷，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有人照顧丁浣溪。他想，他總不能夠要丁浣溪等一個一輩子不見天日的人。

他一定要重見天日的，這個欲望日夜熊熊的燃燒着他。

他這一生裏一定要有機會與丁浣溪重逢，他日夜在心中苦練劍時日夜告訴自己。

丁浣溪在重逢之夜與他聯手殺掉唐香扇，這份默契已經完全彌補了李燃所受的創傷。

他曾經想，等浣溪病好時，他要很認眞告訴她，他不會介懷這些年來她做了些什麼。她爲他受了那麼多委曲，他只想好好彌補她，好好珍愛她。

等她病好時，李燃想，他也要告訴她：「有你在我身邊，我就有雄心壯志重出江湖。」

然而她却離他而去。

李燃像箭一般飛了出去，他想飛馳向丁浣溪走的方向，但飛馳了很久，天地茫茫，他不知丁浣溪身在那裏。

李燃這時才省起十七年來，他到現在仍然不知道丁浣溪的家到底在那裏。

那年她在客棧的房間裏對他說：「我在畫中見過你」，他問她爲什麼會在畫中見過他，她神秘兮兮對他說：「我不告訴你。」

一直過了十七年，李燃還是弄不清楚爲什麼丁浣溪會在畫裏見過他。

一陣雁聲劃過天空。

李燃自小愛雁，他有一種手語可以把劃空的雁兒召下來，忽然想托雁兒送一封信給丁浣溪。

他寫完信之後，將信繫在雁身上，希望這隻雁把他的話帶給丁浣溪。

李燃明知道希望渺茫，丁浣溪到底身在何方，家在何處，他自己也不能知道，這隻雁又怎能把他的話帶給她呢？

雁兒劃空飛遠了，雁兒帶着李燃渺茫的希望漫無目的地飛遠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玄小龍正率人趕往鎭江分舵，準備收復此分舵。王彩雲告別了松竹大師亦往鎭江趕去。路過一處山谷時，見三個大漢正圍殺一個人，王彩雲通過他們三人對話，方弄清被圍殺的是大龍幫的義士，王彩雲巧妙地讓那三個惡漢陷入她的八卦陣之中，救出了那個名叫李俊的漢子。李俊在鎭江與王彩雲分手時方知救命恩人的大名……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受託尋故人　秘方救師兄

王彩雲道：「那是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少年人道：「妳打聽什麼地方？」

王彩雲道：「紫竹山。」

少年人一怔，道：「紫竹山呀，妳找什麼人？」

王彩雲道：「有位阿姨，她叫劉圓圓，我是來找她的。」

少年人搖搖頭，道：「妳別找她了。」

王彩雲一怔，道：「為什麼？我遠從蘇州來找她，也是我的和尚伯伯叫我來的。」

少年人再一怔，道：「松竹……」

王彩雲道：「是呀，你認識松竹大師？」

少年人道：「他是我伯伯，我當然認識。」

王彩雲道：「原來你是劉圓圓劉阿姨的侄子，眞的是巧極了。」

少年人道：「妳還是別去找我姑吧！」

王彩雲道：「為什麼？你姑怎麼了？」

少年人道：「自從我爹的一批船貨被劫走，我爹便失蹤了，至今沒有消息，我姑為了思念我爹，她把自己關在佛堂不出來，每日吃齋唸經，她發誓，不見我爹回來，她永不出佛堂一步，這事也快一年了，我們做子女的也沒辦法好想，因為我姑最關心我爹，因為我娘早走了。」

王彩雲一聽，道：「是他們姐弟情深，令人感動了。」

少年人道：「我爹叫劉逢秋，我們鎭江有生意，我是從店裡回來的。松竹大師叫劉逢春，他是我大伯。」

王彩雲道：「你爹與一船貨失蹤了？」

少年人咬咬牙，道：「說來令人發火，那一船貨，時價近萬兩銀子，我爹十分重視，又想與台灣方面多來往，他才上了船，那是一個大船隊呀，誰想到會出事。」

王彩雲一聽黯然了。

她又能幫人家什麼忙？嘆了一口氣，她往街上走去，她打算去找一家客棧住下來。

王彩雲是想在此遇上玄小龍的，算一算日子，玄小龍的船應該也來到鎭江了。

王彩雲沒忘松竹大師的交代，老爹王子正與劉圓圓一樣，至今也未娶妻。

王彩雲不去紫竹山了，她往鎭江街上走，一條不平的長街走一半，忽的有兩匹快馬奔來，蹄聲雷動，王彩雲已閃在一家門口前簷下。

馬上的人沒看見王彩雲，但王

彩雲却認識這兩人，可不正是在無錫附近惠山脚下被她用石頭八卦陣困住的那三個人中的兩人。

這二人的功夫也最高，一人使的是索子鏢，另一人手上是長尖刀。

這二人正是如今大龍幫的「淮上五虎」：「八臂快刀」風長山與「索命厲鬼」馬洪二人。

原來這二人與那無錫分舵舵主余永豹，三人被困在王彩雲佈下的石頭八卦陣中以後，三人如入五里霧中，三兩步以為大樹擋道，之後轉身再會，不少次三人撞滿懷，幾乎把傢伙招呼在自己人身上。

三人的力氣有多大？一個時辰之後全累倒了，於是，石頭上放置的青青柳條被陽光晒乾枯了，看上去就如同被火燒過的枯樹林子，空洞洞的一望無垠。

樹林看透，當然知道外界的一切，等到三人坐直身子，才發覺眞的被王彩雲愚弄了。

馬洪開口罵大街：「操他娘的撞到女妖了。」

風長山拉開架式，把石頭踢得紛飛，吼罵道：「再遇上老子要她命。」

余永豹道：「二位大護法，別罵了，叫人聽了笑話。」

馬洪道：「走，回去拉馬騎，咱們追去鎭江，非殺了那李俊狗操的。」

余永豹沒來鎭江，不能丟下無錫分舵事情不管呀！

馬洪與風長山追來了。

* * *

兩騎快馬自王彩雲身側過去，馬洪二人就沒發現王彩雲，只不過怪事發生了，只見快馬過去的馬洪與風長山二人又急急的拍馬過來了。

除了這二人之外，更有三個大漢自後面也追來了，三個人的肩上扛着刀，街上行人兩邊讓，有人說：「這不是大龍幫分舵的人嗎？他們幹什麼？」

王彩雲又轉回去了，她要看看這些人是幹什麼去的。

王彩雲現在最關心大龍幫，只要聽到大龍幫的名字，她就會跟上去看看。

王彩雲自上海到蘇州，然後奔來鎭江，她不為別的，只為要與玄小龍在一起。

在上海她有機會與玄小龍見面的，但當她發覺玄小龍身邊有丁氏姐妹的時候，她躲開了。

王彩雲與玄小龍相處十年出頭，兩人才是青梅竹馬天造地設一對，兩人彼此的心中是瞞不過對方的，但王彩雲覺得，只要玄小龍過得快活，她就快活，不一定要擁有玄小龍。

然而，當丁氏姐妹隨她們的舅舅「紹興刀怪」金不換回去太湖，王彩雲知道玄小龍原來與她們的感情還只不過是好朋友而已。

王彩雲追到鎭江來了。

* * *

江岸邊有戰事，戰事一觸即發。

有條快船在岸邊，只一看就知道那是大龍幫的快船。

這時候有兩個漢子在船邊與船上的把頭爭吵不休。

「喂，我是副舵主呀，難道我要你放船也不行？」

船上的青面瘦漢冷笑，道：「副座，沒有舵主手令，我齊大川怎敢開船？你饒了我吧！」

他的口氣帶點冷嘲熱諷的味道。

岸上的壯漢拗手跺脚，道：「送我二人過江要多久？我是去高郵呀，娘的，你們狗仗人勢。」

船上又跳過一個大漢，道：「副座，你怎麼能怪咱們，都是他娘的吃一個鍋裡飯的人，咱們有什麼權呀！」

岸上的人，正是原來鎭江大龍幫分舵舵主「過山虎」林能，那林能剛送走前來送信的張發旺就遇上了李俊。

這林能也是玄劫的老骨幹，如今同朱光遠等一個樣的失勢了。

江湖上很現實，人在人情在，正就是「窮在鬧街無人問，富在荒山有遠親」。

林能也剛自酒館走出來，大街上遇見了從無錫來的「翻江龍」李俊。

這二人原是好朋友，好哥兒們，一見面唏噓快落下眼淚來了。

那林能原打算拉了李俊去酒館再喝幾杯吶，但李俊對他說，總舵派出殺手，打算清除老幫主玄劫的舊部，却不知為什麼突然有此惡謀。

李俊又把他在無錫惠山脚下幾乎被殺之事說了一遍。

林能一時火了，他決定與李俊二人去江都，因為那兒有個老友在，林能也不回去分舵了，這才來到江岸邊，想不到快船不運他二人過長江。

* * *

爭執是無用的，李俊拉過林能，道：「他們都是一個窩的人，再爭也無用，咱們僱船過江去。」

林能匆匆的與李俊往遠處渡口走，就在這時候，兩匹快馬追來了。

馬上有人嘿嘿笑，那是馬洪的聲音。

「嘿……李俊吶，我看你今天往那兒逃。」

「翻江龍」李俊抬頭看，他的心

中吃一驚，他心想：「這兩個賊子來得好快呀！」

李俊身上有刀傷，若非王彩雲爲他採了野山草藥敷上，他怕是走不到鎭江來。

林能也吃驚，總舵的殺手他認識，論武功，一對一他還可以撐，但多了個受傷的李俊，他有難題了。

「轟」聲響起，那是船上的把頭與三個漢子們的拍手大笑聲。

「好了，好了，總舵大護法駕到了。」

這把頭邊說邊跳下快船迎上去，伸出雙手接馬韁，又道：「二位大護法，咱們副舵主要過江，可沒有舵主手諭，咱們怎麼能開船？」

馬洪嘿嘿冷笑，道：「你不用開船了，等着把兩具屍體送到江心，加上一塊石頭沉水底。」

「是，屬下命他們立刻先搬上兩塊大石頭到船上。」

不用他吩咐，已有兩個大漢在岸上搬石頭了。

江邊石頭有的是，兩塊重達三十斤的石頭搬上船。

李俊大怒，吼叱道：「不要臉的東西，你們三個對付李大爺一人，算什麼英雄。」

風長山已逼過來了。

他冷笑，道：「英雄？誰是英雄？英雄有幾兩重？我他娘的從不把自己當英雄，風大爺只求成果，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你知道嗎？」

李俊大吼：「果然海盜口胳，可惡啊！」

馬洪抖着索子鏢叱道：「你說誰是海盜，爺們乃堂堂正正淮上大龍幫的忠義之士，你們却是叛幫的豬，爺們這是來執行幫規的，知道嗎？」

這一段的江岸人不多，全是快船上的人，船上三分之二早換了人，換成了老實人，那些心中不忿，口中駡大街的人早被換掉了。

就如同那個在鎭江趕大車的張發旺一樣，放棄在船上當把頭，他寧願趕大車。

張發旺就是大龍幫鎭江分舵的船上把頭，姓張的骨頭硬，不吃那一套，張發旺也有狠話：「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趕大車。」

張發旺果然趕起大車來了。

張發旺也奉了玄小龍的吩咐，暗中前來找過林能之後又去淮上了。

* * *

此刻，風長山提着細長尖刀往李俊逼去，馬洪更是抖着滿臉黑呼呼的橫肉撲向林能。

「過山虎」林能也是狠角色，見馬洪手握索子鏢逼來，懷中尖刀便舉在手上了。

江岸邊幾個大漢外圍觀，等着收屍往江中拋了。

李俊大吼一聲：「我同你拚了。」

別以爲李俊有傷在身，兩把短刀他仍然舞得凶狠，風長山一來便是七刀砍，兩個人立刻在岸上狠幹上了。

另一邊，林能閃過飛來索子鏢，一頭撞進馬洪身前二尺地，尖刀也就是猛一掃。

「咻！」

「唔！」

林能一刀掃個空，他背後猛一痛，忍不住的叫出口來，旋身中才見那馬洪的索子鏢打空之後又回扎，正扎在林能的背上。

索子鏢抖開來，帶起一溜鮮血飛洒，林能忍不住的開罵：「你娘的！」

馬洪嘿嘿冷笑，又閃過林能的五刀削，索子鏢又飛在半空中了。

忽的傳來一聲厲嗥：「啊！」

眞狠，風長山的長尖刀掃過李俊的大腿，幾乎把李俊的腿砍斷。

李俊往一邊單腿跳，有一把尖刀他忽然打出手，「颯！」的一聲正扎在馬洪的左膀上，扎得馬洪身子一偏。

「老子砍了你這王八操的！」

馬洪一把拔出尖刀，先是尖刀擲向李俊，然後揮刀直欺而上，他似發了瘋似的好一陣狂斬又砍不斷，直把個李俊殺得只有閃躲的份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江面上一條大船過來了，大船上也有人在喊叫。

「住手！住手！」

這是誰來了？岸邊的人沒看清，而岸上搏鬥的四人仍然在互殺。

於是，大船上有個人拔身而起，他隔了五丈遠往岸上躍，眞駭人聽聞，半空中他還兩個空心觔斗翻，然後先到了李俊身邊，正看到一把長刀削過來。

這人雙肩閃一半，空手反扣來刀的長柄，右掌疾出，打得風長山往外撞去。

風長山的長尖刀被人奪走，他猛可裡一聲怪叫：「他娘的，你是什麼人？」

那人並不回答，一個大跨步迎向半空中飛閃的索子鏢，只見他暴出一掌拍歪了索子鏢，人已到了馬洪面前，狠狠的就是一巴掌，打得馬洪口吐鮮血。

馬洪還不知道怎麼挨的這一巴掌。

「嘩」的一聲，大船貼到岸邊了，大船上立刻跳過來十多個大漢，這其中就有黃忠在裡面。

那風長山與馬洪吃一驚，他們不認識面前這年輕人。

是的，玄小龍來了。

玄小龍在船上，發覺岸上有人在搏殺，黃忠立刻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岸邊停靠的船是大龍幫的船，瞧，岸上正在拚命的不就是鎭江分舵舵主林能。」

玄小龍急了，他怕救援不及，才大聲吼叱。

* * *

玄小龍厲聲吼道：「黃大叔。」

黃忠立刻走過去，道：「少幫主，你吩咐。」

玄小龍已有大將之風，道：「林舵主與另一位……」

黃忠立刻道：「另一位不是別人吶，少幫主，他乃無錫分舵李俊李舵主呀！」

玄小龍劍眉一挑，帶着幾分哽咽的道：「我爹的老部下，仍然不少忠義之士，只是太委曲他們了。」

那帶傷的李俊已聽出來，面前這位年輕人竟是老幫主的獨子，不由落下淚來。

那林能抖着身上血，單腿跳到玄小龍面前，道：「你眞是老幫主老爺子之子嗎？」

黃忠伸手扶住，道：「這種事還假得了？」

林能大叫：「老天開眼了呀！」

他也只叫了一聲便嗚咽了，就如同被人欺的娃兒，一下子投入父母懷中似的。

這時候那挨嘴巴的馬洪咒駡一聲，道：「可惡啊，你這老兒不是黃忠嗎？你與十艘大船出海，果然沒死呀！」

黃忠忿怒的叱道：「王八蛋，你們抬頭看！」

風長山一驚，吼道：「看什麼？」

黃忠道：「江面的大大小小船隻共八艘，這就過來靠岸了。」

玄小龍道：「黃大叔，先給兩位舵主治傷，派船上兄弟，把鎭江最好的大夫請來，花多少銀子都要把人治好。」

黃忠應道：「是，屬下派人把他兩位先抬上大船艙。」

風長山已叱道：「什麼少幫主，大龍幫少幫主乃是咱們的丘大少爺。」

馬洪叱道：「誰承認你這小子是大龍幫少幫主呀？」

馬超人的出現，令馬洪心中一沉，他叱道：「王八蛋們沒死在海上，回來造反了。」

馬超人走到岸上來，戟指風長山與馬洪二人駡道：「操他娘的，你們原來就是一羣大海盜，這一年來把老子們上百人囚在海島上，你們一個個的搖身一變成了大龍幫的大人物了，娘的，天作惡猶可說，人作惡不可活，老天有眼，咱們少幫主出世來了，這就回來收妖了，你們等着挨刀吧，我的兒！」

風長山與馬洪怎知玄劫還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而且修了一身絕世神功。

他二人曾與另外淮上三虎于眞、楊遠山、邵爲仁合力遠赴塞外刺殺玄劫，便是大龍幫中的大掌舵「大開碑」石冲也一齊去過，只不過他們失敗而歸。

那丘泰來一計不成又生二計，花銀子買殺手，中途攔殺玄劫，這其中有「江南刀才子」伍超，「奪魂旗」宋剛，却都未曾得手。

如今風長山與馬洪二人心中驚駭已極，但二人殺人成習，便也凶殘難捺。

馬洪吼叱，道：「你們這批該死而未死的傢伙，就憑你們這幾個人也想揮兵淮上，管叫你們小河入海，一去無影。」

玄小龍冷叱，道：「你二人在淮上擔的甚麼職務？難道你們是……」

馬超人道：「他們是淮上五虎呀，少幫主。」

提到淮上五虎，玄小龍心中忿怒，氣得他仰天冷笑。

他的神色之間，出現了殺機，他的手在慢慢的拔劍。

玄小龍指着地上，對風長山吼道：「提起你吃飯傢伙，還有，我要告訴你二人，你可要把眞才實學全部抖露出來，因爲……」

他嘿嘿一聲冷笑，又道：「我原是要殺了你二人的，但我忽然改變主意，我先叫人斷你們一條右臂，聽清楚了，是右臂，而非左臂。」

馬洪厲吼：「他娘的臭皮，還不知誰斷誰的右臂吶，你小子先吹牛。」

玄小龍冷冷道：「你馬上就知道是不是吹牛。」

風長山不客氣，厚着臉皮把尖刀擱在手上，生死關頭便也豁上了。

岸邊的那條快船上，幾個人已把兩塊石頭抛入江中了，留下來不定是自己人享用。

那玄小龍仗劍沒出手，風長山與馬洪乃久經沙場人物，二人立刻採取最佳形勢，兩個人對面站，這是犄角之勢，令敵人有瞻前顧後之慮。

但玄小龍却冷冷的道：「留下你二人，只叫你二人逃回淮上，告訴丘泰來父子二人，準備納命來吧！」

馬洪高聲駡道：「吹你媽的牛

皮不是？」

他「是」字出口，兩支索子鏢一先一後的已扔出手，那索子鏢的抖响是清脆的，兩點寒星也似的尖鏢不帶風聲，那是他的絕技「天外流星」。

眞的有默契，風長山的尖刀已攔腰掃到了。

「死吧！我的兒！」

風長山不但掃出這凌厲的一刀，他甚至側身閃進，雙腿連環暴踢。

玄小龍發動了。

只見他長劍壓在後背沒抖出來，身子一個平飛中，大吼一聲已越過風長山的頭頂，宛如烏雲飛過尖山頂，隨之曳光閃耀間，風長山一聲尖嗥劃破長空。

鮮血在標，而玄小龍單足點地往回翻，兩支索子鏢就在他的身子下方打過去。

玄小龍的頭就快撞上馬洪了，而馬洪也有機會來了，他拋去手中索子鏢，張開雙臂要勒死玄小龍了。

令人目眩的乃是一道流光，那麼神奇的又自玄小龍的身子下方倏然暴伸五尺，當那流光消失的刹那間，馬洪狂嗥着往側撞去。

這時候，風長山的一條右臂也才剛剛掉落地上。

一條粗壯的右臂在地上兀自顫抖不已，尤其是五根指頭屈屈伸伸，好不令人驚心動魄。

馬超人已厲叱：「少幫主，何必放虎歸山，殺了他們完事！」

玄小龍却厲吼：「滾回淮上，叫那丘泰來等死吧！」

馬洪與風長山各斷一臂，均是自肘處被斬，二人血流如注，只不過殺人者早有準備，二人各自帶有刀傷靈藥，立刻取出來力壓傷處。

那風長山當先上了馬，他哇哇狂叫，道：「小王八蛋呀，咱們淮上等你了。」

馬洪也一樣的罵不絕口。

* * *

黃忠命人把大夫請來了，那是爲林能與李俊二人醫治刀傷的。

玄小龍十分關心二人的傷勢，他走到大艙中探視。

李俊與林能二人十分感激，也感動得快落淚了。

李俊對玄小龍道：「屬下來自無錫，我在無錫就幾乎被他與那余永豹三人合殺，眞幸運，我的命大，我遇上了一位奇女子。」

玄小龍不在意的道：「江湖上太多奇人能士。」

李俊道：「這個女子與衆不同。」

林能道：「聽李舵主說過，我還是半信半疑。」

玄小龍道：「怎麼個奇能？」

李俊道：「那是一位十分好看的青衣女子，她把幾塊石頭擺在地上，再把採的柳枝放在石頭上面，她人就站在幾塊石頭中間，嘆，外面看來不出奇，但人若進入石陣中，便立刻走不出來了。」

玄小龍怔住了。

玄小龍自言自語：「難道是她，她進關來了？師父他老人家孤單了。」

誰也沒聽清楚玄小龍口中喃喃自語些什麼。

這時候，黃忠與馬超人走進大艙來，那馬超人對玄小龍道：「鎮江分舵船上的人走了五個，只怕是去鎮江向那余天生報告去了。」

余天生就是如今大龍幫鎮江分舵舵主。

玄小龍一聽，對黃忠道：「那船上還有多少人？」

黃忠道：「只有四個是老人，這條船上有人說，他們原來的船把頭叫張發旺。」

玄小龍一聽張發旺的名字，心中一緊，一個多月沒見到張發旺了，他應該回報的，怎麼不見他的人？

玄小龍當然懸掛他爹玄劫的安全，因爲他爹已潛回在淮上了。

他更感激老古董這一對老夫妻，他們才是忠義之士，有良心的人吶。

黯然中，玄小龍猛吸一口氣，對黃忠道：「叫他們幾人帶路，我與你一起去找那余天生。」

這時候，另外的幾條大小船隻也靠妥了，船上臨時派的把頭與尹大明、朱光遠等，都過來看玄小龍。

玄小龍却叫這位鎮江名醫再爲朱光遠與尹大明二人把傷重新醫治，他與黃忠帶着幾個分舵的人前往鎮江的大龍幫分舵了。

* * *

五輛大車擺在大門外，附近馬廄上傳來馬嘶聲，大門口的右邊掛着一塊大招牌。金字招牌，刻的是「大龍幫貨運分站」七個字。

這時候裡面的人早已分站在大廳兩邊的大廊上，每個人手中提着刀，那光景就是等着殺人了。

數一數人馬有多少，十三個漢子臉無表情的看向大門邊的那個漢子。

大門外傳來人聲，道：「開門，白老爺子親自來了。」

「呀！」的一聲門開了。

果然，一共走進三個人，前面一人帶路的，他一邊走，一邊還彎腰打躬。

「請，請，老爺子。」

立刻，自大廳上奔出一個瘦大個子來，這人不是別人，乃余天生是也。

余天生三脚兩步下台階，邊上前，半帶苦又半帶笑的道：「白老爺子呀，見了你老我就放下心中石頭了。」

白老爺子又是誰？

在鎮江有個梟霸白不染，有個外號叫震三江，他可是土生土長的土霸王。

姓白的不但開了一家大賭場，西大街上有武館，他專門叫姑娘侍候江面船上的客人。

白不染也是殺手出身的人物，江南道上他是有名的黑心殺人王。

別看大龍幫的勢力大，在鎮江一年三節有禮送過去，這就是套交情。

余天生是幹什麼的，像白不染這種人，他是不會得罪的，他幾乎要把白不染當乾爹了。

江邊上來人把發生的事說一遍，余天生第一個就是趕快把白老爺子請過來。

白不染也把他武館中的大當頭艾冲也帶過來了。

白不染哈哈一笑，他向余天生道：「幹什麼呀？又對誰發了火，咱們鎮江醋最好，喝幾口消消火就行了。」

余天生有些啼笑皆非。

「老爺子，快請進廳上，你老先喝碗燕窩湯，我好把事情對你說。」

余天生陪着白不染與艾冲二人進了大廳上。

大廳上果然已備了燕窩湯，白不染坐下來，一口先把燕窩喝了個乾，他點點頭，道：「余舵主，你說吧！」

余天生先是乾咳一聲。

「勞動白老爺子大駕，眞是不好意思，只爲本幫有了麻煩，一時之間總舵調不來高手，所以……」

白不染淡淡的道：「甚麼樣的人物，敢在我的地頭上來撒野，不想活了！」

余天生道：「這人冒充本幫前任幫主之子，憑他修得的一手絕學，便集了幾個烏合之衆，來到鎮江搗蛋，江邊上已殺傷了我的兄弟，所以……」

白不染白眉一挑，冷冷道：「可惡啊，余老弟，今天你把亂子擱在老夫的身上，我管叫他是來得去不得！」

余天生十分感動的道：「老爺子，就是你這麼一句話，我余天生代表大龍幫謝謝你老了！」

白不染大樂，哈哈笑道：「余老弟你說那裡話呀，咱們原是自己人吶，哈……」

白不染轉而對身邊坐的壯漢道：「艾冲！」

那壯漢忙站起來，道：「老爺子，你吩咐！」

白不染道：「你是西山武館總教頭，也是我身邊的大當頭，今天你就露幾手，叫大伙見識見識！」

艾冲重重的道：「老爺子，屬下不會漏氣，你老就看我怎麼收拾那傢伙吧！」

白不染道：「可要多召集武館中的兄弟們前來助陣，人多聲威大呀！」

就在這時候，忽聽一陣足音傳來，大門外有人在拍門，拍門的聲音「叭叭」响！

從拍門的聲音就可以看出來人不把門內人看在眼裡，拍門的聲音就表示來者不善！

是的，黃忠在拍門，他被囚在海島上一年整，幾乎死掉，這時候他滿肚皮的烈火，當然有機會就發洩！

大廳上一聲厲叱：「開門！」

「呀！」的一聲，大門由兩個漢子分別拉開了！

門外面，當先進來老黃忠，玄小龍就跟在他後面，另外鎮江分堂的船上來了四個帶路的，這四個漢子也擁進大院中！

黃忠來到正廳前的青石板階下，猛抬頭，他戟指裡面的余天生叱道：「姓余的，你還不快滾出來叩見少幫主！」

余天生轟的一聲長身而起，大步走到廳廊上，冷笑連聲的吼道：「他娘的，你是誰，帶這麼幾個人來鬧場！」

黃忠冷笑連聲，道：「你少裝蒜，我是總舵大把頭，出海一年多回來了，娘的，原來你們與海盜有勾結，丘泰來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拜把兄弟，他們設下長遠計，那丘泰來潛伏在大龍幫，他力求表現拍馬屁，才弄了個副幫主幹上，娘的，丘泰來見時機成熟，十一條大海船的消息他先送去海島上，十一條大海船也就失踪了，爺們被囚在山洞中幹起苦工來，若非少幫主前去搭救，這一輩子算完了！」

余天生叱道：「住嘴，誰叫你來說這些荒誕故事呀，可能嗎？」

黃忠大怒，指身後的人，道：「他們可是你這兒的人吧，王八蛋，你怎麼不問他們四個人！」

余天生道：「他們叛幫，我要按幫規做了他們！」

四個人也火了，挽挽袖子要拚命！

玄小龍道：「余天生，你是想死還是活？」

余天生大怒，吼道：「你是甚麼東西，這話由得你來說呀！」

玄小龍道：「本少幫主自水路而來，上海我殺了劉一台，南通也死了張長江，他們原可不死的，只是他們太頑固，以爲他們有後台，嘿……你的後台又是誰？」

「我！」

這一聲回應，還眞令玄小龍一怔！

玄小龍抬頭看向大廳上，只見一個老者與一個壯漢走出廳門來！

這老者正是「震三江」白不染，另外一人是西山武館的大當頭艾冲！

白不染站在廳廊上，他衝着玄小龍哈哈笑！

「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呀！」

黃忠看得吃一驚，道：「喂，你是誰，你是大龍幫的人嗎？」

白不染道：「老夫雖不是大龍幫的人，可這兒是老夫的地頭，沒有老夫的點頭，你們敢來撒野呀！」

玄小龍道：「你老還是回家去吧，這兒是我們大龍幫在解決家務事，且等完了，在下登門拜訪！」

白可染冷笑道：「眞的是黃口小兒，不長眼睛，憑你的這幾句話，你就想打發老夫走路，可笑，可憐，可惡！」

他對身邊的艾冲道：「過去，掂一掂他的能耐！」

艾冲自高台階上賣弄身法，他使了一記雲裡翻，自台階上翻了個觔斗落在玄小龍身前，「嗆！」的一聲拔出刀來了！

「娘的，咱們不來虛套，艾大爺沒有甚麼點到爲止的假客套，你接刀吧！」

他一個人說，也不容對方說，立刻一刀切過去！

玄小龍見這惡漢出刀很絕，明看是切過來，中途忽然改了道，直往脖子上殺！

玄小龍閃跳在刀芒邊，艾冲大步斜跨而上，玄小龍不拔劍，他以劍身猛一擋，右手舞出七朵掌花，就聽三聲「啪啪啪」響，那艾冲斜着身子往外撞！

「啊……呸！」

一口鮮血吐出來，他直搖頭，還不知這三巴掌是怎麼挨的！

玄小龍淡淡的道：「我同你不一樣，見面三分情，不要你的命，你滾吧！」

艾冲大怒，他齜牙咧嘴的罵！

「操你親娘的，艾大爺一時大意，着了你的道，你以爲吃定你家艾大爺了？」

玄小龍斜目看向他，但艾冲却一頓手中刀，大吼一聲：「殺！」

眞厲烈，他人未到刀已劈出十九刀，咻咻聲中他帶罵，那光景就如同老虎撲小羊！

然而玄小龍不是小羊，他在旋身中，「嗆！」的一聲拔出長劍來，劍光抖出梅花五朵，一天的刀光頓失，而玄小龍却已將劍尖掃過敵人的右肘，他旋身即收劍！

「噹！」的一聲，艾冲的刀落地了！

就在這時候，一團灰蒼蒼的大影子平空直往玄小龍的頭上罩去！

太快了，玄小龍幾乎無法閃開，他貼地往邊上滾去！

那灰影落地再起，玄小龍已看清是白不染出手了！

白不染的手上有個鎖套，那是專門鎖敵人兵刃的傢伙，這老兒也眞高招，一上來就是搶攻不休！

玄小龍倏然拔身而起半空中，他塌肩下擊，口中大吼：「殺！」

也許玄小龍眞的上當了！

也許這也是白不染故意逼他往上躍，因爲人在空中很難再改變身法，除非這人七十二穴道大敞門、任督二脈已暢通，可以在空中再使力變身法！

玄小龍不察，他怎麼鬥得過老奸巨滑的「震三江」白不染老兒。

只見白不染長劍殺到，他嘿然一聲，左手疾出，打出一把白霧來！

白不染白霧出手，人立刻往台階上飄落，他還叫大伙快閃開！

大院中人看得清，玄小龍一頭撞進白霧裡，眞狠，只聽「砰！」的一聲響，玄小龍摔在地上不動了。

大伙等着白霧快飄散了，那黃忠大吼着就要撲上去，他急得要哭，却被兩個同來的抱住不放手。

「不能過去，那是毒霧。」

黃忠急得直跳脚，廳廊上的人哈哈笑。

余天生衝着這白不染直抱拳，打躬作揖的道：「老爺子眞高呀，一招之間就解決問題了。」

白不染仰天哈哈笑，那艾冲已準備白霧過了去砍了，他的刀舉在頭頂上，臉上狠中帶着笑。

忽的，大院中刮來一陣風，隨風而飛落一個人，這是個青衣女子。

只見她抖開雙袖旋半身，一片白霧已無影了。

她站在玄小龍的身前低頭看，很快的一粒藥丸塞入玄小龍的口中了。

姑娘動作快極了，她雙手托起玄小龍，一下子送到黃忠懷中了。

黃忠吃一驚，這姑娘是誰呀？

他已沒有機會問姑娘了，因爲，艾冲第一個撲殺過來，艾冲的刀握在左手上，他的右手舉不起。

艾冲一刀砍向姑娘了，不料一團人影忽然不見了，令艾冲暗吃一驚，「這是人嗎？」

就在他一怔間，後腰命門一麻，他僵住了。

艾冲的刀舉在半空中，一副忿怒相張口不動了。

廊上的人們吃一驚，余天生更吃驚。

「這位大姑娘，妳這是在幹什

麼？咱們在清理門戶，妳最好不要多管閒事。」

青衣姑娘正是那來自天山的王彩雲。

當玄小龍從江岸邊走向大街，她便也暗中跟來了。

大姑娘爲她的小龍哥哥高興，江岸邊玄小龍把兩個漢子殺成重傷的時候，她已經打算走來與玄小龍會面了，只是玄小龍突然往大街走，她便決定在暗中協助。

此刻，王彩雲淡淡的道：「你們是關起門來害人呀！」

白不染嘿嘿一笑，他下台階來。

「姑娘，貴姓呀？我怎麼從未聽過有妳姑娘這號人物，我……老夫白不染，很想結交妳。」

王彩雲道：「你不是想結交我，你在打算陰謀我，對不對？你的眼裡我已看出來了。」

白不染哈的一笑，道：「怪事，妳連老夫心中想的也猜得中呀，神仙不是？」

王彩雲道：「我不是神仙，只不過我不喜歡有人騙我，你就是在騙我。」

她邊說邊自袋中摸出一把花朵出來，那是特別做的人造花，但看上去同眞的一模一樣。

白不染一步步的逼過去，王彩雲却一步步的往艾冲身前移。

這光景令人們以爲，白不染只要出手，這女子非立刻血濺當場不可。

大家誰不瞪眼瞧呀！

王彩雲邊移邊道：「我知道你想殺了我，你目中有凶光。」

白不染哈哈笑，他仍然一步一步的逼去……

王彩雲手上的花朵開始往地上拋，她一邊拋一邊走，臉上的光彩宛如西天晚霞，有一股英氣在浮現，那，正是她在暗中運功。

於是，她繞着不動的艾冲走了一個大圈子，八朵花也拋在地上，恁誰也瞧不出她這花爲什麼拋在地上。

猛古丁，只見她一聲尖叱。「我先殺了他！」

王彩雲果然往艾冲的前胸駢指疾點。

「殺！」

白不染拔身直撲而上，他絕不能讓艾冲死在這女子的手上，他出招仍是他那鎖套，他的鎖套中套有刀。

只不過當他人撞進王彩雲設下的花陣中剎那間，白不染發覺王彩雲十分遙遠的在慢慢遠離，他心中一沉。

那王彩雲一個拔身起，半空中她打出手中的一朵花，「啪！」的打在艾冲的後背穴道上。

這時候白不染正巧到了艾冲的身側，艾冲穴道一開，他大吼一聲掄刀砍。

「卡！」

「哎唷！」

艾冲的刀狠狠的砍在白不染的肩頭上直到後背，開了一道尺長的血口。

花陣外面的人看得清，怎麼艾冲會殺白不染？

那一刀如果是艾冲沒受傷，白不染就會當場死在地上。

台階上，余天生大叫一聲，道：「快救白老爺子。」

「嘩」立刻奔出七八人，這些人一擁而上去扶白不染，這些人也把地上的花踩了。

於是，大院中又是原來的景象。

白不染指着艾冲大罵。

「好個可惡的東西，你竟拿刀殺老夫，王八蛋，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艾冲直搖頭，道：「我……我……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把老爺上當那臭女人了。」

白不染痛得直流眼淚，叱道：「放屁，你看老夫像那……像那……」

他轉頭看王彩雲，只見王彩雲已對黃忠道：「走吧，且回去再計較。」

黃忠命兩人攙扶着昏迷中的玄小龍匆匆的往大門外走去，她守在幾人身後面。

大門內那麼多的漢子們，就是沒有一個敢追殺出來，余天生氣得直跺脚。

余天生見白不染傷得重，便艾冲也傷得右臂難抬，他急得直吼叫。

「快找大夫來呀，你們這些飯桶！」

立刻有人往外跑，當然是去請大夫了。

* * *

在鎭江，白不染就算不是龍，他也足堪是一條蛇——一條地頭蛇，鎭江人提起白不染，誰不縮脖子？

如今在白不染的地頭上殺傷他，這筆帳有得算了。

王彩雲不會放在心上的。

此刻的王彩雲只關心玄小龍。

* * *

匆匆的跟着黃忠等五人到了江岸邊，玄小龍被抬上大船艙。

大伙一聽少幫主着了道，一個個就想操刀去拚命，那正自養傷的朱光遠與尹大明也火了，大船上人聲亂嘈嘈，馬超人等聽了黃忠說有姑娘救了少幫主，也就放心了。

那王彩雲坐在玄小龍身邊，她托住玄小龍用力的把鼻尖聞了又

聞，皺起眉頭來。

一邊的黃忠急問：「姑娘，咱們少幫主怎樣了？」

王彩雲把舌尖伸出來，她在玄小龍的口唇舔了幾下，這情形不但沒令在場的人說她不顧羞恥，反而對她更是敬佩得直在心中叫偉大。

眞心救人活命的人，這個人當然稱得上偉大。

王彩雲忽的臉上出現笑意，她叫黃忠快取紙筆。

黃忠在大船上沒找到紙筆，反而在岸邊分舵的船上找來了紙筆。

王彩雲在紙上寫了五味草藥，命人趕快去藥鋪買回來，黃忠急急問王彩雲，道：「姑娘，妳看咱們少幫主，他會不會出事呀！」

王彩雲道：「我給他服了天山雪花救命丹，保住了他的心脈，如今我已找到解救的藥方了。」

黃忠幾人大喜，大艙內已有人在歡呼，也有人口稱觀音菩薩現世了。

很快的，有人自街上把五味草藥買來，王彩雲接過來，她一樣一樣的仔細看了一遍，才命人把草藥搗碎。

五樣藥一齊搗碎，立刻間有一股酸臭辛辣的味道，聞之令人作嘔，難受，不少人忙把鼻子揑住。

王彩雲把搗碎的五味草藥猛可裡按在玄小龍的鼻孔上，她瞪着眼看玄小龍的反應。

一邊的黃忠問道：「姑娘，這是什麼怪藥呀？」

王彩雲道：「五毒屎！」

什麼叫「五毒屎」？這乃是天下五毒，蛇、蜈蚣、蠍子、蜘蛛、蟾蜍拉的屎，採藥人就能分辨出來，採回以後調製而成。

這些怪又臭的東西爲什麼稱之謂草藥？那是牠們拉的屎分別配以不同的野草樹皮調製而成。

這世上什麼藥最貴？就是這五毒屎最貴，因爲難以找到之故。

此刻，王彩雲瞪着眼睛看反應，不旋踵間，玄小龍身子猛一挺。

「臭死人也！」

只這一聲叫，王彩雲已把手移開了。

立刻間，大船上一陣歡叫。

「好了，好了，少幫主醒來了。」

全船高興，附近船上的人也笑了。

王彩雲便在這時候走出人層，大伙圍住玄小龍，王彩雲心中想，不如我仍在暗中吧，有我在你身邊，你會分心的，我不要害你激動。

就在人們歡樂中，王彩雲悄悄的走了。

* * *

江岸邊上停靠着大海船共四艘，雙桅快船也有六條之多，黃昏中江風徐徐，那馬超人等守在玄小龍大艙中直到玄小龍一挺而起，這才眞正的鬆了一口氣。

玄小龍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死？」

黃忠一聲得意的笑，道：「少幫主洪福齊天吶，少幫主有貴人相助。」

玄小龍道：「貴人相助？誰？」

黃忠道：「菩薩呀！哈……」

「哈……」艙內艙外都笑了。

玄小龍道：「便眞是這位菩薩現世，也要容我向這位菩薩道個謝吧！」

黃忠道：「少幫主，那是一位身負絕學的青衣姑娘呀，我去把姑娘請進來。」

玄小龍不愉快的道：「怎麼如此怠慢，快請！」

不但黃忠一怔，便幾位把頭與馬超人也發楞，大家只顧得少幫主的安全，而忽略了那位姑娘。

黃忠當先走出大艙外，他急急問：「可見那位青衣姑娘嗎？她人呢？」

眞是怪事，就是無人知道，這光景令黃忠急了，他急得跳上岸大聲喊。「姑娘，姑娘，妳在那兒？」

恁他叫破喉嚨，聲傳十里，也是白叫，因爲王彩雲早已走遠了。

黃忠無奈的走回來，他把姑娘走掉的事又對大伙說了一遍，正自歡樂的人們不笑了。

玄小龍心中一沉，他站起身來走出大艙門，他身後跟了一堆人。

「是我們失禮，我們不應該忽略人家，如此大恩，連個謝字也沒向人家說一聲。」

黃忠道：「少幫主，都是屬下不好，屬下該死。」

馬超人道：「我們把心放在少幫主身上了，那裡想到姑娘會悄悄的走了。」

玄小龍忽的雙目一亮，道：「你們告訴我，是不是太湖丁氏姊妹？」

黃忠搖頭，道：「不是，不是，丁氏姊妹我見過。」

玄小龍道：「絕不是金申如玉，她恨不得我早死。」

黃忠道：「那個惡毒的女人是不會救少幫主的。」

玄小龍道：「她長得什麼樣？」

黃忠比了個身高。

「她有這麼高，身材適中，她的面貌姣好，穿了一身青衣，那口音又似中土人，又像關外人，絕不是咱們南方人的口音，而且聽起來柔中帶剛。」

他頓了一下，又道：「她的武功眞高，屬下以爲不在少幫主之下，嗨，她似乎精通奇門八卦之

術，懷中拋出花朵，人就迷了。」

忽聽李俊大叫一聲：「是她！」

玄小龍已呆住了。

玄小龍因爲李俊的一聲大吼，他又極目看向李俊。

「你也知道？」

李俊道：「我知道，當我棄職前來鎭江，被那『淮上五虎』的馬洪與風長山二人再加上余永豹三人圍殺在惠山山脚下，就是出現了這位姑娘，才解了我的危。」

他想了一下，又道：「姑娘在地上擺石頭，引得他們三人走入她佈的石頭陣中，我才得脫險。」

大伙一聽全怔住了。

玄小龍又自言自語的道：「師妹，是我師妹，她也來到江南了。」

一聽是玄小龍師妹，大家又樂了。

玄小龍却又黯然的自言自語：「師妹，妳一定是爲我而來，可是師父年紀大了，師父正需要妳照顧呀！」

黃忠上前，道：「少幫主，姑娘也許另有打算，下次遇上，咱們說什麼也要把姑娘留下來。」

馬超人道：「少幫主，吃飯吧，大伙都到齊了。」

玄小龍道：「不，咱們在分舵吃飯，黃大叔，帶領五十名兄弟，咱們再去鎭江分舵。」

黃忠一聽，大聲應道：「是，屬下這就抽調船上兄弟，馬上再去找那余天生。」

余天生乃是大龍幫鎭江分舵之主，玄小龍對姓余的火大了，他不該請外人插手大龍幫的事。

很快的，黃忠已把五十名兄弟集合在江岸邊，那受傷的林能與李俊、朱光遠與尹大明都想撐着要前往，玄小龍不答應。

玄小龍對這四人說得明白，有一天到淮上，那時候全仗他們出力報效了。

馬超人也不去，江邊需要有人指揮吶。

玄小龍帶着黃忠與五十名大漢直奔鎭江分舵，爲了小心再中敵人毒計，玄小龍交代每個人注意敵人再投放毒物害人。

這些人天剛黑便又奔上大街來，早有人暗中奔去告知余天生了。

「轟！」的一聲起處，大門被踢開了，玄小龍當先大步走進大門內！

於是，十名大漢也進入大院中，黃忠指示這批人，快把大門關緊了！

就在這時候，從大廳兩邊廻廊轉出二三十個怒漢來，這些人一大半不是大龍幫的人，黃忠一看就知道這裡面很多是外人。

他怎知那「震三江」白不染在鎭江有勢力，白不染吃了虧，他的屬下們嚥不下這口氣，尤其是西山武館的人物，更是非找回面子不可！

面子這二字原本沒甚麼，可是江湖上的好漢們看得重，黑道兄弟視同生命，沒面子，那就別混了！

雙方人馬對峙在大院中，從台階上余天生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他也正在吃一驚！

余天生想不到這一回來了這麼多的人，他還以爲是下午來的十一二個人，那麼，他就會一舉殺光他們！

如今來了五十多，比他們集結的人多了快一倍，余天生當然吃一驚！

余天生怎知玄小龍一路而來，人馬已過一百人了！

* * *

忽的，自廊上躍下七名壯漢，這七人各拔兵器，仔細看去，十八般兵器出現一半！

刀槍劍戟，斧鈎叉，另外又站出十幾個，清一色的砍刀擱肩上！

台階上站的余天生，他睜大了眼睛不開腔！

有個厲烈的大個子戟指玄小龍，吼道：「你們那個妖女呢？怎麼不見她出來！」

玄小龍臉無表情的道：「實際上，我也沒見到她本人，至於你口中的妖女二字，那是你以爲！」

大漢抖着利斧，怒叱：「操那娘的老皮，你們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嗎？」

玄小龍道：「鎭江！」

大漢怒道：「這是咱們地盤上，白老爺子出了面，你不給面子還傷人，今天你們一個也別走了，爲白老爺子就死在這裡吧！」

玄小龍道：「行，只要你們有本事！」

大漢已舉起利斧，玄小龍道：「等等！」

大漢冷笑：「怎麼，你要交代後事？免了吧！兒！」

玄小龍忿怒的道：「這是我心中要說的，你老兄好像是他們的頭兒了！」

大漢把胸一挺，道：「西山武館當家第一教席，江南神斧褚大爺就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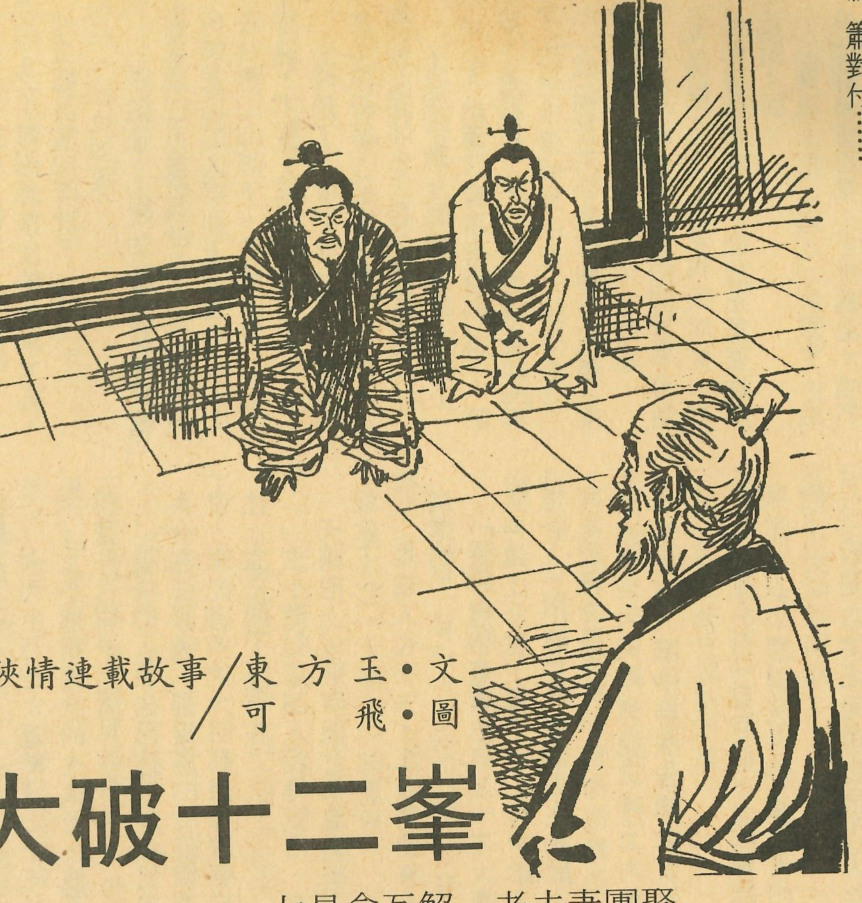
玄小龍笑笑，道：「你交代得很清楚，只不過如果你自以爲英雄，可敢與在下先過招？」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你想倚多爲勝，你就錯了，需知我們來了五十多！」

褚三元嘿嘿仰天笑，道：「娘的老皮，你自以爲了不起嗎？大概先砍了你，餘下的就好辦了。」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狠姑婆與各派掌門人商議好計劃，由自己領隊混入黃竹峯七星會總壇，由師妹常夫人各率一撥人攔截來馳援總壇的人，如今十二宮有五宮集合在這裡，只要一擧破去七星會總壇的人，十二宮也可迎刄而解。來協助的還有武林二奇的醉果老，暗中反戈的司馬宣，被勸服的黃竹老人，反抗的只有鄧玄公，由君簫對付……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七星會瓦解　老夫妻團聚

姬覺迷心頭猛然一沉，回頭厲聲喝道：「這字條妳從那裏來的？」

姬紅藥看到老父聲色俱厲，嚇得不敢回答。

姬覺迷突聽耳邊響起一個極細的聲音說道：「你別唬小妞兒，是我老人家叫她拿給你的，事情雖然隔了三五十年，你總認識我老人家的尊容吧？就算你不認識了，你總記得令尊在臨終時，叫你改名覺迷吧，你爹說的：『孩子，江湖上只問你行為，不問你出身，你要給死去的爹爭一口氣……』好，我老頭說到這裏為止，你自己琢磨吧！」

姬覺迷老眼之中有了淚水，一把把姬紅藥攬入懷裏，顫聲道：「好女兒，是爹錯了！」

七絕魔劍鄧玄公這一陣工夫，劍發如風，一道道劍光交織如網，「七絕劍法」，一劍出手，七劍同發。

他這一揮劍如風，每一劍漾起七道劍光，一劍接一劍，七道又七道的劍光，一排排密集而來，排空捲湧。

數丈方圓，盡是砭骨寒鋒，森森劍氣，若是換了一個人，別說躲閃，就是這一丈方圓以內的劍氣，就足以置你於死地！

鄧玄公說的可沒錯，君簫仗以遊走閃避劍光的，正是天台山農范樂山的「九轉遁形身法」。

但最使鄧玄公感到驚異的，自己此時已把「七絕劍法」使到顛峯狀態，劍光密集如雨，即使天台山農范樂山親來，也未必躲閃得開！

何況在一丈方圓，還佈下了一圈劍氣，這年輕人何以……

他這一仔細觀察，才發現自己佈成的一圈「七絕劍氣」，（劍氣本來就是使劍人的上乘氣功，借劍而發，應該無堅不摧）但對君簫似乎並不發生作用。

他閃到之處，劍氣就像煙雲一般，被他衝了開去，等他過後，劍氣又復合攏，始終離他身子足有一尺來遠，任你如何催動，再也無法接近過去。

鄧玄公心頭止不住暗暗驚訝：「這小子莫非練成了玄門護身眞氣不成？就算你練成玄門護身眞氣，可以擋得住『七絕劍氣』，但也決擋不住自己全力施為的劍光，自己已經連發了十數劍之多，他又如何閃開的呢？」

他在全力施為之際，再一凝神細看，又發現了一件怪事。

須知他外號七絕魔劍，一發就有七道劍光，這七道劍光，其實有六道是幻影，只有一道劍光，是眞正刺出的劍光。

君簫手中雖握着玉芙蓉寶劍，但直到現在，既沒有封架，也沒有還擊，只是仗着身法在劍光中遊走。

但七絕魔劍發出來的劍光何等密集，你在遊走閃避之時，難免也會被刺上，或是到了實在無法躲閃之時，就算不刺上要害，也會被刺破衣衫。

但就在這種節骨眼上，只見君簫左手五指輕彈，就把劍光給擋了開去，如許幻影，經他一彈，就立告幻滅。

這可把數十年來不可一世的七絕魔劍看得又驚又急：「這小子到底是何來歷？武功竟有這般怪異？」

一片參差劍影之中，忽然傳來了君簫「傳音入密」的聲音：「鄧老前輩，你這招已是二十劍了，在下奉矮方朔、醉果老二位老前輩之命，有一言奉勸，七星會十三妖餘孽，烏合之衆，不足成事，老前輩素為武林推崇，數十年盛名得來不易，何苦替七星會淌這場渾水，如能在此時歇手，正是懸崖勒馬之時……」

鄧玄公闊劍突然一停，嘴皮微動，也以「傳音入密」問道：「你是矮方朔，還是醉果老的徒弟？」

君簫傳音道：「都不是，晚輩是終南碧眼眞人門下。」

大家眼看兩下忽然停下手來，正感奇怪！

鄧玄公點點頭道：「好，你使一劍給老夫瞧瞧！」

他還是不相信君簫一劍，就能勝他。

君簫欠身道：「晚輩遵命。」

他自然知道鄧玄公的心意，要瞧瞧師父的「驚天一劍」，這就右肘微曲，玉芙蓉劍尖指天，緩緩向上直劈。

這一記劍式，出手雖慢，但大家都可以看到劍身在一瞬之間，突然光華暴長，一閃而沒！

君簫也隨着收回了長劍。

七絕魔劍默然不語，過了半晌，才輕輕歎息一聲道：「小兄弟這一劍，足可毀去老夫此劍，故而遲遲不發，老夫生受了，請小兄弟轉告二老，其實不用他們出面，老夫已經落敗了。」

水中柱、李如流同聲叫道：「師父……」

鄧玄公收起闊劍，黯然道：「你們記着，江湖上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為師走了，你們二人幸勿再入歧途！」

話聲一落，雙腳頓處，人如大鵬凌空，瞬息就走得沒了踪影。

總護法鄧玄公的突然離去，對七星會的人影響自然很大，四週幾撥人馬都有了小小的騷動。

這時黃竹老人姬覺迷已和他女婿室女宮新任宮主小諸葛諸葛眞，大女兒姬紅微兩處人馬，合在一起。

就在七星會人心惶惶之際，山前左右兩邊松林間，突然響起了兩聲號炮，此時忽響號炮自然十分震懾人心。

七星會的人，只當又有那一個山頭的宮主率領勁旅趕到了，忍不住紛紛回頭往山下看去。

只見左首松林間出現的一簇人，是由一個面蒙黑紗，身穿青衣布裙的婦人為首，她正是冷面觀音常如玉。

她身邊隨侍着三個少女，（黃鳳娟、常鳳君、陸小青）四個老嫗，（獨臂易姥、黑飛狐孟婆婆、嫪姆和珠花娘）另外是七個黑衣人，（二十八宿中人）還有兩個則是七星會的護法，現在歸降了埋恨谷的拏雲手錢飛、冷面鬼王孫浩，盡起了涼霧山的精銳。

右首松林間，人數不多，是由華山派掌門人裔桐君為首，少林鐵羅漢慧能、衡山派史清塵、（本是「四九刀陣」左隊領隊，現由武當孤松道人率領）點蒼雙劍飛雲劍范松陽，流雲劍孫景陽、忠州大俠高如山、鐵爪龍鏢董鎮江。

另外還多了神手華佗萬遇春、萬巧兒祖孫二人，是在路上遇上了加入的，他們人數不多，却代表了武林各大門派和白道羣雄。

這一來，就形成了反包圍！

本來狠姑婆率領的一行人，落入七星會包圍之中，如今這兩撥人却把山前的通路給切斷了。

就在這兩撥人在山前出現的當兒，黃竹峯雲層之上，忽然傳出了一陣悠揚仙樂，樂聲十分悅耳。

姬覺迷臉色微變，悚然道：「教主駕到了！」

大家抬頭看去，但見黃竹峯山徑上，五色香煙繚繞，緩緩出現了一簇人來。

前面是八名金童玉女，男的看去只不過十四五歲，生得粉粧玉琢，身穿金色鱗甲勁裝。

女的也不過十四五歲，生得妖姣多姿，身穿曳地宮裝，手捧金劍前導，在正面山麓間分左右站停。

接着出現的是三個人，中間一個是身材魁梧，貌相威武的紫袍人。

只見他生得濃眉鷂目，鼻直口方，同字臉，飄胸黑鬚，大有不怒而威的氣勢，正是七星會會主雲裏神龍左天霖。

七星會由十三妖餘孽組成，但他却不是十三妖中人。左首一個瘦高青衣人，臉型瘦削，兩鬢花白，頦下留一把疎朗朗蒼鬚，雙目烱烱有光的，是副會主申贊廷。

右首一個是一身宮粧，雲髻高峨的婦人，生得芙蓉如臉柳如眉，看去不過三十許人，模樣好不妖

嬈。

她正是十三妖中艷名鼎鼎的妖姬水芙蓉，如今的七星會會主夫人，七星會是她一人搗的鬼！

會主才一出現，四週七星會的人一齊躬身呼道：「屬下參見教主。」

這一份聲勢，倒也聲震山岳！

雲裏神龍左天霖微微頷首，站在他左首的申贊廷，朝大家抬了抬手，聲音立時就靜止下來。

申贊廷目光深沉看了敵我衆人一眼，冷峻目光才落到站在中間的狠姑婆身上，緩緩的道：「狠姑婆，教主畀妳副總護法，托付重任，要妳率衆剿滅武當山，妳何故勾結外人，倒戈相向？」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眞是見你們的大頭鬼，你們副總護法只是假冒老婆子的八手羅刹厲九娘，老婆子已在南昌把她殺了。你們七星會招納匪徒，爲惡江湖，老婆子是替天行道，討伐七星會來的，你們現在明白了吧？」

申贊廷瘦削臉上微微一變，沉聲道：「梁子畏，任不管，你們也跟着她反叛麼？」

任駝子、梁子畏同聲大笑：「瞎了眼的東西，老夫不妨告訴妳，任駝子、梁子畏早已被我拏下，廢去了武功。」

話聲中，伸手一抹，登時變了一個人。

原來任駝子是雷公祝連生，屠青庭是中原一鼎勝百里，梁子畏是金刀柳逢春、金傳薪是神鞭李崑陽所改扮。

這時頭臉蒙着黑布的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也發出焦雷般一聲大吼，一齊揭去了蒙面黑布，一身黑衣隨着吼聲震成粉碎。

申贊廷不禁一呆，冷冷笑道：「很好，你們果然有備而來，但七星會又豈會無備？」

就在此時，突聽總令使司馬宣大聲道：「俊兒，仇人當面，血債血還，咱們也不用再隱藏身份了。」

話聲一落，一手從臉上揭去了一張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個面貌白晰，年在四旬以上的面孔。

君簫聽他一說，果然也從臉上揭下了一張面具，露出一張劍眉星目，唇紅齒白的俊臉。

申贊廷目光注視着司馬宣，微感詫異的道：「你是三師弟楊奇鋒，此子是誰？」

楊奇鋒(磨刀老人)冷聲道：「你是形意門逐徒，不配叫我師弟。」

從身邊取出一支銅簫，遞給了君簫，說道：「他就是形意門掌門大師兄的哲嗣蕭俊，也就是近年崛起江湖，專門和七星會作對的君簫。」

申贊廷冷峻的道：「果然是漏網之魚。」

蕭俊(君簫現在應該正名蕭俊了)接過銅簫，往腰間一插，逼上了幾步，指着申贊廷，目射殺機，切齒道：「姓申的惡賊，你欺師滅祖，毒害本門掌門師兄，就是罪不容誅，我和你父仇不共戴天，你給我過來，咱們放手一搏。」

申贊廷陰惻惻的道：「憑你也配和老夫動手？」

抬手一招，但見樹梢間人影連閃，疾逾飛鳥，撲落九人。

一下把楊奇鋒、蕭俊兩人圍在中間。

這九人個個面目冷森，右臂虛垂，以左手執着刀劍。

蕭俊殺機已動，朝師叔躬身一禮，說道：「師叔，這幾個賊人都由弟子廢了他們。」

楊奇鋒目光一注，喝道：「俊兒，他們就是圍攻你母親之人……」

蕭俊道：「那就該死！」

右手芙蓉劍倏然朝前推出，他使的這一招正是「驚天一劍」！

但見劍光突然暴長，一道令人無法睜眼的光華，如神龍擺尾，如玉虹倒垂，朝九人頭上飛射過去。

大家只覺眼前奇亮，一閃而沒，就聽到慘號聲中，九個獨臂黑衣人，同時往地上倒了下去。

九簫一劍，九傷一死，這一劍的威力，果然無與倫比。

申贊廷看得不禁一呆。

蕭俊已經返劍入鞘，把軟劍往腰中一圍，凜然道：「申贊廷，今天甚麼人也包庇不了你，你還是自己下來吧，我要以形意門的武功，爲先父報仇，爲本門清除敗類。」

申贊廷雙目隱泛殺機，乾笑道：「很好，老夫倒要瞧瞧形意門有些甚麼絕藝，能把老夫如何？」

隨着話聲，他神色倨傲的舉步朝蕭俊走來。

就在雙方距離快接近到一丈五六時，只見他臉上飛過一絲獰笑，突然間雙手揚處，打出十道金光，朝蕭俊電射過去。

楊奇鋒(磨刀老人)一直注視着他，看到申贊廷臉上隱隱露出獰笑，他們自幼同門，對他陰險個性自然瞭如指掌，因此他獰笑才一閃起，楊奇鋒已急叫道：「俊兒小心。」

話聲當然沒有動作快，楊奇鋒喊聲方出，申贊廷十道金芒也已出手，但金芒才射到半途！(一丈六七的一半)

蕭俊冷笑一聲，十指連彈，十縷急勁指風，跟着彈出。

但聽一陣錚錚輕響，申贊廷射出的十道金芒，悉被擊落，那是十

支閃鑠着金芒，約有三寸長的小劍。

蕭俊彈指擊落十支金劍，俊目寒芒暴射，喝道：「老賊接掌！」

迎面一掌，直劈過去。

申贊廷正待揮掌硬接，耳中陡然聽到一絲細微悠長的輕嘶之聲，宛如一把極薄極鋒利的刀，把天空間的空氣剖了開來一般！心頭不由猛然一震，暗道：「會是『七步掌』，你練成了『七步掌』？」

心念一轉，急忙旋身而出！

蕭俊練成「六脈眞氣」，一身功力在當今武林中，已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七步掌」在他手中使出，威力何等强勁？

等你聽到嘶然輕響，再待閃避，自然來不及了！

只聽申贊廷悶哼一聲，雙手按胸，連退了八九步，雙目通紅，凝注着蕭俊，駭然道：「你……你……居然震散……老夫……玄陰眞氣……」

砰然一聲，往地上倒去。

就在蕭俊和申贊廷動手之時，冷面觀音常如玉也已逼近山麓，指着妖姬水芙蓉喝道：「水芙蓉，妳這禍害武林的妖婦，妳給我下來。」

水芙蓉秋波流轉，口中嬌唷一聲道：「妳到底是誰呢，這般兇霸霸的和我說話，妳知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常夫人切齒道：「我就是常如玉，妳現在聽明白了吧？」

「唷！」水芙蓉拏眼瞧瞧她，忽然冷冷一笑，嬌聲道：「我當是誰，原來是教主十幾年前已經休了的前妻，怎麼，妳趕上金精山黃竹峯來，還想馬前潑水馬後收，來當教主夫人麼？」回頭朝雲裏神龍左天霖媚笑道：「教主，你看她可笑不可笑？」

左天霖連連點頭道：「可笑，可笑。」

常夫人聽得大怒，突然右手一揮，掣出長劍，向空一圈，喝道：「你們把這妖婦拿下。」

她這長劍向空一圈，正是發出的暗號，跟隨狠姑婆同來的五十名背負鋼刀的黑衣大漢，正是由孤松道人率領的「四九刀陣」，此刻看到暗號，突然疾如飛鳥，一擁而上，把教主左天霖，教主夫人水芙蓉一起圍住。

他們這邊一動，七星會寶瓶宮宮主七花娘、天蝎宮宮主左公亮，巨蝎宮宮主李從善、白羊宮宮主羊角風，同時率衆迎出。

只有黃竹峯總管姬覺迷和他女婿室女宮宮主小諸葛諸葛眞依然按兵不動。

狠姑婆尖厲的喝道：「誰敢過來？」

獨臂婆婆一掠而出，厚背九環刀一指，沉喝道：「七花娘，妳過來受縛。」

無量子長劍一擺，迎向了左公亮。

鐵羅漢手拄禪杖，朝遊龍李從善迎去，合掌一禮道：「李大施主夙負盛譽，七星會已呈瓦解之勢，老施主何苦替十三妖餘孽賣命？依貧僧相勸，還是回轉風雲莊去的好。」

李從善還未答話。

忽然人影一閃，臥虎李從義奔到近前，說道：「大哥，大師說得極是，一錯不可再錯，侄女正幫着各大門派爲江湖除害，大哥怎好助紂爲虐？」

李從善問道：「你說如雲也來了？」

李從義一指雲如天，笑道：「那不是如雲麼，她在黃山石室，和蕭少俠一同練成『六脈眞氣』，一身武功，咱們兄弟只怕望塵莫及呢！」

李從善回頭看去，只見李如雲和羊角老妖已經動上了手。

原來羊角老妖率衆迎出，正好遇上李如雲，李如雲可不讓他開口就攔在他前面，說道：「羊角老妖，來的正好，本姑娘奉矮方朔老前輩之命，收拾你來的，你快施展你的『飛蝗劍』吧！」

羊角老妖怒聲道：「矮方朔也唬不倒人，他自己爲甚麼不來，要妳女娃兒前來送死。」

李如雲笑道：「割鷄焉用牛刀，收拾你羊角老妖，我就夠了。」

羊角老妖厲笑聲中從背後劍囊中抽出兩柄長劍，向空中擲起。

李如雲沒待他長劍飛到，屈指輕彈，就把兩柄祭起的長劍給震了回去。

羊角老妖一怒之下，施展「彈劍神通」，此刻已經祭起了五口長劍。

李如雲嬌喝一聲道：「來得好！」

突然雙手齊發，纖指連彈，但聽一陣錚錚輕響，五柄長劍一齊被「六脈眞氣」擊落地上。

羊角老妖猛然一驚，又從背後劍囊中抽出一柄闊劍，正待發指，朝李如雲襲去。

李從善、李從義一起走了過來，李從善叫道：「雲兒住手。」

李如雲伸手揭下面具，嫣然道：「原來爹已經看出是女兒來了。」

羊角老妖忽然把闊劍收入劍囊，朝李從善拱拱手道：「三十年來，沒人破過兄弟五劍，令嬡這份功力，兄弟自愧不如，少陪了。」

說完，轉身就走。

鐵爪龍鏢董鎮江大喝道：「你

還想走麼？」

宮南園（白羊宮副宮主）抱抱拳道：「董大俠請聽在下一言，在下崑崙門下宮南園，奉家師之命，投入七星會，實是調查羊角風而來，他近年來並無惡迹，請各大門派諸位大俠本與人爲善之心，由他去吧。」

董鎭江道：「原來宮兄竟然會是奉令師崑崙老人之命來的，既然宮兄如此說了，就放他一馬吧！」

其實他們說話之時，羊角老妖已經去遠了。

李如雲回頭看去，師父（七花娘）和獨臂婆婆也動上了手，一個鐵拂如雲，一個金刀飛洒，兩人拚鬥正酣。

李如雲口中叫道：「師父，易姥姥，快請住手。」

雙手十指連彈，發出十道指風，把兩件兵刃硬生生從中分開。

獨臂婆婆脚下後退一步，怔怔的望着李如雲，口中哦了一聲道：「姑娘大概就是和君少俠在黃山石室練成玄功的李姑娘了，六脈眞氣，果然厲害，僅憑幾縷指風，能把老婆子連刀帶人一齊震退，眞還不多呢！」

七花娘沉着臉道：「如雲，妳這是做甚麼？」

李如雲道：「師父，七星會所作所爲，妳老人家最是清楚不過，妳老人家平日不是也不滿七星會的措施麼……」

「住口！」七花娘怒聲道：「七星會是咱們手創的，我豈能袖手不管？」

李從善走過來拱拱手道：「仙子已經盡了力了，再說七星會雖是仙子等七人所創，但水芙蓉把持大局，實際是受申贊廷的唆使，目前大勢已去，識時務者爲俊傑，仙子還是到敝莊去盤桓幾日如何？」

七花娘哼了一聲，跺跺脚走了。

李如雲叫道：「師父請留步。」

李從善道：「雲兒，讓她去吧！」

說話之時，無量子使出「太極慧劍」，一劍削斷了天蝎宮宮主左公亮的右腕，接着劍光連閃，點破了他七處氣穴，廢去一身武功。

七星會所有的人，已經走的走，散的散。

現在只有「四九刀陣」困住了妖姬水芙蓉，但因陣中同時也困住了教主雲裏神龍左天霖。

大家因他是常夫人的丈夫，一時之間，只能把他們困住，不敢發動刀陣，施展殺手。

水中柱眼看乃姐被困陣中，心頭一急，大喝一聲，連人帶劍化作一道白光，往刀陣中衝入。

就在此時，另外又有兩道人影，疾如鷹隼，往陣中投去。

緊接着只聽有人大聲喝道：「小子，你不在刦數之中，還不快滾？」

呼的一聲，一道人影從刀陣中被人摔了出來，那正是剛才衝進去的水中柱，他連跌帶撞，被摔出三丈開外，站起身，定了定神，回身往山下奔去。

同時陣中又衝天飛起一團人影，倏然降落陣外，大家定睛瞧去，那是兩個瘦小老頭挾持着一人從刀陣中飛出。

這兩個老頭正是武林雙奇矮方朔和醉果老，被挾持出來的却是七星會主雲裏神龍左天霖。

左天霖這一被兩人挾持出陣，「四九刀陣」立即發揮了威力！一陣震撼山岳的高呼：「刀陣三轉，神形俱銷。」

刀光如山之中，響起了水芙蓉一聲凄厲的慘呼，禍害江湖的一代尤物，登時死於亂刀之下。

刀陣也戛然而止，停了下來。

矮方朔伸手招招常夫人，嘻的笑道：「妳也別再使性子了，妳老公可不是對妳變心，妳瞧，他這份癡癡呆呆的，可沒有裝作，這十幾年來，是被妖姬迷失了神志，利用他昔年在江湖上的俠名做幌子，當了十幾年傀儡會主，妳總該原諒他吧？」

醉果老打了個酒呃，接口道：「咱們兩個老不死，要不是當年喝過你們幾杯喜酒，就是妳請我們來，還不來呢！」

常夫人斂袵道：「二位老前輩仗義相助，晚輩感激不盡，只是他……」

矮方朔一指蕭俊說道：「不要緊，他雖然被妖姬迷失神志，但這娃兒身上有黃山老兒煉製的『天樞解毒丹』，足可使他恢復神志。」

蕭俊趕忙從身邊取出「天樞解毒丹」，傾了一顆，遞給了常夫人。

常夫人感激的接過藥丸，立時給左天霖服了。

「天樞解毒丹」是天都老人採集名山大川各種靈藥異草煉製而成，自然功效奇著，專解天下奇毒。

左天霖服下丹藥，不過一盞茶工夫，就倏地睜開眼來，朝四周轉動了下，臉上登時流露出詫異之色，奇道：「這是甚麼地方？我怎會在這裏的？」

常夫人驚喜的道：「天霖，你終於清醒過來了。」

左天霖打量着常夫人問道：「妳是……」

十幾年不見，自然認不出來了，何況常夫人臉上還戴着一層輕紗，看來就更有陌生之感！

常夫人一手取下面紗，一張清

瘦白晰的臉上已是淚痕滿面，說道：「天霖，你連我都不認得了麼？」

左天霖打量了她一眼，失聲道：「妳是如玉，妳……」他幾乎不敢相信！

因爲在他心中，常如玉是一個秀髮如雲，瓜子臉、黛眉、櫻唇的古典美人；但眼前她竟然兩鬢間有了花白頭髮，變了中年婦人！

常夫人可並不知道丈夫心中想着甚麼，含淚笑道：「是啊，你終於認出我來了！」一面急忙朝常鳳君招招手，道：「鳳君，快來見過妳爹。」

常鳳君依言走到左天霖的面前，雙膝一屈，跪到地上，說道：「爹，女兒給您叩頭。」

左天霖怔怔的看着常鳳君，問道：「這姑娘是……」

常夫人道：「他就是鳳君呀，你那年出門的時候，她還只有三歲呢！」

左天霖驚異的道：「她現在幾歲了？」

常夫人道：「二十一歲了！」

左天霖吃驚道：「甚麼？咱們一別已經有十八年了麼？」

常夫人道：「是呀，你被妖婦迷失神志，當了十八年七星會的傀儡教主，剛醒過來，自然都記不得了。」

左天霖更是吃驚，說道：「我當了十八年七星會的教主？是誰把我迷失了神志？」

常夫人道：「十八年前，你被妖姬水芙蓉迷失本性，還寫了一封休書，和我離異，從此就沒有你的音訊……」

她提起往事，忍不住又流下淚來。

左天霖一手拉起跪在地上的常鳳君，說道：「鳳兒，十八年來，委屈了妳，也委屈了妳娘，妳且起來，唉，爲父也不知該怎麼說才好。」

常鳳君含淚站起。

左天霖急急問道：「後來如何呢？」

常夫人道：「後來經賤妾多方打聽，才知道你已經另外有了女人……」

左天霖「咄」了一聲道：「爲夫豈是那種人？」

常夫人道：「賤妾當時眞是傷心欲絕，誓雪此恨……」

左天霖道：「後來呢？」

常夫人道：「後來賤妾在涼霧山一處幽谷之中，住了下來，直到最近，練成『四九刀陣』，由大師姐約了各大門派，前來金精山，共破爲害武林的七星會。」

左天霖瞿然道：「四九刀陣？我曾聽先師在日，說過『四九刀陣』，威力無與倫比，但失傳已久，妳如何練成的？」

常夫人道：「這也是上蒼不負苦心人，我是在涼霧山一處石窟中，發現了昔年人稱刀聖的齊眞人遺留的一冊『刀笈』上，最後幾頁，記述得很詳細，我花了幾年心血先鑄了四十九口鋼刀，才算練成，不然，那能輕易就撲滅七星會？」說到這裏，忙道：「但從刀陣中把你救出來的，却是二位武林中的前輩高人。」

左天霖道：「妳說的是那二位前輩高人？」

常夫人一指並肩坐在大石上，正在猜拳的矮方朔、醉果老二人，低聲道：「就是那二位老人家。」

左天霖舉目一看，驚喜的道：「那二位老人家，正是先師昔年的老友……」說着急忙走了過去，跪倒地上，說道：「二位師伯在上，弟子……」

矮方朔正和醉果老二人搶着豁拳，因爲醉果老葫蘆裏還有半葫蘆酒，他要和醉果老打個商量，情商一半，解解渴。

醉果老不肯說：「除非你贏我三拳。」

就這樣二人中間，放着一個酒葫蘆，粗着脖子，正在豁拳，那有時間去理會左天霖？矮方朔回頭喝道：「我老人家和你師父是朋友，可不是仇家，你也不看看，我老人家在做甚麼，你這不是存心來攪亂我心思？」

醉果老揮揮手道：「我早就知道你師父是咱們朋友，你快走開點，矮子已經贏了一拳，這不得了！」

左天霖知道二老脾氣，拜了兩拜，也就站了起來。

常夫人又替左天霖引見了少林鐵羅漢慧能大師、無量子、武當無爲道長、華山商桐君、點蒼范松陽、孫景陽、雷公祝連生、金刀柳逢春、中原一鼎勝百里，忠州大俠高如山，南川董鎭江、神手華佗萬遇春等人。

最後特別介紹了楊奇鋒和蕭俊叔侄二人。

說明當日就是由楊奇鋒化名磨刀老人，替自己鑄製了四十九口刀陣中使用的鋼刀，和方才幸虧蕭俊的「天樞解毒丹」，才解了妖婦水芙蓉的迷神藥物。

左天霖一一向大家拱手道謝。

其中像商桐君、范松陽、柳逢春、萬遇春等人，還是多年老朋友，自有一番寒暄，不必細表。

那「四九刀陣」兩隊人，因沒有常夫人的命令，依然列隊站在邊上。

常夫人這就走了過去，朝衆人斂袵一禮，說道：「賤妾承蒙諸位大力協助，練成了『四九刀陣』，才

使賤妾得以報仇雪恥，也爲天下武林除了大害，現在刀陣已經大功告成，該到解散的時候了，諸位身上迷藥，早在咱們出發之時，業已解去，可以各自回去了。」

說罷，又是斂衽一禮。

「四九刀陣」兩隊武士，也朝常夫人行了一禮，才各自散去。

孤松道人和師弟祝祥麟走到無爲道長面前，恭敬的跪倒地上，同聲道：「弟子敬向掌門人領罪。」

無爲道長呵呵一笑道：「你們爲武林除一大害，立了大功，這是本派一件榮幸之事，何罪之有？祥麟，你快去見過你父親。」

孤松道人，祝祥麟恭聲應是，站了起來。

祝連生早已搶了過來，拉着祝祥麟的手含笑道：「孩子，爲父早就聽常夫人說過了，你在刀陣之中，哈哈，咱們父子總算重逢了。」

父子重逢的，還有勝家駒（勝百里之子），柳必顯（金刀柳逢春之子），自然也有一番欣悅，不再細敍。

無爲道長走到楊奇鋒面前，打了個稽首道：「無量壽佛，此番能夠順利破去七星會，全是楊施主的鼎力。」

楊奇鋒連說不敢，他向大家拱拱手作禮，然後回頭朝蕭俊道：「俊兒，你娘還在江南，你隨愚叔去吧！」蕭俊應了聲是。

李從義忙道：「大哥，如雲一直吵着要到江南去玩，小弟覺得和楊大俠、蕭少俠一起去，路上也好有個伴兒，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李從善自然知道二弟的心意是想成全女兒和蕭俊的婚事，這就含笑道：「我看還是二弟陪如雲一起去好了，甚麼事，你都可以代愚兄作個主兒。」

李從義點頭道：「小弟遵命。」

李如雲粉臉一紅，低聲道：「多謝二叔。」

姬紅藥可看得清楚，搶着道：「爹，我也要跟李姐姐到江南去。」

姬覺迷還沒開口。

醉果老搶着道：「我老人家答應過你，小女娃，妳告訴妳老子，跟我老人家去，決不會吃虧的。」

姬覺迷連忙拱手道：「小女跟老前輩去，晚輩自然放心得過了。」

萬巧兒焦急的看了爺爺一眼。

萬遇春自然知道孫女心意，一手撚鬚，呵呵一笑道：「巧兒，咱們也要回江南去，大夥正好一起走。」

「嘻嘻！」矮方朔眼睛一亮，得意的笑道：「有喜酒吃，我老人家也去。」

（全文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上文提要：爲了探知湖島眞相，綠雲與江豪一路，三姑娘與和尚、道士一路前去探查，却沒能探知究竟，但從兩個青衣人口中得知他們對三聖會很反感。當兩個青衣人向和尚等人詢問那逃去的綠雲、江豪身份時，飛雲子靈機一動，說那兩人是三聖會的人。這就爲三聖會與湖島中人日後對決起到一定的誘導作用……



初窺石屋乾坤　復探小巷幽秘

「分遣一部分人手來此，雙方可能展開一場惡戰，」方秀媚道：「聽那青衫人的口氣，他們似乎早有這樣的準備了，道長的用心，只是要他們自暴身份？」

飛雲子點點頭，道：「對！但三位會主親率大軍趕來呢？」

「那就不是一場死傷幾個人能夠了結的惡戰，」方秀媚道：「他們會追根究底，循線追查，如果玄武湖島上石屋中的人，背後還有高人，勢必被追迫現身不可，除非他們全數自絕，不留一張能夠說話的嘴，從此斷線……」

「妳是說，石屋中人不是三聖會的敵手。」天衣大師道：「但老衲看法不同，我雖沒進入石屋，但就觀察所見，石屋中透出的強烈殺機，和一股凜凜煞氣，推想石屋中人的技藝，絕不在三聖會三位會主之下，這也是老衲三思之後，決定不招惹他們的原因。」

「大師禪功精深，力能體察天機，晚輩無此能耐，但晚輩論事，都從眼見的事實推判，不論島上石屋中住了幾位高手，但他們決非三聖會的敵手，如果沒有多變的臨陣計劃，很可能會一戰之中，落得個全軍盡墨，三聖會一些悍不畏死的武士，都擁有惡毒的對敵手段，到目前爲止，大師、道長還沒遇上過這批武士，那是因爲他們的人手不多，都在三位會主的親自掌控之下，明月觀的高手，兩位遇上過一位金牌劍手，一位修練術法的梨花女，梨花女也許已死了，但她的技藝是否可怕呢？至於藥物控制的殺手，其可怖之處，似不用再用口舌解說了，」方秀媚道：「這是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誰又能眞正的正面抗拒呢？」

天衣大師似是被說服了，笑一笑，道：「說得是，應該如何，就由姑娘斟酌決定吧。」

「今夜，我就想法子傳出訊息，什麼人會帶人趕來金陵，晚輩無法預言。」方秀媚道：「如若散花仙子大駕親臨，晚輩就不參加暗中查看的行動，同時也奉勸兩位不要參加，因爲，家師很討厭這個行動，也不會留給人暗中窺伺的機會。」

天衣大師、飛雲子都不住的點頭。

他們已經領教過散花仙子追踪術的厲害，心知方秀媚所言不虛。

「現在，咱們應該如何一個走法，」方秀媚道：「晚輩已然無法決定了。」

「我來帶路，」飛雲子道：「咱們先到南、北大車行去看看。」

當先舉步向前行去。

走過一條街，迎面走過來一個提着一籃雞蛋的小姑娘，行經幾人

身側時，才低聲說道：「我是綠雲，諸位請跟在我的後面走！」

綠雲很快轉入一個行人絕跡的小巷子裏，推開一扇門，直入庭院。

方秀媚最後進門，回手掩上木門，低聲道：「這裏能夠說話麼？」

「後面請。」綠雲道：「堂屋中有酒有菜，三公子正在候駕，那裏可以坐下來，邊吃邊談。」

這只是金陵城中常見的一般民房，租下來，用作客人的食宿之處，就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一旦發覺不對，立刻棄置不用，另遷他處，半年、一載之後，原屋主因租約期滿，接手施用，眞是船過水無痕，不留下任何線索。

所以，這裏的設施，盡量的簡單，但食用的酒食，却非常新鮮可口。

原來，張鳳樓很注重吃，組織十組廚師巡廻團，有重要的客人來到，廚師就快速趕來，打點飲食。江豪是少主人的身份，當然是重要的客人了。

所以，這裏的酒菜不錯。

綠雲替客人斟好酒，才在方秀媚身邊坐下，低聲道：「兩個青衣人追得很緊，但我地形熟，接迎多，很快就擺脫了他們。」

「他們是什麼人呢？和我們無關，和三聖會也沒有關係？」方秀媚道：「是另一股潛伏在金陵的力量，而且，實力很强大，不可輕侮。」

「一年前，我就發現了他們，也曾向五爺和三爺報告過，」綠雲道：「但我們派人查了一年多，只查出他們有一批人手，住在湖心島上。」

「適才，綠雲姑娘和三公子送酒食進入石屋，」天衣大師道：「可曾發現了什麼樣子的可疑人物？」

「少主身份尊貴，不好意思東張西望，」綠雲道：「我就不管他了，能看就探頭去看，但他們防守很嚴密，我們的位置也看不到門窗空隙，明明知曉那裏有人，却看不到什麼樣子。」

「那些年紀輕輕的青衣人，是不是很多呢？」飛雲子道：「可瞧出他們在那石屋中的身份？」

「應該是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至少有二十個以上，」綠雲道：「他們年齡相若，三四歲的差距，分明是一批經過長期學習技藝的人，現在，似乎都已出師，擔負起守護、保衞石屋的重任。」

飛雲子點點頭，道：「是一批武功十分紮實的年輕人，他們分別出自不同的師門，却在衣着上力求統一，証明他們仍是在一個組合統制之下。」

綠雲道：「離開之前，我決定冒一下險，繞過一個石欄，由一個窗口向內看了一眼……」

「看到了什麼樣的人物？」問話的是方秀媚。

「一個是沒有鼻子的老人，」綠雲道：「一個是白髮掩身，白髯垂地的老人，五官和身軀全在披垂的白髮、白髯掩遮之下，只看一個人的形象，我還沒想到看個清楚的辦法，就被發覺了，只好逃了出來。」

「好像聽人說過，江湖上有這麼兩個怪人，已是很久遠的事了，」飛雲子吁一口氣道：「三爺可能知道，他江湖閱歷豐富，强過我們甚多。」

「已經去請他了，如果沒有重要事務拖住，應該很快會來。」江豪道：「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和三聖會無關，是不是千手飛花唐虹的人呢？我想不明白的是，江南地面如此廣大，他們這些具有異徵的高手，爲什麼都擠在金陵城中呢？」

「他們潛隱的時間可能更早一些，慕容世家爭霸江南時，他們已在金陵，只不過隱忍未動，」天衣大師道：「看來，他們息隱於此地的用心，和江湖霸業無關了。」

「這中間必然有其他的原因，」方秀媚道：「只可惜我生得太晚，無法瞭解到數十年前的江湖變化。但我記得年前師父說過的一句話，明太祖朱元璋收集了一批武林珍寶，可能再現江湖，是不是和這些人物歸隱金陵有關呢？」

事實上，飛雲子和天衣大師心中的底子，比方秀媚厚重很多，但兩人不敢說，害怕武林珍寶動人心，傳出越多，對人心影響越大，惹出些什麼變化，也就完全無法控制了。

但方秀媚揭出來了，也不便置之不理，飛雲子回顧天衣大師一眼，道：「是有這麼個傳說，只可惜都是一鱗半爪，理不出一個頭緒，少林寺的天鏡大師、洞庭盟的江盟主，和敝派長老龍道長，對此事知曉甚多，要揭開眞相，只有待救了他們三位老人家，才能得知全貌了。」

「這些傳說不能聽，聽多了徒亂人意，」方秀媚道：「重要的是如何對付石屋中的人物，三公子是否早已有了腹案？」

「等三叔到了之後，看看他對這批人有多少瞭解，我們有多少力量，」江豪道：「值不值得和人家動手一戰？如若不值，咱們就避避風頭，忍讓一下也不妨事，我們的目標是三聖會，解救了江湖三老，很多江湖上秘密也就迎刃而解了。」

「道長也有一個辦法，積極有爲，不知三公子是否想聽一聽

呢？」方秀媚道：「三公子手握兵符，這件事也得三公子先行同意才行。」

「言重了，言重了，大師、道長，都是江三的長輩，但有指教，江某無不遵從，方姑娘有話吩咐，江某人洗耳恭聽。」

「道長的意思，是挑動三聖會，人馬直奔玄武湖，」方秀媚道：「先讓他們二虎鬥一場。」

「高明啊，高明！江三全力支持，要我如何配合，指令一聲就是。」

飛雲子暗暗忖道：小丫頭，厲害呀！借我之名，表達出她心中的計劃！」。

「辦法是上上之策，但這火還要方姑娘去點燃才成，否則這個伏，就很難打得起來。」飛雲子道：「詳細的辦法是要方姑娘飛鴿傳書三聖會總堂，內文還要拿捏得恰到好處，才能讓三位會主深信不疑，才能有所作用。」

方秀媚突然站起身子，道：「事不宜遲，我這就去安排飛鴿傳書的事。」

「我陪妳去，」綠雲道：「我的武功，也許幫不上大忙，但我地形熟悉，何處可以隱身、潛藏，瞭如指掌。」

方秀媚一把抓住綠雲的左手，道：「妹妹願幫我最好不過，走！在路上再商量如何借用三聖會的飛鴿。」

兩個小姑娘牽着手走了，就這麼短短幾日相處下來，兩個小美女竟生出相惜之情。

目睹兩人去遠，江豪突然歎息一聲，道：「小桃紅也是個厲害人物，此番主動請命，似是已激起明辨是非的良知，此訊傳出，就斷了她再回三聖會的歸路了。」

「散花仙子是個非凡人物，不能以常情常理去衡量她的爲人和處世法則，」飛雲子道：「方秀媚能以不足二十歲的年齡，被選爲金釵領隊，除了才華技藝不凡之外，亦必爲散花仙子的心腹，師徒情深，怎會一下子就拋置九霄雲外了？」

「道長之意是說方秀媚棄暗投明的選擇，是個中有詐，是借機臥底，」江豪道：「我們應該如何對付她呢？」

「貧道只是提供出自己看法，方姑娘不可完全信任，也不能全不信任，」飛雲子道：「貧道的意思是，大膽試用，小心提防，愼密觀察，以觀後效，方姑娘是眞心的棄暗投明也好，存心臥底也罷，只要我們能提防不懈，就不會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傷害，能把它視作一場鬥智的遊戲，那就更爲灑脫，進可攻，退可守，立於不敗之地。」

「道兄說得對，目前形勢，對我們利大於弊，方姑娘是否能引來三聖會的主力，點燃玄武湖中的一場戰火，是關鍵所在。」天衣大師道：「貧僧的江湖經驗不足，不敢妄下斷語，但就我觀察所得，方秀媚似是還有點良知未昧，此番擇木而棲，半由環境半由人，當然，我們展現的實力，也讓她有着值得一試的念頭。」

江豪點點頭，道：「大師的高論更爲深入，方秀媚棄去小桃紅不用，以眞實姓名示人，豈會全無改過向善之心？如能挑動三聖會主腦人物和石屋中怪人一戰，可是驚天動地的大功一件……」

「但也是一件燥進、冒險的事，」天衣大師道：「貧僧擔心的是，那些人可能和唐虹有關。」

「聽大師形容唐虹的氣勢神情，那裏像息隱江湖的人？」飛雲子道：「她似是一直沒有停止過活動，想不通的是慕容世家爲什麼找不出一點痕跡，唐虹的息隱用心何在？也許能在他們雙方一戰之中，找到解答……」

談話之間，張鳳樓、席一山已魚貫而入。

＊　＊　＊

聽江豪說完湖島上石屋中所見的怪人，張鳳樓臉色大變，目滯神凝，沉思不語，足足過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輕聲說道：「如果你們沒有看錯，頗似五十年前已名滿江湖的白髯老妖萬耀山和一掌拘魂陸永恨，但他們應該已死於一劍鎮八方徐宏揚的劍下了，怎會還活在世上呢？」

「陸永恨的天窗鼻孔，是千百年來從未見過的怪相異徵，一見就終身難忘，三公子和綠雲應該是不會看錯，」席一山道：「但這兩人死於徐宏揚劍下的傳言，更是班班可考，難道說，世上眞有讓人還魂重生的魔法神丹不成？」

「如若眞是這兩個老魔頭隱居於島上石屋，」張鳳樓道：「其他的當也非凡響人物，否則，兩個老怪物又怎肯和他們同處於一座石屋之中？」

「物以類聚，身份、技藝相差太過懸殊的人，很難同住一處數十年不生風波，」飛雲子道：「準此推論，住在島上石屋的人，身份地位，也都在伯、仲之間，但當今江湖之上，還有甚麼人能和萬耀山、陸永恨兩個大魔頭齊名的高手呢？」

「這件事有些奇怪，如果以白髯老妖萬耀山、一掌拘魂陸永恨成名年代算起，」張鳳樓道：「這段年代的悠長，上下要百年串連，石屋中住的什麼人，就完全無法推想了，因爲早該死去，或已經死了的人，竟還活着。」

「他們為什麼要住在一起？」天衣大師雖缺少江湖閱歷，但禪心清徹，思路明晰，沉吟了一陣，道：「誰又能把他邀集來此，那才是最可怕的人物。」

「只以萬老怪、陸拘魂兩人而言，」張鳳樓道：「天下能把他們邀集一處，住那等簡陋石屋的人，已絕無僅有，再邀聚更多的人，簡直是沒有可能，除非……」突然住口不言。

「三叔，除非什麼？」江豪道：「大師、道長，都非外人，說錯了也不要緊。」

張鳳樓歎息一聲，道：「三公子，我不是怕說錯了，被人笑話，三叔這張老臉，早已練到比城牆還要厚了，那還會怕人取笑？而是想一想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所以，才說不出口。」

「張三爺，」天衣大師道：「近日見聞，都是千奇百怪的事，用常情常理去論斷奇人奇事，恐也無法捕捉事情的眞相，何不暢所欲言？或許能畫龍點睛，有所啟發呢。」

「我在想，是不是有人掌控了他們的生死？」張鳳樓道：「使他們收斂了桀傲氣勢，甘願就範。」

「有些人該死沒死，」飛雲子道：「是不是有人救了他們？」

「大有可能，兩件事，都能迫他們情甘就範。」天衣大師道：「但那人會是誰呢？」

「一劍鎮八方徐宏揚，」江豪道：「除了江南這位一代劍客之外，誰還有救他們這些老魔頭的本領呢？」

「不會是徐宏揚，本門龍道長曾對貧道提過徐宏揚的事，」飛雲子道：「不知他和什麼人惡鬥受傷，遁入武夷山中養息，此後就未再出現過俠踪，十九是坐化於武夷山中了。」

「難道是千手飛花唐虹？」江豪道：「救人是用藥物，和武功的關係不大，唐虹只要取得藥物，就可以救人了。」

「唐虹缺少了一份深沉，不是個善用心機的人。」天衣大師道：「就算因緣際會，得到了神奇的藥物，但又怎能讓那些老魔及時受傷，唐虹又能及時趕到施救呢？這就要把受傷和施救串連起來，才能造成如此局面，要安排這麼一個景象，就不是唐虹能辦到的了，再說，那救人的藥物，一定是療傷聖品才行，各人傷處不同，輕重不一，都要一服有效，放眼天下，這等療傷聖品，又要往那裏去找？」

「大師高見，不幸的是這種千百年來累積的機會因緣，竟然會同時出現於江湖之上，而且又集中在金陵城中。」

「白姑娘，」天衣大師的聽覺反應十分靈敏，聲音入耳，已聽出是白翎的聲音，但却不見白翎的身影何處，心中暗道：這位姑娘的舉止，當眞是越來越詭奇了。

忍不住呼叫出聲。

這些反應都只在目光一轉，心念一動之間。

「晚輩在此。」一個全身黑衣的人突然出現在江豪身後，粉臉桃腮，微笑如花，詭異中，又充滿着動人的誘惑。

天衣大師合掌低吟了一聲佛號。

但別的人就沒天衣這份禪心修養了，不自禁的為白翎那份微笑的魅力所動，看得心神一蕩。

江豪如此，飛雲子竟也有把持不住的感覺，張老三、席老六，那就不用談了。

但嬌媚笑容很簡短，很快就消失了，那嫩紅玉頰，帶媚的桃腮，一下恢復端莊，廳中人也都在她臉色一變之下，恢復了正常。

「什麼是累積了千百年的機會、因緣，出現在江湖之上？」一剎間情動心田，並未使江豪忘我，還記得一些剛才白翎說的話。

「朱元璋搜羅的武林奇寶中，有一瓶九九回生丹，」白翎道：「竟被千手飛花唐虹得到了。」

「傳說那九九回生丹，乃漢初道士赤松子採百藥煉製的救世神藥，」飛雲子道：「赤松子隱於姑蘇城外穹隆山，據云張良致仕後，即隨赤松子遊……」

「是有這麼一個傳說，如今九九回生丹出現於金陵城中，也証明了這段傳說，可能是眞有其事了，」白翎笑道：「相距一千多年的藥物，竟被朱元璋收羅入金陵城中，敢拿不敢用，却白白便宜了唐虹。」

江豪心中忖道：擺了一千多年的藥物，未經過大夫的鑑定，誰敢吞下去呢？丹藥落入唐虹手中，其他的寶物呢？

「藥物出自前賢煉製，由唐虹用它救助傷者？」天衣大師道：「可是那批絕世高手，會那麼巧的受到傷害？唐虹又能及時而至呢？」

「傷人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憑仗武功。」白翎道：「這些事都發生在數十年前的一次精密的計劃行動，直到他們完成了收服的目標，才罷手停止。」

「天啊！聽起來，比慕容世家妄圖江湖霸業的計劃，還要精密可怖。」江豪道：「可是目的何在呢？」

「這才是重點所在，陰謀在暗中進行，上下長達五十年，比起慕容世家圖霸的陰謀手段，又細緻多了，也可怕多了。」白翎道：「但唐虹的警覺之心很高，談到九九回生

丹之後，就再也不肯說下去。」

「姑娘是在暗中聽到的？」天衣大師道：「能和唐虹談到這些江湖大事的人，定也是當今江湖上的大人物了？」

「身份應該不低，」白翎沉吟了一陣，道：「而且，還是一個和尚……」

最後一句話，用傳音之術說出來的，聽得天衣大師腦際轟然一聲，雙眼發黑，幾乎暈了過去。

這句話太震動了，連天衣大師這樣定力的人，也失去了自控的能力，暗唸了兩聲佛號，才使激動的情緒平復下來，點點頭，道：「姑娘沒有看錯？」

白翎道：「看得很仔細，我也很奇怪，這件事非要查個清楚不可，我會仔細的把他畫出來，給你看個明白。」轉向江豪接道：「除了千手飛花唐虹和極少數的三兩個人之外，沒有人會知道唐虹收服了些什麼奇怪人物，但這些人都是百年來江湖上最難纏的高手。」

「所以，我們要引來三聖會的主力。」江豪道：「讓他們先打一仗，露露相，才能看出是何方神聖。」

「好極了，三公子，你要多費點心機點燃這場戰火，只許成功，不能失敗，」白翎道：「關鍵在小桃紅身上，這一戰，我們一定要現場觀看，要看看唐虹收服的是些什麼奇人。三公子和張前輩還要多費心思，安排一個可以觀看他們動手的地方，小妹還有要事，我們回頭再見。」嬌軀一晃，人影頓杳。

有些話點到即收，要人用心推敲，才能找出它的用意。

飛雲子吁口氣，道：「白姑娘眞的變了。」

「變得很難捉摸，」江豪道：「技藝也更見精湛，她已經跨越了某種界限，唉！年來一直相處的朋友，都變得如此難測，何況分別數十年的老朋友呢？」

轉頭看去，只見天衣大師倚靠在牆壁上，頭上仍然掛着汗水，似是得了急病一般。

飛雲子一上步，行近天衣大師身側，道：「大師，那裏不對了？」

「和尚病了，可有靜室？讓我休息一會。」發覺了白翎至未洩漏隱秘，天衣安心不少。

江豪道：「江三扶大師去休息。」伸手扶起天衣，轉入後院。

張鳳樓、席一山對望了一眼，道：「我們也該去安排一下，該要些什麼器具，也該早些準備了。」

事情並未說得很明白，但白翎却在相互交談中，把工作分配得很清楚。

* * *

淡雲掩月，天地間一片昏黃，天衣大師盤膝坐在木榻上。

房中未點燈火，一室幽暗。

「白翎拜訪。」

「姑娘請進。」火光一閃，天衣已燃起了室中的紅燭，但白翎人已在房中。

門未開，只有一扇窗戶半啟，夜風隨着吹入室中，燭火搖顫不已。

天衣大師右袖拂動，窗門掩上，燭火大盛，照得一室清明。

白翎展開手中一卷畫，道：「只有八分神似，如是少林僧人，大師應該見過？」

天衣目光一掠畫中人，神情已不似午間初聞警訊的激動，長長吁口氣，道：「不但認識，而且很熟，姑娘筆法傳神，老衲一目瞭然。」

「他是誰？」白翎道：「大師如有難言之隱，可以不說。」

「少林和尚天成，算起來還是貧僧的師兄，」天衣道：「江湖中事壞就壞在猶抱琵琶半掩面，不把事情說清楚，話窩心中氣不順，十年舊事成奇聞。姑娘，和尚不想替少林遮醜，也可以不認他這個師兄，姑娘可以把事情說個清楚，是非分際之間，貧僧自有抉擇。」

「天成大師在嵩山少林寺中，是何職位？」白翎道：「和天鏡大師相處如何？」

「是監院大師，也是戒持院的住持，論職位還高了貧僧一級，」天衣道：「但他還不敢對抗天鏡師兄。」

「為什麼追尋天鏡大師的重責大任，不派他來，派你來？」白翎道：「可是天鏡大師的交代？」

「不錯，」天衣道：「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天鏡掌門師兄離寺之後，一向由天成師兄代理掌門之位。」

「寺中可是只有你們三個天字輩的師兄？」白翎道：「二代弟子中，是否有爭奪權勢而分成不同的勢力？」

「天字輩，還有五人，」天衣道：「貧僧是最小的一個，還有天慈、天平兩位師兄，不善理會俗務，隱居於後山靜修。姑娘，天鏡師兄一代人傑，察事明了，少林寺中僧人雖多，但法度極嚴，二、三代弟子中，絕無派系之分，如若天成師兄有冒犯清規之處，也可能是他個人所為，如是眞有不幸，牽涉到派中其他僧侶，天衣也決不會有所偏袒，姑娘也該把所見所聞的眞實情事，告訴貧僧了吧？」

白翎點點頭，道：「天成大師和唐虹非常熟悉，似是常常見面……」

天衣大師一聳雙眉，道：「也是支持唐虹的力量之一？」

「我可沒這麼說，」白翎道：「也不能斷言他們之間涉及私情，只能說他們很熟，似常見面，談的事情也很深入。」

「姑娘，儘管暢所欲言，只要不是蓄意的加害，說錯了也不要緊，貧僧也會有所判斷，」天衣道：「但如姑娘心存顧忌，有些事隱忍不言，那不但誤了貧僧，也誤了江湖大局。」

白翎道：「我會知無不言，但有些事只能意會，無法言傳……」

「姑娘只要表達出來，貧僧就算是一時體會不到，慢慢推敲，總能領悟，」天衣道：「姑娘只見到天成師兄一個人麼？」

「見到的和尚，只他一個，」白翎道：「其他的人，有山居靜修的氣質，卻不是和尚的身份。」

「和尚也可改裝，就像貧僧一般。」天衣道：「你看到了幾個身份可疑的人？」

「四個，身軀修偉，方面大耳，黑巾包頭，身佩戒刀，」白翎道：「除了和尚之外，江湖人施用戒刀的人，少之又少。」

「不是少，而是沒有，」天衣接道：「天成師兄，親炙八個弟子，也是他的心腹，一離少林，總有四個隨行，應該是不會錯了。」

白翎道：「天鏡大師和唐虹，究竟是什麼關係？」

「江湖上有不同的傳言，有說他們是男女間的相悅之情，」天衣道：「但我相信掌門師兄，縱然和唐虹情孽牽纏，但也不及於亂……」

「大師，太武斷了吧？」白翎道：「既是兩情相悅，情愛如火，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大師以爲然否？」

「貧僧甚少涉足這軟塵十丈，四十年習武、誦經，還保留一心空靈，」天衣大師道：「以天鏡師兄的威望、性格，如若和唐虹牽涉過深，大可以辭去掌門之位，遁世隱居，過他們的只慕鴛鴦不羨仙的生活。」

白翎沉吟了一陣，道：「有道理，唐虹如眞是情有所歸，也不會搞出今天這個局面。但這件事牽扯上少林寺，應該是不會錯了。」

「這一點，使貧僧大感錯愕，不敢請姑娘私自縱犯，放過少林一馬，但求姑娘查明內情，不偏不倚，公正處置，如有用到貧僧之處，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有大師這句話，小妹也可放手追查了，」白翎道：「小妹擔心的是，此事牽涉少林，會不會也牽入武當呢？」

「這個，貧僧不敢妄言，至少，目前並無牽上武當的蛛絲馬跡。」

「好！大師好好坐息一陣，看你初聞警訊，人似完全失控，」白翎道：「事情發展，越來越見詭奇，不過一旦拆穿，就不難眞相大白，我們可用的人手不多，而且大師又是技藝冠絕的人物，多多保重，不可因氣怒羞惱，折傷了戰力，小桃紅如眞能引來三聖會的主力，逼出這一批，會聚近百年的武林怪客，很多武林中不解之秘，也許會迎刃而解，對我幫忙太大了。」

「姑娘說得是，姑娘夙緣深厚，成就了人仙的技藝，」天衣大師道：「五個人同入藥室，眞正脫胎換骨的，也只姑娘一人……」

「大師，福禍難料啊，」白翎苦笑一下，道：「大師、道長、江三公子，都看到了我不少變化，但也僅止於外形而已，內心的變化、折磨，諸位就想不到了。」

「僅就外形所見，貧僧已大爲擔心，姑娘要多多珍重啊！」

「我盡力而爲吧，如果失去了控制的能力，我也會有個交代，」白翎苦笑一下，道：「高處不勝寒啊！」

突然轉身一躍，穿窗而去。

望着白翎消失的去向，天衣大師低聲吟誦，高處不勝寒，難道那技藝之最處，眞有干擾的魔障不成？

（未完・廿五）

本刊啟事

本刊自刋以來已達三十五年之久，承蒙各地讀者擁護，至深感謝，本刋一向宗旨取之讀者，用諸讀友，忠誠服務，始能維持至今，近年來，物價飛漲數以倍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近數年來本刋仍未有作過調整售價，爲了彌補近年來龐大開支赤字，逼不得已於短期內調整售價，每本由港幣十五元調整爲每本港幣十八元正，由第36年第一期開始調整。（發行日期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八日）特此通告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出版社謹啟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上文提要：燕子飛、柳青青、張一夫夜探黑龍會，發現小洋芳子也躲在裡面，手持玉駝鈴欣賞，田風、錢通都在座，還有一黑衣人、大亨模樣的胖子、花十郎等人，發現黑衣人在主持會議，商議護送寶物下船運往扶桑，由黑龍會全權負責，青龍會從旁支援……燕子飛等被發現潛入，黑衣人攜寶先走，燕子飛等攔截無效，如意突擲來紙團，上書：速赴天津渡……

截查欲運至寶　發現秘密巢穴

偶然一眼瞥見張一夫，臉色驟變，腳步陡地加快，眨眼便溜至門口。

長島一夫反應好快，身形三閃，堵住房門，道：「你是誰？」

店小二頭低垂肩，不敢正視，道：「小的叫二狗子。」

「胡說，我看你像極了三島信太郎。」

「不！小的是二狗子，不是三島信太郎。」

「不是就抬起頭來，讓老子瞧瞧。」

「沒有這個必要。」

「哼，這可由不得你！」

張一夫疑雲更深，出手扣他左腕，店小二倏地反轉茶盤兜頭罩上去，張一夫來了一個大迴旋，已到了身後，將小二的左臂擰至背部。

茶盤落地，杯壺碎裂聲中，張一夫揪住他的頭髮，扭轉他的頭，當他看清這人的面貌時，雙目之中登時冒出火花來，咬牙切齒道：「三島，果然是你，雖然裝扮成小二模樣，也只能騙別人，我和愛蓮秘密結婚的事，是不是你洩漏出去的？」

三島信太郎惡形惡狀的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以見得是我？」

「我把你當朋友，推心置腹，整個黑龍會只有你一人知曉此事，不是你還會有誰？」

「你叛國叛會，違法亂紀，人人得而誅之。」

「三島信太郎，你太惡毒了，愛蓮一屍二命，這筆血債，我第一個就要找你算！」

盛怒之下，腕上加力，卡察！一聲，三島信太郎的左臂已被張一夫擰斷。

長島一夫抽出緬刀，正欲取他性命，陶濤端着一杯茶過來說道：「張兄弟且慢，請這位扶桑朋友喝一杯茶再上路也不遲。」

一聽說要喝茶，三島信太郎嚇得臉無人色，緊咬着牙關，說甚麼也不肯喝。

陶濤臉色一沉，道：「不喝也得喝！」

捏住三島的下巴，強行打開他的嘴，硬灌下去。

茶一入口，臉部頓呈紫黑之色，僅僅哼了半聲，便萎縮在地，五毒攻心而亡。

直看得大牛目瞪口呆，一疊聲的說：「好可怕啊！好可怕啊！」躲在柳青青身後打哆嗦，不敢正視。

張一夫拖走屍體，陶濤倒掉毒茶，燕子飛道：「想不到黑龍會的動作這麼快，咱們還沒有弄清楚情況，便開始行動，看來天津渡必會有連台好戲。」

柳青青道：「但不知渡口那邊的情形怎樣，孫大人也該有消息了吧？」

說曹操曹操就到，柳青青話甫落地，孫九峯已飄然入室，燕子飛迫不及待的道：「孫大人，渡口那邊可有扶桑來的船？」

孫九峯搖搖頭道：「說也奇怪，安南船、朝鮮船、暹邏船，甚至波斯船都有，就是沒見扶桑船。」

「可曾向渡口的人打聽？」

「問過了，他們說南海那邊有强風，即使有扶桑船來，恐怕也是兇多吉少。」

「那麼，別的船可有最近要往扶桑去的？」

「有，明天就有一條船要啓碇。」

柳青青神色一緊，道：「渡口附近可有黑龍會的人出沒？」

孫九峯道：「到現在爲止，尚未發現可疑之人走動。」

「倭人多詐，還是小心爲妙，說不定會改頭換面，以一般行旅的身份出現。」

「就算是九尾狐狸，下官也不信能越雷池一步，整個渡口附近，已佈下重重天羅地網。」

燕子飛道：「孫大人一共帶來多少人？」

「一百人，由一名百夫長坐鎮指揮。」

「好，孫提督請回渡口吧，有甚麼動靜，請隨時告知，無論如何不能讓倭賊將天朝寶物帶往扶桑。」

孫九峯告辭離去不久，張鐵虎領着一個魁梧軒昂的大漢進來道：「燕大俠，這位是天津縣衙的范捕頭，『鐵扇』范魁。」

接着，又將燕、柳、陶、張介紹給鐵扇范魁。

燕子飛、柳青青名滿天下，威震武林，以一個縣衙捕頭的身份，簡直是高不可攀，范魁緊握着燕子飛的手，久久不放，欽敬之情，溢於言表，朗聲道：「久聞二位俠名，如雷貫耳，今日有緣得見，實乃三生之幸。」

燕子飛笑，道：「子飛出身草莽，一介布衣，論文不足以治世，論武不足以保國，范兄過獎了，我只不過比別人運氣好一點罷了。」

柳青青最不喜歡官場俗套，單刀直入道：「張總，你負責追查小洋芳子等人的下落，可有眉目？」

張鐵虎道：「我一到天津，就調集此地所有的捕快，將全部客棧、飯莊、茶樓、酒肆徹底查訪一遍，至今尚未發現毒玫瑰那一夥人的踪跡。」

燕子飛皺着眉頭道：「怪啊，分明是急如星火的事，理當搶在我們前頭才是，怎會一反常態，動靜全無？」

柳青青道：「子飛，你別忘了，黑龍會財大勢大，也許在此另有支脈，置有產業。」

燕子飛亦有此同感，道：「嗯，青青所言極是，張總宜特別留意扶桑人的資產，尤其是渡口附近的地方，如能在登船之前將他們截獲，那是最好不過。」

范魁摸着後腦勺，想了想，道：「據屬下所知，扶桑人在此並無大型資產，只有一家青樓是一位東瀛女子所開……」

一語未畢，忽被門外的一個粗獷聲音打斷：「喂，店家，想活命就趕快給大爺我找五間乾凈的上房。」

說話的人乃中州四煞之一的鐵大錘，揮舞着一對鐵錘，耀武揚威的闖進後院來。

店家一臉惶悚，急急忙忙的跟上來，道：「這位大爺請包涵，小的已說過，小店已經客滿了，沒有房間。」

就這麼一忽兒工夫，逍遙客、白頭翁、駱飛絮也隨後趕到。在中州四煞的身後，另有四條彪形大漢，再望過去，前廳膳堂內還坐着兩個人，正是石大勇父子。

鐵大錘大剌剌地往燕子飛居處的門外一站，道：「老子就住這五間啦。」

店家臉色發青，低聲下氣的道：「大爺請見諒，這幾間上房一早就租出去了。」

「叫他們搬！」

「這樣不好吧？」

「少廢話，誰不搬就要誰的命！」

「搬？那來的狂徒敢如此放肆！」

柳青青人隨聲現，杏眼圓睜，柳眉倒豎。鐵大錘冷不防面前冒出一個女煞星來，不由爲之一怔。

逍遙客上前二步，皮笑肉不笑地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咱們兄弟早想見識一下姑娘的蛟皮長鞭了。」

柳青青冷笑道：「好啊，聽說石家請你們來的目的，就是爲了對付我和燕子飛。」

劈！劈！劈！長鞭在半空中爆出三個清脆的鞭花，人也躍至院中，準備迎戰。中州四煞一陣游走，將她圍起來，惡戰一觸即發。

石大勇疾步而入，道：「就她一個嗎？」

「還有我，燕子飛！」燕子飛輕巧一縱，落在青青身旁，沉聲道：「石總如欲一網打盡，這倒是個機會。」

不單燕子飛挺身而現，張鐵虎、張一夫、陶濤、范魁也跟着走

出房門。石大勇可惹不起這麼多人，態度立變，堆下一臉笑容道：「誤會，誤會，這是天大的誤會，請中州四煞來，純粹是爲了追查貴妃娘娘的下落。」

燕子飛道：「既非爲了對付燕某，大少爺來天津何事？」

「石某無官一身輕，陪家父出來走走。」

「噢，老太師也來了？」

「是啊，此刻人在前廳。」

「北京好玩的地方多的是，何必來這個小地方，住這小客棧，不怕辱了老太師的身份？」

「燕兄有所不知，家父此來純屬私人旅遊，不便驚動地方官署，所以不住賓館驛站。」

「老太師如果不覺得委屈的話，我們可以讓出一半，怎麼樣？」

「不，謝了，我們另找別家，另找別家。」

好像遇見鬼似的，領着四煞，立即揚長而去。

禁軍總教頭嚴元伯與金大柱，及時從側門結伴而入，望着石大勇的背影，道：「他們來幹甚麼？」

燕子飛請大夥進入室內，關好房門，道：「不曉得，可能是爲了對付我和青青，也可能另有別事，石大勇丟官一事，必然記恨在心，不會輕易忘記的。」

嚴元伯老謀深算，另有高見：「事情恐怕沒有這麼單純，對付兩位，在京城的機會多的是，何必遠來天津？又何必驚動老太師？」

「是呀，經嚴老哥這樣一說，的確事有蹊蹺，莫非石大勇父子和黑龍會有所牽扯？」

回頭又對張一夫道：「張兄弟，石太師父子和黑龍會可有來往？」

長島一夫沉吟一下，道：「他們有無往來，我不敢確定，不過，太師府的總管錢通是黑龍會的九段高手，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錢通乃黑龍會中人，燕子飛曾親眼目睹，從而使石太師父子天津之行越發令人疑竇叢生，道：「姓錢的是否扶桑人？」

張一夫道：「不是，錢通與石太師誼屬同鄉，乃江南人氏。」

「如此說來，姓錢的是賣身投靠？」

「也可以說是被黑龍會花錢收買。」

嚴元伯驚「哦！」一聲，道：「老夫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三天前石太師上奏聖上，說是思女過度，心力交瘁，身體不適，告了半年的病假，不知與其天津之行有無關連？」

燕子飛疑雲滿臉道：「跑一趟天津也用不到半年呀，天曉得他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幸好錢通沒有跟來，不然事情就更複雜了。」

柳青青道：「嚴總離開北京的時間最晚，皇上、皇后的安全應已有萬全的安排了吧？」

嚴元伯道：「老哥哥這次僅帶金大柱一人來，所有的高手全部留守大內，相信足可應付任何變故。」

陡覺窗外有異，噗！噗！二點寒星破窗而入，陶濤、張一夫身手不凡，各接住一支飛刀。

燕子飛猛一式「鯉躍龍門」，穿窗射出，見一夜行人掉頭疾竄，當下長身一縱，探手就抓，可惜僅僅撕下一片衣襟，被他竄上房去。

「回來！」

柳青青話到人到，長鞭帶起一片嘯聲，將那人攔腰纏住，拖下房來。

手上加力，再一抖，那人便如皮球一般，骨碌碌地滾到牆邊去。

被綁着從高處摔下，早已暈頭轉向，再一滾一撞，鐵打的金剛也受不了。張一夫跑過去一看，道：「是黑龍會的人，死啦！」

返回屋內，見陶濤手上又多了一支飛刀，張鐵虎與范魁已不知去向，燕子飛急急追問道：「張總他們到那裡去了？」

陶濤道：「扶桑鬼子來的不止一人，你們剛到前面去，後面又有人偷襲，張總已啣尾追下去，說不定可以查出他們的窩巢來，一旦有了眉目，他會和我們聯絡的。」

燕子飛道：「好，只要能查出他們的窩來，事情就好辦了，你與張兄弟暫留此處待命，我和嚴總、青青到渡口那邊去瞧瞧。」

* * *

夜，已經很深，海河兩岸漁火點點，蔚爲奇觀。

岸上仍有行人，稀稀落落的，主要是趕搭明晨駛往扶桑客船的行旅。

一條三桅大船就泊在岸邊，從船上放下一塊厚重的長木板來，作爲登船之用。

燕子飛在大船附近停下脚步，對迎上來的孫九峯道：「孫大人，可有進一步的消息？」

「到現在爲止，尚無新船入港，也沒有離港的。」

「在短時間內，如果扶桑的船到不了，他們會不會改搭普通船呢？」

「假如他們眞的急於離開的話，這個可能性極大。」

「這條船，可曾搜查過？」

「搜過了，沒有一個倭寇。」

柳青青展目四顧道：「孫大人不是說帶來一百人嗎，怎麼一個不見？」

孫九峯手指四方道：「所有的

人全部隱身暗中，若被黑龍會的人察覺，我們就滿盤皆輸了。」

燕子飛道：「孫兄高見，這一次的行動應以奪回寶物爲第一優先，其餘都是次要的，一旦發現敵踪，在寶物未出現前，仍應按兵不動，以免功敗垂成。」

孫九峯頷首道：「九峯正有此意，我馬上傳令下去。」

衝着附近一棟廢棄的馬廐招招手，立有一位全副戎裝的校尉快步行來，筆直的站在孫九峯面前。

燕子飛、柳青青一見這校尉，覺得好生面熟，略一尋思，原來正是昨夜他們在黑龍會親眼所見的那個人。

二人的心緒立刻大爲緊張起來，一時間摸不透孫九峯與這校尉有何瓜葛，是他單方面潛伏在提督府？還是彼此有勾結，狼狽爲奸？

燕子飛強作鎮靜，面帶笑容道：「請問這位將軍尊姓大名？」

校尉恭恭敬敬的回說：「末將郭永年。」

「府上那裡？」

「京郊昌平。」

「從軍多久了？」

「七年。」

「一向都在提督府嗎？」

「是的，承提督大人恩寵，一直未離開。」

「擔任甚麼職務？」

「百夫長。」

「結婚了嗎？」

「還沒有。」

「那麼，是住在提督府了？」

「不，屬下一直住在家裡。」

「昨天晚上，你在甚麼地方？」

「家裡。」

柳青青臉一沉，跨前三步，重復問道：「在家裡嗎？」

郭永年的臉色陰晴不定，右手握住佩刀，道：「是呀，在家裡，直至接到孫大人的指令，才趕到提督府。」

柳青青步步緊迫，毫不放鬆：「可是，昨天夜裡，在另一個地方，本姑娘曾親眼看見你。」

「那裡？」

「黑龍會總部的秘密會議上。」

此話一出，郭永年沉不住氣了，面部的肌肉劇烈的抽搐着，強辯道：「這是從何說起呀，末將先在家中，後在提督府，提督大人可爲我作証。」

「少狡辯，在提督府是後半夜的事。」

「那妳要怎麼樣才肯相信？」

「郭永年，你如果識相，肯據實招出小洋芳子那一夥人的行踪下落，可以將功折罪，饒你一命。」

「這根本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叫我如何編造？」

「你不說就只有死路一條！」

條字出口，駢指如戟，疾點他「期門」死穴，郭永年早有防備，倏地拔刀在手，猛斬青青右腕，柳青青閃向一側，方待欺身再上，郭永年抽冷子帶轉刀鋒，朝孫九峯攔腰砍去。

孫九峯起先尚不明就裡，待他聽出一點頭緒時，又認爲郭永年以一對四，即使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輕舉妄動，沒料到他會情急拚命，遽下殺手，想到閃躲時已然不及。

說時遲，那時快，孫九峯發出一聲慘叫，小腹上挨了一刀，血流如注。

這還是燕子飛馳救及時，劈面給了郭永年一掌，否則那還有命在。

也幫了郭永年的大忙，雖震得他血氣翻騰，張嘴噴出一口血箭，但却借力彈飛而起，落脚處已在三丈以外。

嚴元伯拔腿就追，柳青青抽出一鞭，郭永年福大命大，長鞭剛到，恰巧已縱身躍起，從他脚下掃過，他沒命似的向前面一座小山奔去。

山上林木茂密，草深及腰，燕子飛追至時，郭永年已消失在草木深處。

「搜！」

燕子飛一聲令下，幾個人一齊排開，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追至半山腰時，忽聞前面不遠處傳來一聲悶哼，燕子飛循聲辨向，縱身飛馳，在一棵桃樹下面發現郭永年仰面栽倒，已一命嗚呼。

額頭上有十二個細小紅點，顯然是中了黑龍會的梅花毒針，極目四眺，但見月明星稀，林木蒼翠，行兇之人早已鴻飛冥冥。

柳青青一鞭掃倒了一大片青草，氣忿忿地道：「黑龍會的人好毒，居然殺人滅口！」

燕子飛道：「姓郭的賣身投靠，咎由自取，遺憾的是咱們又錯過了一次探隱索秘的機會。」

孫九峯也隨後勉力趕至現場，一手捧着小腹，一手撕開郭永年的戎裝，在他腰部貼肉的地方，赫然發現一條綉着八朵紅玫瑰的黑緞帶，一時百感交集，氣憤塡膺，惡狠狠地道：「想不到，太意外了，在提督府裡，郭永年是表現最佳，功夫最好，最忠心耿耿的一個百夫長，到頭來竟是黑龍會的奸細，九峯治下不嚴，監督不週，請燕大俠奏明皇上，治以應得之罪。」

燕子飛想了想，道：「有罪無罪，暫且別談，當務之急是郭永年雖死，他轄下的百名軍士中有無同路人？」

嚴元伯道：「有沒有同路人，短時間之內很難查清楚，以元伯之

見，不妨先將與郭永年過從甚密的人監禁起來，待此間事了之後再詳查論處，其餘的人一動不如一靜，仍宜各守崗位，以免自亂陣脚，予倭寇以可乘之機。」

孫九峯道：「嚴總久經陣仗，處事條理分明，九峯遵辦就是。另者，小弟引狼入室，認賊爲友，今天這一刀實在……」

嚴元伯截口道：「今天這一刀你實在挨得好。」

孫九峯一時沒聽出他的言外之意，愕然道：「挨得好？此話怎講？」

嚴元伯字斟句酌道：「九峯老弟台，你有沒有想過，郭永年叛國降敵，爲虎作倀的事，是燕、柳二俠親眼目睹，你今天若是沒挨這一刀，很難令人不會聯想到兩宮爭寵，石貴妃離奇失踪等這些惱人的事情上去，只怕說破嘴皮子也難以解釋清楚。」

孫九峯聞言這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暗道一聲：「好險！」由於激憤的情緒已大爲緩和，但傷處流血過多，全憑精神力量在支撐，心情一旦放鬆，終於癱坐在地。

燕子飛看得一呆，急忙餵了他三粒靈藥，道：「嚴老哥，請將孫大人送往客棧，延醫診治，然後再按照你的意思，重新部署一下渡口的埋伏。」

嚴元伯應諾一聲，抱起孫九峯來就走。忽見范捕頭從山上奔下來，柳青青甚感訝異道：「你怎麼跑到這裡來了？」

范魁喘着大氣回說：「我們是追人追到這裡來的。」

「逮着了嗎？」

「沒逮住，不過已經曉得他的去處。」

「在那裡？」

「就在山下的一個尼姑庵內。」

「張總呢？」

「總捕守在庵外，命屬下來通報二位。」

「好，咱們現在就上去。」

土山並不高，三人一陣緊走，很快便到山頂，翠柏叢中，尼庵遙遙在望，刑部總捕頭張鐵虎果然守在門外。

燕子飛凝視着小庵，道：「進去多久了？」

張鐵虎道：「剛進去，這小子滑得緊，兜了一個大圈子才拐到這裡來。」

「在他之前，可有別的人溜進去？」

「好像有一條人影一閃而入。」

「他們有沒有再出來？」

「沒有，進去之後便如石沉大海。」

燕子飛有理由相信，殺死郭永年的人也進了尼庵，當即大步行入。

尼庵的確很小，前前後後總共只有眼前的這一大間殿堂，裡面燭光明亮，纖塵不染，一位老尼正在唸誦「金剛經」，有節奏的敲打着木魚。

篤！篤！柳青青在門上輕叩二下，斯文有禮的道：「老師太，可曾看見兩個人一前一後走進寶庵來？」

老尼寶相莊嚴，神態虔誠，繼續唸佛經，直到告一段落時，才抬頭說道：「女施主剛才說甚麼來着？」

柳青青道：「請問可有人走進寶庵來？」

老尼搖頭道：「入夜至今，貧尼始終在此做晚課，未見有人走進來。」

燕子飛沒理會老尼，兀自四處察看，當他繞至菩薩後面，在一堵雪白的粉牆上，有一道門形的罅隙，凝目細看，裡面透着些許燈光，用力一推，壁面向後凹進去，原來是一道暗門。

「別動！」

老尼發出一聲清叱，呼！呼！呼！連攻三掌，燕子飛猝不及防，被逼退三四步。

「佛門乃清修之地，不希望外人干擾，四位施主請回吧。」

柳青青聽老尼下了逐客令，也反唇相譏道：「佛門聖地，何來暗室，我看妳這個地方一定不乾不淨。」

嬌軀一晃，已至暗門前，正欲推門而入，老尼身如出洞靈蛇，掌似天女散花，柳青青的上半身盡入掌影之中，趕忙抽身疾退，老尼人隨掌進，堵在暗房門口。

老尼的身法掌力，俱屬上乘，不禁激起了燕子飛的萬丈豪情，一招「龍騰虎躍」，以雷霆萬鈞之勢劈過去。

燕子飛神功蓋世，乃高手中的高手，老尼如何消受得了，整個身子被震得離地飛起。

尼庵狹小，老尼撞上牆壁，又摔到地上，還沒有來得及爬起來，范魁挺劍而上，又補了一劍，當場了帳。

柳青青撕開袈裟一看，道：「赫！又是一個扶桑八段高手，看來此處大概就是他們的秘密窩巢了。」

暗門內是一道陡坡，有石階可走，一直向下延伸，每隔三四丈，有一段平坦的地方，並有燈籠照明，再過去，又是陡坡，約莫下去三四丈後才到達底層。

大家身形尚未站穩，眼前的情況亦未曾弄明白，驀見陰暗處閃出兩條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抖手打出兩把梅花毒針。

「退!」
燕子飛反應奇快，退聲中大夥轉身倒縱，又退回秘道內。
儘管應變夠快，逃過一劫，還是驚得目瞪口呆，嚇出來一身冷汗。
倭寇偷襲無功，亮出刀劍撲上來，打算硬拚，燕子飛的衣襟裡剛才兜住一部分針雨，乍然一抖，再外加一掌推送，毒針倒打回去，其中一人立告命喪黃泉。
柳青青長鞭疾舞，招無虛發，另一人也當場頭破血流，死於非命。
這時，在土壁上微弱燈光的照射下，才看清楚眼前的地勢並不寬敞，前面不遠處有一道木門。
空氣似已凝結，靜得令人窒息，彼此的臉色均顯得甚是沉重、緊張。
燕子飛單掌護胸，走在最前面，從門縫中望進去，裡面空無一人，門也是虛掩着，一推就開，室內擺着一些零碎雜物，並無床椅，顯非居住之所。
三面均爲天然石壁，面向渡口的方向，開着一排明亮的窗戶，天津渡的一切盡收眼底。
柳青青讚不絕口道：「好地方，在半山腰上有這麼一個窩巢，不論瞭望、指揮、聚會都是絕佳的好所在。」
范魁道：「可是，怎麼沒見半個人影?」
張鐵虎道：「張某明明眼見有兩個人溜了進來，難道會飛天入地不成?」
燕子飛道：「會不會就是剛才死掉的那兩個傢伙?」
「死者我看過，衣著相貌都不對，其中一人張某追了很久，不會認錯人。」
「如此，這裡一定另有暗門，咱們找找看。」
四人分在三面石壁上一陣摸索，張鐵虎忽然說道：「燕子飛，這兒有一道暗門。」
燕子飛快步上前，輕輕推開，運足一掌眞力，小心翼翼地闖進去。
面前是一條長長的通道，面向天津渡的那一邊，有一長排房間，通道的盡頭，最後一間屋內，燈火明亮，有人聲傳出。
大敵當前，步步爲營，一間挨一間的搜，將所有的房間清查完畢，見無人埋伏，這才悄沒聲息地潛行至最後一間屋外。
舐破窗紙，馬上看到，小洋芳子正四平八穩的端坐在一張椅子上，錢通坐在她對面，二人正侃侃而談。
田風則與曾參加秘密會議的另外兩名九段高手，站立渡口方向的窗前竊竊私語，想係商討如何運寶物回扶桑的細節。
錢通的身後，還站着一個人，張鐵虎認得是他追趕之人。
只聽黑龍會長毒玫瑰小洋芳子說道：「錢通總管，你與石太師誼屬同鄉，又是多年的親信心腹，工作起來定然得心應手，相信可以發生相當的影響力。」
錢通神采飛揚，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兒，大言不慚地道：「那當然，屬下雖然不敢說已將石家父子玩於股掌之上，起碼言聽計從，這一次來天津，就是在下一手促成的。」
「他們父子現在何處?」
「暫住驛館內。」
「一切都準備好了吧?」
「均已就緒。」
「打算何時動身?」
「明天一早。」
「好，你要特別注意，石太師位高權大，對本會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掌握住，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屬下知道，保証萬無一失。」
「還有，卞三娘被捕後，收買中州四煞的工作交給你去辦，進展如何?」
「這四個老魔頭見錢眼開，有奶便是娘，原則上業已談妥，短期內就可作成最後決定。」
毒玫瑰站起身來，道：「好了，錢總管，本會長言盡於此，你可以回去啦，一切按照我剛才的指示行事就可以了，爲了彼此的安全，切勿主動找我，如有新的命令，會隨時派人跟你聯絡的。」
一聽錢通要走，外面的燕、柳等人大爲焦急，忙不迭地躲進另一間屋內，並作好了隨時應變的準備。
孰料，只是一場虛驚，錢通在小洋芳子的身後，啓開一扇暗門，匆匆離去。
毒玫瑰又坐了下來，對被張鐵虎追趕的人說道：「山本，任務完成了嗎?怎未見三島兄弟回轉?」
山本戰戰兢兢的答道：「回會長的話，三島兄弟一個送毒茶被殺死，一個喪生在柳青青的鞭下，只有小的一個人逃回來。」
小洋芳子的雙目之中冒出憤怒之光，厲聲道：「你說甚麼?去了三個人，死了二個，燕子飛他們可有損傷?」
「這幾個人個個身懷絕技，人手又多，均毫髮未損。」
「飯桶!快說你逃離現場後可有人追趕?」
「張鐵虎與范魁在後面緊追不捨，不過，我跟他倆兜了好幾個圈子，相信不會追到這裡來的。」
（未完・十五）

飛刀小祖宗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當家慘輸萬両銀　花魁險爲替死鬼

上文提要：于阿坤躲過阿足的刀，阿足的刀却砍中了她的老娘，隨後阿足墮下山去。于阿坤終於來到了仇人白大娘開設香香館的上元鎭。進王家飯館吃麵，遇上了白大娘的兒子白艮，這白大少仗勢欺人，輕薄王掌櫃的女兒，于阿坤見義勇爲，與白大少及手下人打了起來，他的那幾絕招佔了上風，王掌櫃却警告他白大娘不好惹……

于阿坤却聽得怒火中燒，他咬咬牙，道：「我實對掌櫃明言，我背負着血海深仇來的，你們等着瞧，我先拿白大娘開刀，也好除了上元鎭的惡霸!」
掌櫃的大驚道：「于兄弟，你可千萬小心，那些人坑人本事極大，小心上當!」
于阿坤冷笑道：「動心思，玩鬼板眼，我是天才，放心吧掌櫃的。」
王姑娘量好身材，款款的對于阿坤道：「小心總是無差錯，于兄弟，你可不能一步走錯。」
于阿坤道：「我知道，如我于阿坤落在他手裡，小祖宗立刻變成灰孫子了。」他笑着走出店，輕鬆的往最熱鬧的地方走。
這時不到二更天，最熱鬧的地方當然是西街，因爲西街上開了家香香舖，一大羣花枝招展的姑娘正擠在門後面。
于阿坤走進香香舖，他見進進出出還眞不少人，心中想，怎麼那麼多人捺不住心火，一定要來這裡窮開心?女人一旦到了這種地方，便什麼也甭提了。
香香舖可眞氣派，高門樓前分別掛着兩盞大紗燈，淺綠色的紗罩上紅不里脊的三個大字：「香香舖」。
于阿坤琢磨着要不要進去經驗一番，摸摸口袋，銀票加上二十兩銀子，還有牛耳尖刀，嗯，腰上還纏着關奶奶的柳葉飛刀。
也只是一頓間，于阿坤便抬頭挺胸往裡面走去。
大門下，大茶壺一聲暴喊：「姑娘們，接客了!」
二門內的大茶壺立刻回應：「姑娘們來了!」
剎時，一大羣鶯鶯燕燕笑意掛臉，高矮胖瘦齊全的姑娘，俱都是兩個指頭夾着絲帕半掩臉的圍上了于阿坤身邊四周。
望着一羣笑嘻嘻的姑娘，于阿坤心中憤怒——好小子，大小通吃呀!連小孩也歡迎了?
于阿坤身後站個大茶壺，這人一對老鼠眼，笑咪咪的望着不開口。
于阿坤墊起脚來一個個瞧，沒一個比他年紀小，再瞧瞧，有幾個臉上脂粉還往下掉。
想了想，于阿坤正想回頭看，大茶壺攔着道：「小祖宗，別急着走，還有更美的!」
于阿坤楞了一下道：「叫出來我看看。」
大茶壺道：「你小爺裡面請，客房裡稍等，小的立刻去請來。」
于阿坤心想：我是來搗蛋的，嫖姑娘我還不夠長。
大茶壺前面帶路，于阿坤跟在

後面動腦筋。

二人繞過前廳過廻廊，一下子來到後廂房。

于阿坤大方的走進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茶壺已笑呵呵的送上一盤糕點瓜子落花生，另外又送來一壺茶。

于阿坤見大茶壺對自己擠眉弄眼的倒着茶，忽然想起大山裡白二娘的那碗稀飯湯。

對，那時候白二娘就是這個樣子。

于阿坤不由得聞聞茶。

大茶壺忙笑道：「小爺爺，這是上好的西湖龍井茶，你品嚐一下就知道了。」

于阿坤笑笑道：「不錯，是很香。」

大茶壺捧着茶杯道：「喝一口。」

于阿坤接過來便在嘴邊比了一下，他又重重的放下茶杯道：「你快去叫姑娘呀！」

大茶壺一瞪眼，立即道：「對，對，只顧侍候小爺，倒忘了叫姑娘，請等一等，我這就去。」

大茶壺三步一回頭的往外走，于阿坤心中冷笑道：「好小子，只等你家小祖宗捏住你們小辮子，你看我怎麼折騰法！」

望望桌面上，瓜子落花生不會下毒吧？

于阿坤剝着花生，吃得他心中一痛，大皇莊的時候就是落花生最多，蒸炸煮烤全有，年年吃不完，如今看看這些落花生，怎不令人傷感情？

于阿坤正在胡思亂想心不定，忽見大茶壺嘻嘻哈哈的走過來，他的身後面，果然跟個俏姑娘。

于阿坤眼一瞪點點頭，道：「喂！辛苦你了。」

大茶壺呵呵笑道：「小爺，敢情你是初來上元鎮，我替小爺介紹，小白兔可是我們香香舖的台柱，上元鎮的花魁女，正趕巧她今夜不接客，聞得你小爺，她便立刻跟我來了。」

于阿坤仔細看，這姑娘頂多二十歲，一身細皮白肉外，楊柳腰還會左右扭，沒開口就先笑，一口的貝齒可眞亮，走到于阿坤面前先一怔，旋即又是一笑。

于阿坤道：「坐，坐下來！」

不料小白兔可眞乖巧，一屁股坐在于阿坤的雙膝上，笑着伸手去勾于阿坤的脖子。

香香舖的花魁女小白兔可眞會下軟功。

她嘟着小嘴翹得高，吐氣如蘭的道：「三年香香舖，我就看你最順眼，來來來！我餵你小兄弟喝杯茶。」

小白兔俏目連連轉，順手便拾起桌上的茶杯。

她舉在空中揚了揚，嬌柔的露出兩個酒渦，吐着迷人的音調，道：「來！張嘴呀！我的小親親！」

于阿坤心中想，這兒是白大娘的地盤上，要是一個不小心着了道，一定是活着進來死的出去。

于阿坤左手似鐵箍般一把握住小白兔拿杯子的手腕。

他低聲在小白兔耳邊，說道：「我是來尋開心的，可不是跑來喝茶的，要喝妳自己喝，我不喝！」

他臉色溫和，左手却又暗中運力，一隻茶杯反送到小白兔的嘴唇上。

一張俏嘴閉得緊，小白兔臉上泛青色，道：「我不渴呀！」

于阿坤笑道：「就算是替我喝了吧！」

他右手捏住小白兔的後脖子，只一用力，小白兔的俏嘴已張開來，「咕嘟」一聲響，小白兔已掙扎着站起身。

她戟指于阿坤道：「你……你……」

于阿坤冷冷一聲笑，一掌拍在桌子上叱道：「大茶壺！老王八！滾出來！」

只見門口閃進一人，正是那大茶壺。

其實大茶壺早已看到了，他一進門便伸手扶住小白兔，臉上露出驚怒之色。

于阿坤沉聲道：「我不許她走，就坐在那張椅子上！」

大茶壺乾笑一聲道：「小爺別生氣，你若不喜歡，我馬上叫一位姑娘來，包準小爺你快活！」

于阿坤道：「你小子找挨罵，剛才還說這小白兔是你舖中的花魁女，這回兒又有別的了？」

大茶壺正要回話，忽見小白兔往地上倒，不由大驚，他沉聲道：「妳的老毛病又犯了，眞是的！」

于阿坤冷笑一聲，道：「她口角流沫，八成是中了邪！」

大茶壺奸笑道：「小白兔有羊癲風，只一犯就是這個樣子。」

于阿坤心想：「你小子反應快，王八蛋，這齣戲咱們就慢慢的演！」

大茶壺扶着小白兔往外走。

于阿坤上前橫手攔住，沉聲道：「把她放下！」

大茶壺道：「總得把姑娘送回她的房間吧！」

于阿坤道：「我叫她在這兒躺一躺，美人睡態也蠻好看的！」

大茶壺苦兮兮的道：「她在發病呀！」

「病不死的！」

「我叫另一位姑娘來侍候你小爺！」

「我不喜歡。」

大茶壺臉色一寒，道：「小子，你敢情是來搗蛋的吧？」

小爺爺叫成小子，于阿坤並不吃驚，他淡淡的道：「反正我要她留下來！」

「不留！你小爺兩個小字疊一起——出去！」

于阿坤雙眉一揚，道：「攆我走？」

「不侍候你小子，可以吧？」

于阿坤嘻嘻一聲笑，仍然橫身阻住大茶壺的去路，道：「請神容易送神難，王八呀！你最好聽我的，快把她放下！」

小白兔已經在翻白眼，大茶壺急得直囉嗦，道：「你……你欺人欺到我們這兒來了！」

于阿坤左手抓住小白兔，右掌推向大茶壺，「轟」的一聲，大茶壺似斷線風箏般直往門框撞去。

于阿坤托住小白兔放在椅子上，大茶壺已經爬了起來，戟指于阿坤，吼道：「你打人！」

只這一聲吼，立刻就是五個怒漢奔進來，兩隻粗鐵棍，三把大鋼刀，一下子便堵在門口。

這種場面如果是早幾個月，于阿坤準定嚇一跳，可是現在不同了，飯桶師父教的武功眞管用，在幾次拚鬥中，幾乎是無往而不利，眼前……眼前這種場面算什麼？

拉過椅子坐下來，于阿坤面對五個大漢齜牙咧嘴笑！

忽然，自門外走進個中年漢子。

這中年漢子一身銅臭味，頭髮梳得光亮，身上也發着光——盡是綢緞衣褲！

一進門，他望望于阿坤，便臉無表情的走上前，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小哥，那條道上的？」

于阿坤仰起頭把這人上下看了一陣，道：「什麼那條道上的？」

冷冷一笑，那中年人又道：「是誰派你來搗蛋的？」

于阿坤嘴一牽，道：「哦！你老哥問這呀！我要是說出來，你老哥一定不相信！」

「說！」

于阿坤道：「就是那惡水灘的白大娘！」

他此言一出，屋子裡的人全都是一愣，中年人立刻大罵道：「放你娘的屁！白大娘會找個小搗蛋來搗她自己開的舖？」

于阿坤道：「這是假想演習，白大娘要看看她養的你們這羣飯桶，是不是能爲她擔當重任。」

一邊，大茶壺指着快要斷氣的小白兔道：「歐爺，小白兔危險了！」

忽見中年人自懷中摸出一包藥來，身法奇快的把藥塞在小白兔的嘴唇裡。

大茶壺便立刻送了些水，灌進小白兔口中。

于阿坤沒攔阻，他只是冷冷的道：「如果是我喝了那些毒藥，怕是小命早完蛋了！」

猛回頭，中年人指着于阿坤，道：「白大娘離開此地半個月，你小子膽大包天來搗亂，今晚你小子休想活着走出去！」

于阿坤心想，這時候還不見正主兒出來，姓白的小雜種可眞能熬得住。

呵呵一聲笑，于阿坤道：「老小子，怕者不來，來者不怕，有什麼本事使出來，我全接了！」

中年大漢嘿嘿冷笑着對外面高聲道：「掩舖門！」

便在他的吼聲中，門外面一陣脚步聲，立刻聽得有人怒叱聲道：「你們怎麼了！老子正在興頭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衣裳還沒穿好……」

「走！各位，本舖發生急事，對不住呀！」

大舖門「噗通」一聲關起來了。

兩個大茶壺已站在院裡大叫：「姑娘們關好門，別出來，二掌櫃在辦大事了！」

一剎那間，香香舖立刻由熱鬧陷入一片死寂。

此刻，于阿坤伸着一雙大脚放在桌面上，背頂着椅子晃呀晃，左手一把落花生，右手剝着吃，那副自得的樣子，就好像沒事人。

中年人一手撩起衣襬，使力的塞在腰帶上，冷冷的翻動那一雙鯉魚眼珠子，道：「小子，歐大爺在院子裡候教，走！」

于阿坤微微一笑道：「你請！」

姓歐的大步走出門，狂獅般的站在地上。

不料于阿坤並不出去，仍然笑哈哈的剝花生。

五個大漢彼此互看了一眼，尚未動，院子裡姓歐的已開罵道：「這個小王八蛋！你莫非怕了不成？」

于阿坤只裝沒聽見，反倒見小白兔悠悠醒過來，關懷的問道：「妳看妳，差一點當了我的替死鬼。」

小白兔迷迷糊糊的道：「我……我不幹……行嗎？」

于阿坤道：「活着就好，小白兔，妳別放在心上，我不恨妳。」

小白兔直起頭來看，不由全身猛的一顫，手指着堵在門口邊的五個大漢，道：「他們……」

于阿坤道：「他們五個全是王八蛋，是嗎？」

五個大漢一瞪眼，忽聞得院子

裡姓歐的中年吼道：「小王八不出來，你們把他給我轟出來，今晚非剝他的皮不可！」

五個堵在門口的怒漢早就彆了一肚子窩囊氣了，聞得姓歐的中年人一叫，呼的一聲便往于阿坤抓過去。

于阿坤猛然一個半旋身，一把花生便如一把石子般「叭」的一聲脫手打過去。

「啊！」

兩個大漢捂着臉，三個大漢捂着眼，五個人撞跌成一團，于阿坤已自他五人中間溜出來。

兩個捂臉大漢發出一聲喊，舉着鐵棍追出來，其中一人怒罵道：「這個小雜種，老子砸爛你小狗頭！」

鐵棍舉在半空中，于阿坤眞夠快，牛耳尖刀已點上大漢的肚皮上，冷冷的道：「你找死呀！」

鐵棍再也打不下來了。

大漢直翻白眼的道：「你……小……子……」

左手取下大鐵棍，于阿坤冷冷道：「還不到你挺屍的時候，老小子你退遠點！」

兩個大漢不敢留，立刻退到廊簷前。

牛耳尖刀掌中旋，于阿坤已走近姓歐的面前，道：「老小子，我來了！」

姓歐的一瞪眼，道：「小雜種，你從王家小飯鋪走來，我便知道你要來搗亂了。」

于阿坤道：「老小子，如果小爺我說的不差，這兒不是你當家。」

姓歐的沉聲道：「大老闆不在這兒，我二掌櫃的還是說了算。」

于阿坤道：「這麼說，用毒藥想害我的是你的主意了？」

姓歐的嘿嘿笑道：「可惜沒把你毒死！」

于阿坤道：「毒不死我，你們就遭殃了！」

姓歐的咧着大嘴咬着牙，道：「那得交過手才知道。」

「哼！」于阿坤道：「在交手之前，你老小子可曾聽過白大少爺對你們提起過我的規矩？」

姓歐的戟指于阿坤罵道：「狗操的，你還有規矩？」

于阿坤道：「當然，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動手過招自然也得訂下規矩來。」

姓歐的怒道：「殺了你剁碎了丟到河裡餵王八，那有什麼規矩可言？」

于阿坤道：「這就是你見少識淺，不懂玩刀的藝術。」

姓歐的道：「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玩刀到至高境界不是把人殺死完事，而是要獲得令人開心的東西，老小子，世上什麼東西最是讓人開心？」

「當然是銀子。」

「對了。」于阿坤旋動着手上的牛耳尖刀，又道：「所以我的殺人總會爲被挨刀子的人留個退路。」

姓歐的怒叱道：「胡說八道！」

于阿坤道：「一些也不胡說，你可要聽淸楚了。」

「說！」

于阿坤道：「那是兩條絕路！」

姓歐的怒吼道：「既稱兩條絕路，還會是什麼退路？又是那兩條？」

于阿坤笑笑道：「絕處逢生嘛！眞是笨！」

姓歐的叱道：「什麼樣的兩條絕處逢生路？」

于阿坤道：「第一條，雙方殺至斷氣死絕爲止，另一條絕處逢生的路，可以拿錢消災，花銀子買個不死。」

姓歐的冷冷一笑，手一伸道：「拿刀來！」

暗角地方，只見一個年輕人雙手托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恭謹的送到姓歐的面前。

姓歐的一把接在手中，虛空掄了兩下，鋼刀發出「咻咻」聲。

他重重的道：「娘的！二十年來沒用過這玩意兒了，當年南北闖，東西戰，此刀殺人無數，想不到今日會對一個後生小輩派上用場。」

于阿坤心中一緊，立刻拿話去逗，道：「二十年前的惡水灘，是嗎？」

姓歐的一緊雙眉，道：「不錯，老子們橫行惡水灘，你小子還不知在那兒呢！」

于阿坤聞言全身血脈賁張的道：「白大娘是你什麼人？」

「白當家當年是我們三當家，小子，你知道了吧！你後悔不該來戳蜂窩了吧？」

于阿坤道：「去，去，快叫白大娘出來！」

姓歐的怒道：「你小子多忘症，不是早就說過了，大當家去了惡水灘，這兒由歐大爺當家主事。」

于阿坤一笑道：「對不住，對不住，不過嘛……如果動上傢伙，你敗不能不拿錢來換活命！」

姓歐的大怒，鋼刀平胸，道：「這裡不是惡水灘，老子闢了大門要宰人，你小子接招吧！」

于阿坤退後一大步，道：「眞不懂，强盜還能開店，官府是幹什麼了？」

姓歐的一聲得意的大笑，道：「你懂個屁！有道是强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

于阿坤道：「你說得有道理，我看你是在放屁，你們如果不往官府送銀子，行嗎？」

姓歐的仍然在得意的笑。

于阿坤內心的感受與憤怒，只是深蘊在內心，表面上，他不顯露。

是的，强盜再厲害，怎能鬥過官府？

惡水灘就算是强盜窩，還不是被爺爺于玄請來黑衣女俠關天鳳所殺敗？

從而看來，强盜能到處橫行，全是官府的放縱，而官府是不認識强盜，但官府却認得銀子。

思及銀子，于阿坤一咬牙，沉聲道：「老小子別笑了，放馬過來吧！」

姓歐的收起笑，他忽見前面這半大不小的小子變得沉穩冷酷，目光肅然，連臉上不該閃動的肌肉也在蠕動、在顫抖。

他手中那把牛耳尖刀，寒芒在流閃。

於是姓歐的鋼刀在一片半弧狀的焰彩眩映中，一聲大吼，刀鋒偏斜，宛如石火輝映，切向于阿坤脖子。

于阿坤突然弓背彈身，不朝任何尚有空隙的方向躲閃，一聲暴叫：「老鷹抓小鷄！」

那眞是快不可言的縱躍，一束冷芒從他的身側掠過，姓歐的那一招流江也似一刀已砍了個空。

于阿坤的身子却又到了姓歐的頭上，騰翻的身形猝側狂旋，拳頭帶刀，大雜燴般的全招呼上姓歐的上半身。

拳擊聲連着切肉聲，便見姓歐的連連往前撞跌，一股股赤紅的鮮血四散飄濺，「咯」的一聲，撞上石階邊。

「噢……」姓歐的抖着一臉鮮血回頭看，還好，于阿坤並沒追過來。

鋼刀拄地未站起，于阿坤却站在院子裡悠閑的拭着尖刀上的鮮血。

突然，姓歐的一聲厲吼，道：「給我殺！」

這是在下命令，當然是對他的手下喊的。

于阿坤還眞的一緊張，他四下看去，只見兩簷邊立刻衝出七個大漢來，有一半手中握着刀。

神情一緊，旋即冷冷一笑道：「一人折合一千兩，七個人就是七千兩，更加你姓歐的少說也要五千兩，我說呢！今晚我可撈足了。」

姓歐的大吼，罵道：「少做你的發財夢！兄弟們，別忘了惡水灘的精神，狠宰這小畜生！」

突聞一人怒罵道：「不就是個小娃兒嗎？奶奶的，我們圍上去，就是壓也把小子壓出屎尿來，上，併肩子，覷準了下重手！」

一陣嘯叫，另外六人便自四周湧撲過來，鐵棍鋼刀遮住天，矯展捲劈一陣揮舞，恨不能一下便將于阿坤大卸八塊，分他的屍，砸成一團肉泥。

短短的牛耳尖刀在于阿坤的手上吞吐如電火也似的掣閃冷芒，便在他一陣點刺削掃中，猛古丁一聲暴叫：「龍捲風！」

那宛似浩瀚天空中的星芒，便隨着他那原地的旋轉身法，無盡的散發開來。

利那間，他的身子猶似平地刮起的龍捲風般的化成一團游移激盪而又虛虛實實的快速螺形影像。

只見無數的寒星便寶塔似的繞着他的身子從四下裡把他緊緊包圍成塔狀，於是……

精芒迸濺，碧焰閃掣，使四下裡的空氣也泛起一陣陣劈啪聲！

就在一陣映掣中，七個大漢業已哎呀叫着往四下裡撞跌出去，就沒有一人倖免。

「般若杖法？」姓歐的蠻識貨。

于阿坤左足反力道側旋，十分瀟灑的站定身子，冷冷的往四下看了一眼，輕鬆的道：「侍候各位可也眞不容易，便壓箱底的玩意兒也全掏出來了，娘的，賺銀子可眞是難哪！」

姓歐的厲聲道：「小王八蛋，你還學了少林武功，誰教你這『般若杖法』的？」

于阿坤搖搖頭，道：「什麼般若杖法，我這明明是龍捲風，你老小子看走眼了！」

四周跌躺了七個大漢，于阿坤已到了姓歐的面前，他旋動着牛耳尖刀在姓歐的面前晃呀晃的道：「老小子，你現在還能做主嗎？」

姓歐的咬着牙，道：「幹什麼？」

于阿坤道：「你要是當家，那就快取銀子來換活命，否則的話……」

「否則你咬我的鳥！」

于阿坤眼一瞪，道：「你說什麼？」

姓歐的怒叱道：「你咬不了歐大爺的鳥！」

于阿坤哈哈大笑，道：「眞是心有靈犀一點通，老小子，你怎會知道我喜歡整人的大鳥？」

姓歐的一怔。

于阿坤又笑道：「自小爺爺懂事以來，那玩意兒整了不知凡幾，我這話你相不相信？」

姓歐的上半身連頭流着血，他突然上身後仰，暴伸右足，使了一招挑腿法，踢向敵人下陰部。

于阿坤若被他踢中，必跪地大嚎。

于阿坤見他一足踢到，身子半旋，右手已快而妙的一把抄住姓歐的右足踝，但見冷芒流閃，姓歐的立刻在地上翻滾大叫，刹時頭上汗珠和着鮮血流下來。

原來于阿坤的牛耳尖刀暴挑，正巧挑在褲襠裡。

這一刀也眞夠狠，姓歐的不知傷得如何，但那玩意兒若是挨一刀，可也夠折騰人的了。

于阿坤衝着暗處一聲吼道：「還有誰不服氣的？快快站出來！」

躲在暗處是有幾個人，其中就有兩個大茶壺，聞得于阿坤吼叫，立刻回身便溜。

于阿坤一見冷冷笑，舉着尖刀對姓歐的道：「老小子，你還沒回答我的話！」

痛得眼淚鼻涕一大堆，姓歐的道：「你要問什麼？」

于阿坤道：「難道你忘了我的兩條絕路？你可以任選一條！」

姓歐的道：「老子歐太北已身受重傷，怎能同你小子拚到底？這第二條路……也得先找人商量……」

于阿坤怒叱道：「原來你這二當家管不了事也做不了主？我問你，找誰商量？」

歐太北道：「找大少爺商量。」

于阿坤哈哈笑道：「這才說到了節骨眼上，也提到了正主兒，好，我同白大少做過一次生意，他還眞大方，這種主顧我歡迎，叫他來吧！」

歐太北道：「小子，你如果開價少一點，我歐太北能做主。」

于阿坤冷冷道：「我不漲價，他們每人一千兩，你的命一定比白大少賤，我只收你五千兩。」

他伸出指頭算着，又道：「剛才房子裡……是……五個人，這院子裡……」

他伸出指頭算：「一、二、三、四、五、六、七，乖乖，你們存心要我的命，一下子便七個人圍上來！」

緊了一下眉頭，于阿坤又道：「五加七……五加七是十二，每人一千兩，十二個便是一萬二千兩……再加上你姓歐的五千兩，這就是……一萬七千兩！」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于阿坤又道：「殺了半天，娘的，還不到兩萬兩銀子，眞是令人失望哪！」

他那裡猛算，姓歐的忽然咆哮起來：「去你的一萬七千兩銀子，我沒有，你這小王八蛋就看着辦吧！」

于阿坤嘿嘿笑道：「歐先生，歐大爺，這時候如此的表現，實在令我這後生晚輩感動，你的慷慨赴死，正表示了你對白大娘的一片赤誠與忠心。

「這年頭，像你歐老哥這種爲主子抛頭顱灑熱血、上刀山下油鍋，赴湯蹈火之人，可不多見，好，很好，你欲兩肋插刀，我便成全你的心願，且等我送你上路。」

「娘的！我就點起一把火來，燒了白大娘的香香舖大雜院，弄他個鷄飛狗跳牆，蟑螂也喊娘！」

歐太北怒罵道：「你殺人還要放火燒？」

于阿坤怒容滿臉的道：「怎麼？不可以？就許你們殺人放火，我就不可以？」

是的，于阿坤想起了大皇莊，陶澤那批玩把戲的，不就是殺人又放火，連他這個半大不小的孩子也不放過？

牛耳尖刀在掌上旋，于阿坤猛然一脚踢，便聽得歐太北一聲「哦」，斜起的上半身又躺在地上。

于阿坤一足踏在姓歐的肚皮上，道：「小爺叫你慢慢死，我先切下你的大鼻子，再割你的小耳朵，一件件的往下割，老小子，你可千萬要忍着！」

牛耳尖刀幾乎已到了歐太北的鼻尖，忽然廻廊上一聲怪叫道：「住手！」

這聲音對于阿坤並不陌生，聽得他直想笑。

果然，白大少從暗處走出來了。

于阿坤伸出手打招呼，口中叫道：「嗨！」

「嗨你個大頭鬼！」白大少站在台階上，吼道：「于阿坤，你是不是看我老娘不在，你才來撒野，有本事你等我娘回來，那才算你有眞本事！」

于阿坤道：「大少爺，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你怎麼見面就說些血淋淋的話，煞風景！」

白大少怒道：「你少來！今晚要銀子你休想，一個蹦子兒也不給！」

于阿坤道：「白大少，王家小舖中，你維護手下人的精神令我佩服，你肯爲他們花銀子買回活命，我于阿坤由衷的豎起大拇指，怎麼？現在你變了？變得小氣八拉的！」

白大少怒道：「滾！要銀子等我娘回來！」

于阿坤道：「白大少，你眞拿我當小孩唬？」

白大少道：「說破嘴皮也不給！」

于阿坤格蹦一咬牙，道：「白大少，你站遠一點，可別濺你一身血。」

忽然……

于阿坤彈身勁旋，口中大吼：「龍捲風！」

刹時間，無數星芒又起，于阿坤的身形旋動中，已聞得倒在院子四周的幾個受傷的大漢發出淒厲的嘷叫聲。

于阿坤揮刀玩眞的了。

兩個大漢身子往上挺，便也挺出幾縷鮮血往外噴。

眼看他身子旋近歐太北，牛耳尖刀突兀自虛無中凝成形……凝形在歐太北的胸前半尺地方。

白大少大叫道：「等等！」

刀尖幾乎插進肉裡，于阿坤道：「不用等了，我把這些人全殺了，立刻走人。」

白大少厲聲道：「小祖宗，算你狠，銀子我給你！」

歐太北大喘着氣道：「大少爺！」

白大少冷冷的道：「算了，我們認栽。」

于阿坤收起牛耳尖刀，笑笑道：「歐老兄，白大少的一句話，你們又活了。」

「去你娘的蛋！」

于阿坤道：「要是我損失那麼多銀子，也會不擇手段、不撿地方、不選時機的開口罵人。」

白大少道：「一共多少銀子？」

于阿坤道：「他們一共一萬七千兩，白大少，你可千萬別打折扣，我是一向不二價。」

白大少伸手入懷，掏出一把銀票，他湊近燈下仔細挑，挑了半天才手發抖的道：「拿去，足夠你請來和尚道士，買塊墳地埋自己！」

于阿坤笑嘻嘻的接過來，也不再仔細看就塞入懷中，笑道：「放心，我三五十年還死不了，不過，他們幾個人都因爲你的大方出手，銀子花得夠而得苟延殘喘的活下去。」

白大少怒吼一聲道：「滾！老子再也不要看到你，你馬上滾！」

于阿坤臉色一寒，道：「滾？娘的，賬還沒算清楚我怎麼滾？」

白大少怪叫一聲，道：「好小子，你要一萬七千兩銀子，我這裡一文也不少給，怎麼賬還沒有算清？」

于阿坤道：「白大少，你沒有弄錯吧？他們這些人是因同我玩命不成才花銀子消災保命的，白大少出的銀子是救他們的命，至於……嘿嘿……」

白大少氣得全身直哆嗦，道：「至於什麼？你他娘的少來！」

于阿坤沉聲道：「我問你，是誰在茶中放的毒？」

白大少一怔，道：「你放屁！」

于阿坤道：「別急，老實告訴你，我是過來人，茶裡面沒有毒，你們的花魁女小白兔會那模樣？」

白大少理虧嘴巴拙，道：「不知道！」

「啊哈！你承認了，你眞是要命的差。」

「不知道！」

于阿坤臉色一沉，道：「白大少，你不要差到底！大丈夫敢做敢當，怕什麼！」

白大少又是一聲：「不知道！」

于阿坤忽然騰身起，身法就像是他從竹梢上往大樹上面彈，就在他挺腰擰身落在地，左手已抓住大茶壺。

「小祖宗，別殺我，這事與我沒關係。」

把大茶壺拖在院當中，于阿坤道：「你很怕死？」

大茶壺道：「小祖宗，沒人不怕死。」

于阿坤點點頭道：「很誠實，我最喜歡誠實的人。」

大茶壺道：「小祖宗，你前前後後弄了不少銀子，就算你小祖宗橫躺着吃，怕這輩子也吃不完，喝不完，我勸你快走吧！遠走高飛享福去吧！」

于阿坤一笑道：「想不到你這老王八還會替別人想，果然好心腸。」

大茶壺道：「我是心裡話。」

于阿坤道：「很好，你再說一次心裡話。」

「你要我說什麼？」

「誰在茶壺下的毒？」

大茶壺一愣不開口，直拿眼睛往白大少那邊瞟。

于阿坤道：「你不說？」

「我不知道呀！小祖宗。」

「颯！」牛耳尖刀挑破大茶壺的上衣，一副乾又瘦的胸膛露出來了。

牛耳尖刀抵上去，于阿坤冷冷道：「我只問一次，僅有的一次，快說！誰在茶中放的毒！」

大茶壺道：「我……我是奉命行事……」

「奉誰的命？」

大茶壺道：「這事就怨你，你爲什麼要來這裡？你只一出了王家舖子，消息就送來了，你……實在不該來！」

于阿坤怒道：「少廢話！我只問你誰要你下毒？」

「大……大……大少爺的命令！」

于阿坤抖手推開大茶壺，只推得大茶壺倒地滾到牆角邊，正碰上個受傷的大漢。

那大漢氣得一瞪眼，一拳打在大茶壺的鼻樑上，罵道：「誰叫你多嘴！」

大茶壺叫了一聲，刹時流了一臉血。

于阿坤已哈哈笑着走向白大少，道：「我猜也是你白大少的主意，明來不成暗的來，是嗎？」

白大少怒道：「是又怎樣？」

于阿坤冷冷道：「還是老話一句，兩條絕路隨你挑，你是下來過招呢？還是拿銀子消災？」

白大少一聲怪叫道：「小狗操的，你是不是窮瘋了，你這拉血丟肉的絕戶，你還要再敲呀？」

于阿坤道：「你應該爲你的行爲而負責，白大少，我只是幸運，幸運沒有被你毒死，收你一點壓驚費，也不算過份吧？」

白大少怒叱道：「沒有毒死你，算你狗屎運，你還想再要銀子，休想！」

于阿坤道：「哼，你不花銀子沒關係，我只卸下你一條臂，去去霉氣壓壓驚。」

他身法一旋，已到了白大少身前。

牛耳尖刀圈點戳，流電也似的點在白大少的右肩頭，刀尖不離肉，刀身左右旋，還沒出來呢，白大少已尖聲叫道：「你幹什麼？」

于阿坤嘿嘿笑道：「叫你難受！」

白大少道：「可惡！」

于阿坤橫着上身咧着嘴，道：「白大少，你忍着點，我下手很在行，只要挑斷你的筋，胳臂肘反個方向頂一下，你這條右臂就下來了。」

他話聲甫落，尖刀猛往肩後切。

一道血口子剛冒血，白大少已尖聲嚎道：「等等哪！王八蛋，算你狠，我給，我給，我給銀子！」

于阿坤仍然抓住白大少的臂，他重重的道：「是你出點子要毒死我，我這是拿你點銀子冲冲霉氣，你竟然把銀子看得比命還重要！」

「我給你！」

「是你心甘情願給？」

「一萬個願！」

于阿坤沉聲道：「你若不情願，我可不勉强，不然倒叫人說我在敲詐你白大少。」

白大少道：「你這比敲詐還厲害！」

于阿坤的尖刀又送上白大少的肩頭上，道：「如此你是不甘心了？好，我不要了！」

白大少叫起來道：「小祖宗，你敲我銀子還要我對你拜拜呀！天理何在？道義何在？」

于阿坤哈哈笑道：「幹你娘！你們這裡還講天理、論道義？」

白大少道：「至少我們也是將本求利沒有搶。」

于阿坤道：「你們弄些無底洞，叫那些火山孝子跑來猛往洞裡塞銀子，他娘的！你們好弄個大蔴袋在女人胯下接銀子，窰子生意半掩門，原本我管不着，可是今夜惹上我，白大少，你可要打定主意了！」

白大少道：「我花銀子好了。」

于阿坤道：「有時候花銀子不一定就能消災。」

白大少摸着肩頭刀口子，道：「你眞要砍斷我的臂？」

于阿坤道：「那可說不定。」

白大少又怒又驚的道：「要怎麼你才不動刀子？」

于阿坤道：「除了拿銀子消災，我要你表現出一番誠心來。」

白大少道：「小祖宗，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爲了對你自己十分愚蠢的行爲負責任，爲了對我表現出你的歉意，這麼辦，你再拿五千兩銀子，且要雙膝跪在我面前，口吐眞言的叫着『小祖宗，下次我……』」

他一頓，又道：「白大少，你叫什麼名？」

白大少已臉色發白，口吐白沫，氣喘如牛的直瞪眼，聞言一聲虎吼，道：「老子叫白艮！」

于阿坤道：「你叫『不艮』！我說不艮，你雙手捧上銀票五千兩，口中虔誠叫道：「小祖宗，小子白艮下次不敢了。」」

白艮全身直囉嗦，道：「你欺人太甚，要知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你這麼作賤白大爺，太可惡了！」

「哈哈，好了！」于阿坤豎起大拇指，讚道：「白艮白大少，可眞有你的，眨眼之間你變了，變成了不怕死的大丈夫，金剛怒目的大人物了，佩服，佩服！」

他的話聲甫落，左手一伸，便又抓住白艮的右臂，道：「大丈夫要頭可斷血可流志不能屈，就算少一條臂，又算得了什麼？白大少，你咬咬牙，我可要下刀子了。」

白艮一聲厲叫，道：「好了，好了，小祖宗，我白艮怕你了行嗎？」

于阿坤像是十分洩氣的道：「我可愛又可恨的白大少，這麼說你變得可太快了，敢情你是無情天，晴時多雲偶陣雨，隨時在變？」

白艮道：「我給銀子，而且是心甘情願的雙手捧上，不過……」

于阿坤道：「不過什麼？」

白艮低聲道：「多少給我留點面子，小祖宗，跪地求饒就免了吧！」

于阿坤一笑道：「可以，可以，那裡不是交朋友的？可以免了，不過……」

白艮一驚，道：「你還有不過？」

于阿坤笑笑，道：「我的『不過』是你可以不用跪地求饒，但要折合一千兩銀子送上來。」

白艮一聽，又是一聲雷吼，道

：「他娘的！你小子怎麼那麼愛銀子，操！」

于阿坤臉色一緊，道：「你不願意？」

白艮立刻伸手入懷，摸了半天又摸出幾張銀票，他數了五千兩，便立刻跪在地上，道：「小祖宗，小子白艮下次不敢了！」

于阿坤一聲笑，伸手取過五千兩銀子，道：「白艮呀！你這一跪，可就省掉一千兩銀子，要是你娘白大娘知道，她老人家一定稱讚你會過日子，哈……」

白艮長身而起，口中大聲吼道：「送客！」

兩個大茶壺一齊走出來，伸手哈腰的對于阿坤道：「小祖宗，你請吧！香香舖要關門了。」

于阿坤道：「王八蛋，你們攆我走？」

其中一個大茶壺大着膽子，道：「小祖宗，你一個晚上弄了兩萬兩千兩銀子，還不夠呀？見好收場吧！」

另一大茶壺道：「香香舖傷了這麼多人，我們還得爲傷的兄弟治傷，你小祖宗快走吧！」

于阿坤四下裡看了看，他面對憤怒的白艮道：「白大少，後會有期了！」

白艮咬着牙，道：「小子，但願你吃得飽睡得着，沒病沒災的活着！」

于阿坤道：「謝謝，謝謝，這可是你的眞心話？」

白艮又道：「前後你一共弄了三萬六千兩銀子，小子，希望你能處處小心，時時留意，萬不可把銀票弄丟了，那麻煩可就大了。」

于阿坤冷笑道：「銀票只一到于阿坤手中，就叫做三個指頭捉田螺，跑不掉的。」

兩個大茶壺忙又道：「請吧！小祖宗。」

于阿坤仰天一聲笑，拍拍口袋回身走，那把牛耳尖刀直待他走出香香舖，還在右掌上托着旋。

白艮怎會知道，那把牛耳尖刀是他姨媽剝人皮用的？

當然，他更不知道住在大山脚開飯店的姨丈張八，一家三口全完了。

于阿坤走出香香舖，他心中可想得多。

大皇莊被燒個精光，自己製造機會弄銀子，目的就是要重建大皇莊。

三萬六千兩只是個小數目，要想把大皇莊一進三院大房子蓋起來，連帶裡面的擺設，怕少不得要十萬八萬兩銀子。

原來于阿坤早有了這種打算。

殺人償命，燒房子當然要賠銀子！

現在，于阿坤轉過街角又往王家飯舖走來。

就在飯舖門口，王掌櫃的已迎上前來，關心的道：「于少爺呀！你可眞把我們急壞了！」

于阿坤一笑道：「怎麼啦？」

王掌櫃拉住于阿坤往店內走。

王掌櫃道：「你少爺出門的時候，我還一再囑咐你，叫你別往西街走，你怎麼偏偏不信邪？香香舖的大門關起來，我們大伙都嚇一跳！」

于阿坤笑道：「我這不是回來了？」

王掌櫃的拉住于阿坤坐下來，道：「少爺，他們沒有傷着你吧？」

于阿坤笑笑道：「我好得很！」

王掌櫃招呼店小二送吃的上來。

他怔怔的坐在于阿坤對面，道：「打架了？」

于阿坤笑道：「不打架那會弄來銀子？」

愣了一下，王掌櫃道：「你弄了他們的銀子，他們絕不甘心，小爺，小心哪！」

于阿坤返身往櫃檯看，怎麼不見姑娘的人，原來姑娘在後面替于阿坤做新衣裳了！

于阿坤正在往後面看，突聽得門口一聲叫：「于阿坤！」

于阿坤吃一驚，猛回頭，門口暗影處站了個大漢，看不清是什麼裝扮，但那聲音可熟悉！

于阿坤毫不遲疑的走到門口，這才眞的吃一驚：「你……飯桶師父！」

掌櫃的也走出來了，他見是個和尚，便立刻道：「大師父，你請屋裡來坐，天晚了！」

「阿彌陀佛，遊方和尚不進門，謝謝施主！」

不錯，果然是梵各和尚！

于阿坤一高興，立刻上前拉着他衣袖，笑道：「那天你怎麼不告而別，我……」

梵各點點頭，道：「走吧！」

于阿坤道：「二更天了，還去那兒？」

梵各冷冷的一瞪眼，道：「你走不走？」

于阿坤臉皮一緊，道：「好嘛，聽你的就是！」

梵各回身大步往鎮外面走。

于阿坤在後面嘟噥：「你沒來，我是大王二，你來了我讓賢！」

二人走出上元鎮，鎮西南有個荒廟在山邊。

這天夜裡風很大，使荒廟的兩扇破大門也吱呀吱呀的發出聲音！

梵各當先走進去，于阿坤道：「放著客店不住，來住這破廟！」

（未完・九）

上文提要： 左道之和其老婆李獅、遲覺及「沙漠王」段豪聯手襲擊小關等人，小毛將摻有迷藥的沙子揚向段豪，那自稱不怕風沙的「沙漠王」段豪中計被迷倒，致令左道之等人更加瘋狂反擊，使前來援救小毛的令狐芝不幸身亡。小毛氣極，向遲覺追去，一路順風揚沙，又將遲覺迷倒，小毛從遲覺懷中搜出一個烟幕囊……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你死我亡兩茫茫　為善為惡均難捨

小毛大喜，以前遲覺用過一次，在不利的情況下，可以撒出烟幕，像墨魚的隱形墨汁一樣，以便逃走！

打發了遲覺，小毛盡快奔回，加入三小這邊對付左道之。

雖然卓玉也加入了，但她的功力本就最低，況且剛才又受了傷，所以她的加入幾乎起不了甚麼作用。

三小仍然頻頻挨打，可見左道之的厲害。

小毛以「蟻語婕音」和小關連絡。

他有個構想，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除危機，或永除大患。

也許可以一舉而幹掉左、李二人。

小關以為小毛的辦法還不錯，至少可以一試。

小關把小毛的構想暗暗告訴了齊鳳和卓玉，這工夫小毛在一邊放出了「烟幕」。

那是一種細粉，撒後不容易散開。

「烟幕」形成，三小就向上風疾退。

接着，小毛又向「烟幕」中撒出了「周公束」。

這次他把所有的都撒出了。

時間過去近半盞茶工夫，「烟幕」逐漸消散，隱隱發現左道之已躺在地上不動了。

卓玉、小毛和齊鳳歡呼着先後奔了上去。

小關道：「小心點……」

語音未畢，小毛和齊鳳已是首當其衝。

左道之是以逸待勞，猝然攻擊。

他見到「烟幕」就猜到小毛身上必然還有迷藥。

如果小毛不用迷藥，施放烟幕就毫無義意了。

因而左道之暫時閉住呼吸倒下詐昏。

齊鳳後發先至，第一個先到，她正是首當其衝。

她應變夠快，仍被砸出一丈以外。

第二個是小毛，被一腳踩出。

第三個才是卓玉，小關奮不顧身，攻擊左道之的要害，此刻卓約也捨了李獅來援。

只是卓約稍遲了些。

小關先和左接了一掌，左道之是在攻擊卓玉尚未得手改變目標接了這一掌的。

接是接了，但稍遲一步。

畢竟，他的體力消耗了很多。

他的左後側腰上被戳了一式貫手。

這貫手未穿進體內，卻已受了傷，而小關也中了他的一拳，吐血

而退。

這工夫卓約正好也夠上了部位。

她凌空橫踩，一腳正中左的後腦。

左道之的身子射出，李獅翻撲了上來，李獅恨卓約是夠深的，全力一掌砸在卓約的肩背上。

卓約悶哼一聲栽出三四步仆在地上。

只有卓玉逃過一劫，而她也正好在李獅的左後側，一劍刺出，竟戳入腰內，被李獅大力帶出三四步才拔出劍來。

這些動作幾乎全是在瞬間發生的。

小關雖然口鼻流血，仍然躍起向搖搖欲倒的左道之背上踢去，而左道之傷得極重，閃避已很吃力，卻仍然轉過身來。

他伸手抄住了小關的小腿。

小關的另一腳又踩了過來。

如果左道之不是傷得如此之重，他揪住小關一腿，早把人甩出去了，但他此刻那有這麼大的爆發力。

小關的另一腳又踩在他的頸上。

「喀喇喇」聲中，可以聽出頸骨及上部脊椎骨折碎之聲，人也翻滾出三丈以外去。

現場一片死寂。

左道之惡貫滿盈，已經死亡。

遲覺也完了。

李獅可以說是沾了左道之的光，要不，她不會死得這麼早。

這邊的人也無一不傷，只是齊鳳剛才在對付左道之那一次首當其衝，傷得更重，已是奄奄一息。

小毛也傷得極重。

卓約和小關差不多，內傷吐血。

只有卓玉是輕傷。

「齊鳳，張開嘴，把藥吃下去。」

「阿永，不……不必了。」

「阿鳳，張開嘴，我們要盡一切努力治好妳。」

「阿永……你不必了……我知道……自己是不行了……我……我只想……和你說幾句話……」

「阿鳳……我在聽……」

「阿永……不要放下我……繼續抱着我……」

「好！就這樣抱着妳……」

「阿永，我……我和嘉麗妹子……的感情很好……所以……我們有個共……共同的願望！」

「妳說，什麼願望，我會為你們二人完成。」

「我們私下決定……萬一有一天我先走……她的孩子會送一個給齊家，認祖歸宗。」

「這很好啊！」

「如果她先走，我有了孩子也會……」

她虛弱地閉上眼喘了一會。

小關含淚道：「我答應你們只要我們能生那麼多的孩子，如果沒有那麼多，也會要其中一個頂你們兩支。」

「阿永……我爹不走正路……但我仍願葬在我爹的墓旁……你能……」

「能，阿鳳，這些我都答應妳。」

「卓約她……她害過我……我們……但是，她……她也救過你和關伯伯……也救過我們……所以從前的……的事，不要再記在心上……你收了老二……和老三……多生幾個孩子……」

卓約也半臥在一邊地上，聞言已是滿面淚痕。

這可能是使她改邪歸正的最大力量。

她很感激齊鳳。

齊鳳傷得太重，不久嚥氣，只不過她含着的淚水和滿足的微笑，証明她死在小關懷中很幸福。

這工夫小毛道：「小關，卓約的傷也很重。」

「我知道，總要一個一個地來。」

放下齊鳳，把卓約抱入屋中，給她服了內傷藥。

小關道：「卓約，妳目前最需要的不完全是醫藥，而是內功深厚的人以內功治療。」

卓約道：「我知道！」

小關道：「可惜現在我已無能為力。」

卓約道：「只要有個安全環境，我可以勉強自療。」

卓玉在卓約身邊發楞，沒有流淚。

卓家一家人，不到三個月已去其二，如今二姐又受了重傷，卓玉道：「關永哥，目前先要速辦鳳姐的後事，然後立刻找個絕對隱蔽之地療傷。」

小關道：「當然，我知道。」

小毛道：「小關，把齊鳳入殮後，交殯儀社負責辦理，然後到了出殯日我們再出頭。」

卓玉道：「『武林土地公』已去，我們還怕什麼呢？」

小毛道：「只怕左道之還不是眞的『武林土地公』。」

「不是他？武林中還有比他更厲害的人物？」

小毛道：「不信問問小關！」

小關點點頭。

卓玉神色凝重地道：「眞的『土地公』是誰呀？」

小關道：「在目前誰也不知道。」

「不知道又怎知有另一個『武林

土地公』？」

小關沒有說什麼。

* * *

小關等人的傷勢快要好了。一切都很平靜。

似乎沒有什麼眞正的「武林土地公」要出現。

當然也沒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兆。

只不過死了那麼多的親友，衆小都很沮喪。

小關表示，要把幾位長輩及好友的遺骨移到各自的原籍去，也了却一件大心事。

小毛的意思是此事應稍緩。

因爲遺體剛埋不久，不便移骨。

卓約暗中對卓玉道：「小妹，你愛小關嗎？」

「二姊，問這個幹什麼？」

「不能問嗎？」

「二姐是不是吃醋而排斥我？」

卓約搖搖頭，道：「我和以前不同了。」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小妹對我還有成見？」

「以前聽說妳迫害過齊鳳和白嘉麗，而且手法十分殘酷，不知道能否徹底改過？」

「我說能，小妹不信？」

卓玉未出一聲。

「要把我趕走，以便小妹獨佔關永。」

卓約不能不這麼想了。

她很傷感，她們是手足啊！

其實她早有自知之明，已無資格和關永在一起了。

當然，如小關還要她，她也不便峻拒。

看來不是小關排斥她，可能是小妹。

「小妹，大姐已經接納了我……」

「大姐是個爛好人！」

「小妹，我留下來，絕非是戀棧小關，老實說，在幾次搏殺中，我也能派上點用場。」

「聽二姐的口氣，如果沒有妳，我們都早已……」

卓約手一揮道：「小妹，不必說了！」

「二姐，請原諒我！」

「何必說原諒？」

「我是不得已，以免壞了小關的形象及名譽。」

卓玉人小，但說話却很重。

也可說，姊妹之間稍嫌刻薄了些。

這句話才傷了卓約的心。

卓約在三姊妹中的確比較開放些。

她敢作敢爲，所以才有耿淼那件事。

並非她預謀以色騙取耿的武功，而是在耿淼要上時，發現一個老男人那種佔便宜和淫徒的嘴臉。

所以她變了卦。

至於和左道之，那是無法抗拒的。

因爲左道之太厲害，抗拒他是死路一條。

還有一點也許才是眞正的原因——她那時在小關面前備受歧視，因而才有害齊、白二女之事。

現在卓玉很明顯地在排斥她。

卓約暗暗傷心，手足之情，在卓玉身上是看不到了，她並不留戀甚麼，只是以爲她留在小關身邊，總是有所幫助的。

於是她暗暗作了個決定。

卓玉對小關很殷勤。

卓約冷眼旁觀，不由大爲驚奇。

小卓玉在這方面並不那麼幼稚呀！

甚至她比卓約、齊鳳及白嘉麗更大膽、開放，甚至於說還極爲狂熱，她居然完全是主動的。

其實這是不足爲奇的。

卓約不知道而已，卓玉第一次是如何和小關有這種事的？

她是蒙了面救過小關，在客棧冒充卓倩上了床的。

此刻卓玉和小關在辦那事。

卓約悄悄地離開了後窗，只感覺心板上痲痲地。

正要返回屋中，發現了小毛。

卓約道：「小毛，我不是窺春。」

「我也不是……」

「怎麼？你也看到了他們……」

「是的，我在前窗外！」

「你是……」

「我是出屋入厠，聽到他們屋中的床格格支支地猛響，忍不住想看看小關。」

「你本來以爲會和誰？」

「本也以爲是和小卓玉，」小毛道：「我一直以爲妳太走調，而且有時也心狠手辣，可是近來……」

卓約不出聲。

小毛道：「人的一生中，都會有些走調的行爲，只不過妳走得稍大些，所以那時我很討厭妳！」

卓約低頭不語。

小毛道：「可是近來我發現妳爲了協助我們，奮不顧身，尤其爲了呵護小關，更是……」

「我總以爲我欠他的太多，完全是報恩。」

「兩次血戰，如果少了妳，後果絕對大爲不同，現在我能否和妳在此談話，就很難說了！」

「小毛，我以爲你是個大好人。」

「其實我不是個好孩子，我一直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我以爲，妳比不上卓倩，但我聽了卓玉

今天傍晚對妳說的話以及看到剛才在床上的行爲，我以爲……」

卓約嘆了氣。

「這個小女人未必有妳好！」

「可是在小關的心目中，我是個爛貨。」

「但近來妳還沒有和男人……」

「小毛，我要走了！」

「不要，卓約，我會說服小關留下妳的。」

「沒有用的，就算小關勉强留下了我，在那種眼色下也不好混的，小毛，我知道你是誠心留我。」

小毛道：「妳先別走，如我不能改變小關使他對妳好些，我和妳一起走。」

「小毛，你們是好友，千萬別離開他。」

「如果小關忘恩負義，我就可能！」

雖然如此，第三天卓約還是不見了。

小毛到處找，小關也很焦急。

只有卓玉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

最後當然是沒有找到。

小關道：「卓約爲甚麼要走？」

卓玉道：「二姐要走，誰也阻擋不了！」

小毛冷冷地道：「卓約要走，不該挽留她的留過了，該挽留她的人，却根本沒有挽留她……」

卓玉道：「小毛，這話怎麼解釋？」

「三小姐這麼聰明難道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

「三小姐和她是手足之情，而不留她，我這個外人却留過了！」

「小毛，你可別挑撥離間，我事先知道她會不辭而別嗎？」

「妳可以猜出來的！」

「我爲甚麼能猜出來？」

小毛是小關的生死之交，他才不管這麼多，目前只剩下了一個卓玉，小關對她很重視，尤其在床上又活。

小毛冷冷一笑，道：「因爲妳對卓約冷言冷語過。」

「我們姊妹的事別人少管！」

「如果是排斥卓約，我就看不慣！」

「看不慣如何？」

「我就討厭妳，因爲兩次大危機，如果沒有卓約我們還有命嗎？記得卓約自己在十分危急時尚且大叫要我去幫妳，要是不大叫，我一疏忽，妳的結局會如何？」

卓玉道：「反正我沒有排斥她呀！」

小毛道：「妳也沒有資格趕她走。」

「小毛，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卓約雖走了偏鋒，也是由於小關已有了齊鳳及白嘉麗等女人引起的，但她救過關老伯，也數次救過小關。」

「不用你在此爲她表功。」

「有功就是不表人家也知道，無功表也不成！」

「小毛，你今天好像是衝着我來的。」

小毛道：「我怎麼敢，妳現在是紅得發紫，紫得發黑的辰光，我算那棵大葱？」

卓玉道：「知道就好。」

「卓玉！」小關道：「不可對小毛如此說話。」

卓玉道：「話已出口，收不回來了。」

小毛沒有再說什麼，晚飯後也不見了。

小關是個重情感的人。

他和卓玉分頭外出去找。

結果當然是找不到的。

小關回來抱怨，道：「卓玉，小毛可是我的好朋友，如今衆叛親離，我怎麼能放心得下。」

「小關，這是他找我的痲煩呀！」

「小毛不會找你們的痲煩，他看不順眼的人，那人一定有缺點，過去他對卓約就很討厭，甚至排斥她，這是因爲他以爲卓約爲我丟人。」

「現在呢？」

「現在他看出，卓約已改變了作風，而且在緊要關頭能捨己爲人，義無反顧。」

「一個想害死齊、白二女的人會立刻變成好人？」

「妳以爲一個人作了錯事就永遠不能改變？」

「好哩！好哩！都是你有理！」

「卓玉，有些事是要去學習的。」

「阿永，我如有錯，一定會改，我上床侍候你。」

小關道：「回房自己睡去吧！今夜沒有心情。」

「沒有心情可以培養啊！」

「老友出走，還有心情，眞佩服妳。」

卓玉訕訕地，很不是滋味。

她過去從沒碰過這種釘子。

* * *

小毛在外遇上了卓約。

卓約負氣出去，是氣卓玉不顧手足之情，大概是由於多了她一個女人，要是齊、白二女及大姐不死，卓玉不是排到第四名去了。

卓約不遠離的原因，主要還是躭心小關。

「小毛，你怎麼也……」

「我和卓玉不和。」

「小毛，無論如何你不該離開小關的。」

「在我看來，在小關的心目中，我沒有卓玉重要。」

「小毛，那是不一樣的！」

小毛道：「以前我以爲，你們三姊妹之中，卓玉是最清純善良的了，連卓倩也稍遜她，那知……」

卓約道：「瞭解一個人眞難！」

二人是在這鎭上一個巷口處談話。

這個鎭距小關所在的鎭只有五里光景。

這工夫夜風中隱隱傳來了「叭叭」的打牌聲及骰子在碗中的跳動聲，這附近有家賭場。

小毛道：「卓約，反正沒什麼事，我們到賭場中走走如何？」

卓約道：「賭，我可是個門外漢。」

「不妨，有我在，包你滿載而歸。」

這家賭場不很大，但各種賭倒是很全。

兩小易容之下，卓約變成一個年輕男人。

小毛頰上有一大黑痣，上面有撮毛。

看來看去，麻將、牌九、紅黑寶、梭哈等，只有這一桌骰子賭得大，似乎有一二人很有錢。

小毛和卓約以「蟻語蜨音」交換意見。

卓約以爲，小毛既然會「靈術」，又何必作假？

小毛的意思是，玩假是給卓約看的。

至於「靈術」那是靠外力，沒什麼看頭很管用。

時近午夜，賭客們已在減少。

漸漸地，只剩下四個人，當然，還有個旁觀的卓約。

一個是小毛。

一個胖子，似乎有點氣喘。

一個有點咳嗽。

另一個面孔木然，很少說話。

他們是在後院三間廂房的正間賭的。

卓約在一邊觀戰，她也是唯一的觀衆。

卓約也不知是爲什麼，總是覺得今夜什麼都不一樣，包括這後院的寂靜及與賭者的態度等等。

小毛這時不輸也不贏，賭了很久仍然保本。

不知爲什麼，今夜「靈術」已經不靈了。

「靈術」不靈了，以他的手法來說，能和他成平手的對手，大概也非泛泛之輩了。

現在，小毛把骰子抓了起來。

他既不搓，也不向手心中吐唾沫，只是手一探向大碗中一撒手，才緩緩收回手來，似乎很用力。

卓約並非眞正一竅不通。

她似乎不太精於此道而已。

事先小毛對她說過一些手法，而此刻，正是其中的一種，她十分折服小毛剛才一擲的技術和手法。

不但手法靈活，還使盡心理運用。

賭，實在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不懂心理運用的人，賭技不會登峯造極。

甚至可以說不懂心理技巧，手法再熟也會被人抓到。

小毛剛才這一手神乎其技。

他邊擲還邊對卓約道：「老弟，再輸了我就不賭了。」

他的目的是要與賭者分神去注意易過容的卓約，三個賭徒都冷冷地瞧了卓約一眼。

其中那個有點氣喘的胖子哂然道：「快要回老家的人了，還有這份心情。」

兩小也未太注意此人的弦外之音。

原來他的手往大海碗中一擲，也就是一張手，骰子落入碗中，他的手却張着稍緩了一下。

人的大手張開也差不多把海碗碗口全蓋住了。

因而，手指中夾的一枚骰子落下，原先三枚之一彈地，又被他的指縫夾住收回手來。

說那兩句話引開與賭者的注意力，把指縫中的一枚骰子收起來，眞可謂一氣呵成，天衣無縫。

卓約暗叫厲害。

「豹子！」小毛大叫一聲。

這可以說是贏定了。

「出門」的胖子伸出肥胖的手而喘息着擲出。

眞怪，骰子入碗不跳，一下子就是「豹子」。

就像碗底有磁鐵一下子就吸住了似的。

小毛拿起骰子擲了一下，骰子會跳動，沒毛病。

再仔細看那大海碗，也是普通的磁碗。

小毛搖搖頭，不可理解。

他還沒見過這種擲法，入碗就不再動一下。

這一手不是賭技高，那就是內功火候夠所致。

「天門」一擲，骰子轉了幾下，第一個不動，第二個疊在第一個上面，絕的是第三個以一角在第二個上面打轉。

轉了好久停下而掉落下來。

更絕的是，第二個疊得穩穩地，也落下來。

因爲不落下來，不好算點數。

又是「豹子」。

小毛大吃一驚。

就是要李雙的師叔親自來此，只怕也辦不到吧？

這工夫第三個，也就是面孔陰沉不說話這人抓起骰子，也沒有把

手伸進大海碗就出了手哩。

這種擲骰子的方式，也是平生僅見。

三顆骰子在隨便一丟之下，都落在碗中。

一落一彈，三枚骰子却在碗沿上打轉。

這是什麼技術？

因爲海碗邊沿很薄，骰子的角却並不太尖，在此情況之下，三枚骰子都以其尖角在碗沿中打轉，一枚也未滑落碗內或碗外，眞是太玄了。

轉了一會，分別滑落碗內。

停止之後，又是「豹子」。

小毛呆了，全是「豹子」。

卓約也楞住了，連小毛都不可想像，卓約的感受也就可想而知了。

小毛吶吶道：「怎麼可能？這簡直是變戲法嘛！」

胖子在微喘，那個陰沉的仍不出聲。

咳嗽的那個發出一陣冷笑。

小毛有點涼意。

這麼晚了，却又未分出勝負，他實在不甘心，所以還要賭。

這種全部擲出「豹子」的絕者，只怕有史以來絕無僅有。

雙方平手，當然要重擲。

小毛右手擲骰子，左手兩指一捏，發出「叭」地一聲，本想再來個「豹子」。骰子停止，然後一跳，又翻了個身，居然是一點。

小毛心頭一沉，他押了三百萬兩。

他絕對不信會失手，他實在想不通。

那個人又怪笑了起來。

不知爲什麼，他的笑聲使人感到一股涼意，渾身不舒服。

賭場中已靜下來。

可能前面還有一兩桌麻將。

這和白天各種賭具在三十桌以上的場面相比，是差得太多了。

兩小只感覺靜得像無人的世界。

「出門」一擲，居然也是一點。

「天門」擲出的也不例外——一點。

兩小呆了。

似乎這三個人要擲什麼，都是隨心所欲。

甚至連手法也不需要，就能要什麼有什麼。

都是一點，又是平手。

不分高下，小毛就不想走了。

卓約在一邊作表情使眼色，要他離開。

小毛故作未見，反正已經晚了，一定要分出高下再走。

他再一擲——兩點，再擲三擲都是兩點。

「出門」一擲、二擲、三擲也都是兩點。

「天門」如此，「末門」也是如此。

小毛知道，這不是賭技的問題了。

向卓約望去，她正在雙手抱肩，似有無限的寒意，而且不停地示意要他馬上走人。

小毛以爲的確是走的時候了。

他站起來道：「看來賭不出結果，改日再玩吧！」剛離座，忽然胖子猛喘了起來。

這不就是那天進入小屋，那灶口內的猛喘聲嗎？

只不過剛才喘得輕些而未注意而已。

剛才頻頻冷笑的那個也頻頻發出大聲的冷笑聲，的確，正是灶口內那種低沉陰冷動人心脾的笑聲。

兩小往外狂奔，屋中又傳出了磨牙切齒聲。

小毛以爲，他早就該覺察這三個賭徒不對勁了。

開了後門奔出，兩小一時慌張，竟不辨東西南北。

半個時辰之後，來到一個地方，松濤陣陣，萬籟俱寂。

兩小停下來四下張望着。

卓約道：「這是些什麼人？」

小毛正要回答，突然發現，這正是那個山坡上的疏林及小屋，立刻拉着卓約狂奔而去。

但是，忽見樹上飄落一人。

二人急停下來，心頭狂跳。

這個人居然是李雙的師叔。

也就是教小毛邪法詐賭的中年人。

小毛大爲驚喜道：「前輩，你來得正好。」

此人一反常態，冷冷地道：「爲什麼？」

「你教我的方法本來很靈，可是今夜不靈了。」

此人冷冷地道：「如果一直不靈，你就幸運多了，就因爲一直很靈，光贏不輸，洩露天機，大禍將至。」

小毛一怔道：「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久以後你就知道了。」

「前輩是不是說此事十分兇險？」

「嘿……」此人陰笑一陣道：「當然！」

「那些人的賭技爲什麼那麼高？」

「因爲他們不是人。」

兩小猛然一震，疾退三步。

小毛吶吶道：「不……不是人，他們是什麼？」

卓約道：「莫非是鬼？」

「他們目前還在鬼與魔之間。」

小毛道：「我不信這一套。」

「十天內你就信了。」

「十天內會發生什麼事？」

「無常……」

兩小要明瞭這兩個字，只能從「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去體會「無常」的意義。

小毛心頭一涼，道：「至少和她沒有關係吧？」

「本來沒有，但她何必跟來？沒有也有了。」

小毛道：「你明知那是魔而且十分凶險，爲何要我去學那『靈術』？」

此人陰笑一陣，道：「因爲咱們有深仇。」

「我和你有仇？」

「不是你，是毛翔宇，他早死了一步，我只好找你。」

小毛道：「是什麼深仇大恨？」

「你爹殺了我師兄，也就是『燕子』李雙的師父。」

「原來你是有計劃的陷害，你會役神驅鬼？」

此人陰笑着一閃，讓出去路，道：「你會了『靈術』之後，贏得越多，你的壽命就會越短。」

卓約和小毛一交眼色，兩人出了手。

卓約非同小可，小毛也不遺餘力。

這人在武功方面，也許只比小毛稍稍高明，他邊打邊向小屋退去。當他的背部貼在大門上時，院中傳來了很大的氣喘聲。

小毛一拉卓約，狂奔而去。

回來時，小關扳着臉在等他們。

「又去了哪裡？」

「賭場！」

卓玉道：「你可眞是吃得飽睡得着呀！剛剛死了那麼多的親人，你居然還有心情去賭。」

小毛道：「妳最好別管我的事。」

卓玉道：「要我管也懶得管。」

「不管是最好！」

「只不過躭誤人家睡覺時間……」

小毛道：「何不說躭誤了妳在床上表演的時間，上床表演和上賭場，又有多大的分別？」

卓玉大聲道：「永哥，你看他欺負人！」

小關道：「卓玉，妳別插嘴！」

小毛道：「小關，今夜眞是驚心動魄！」

「是不是遇上了高手？」

「應該說遇上了鬼！」

卓玉怕鬼，大聲道：「你少在這兒胡說八道！」

小毛把小關拉出屋外，說了一切。

小關道：「小毛，太玄了！我不信！」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

小關道：「但我也聽人說過，賭『靈術』的確很神秘，但不能以此術去大量的贏錢。」

「如果以此術大贏特贏呢？」

「折壽！」

「可是你以前並未告訴我。」

「我是不久前聽令狐芝前輩說的。」

「你也信這一套？」

「不信！」

「可是我有點信了！」

「爲甚麼？」

「因爲今夜的一些怪事，本就是這世上所不應該有的，既然我和卓約都親眼看到了，我以爲那人說的有其可能，我和卓約可能在劫難逃。」

小關道：「難道眞的還有個『土地公』？如無『土地公』，『在劫難逃』又作何解釋？」

小毛茫然地點點頭，道：「很可能……」

此刻卓約在暗中窺伺，尤其注意卓玉。

她暗暗嘆息，是小妹變了還是以前沒能眞的瞭解她？

此刻小卓玉又在扮演一個蕩婦的角色。

她有青春的本錢。

她活力充沛，不忸怩，爲所欲爲。

小關道：「卓玉，妳的動作不像個初開懷的少女！」

「初開懷的少女甚麼樣子？」

「含蓄而保守。」

「所有的少女都是那樣子的？」

「只有極少數的例外。包括妳在內。」

「阿永，我只是想使你興奮快樂而已！」

「妳不也在追求妳自己的高度刺激？」

「阿永哥，只有和你才有此快感。」

「莫非妳和別人曾經有過？」

「沒……沒有啊！」

小關好久沒有出聲。

卓約嘆了氣，她不想再看了。小妹比她更大膽。

她發現小毛又在後窗外偷看。

兩人談了一會分了手，都對卓玉的一言一行感到吃驚。

卓約又離開了這裡，她說妹妹既然討厭她，她就不再討人嫌，她住到另一家客棧去了。

小毛叫她小心照顧自己。

小毛上了床，竟然有個膩滑溫軟的胴體躺在上面。

「誰？」

「還會是誰？」

「原來是……」對方捂住了他的嘴。

這是示意，此刻別浪費時間，少說話多做「事」。小毛剛剛看到卓玉的方法，叫對方效法。

胡媚當然不會外行。

甚至比卓玉做得更火辣。

也許小毛太賣力，或者說胡媚也太興奮，「脫陰」之下，竟然死在小毛的身上。

小毛本以爲她先掛了「免戰牌」，好久之後才發現她已斷了氣，小毛十分內疚，抱怨自己太馬虎。

如果發現得早，也許還有救吧？

他以爲在床上，胡媚的作風有點像卓玉。

也可以說卓玉在床上頗似胡媚。

說句俏皮話——磕瓜子磕出臭虫來——甚麼「仁」都有，「仁」人諧音。

這個世界上眞的是甚麼人都有。

不要以爲你沒見過某種人也未聽說過，便以爲世上沒有這種人。

像左道之的走調，年老子婆的離譜等等都是驚世駭俗，而且是大多數沒見過的人所難以想像的。

* * *

小莊忽然找到了小毛。

似乎是故意避開小關和卓氏姊妹的。

這當然可以理解。他和一個老女人在一起。

說起來是很不好聽的，這個老女人作他的祖母也有餘。

一句話未說，小毛就知道絕不是來找他敘家常的，一定有十分重要的事相告。

「小莊，還好吧？」

「混吃等死而已！」

「有事是不是？」

「當然，還是十分要緊的事。」

「那就快說吧！」

「還有個『武林土地公』……」

「眞有？」

「是的，而且要來……」

小毛神色一變，道：「甚麼時候？」

「大概在五六天以內吧！」

「到底眞的『土地公』是誰？」

「不……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爲甚麼，確知有個眞的？」

「是老婆子說的！」

「這麼說她知道眞的『武林土地公』是誰了？」

小莊點點頭。

「她不肯說？」

小莊道：「我想，教齊鳳絕技那個人，大概是『武林土地公』了！」

「就是他？」

「我是猜想的！」

「小莊，這我就想不通了，眞武林『土地公』既然也不放過我們，爲甚麼他會傳齊鳳絕技呢？」

「小毛，我也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但我想，可能是成全年慶餘吧！」

「也許吧！」

「小毛，我能說的都說了！」

「小莊，老婆子認識那人物，以你和老婆子的關係，不能使那號人物不來？」

「大概不能，因爲我盡了力！」

「小莊，那號人物要來拾奪我們，一定有個理由吧！」

「可能和左道之有交情，爲他復仇，或者與關庸、卓布衣及余心佛等人昔年有甚麼過節。」

小毛想了一會道：「小莊，我很感激你！」

「小毛，我不能化解這個危機，十分慚愧。」

「小莊，聽你的口氣，似乎老婆子和那人物有點交情，那人却不肯賣這個帳，是不是？」

小莊只能點頭。

小毛道：「那人物到底有多厲害？」

「看看齊鳳所學的不就知道了？」

「可是齊鳳還是死在左道之的手下。」

「小毛，左道之練了多少年，齊鳳才學了那主兒十七招，而且還不到三個月，這能比嗎？」

「的確！」

「小毛，我只能說，小心……小心……小心！」

「就沒有別的建議了？」

「有是有，但你不會喜歡聽的！」

「至少我不會怪你說錯了話！」

「小毛，我勸你們遠走高飛吧！」

「這是駝鳥心態，我們能遠走，他就不能遠追？」

小莊攤攤手，道：「這是我唯一的建議了。」

「我知道，可是小關一直想不出他的上一代或卓前輩、家父以及余心佛等長輩與甚麼頂尖高手結過樑子？」

小莊道：「這……我就無法置喙了！」

「是老婆子要你來告警的？」

小莊勉強點點頭，不久就道別走了。

小毛想了一會，立刻返回對小關說了。

小關道：「這個人到底是誰？我一直想不出來。」

小毛道：「我也是……」

小關道：「所以在此以前，我甚至以爲根本沒有那麼一個人物，不過是玩噱頭唬人而已！」

小毛道：「如果是那樣，小莊不會來告警的。」

卓玉道：「我以為是花梢！」

小毛道：「甚麼花梢，願聞高見！」

「咱們是驚弓之鳥，故意來嚇我們的。」

「目的呢？」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小毛大聲道：「天不知地也不知，我更不知，大概只有妳這位床上的天才嬌女知道！」

卓玉撲上揍人，被小毛逼回。

小關道：「寧可信其有！」

卓玉一扭身就出屋而去！

她上了街，輕車熟路地來到大富客棧，在東偏院叫開了門，卓約一楞，道：「是小妹？」

「別叫得那麼親！」

「妳能否定這骨肉之親嗎？」

「正因為沒法否定，所以很是無奈！」

「以後小妹不要叫我二姐就成了！」

「在生人面前，也拜託別叫我小妹！」

「一定遵辦，進來坐坐吧！」

「不必了！我是來求妳一件事的。」

「甚麼事？」

「妳能不能停止玩花梢？」

「我玩花梢？」

「當然，而且層出不窮。」

「我的確玩過不少的花梢，却絕沒對妳玩過。」

「有！」

「有？」

卓玉道：「眞有個『土地公』嗎？」

卓約一楞，道：「我怎麼知道？」

「不能自圓其說了吧，既然不知道，為甚麼要叫小毛向小關說謊？說是眞『土地公』要來！」

「妳說甚麼？眞『土地公』要來？」

「妳裝甚麼佯，妳以為這鬼劃符的動機，我不知道？」

「甚麼動機？」

「妳要找理由不離小關左右，就利用小毛編造謠言，說是眞『土地公』要來，妳不離開一來有了藉口，甚至小關還會感激妳哩！」

卓約冷冷一笑，道：「眞想不到，妳竟是這麼一個多疑、無情而又十分刻薄的女人！」

「要比賽刻薄，我不如妳！」

「卓玉，我已不耐，不想再對妳容忍，妳走吧！我既沒叫小毛編造謊言，也不是想接近小關，我對他只是一份關切……」

「笑死人哩！妳這種女人……」

「啪」地一個耳光，把卓玉砸出三步以外。

「我實在忍無可忍！妳眞以為自己是淑女？」

卓玉捂着臉大聲道：「至少比妳好些！」

「未必吧！上了床，妳完全是個大膽的蕩婦，像我這樣走調的人，看了妳那騷勁也不禁臉紅。」

「妳……妳不要臉！偷看人家的隱私。」

「那只是無意中的發現！却不禁大吃一驚！」

卓玉道：「妳好下流！」

卓約道：「以後不要再用『下流』二字去諷別人哩！說這二字時，免得自己會臉紅……」

「妳那麼有志氣，為甚麼不走遠點？」

「我是關心小關及小毛的安全，也包括妳！」

「眞動聽，好感動人哪！」

「也只有妳這種人，才會否定手足之情！」

卓玉掉頭就走，道：「我是妳就快滾！」

「幸虧妳不是我，所以小關和小毛還能活着。」

「妳……」

「不懂嗎？我要是和妳一樣，稍一不如意就回到洞庭老家去了，左道之兩次來，我要是不援手，結局如何？」

卓玉在院中道：「反正我討厭妳！」

「妳說了半天，只有這句話很坦白而率直！」

卓玉走了，卓約含淚發怔。

姊妹間弄到這地步，到底是誰的錯？

難道全是我卓約的錯嗎？

人類大多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那就是工於責人，憚於責己。自己的錯永遠是值得原諒的。

卓玉返回時，小關和小毛還在談那件事。

卓玉有點不耐，道：「別幼稚哩！這是人家作下的圈套！」

小關道：「甚麼圈套？」

卓玉道：「你這麼聰明還猜不出來？」

小關道：「我沒有時間和妳瞎扯！」

小關要出屋，卓玉拉住他，道：「小關，我以為這是卓約的圈套，要小毛來傳播的……」

這工夫小毛已經出了門。

他要去找卓約。

因為他不以為小莊會說謊。

他信任小莊，像信任小關一樣，永遠不變。

這工夫小關大力甩開卓玉的手，道：「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卓約也許，小毛却不會。」

「你看不出，小毛很同情卓約，說不定……」

「收回妳後面的話。」

「難道就沒有可能嗎？二姐風

流，久旱不雨之下，饑不擇食，小毛雖醜，解決問題還……」

「啪」地一聲，卓玉挨了個耳光。

今天晚上，她一共挨了兩下，而且都很重。

「我告訴妳！至少毛志高不會那樣，況且，卓約也許做錯了一件事，但她却不是妳想像中的那種人。」

「你打我……」

「我是給妳一個教訓，人總要有感情。」

「難道你眞以為還有個『土地公』？」

「當然。」

卓玉大哭着回房去了。

* * *

此刻小毛見到了卓約。

卓約道：「卓玉剛來過。」

「莫非她告訴了妳那件事？」

「什麼事？」

「難道她來此沒有說『土地公』的事？」

「『土地公』？」

「對，小莊告訴我，還有個眞『土地公』之事。」

「果然還有個眞的，是誰？」

「他說他也不知道，但相信是教齊鳳絕技的那個中年以上的男人，那人教齊鳳將全身密封，而且在大屋之中還相距二三十步，聽口音，大約是個中年以上的男人。」

卓約道：「怎麼樣？要來？」

「對，五天以內。」

「為什麼定要來？小關和他有過節？」

「小莊也沒說，只說那主兒可能和關伯伯等幾位前輩有仇！」

「這也可能，小關怎麼說？」

「他完全相信，但也猜不出那人是誰。」

卓約想了一下，似有所悟，但她沒說出來。

小毛道：「卓玉不是來告訴你這件事，是為了什麼事？」

「她是專程來攆我走的。」

「攆妳？憑什麼？」

「她說我總是不離小關左右。」

「就算如此也是個人的自由，況且妳是為了保護小關和我。」

「這一套她不信，所以挨了我一個耳光。」

「打得好！為什麼不多打兩下？」

「一個耳光，已經把她打毛了。」

「卓約，我們眞需要妳的幫助，只不過小關這個人自尊心强，不願說出來罷了。」

「我知道，而且對於他原諒我的過失之事，也終身感激，你是知道，對那種寬宏大量的人的感恩是很深很深的，我有時和他同床，會感到極深的自卑。」

「妳不必，依我看，小卓玉以前也未必純潔。」

小毛走後，卓約想了一下，立刻出了門。

她有個構想，要去印証一下。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如果連敵方是誰都不知道，這個仗如何打呢？

第二天午夜左右她到達了地頭。

她非常小心，因為那個武林「土地公」可能住在這兒。

這兒佔地不大，一共二十幾間房子。

等於是前後兩進四合房的格局。

卓約小心翼翼地找那主兒。

可是不知那主兒是誰，又如何去找？

只不過她以為也不會太難找，這兒的人不多。

這是年老婆子的私第，如武林「土地公」仍住在這兒，就是一位很有身份的貴客，必然住在清幽的地方，陳設也一定很講究。

找了一會，只看到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已入睡，聽其打鼾聲，似乎不像個頂尖高手。

頂尖高手是不是就不打鼾呢？

看了一會，再到別處去找。

另有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睡在廚房旁小屋中，八成是個廚子，這兒似乎只有這兩個中年男人。

還有兩個二十來歲的少女。

卓約知道，是年老婆子的貼身侍衞。

卓約此刻來到內院。

這是年老婆子的內院。

燈未熄，屋中有聲音。

原來這是個浴室，弄破窗子望進去，卓約紅了臉，心頭狂跳。

小莊在內和老婆子洗澡。

也許是剛玩過要把身子洗乾淨，小莊已很疲累，半臥在池邊，老婆子在為他洗下體。

年老婆子的一些動作，使卓約不能不去想古代一些女人的醜態，那些女人都位極人臣，在閨房中的舉措却又近似禽獸。

卓約不想再看了。

到底哪一個是「土地公」？

或者「土地公」不住在這裡？

卓約故意弄出點聲音，然後急離後窗。

她伏在暗處監視，年老婆子道：「誰呀？」

停了一會，年老婆子才出屋。

可見她的聽力很好。

在卓約的角度上，看不清年老婆子是如何上房的，但至少已可証明一件事，年老婆子會武。

待年老婆子下房之後，卓約才走。

她一路走一路去想，去分釋，她沒有白來。

＊　＊　＊

返回客棧，小毛在等她。

「妳去了那裡？我好躭心！」

「謝謝你，小毛！我去印証一件事或一個人。」

「甚麼人？」

「武林『土地公』。」

「武林『土地公』在何處？」

「我本來也不知道，後來我以為既然是小莊來向你通風報信的，這人物八成還在年老婆子府上。」

「這想法有道理。」

「至少齊鳳跟那神秘人物學藝，就是在年老婆子府上學的。」

「對對！結果呢？」

「可以說還沒有結果，却也有些眉目了。」

「知道『土地公』是誰了？」

「大約有六八七成左右！」

「誰？」

「你猜猜看。」

「年府還有那些男人？」

「一個五十左右的中年男子和一個四十左右的廚師，而那個五十多歲的所住的屋子及屋中的陳設，看來他不像個貴賓！」

「會不會是故弄玄虛，使人不注意他？」

「這當然也有可能，但我還有下文……」她說了所見到的一切，但並未詳細描述浴室內的旋旖風光和猥褻的畫面。

小毛一楞，道：「莫非妳以爲是年老婆子？」

卓約道：「我說過，只有六七成……」

「一個老女人會有那等功力？」

「你還記得年老婆子對左道之說過的這幾句話？」

「記得！好像說他並非眞『土地公』！」

「對！在那時候，誰也不會去想，一個老婆子會是『土地公』，武林中的頂尖人物！」

小毛想了一會，道：「這就難怪小莊說話有那麼一點吞吞吐吐了。也許這小子已知『土地公』是年老婆子吧！」

「我以爲可能知道。」

「卓約，妳以爲妳和小關能擋得住這個眞的『武林土地公』嗎？」

卓約肅然地想了一會，道：「如果這個『土地公』確比左道之高明些，當然不是她的敵手，但我們會全力以赴！」

「加上我和卓玉呢？」

「也要看對方帶來了幾人而定，年老婆子身邊不是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和兩個貼身侍衛少女？」

「對，那中年男子也可能是管家或老僕甚麼的，只不過那兩個年輕女子，却不像是弱者了。」

卓約道：「老婆子如果眞是『土地公』，小莊却又未能攔阻她來此，足見她來意不善，八成是爲她哥哥左道之復仇！」

小毛道：「八成如此！」

卓約道：「發現敵踪，速來找我。」

小毛道：「在那種情況下，那有時間來找妳，卓約，馬上住到一起吧！」

「我不願聽到小卓玉的冷嘲熱諷！」

「也不能爲了她就不管小關吧！」

卓約道：「小關會不會也不信……」

「不會的！走吧！」

小卓玉見到卓約時，立刻就像豎起翎毛的鬥雞，道：「臉皮眞厚，趕都趕不走！」

小毛大聲道：「只怕大敵來臨，請都請不到這等高手！」

「我不信有甚麼大敵，就算有了大敵，我們自己也能應付，小毛，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接收，小關不會在乎……」

「住口！」小關冷冷地道：「再不知檢點，我也不希望妳留在我身邊，甚麼話妳都敢說！」

小毛道：「痛快！小關就是小關，我欣賞他的就是這一點。小關，卓約去過年老婆子那兒一趟……」

「有甚麼動靜？」

「她以爲年老婆子極可能就是眞正的『武林土地公』！」

卓玉「格格」笑了起來。

小關手一揮道：「妳笑甚麼？」

「我笑他們幼稚，似乎也想把我們當作幼稚的人！」

小關道：「妳還是沉住氣聽下去吧！」

卓約把見到的說了一遍。

小關道：「我也早有此懷疑。因爲我一直苦思，想不出一個人物會是『武林土地公』，除非是年老婆子！」

卓玉大聲道：「就是說破了嘴，我也不信那個老婆子會是眞正的『武林在地公』，傻蛋才信！」

這工夫後院中有人接道：「不信的才是傻蛋！」

衆小不由一驚。

這口音極似年老婆子的。

女人老了，聲音會變得粗一些。

衆小來到後院中，果然正是年老婆子和那兩個年輕女子。

由此証明，年府那個中年人並不是甚麼重要角色，只不過小莊並未隨行。

是小莊知她要來尋仇而沒來，抑是老婆子瞞了他根本不知道她要

來呢？目前言之過早。

小關道：「妳就是『武林在地公』？」

「嘎……」老子笑了一陣。

這就表示默認了吧？

小關道：「這麼說教齊鳳武功的人也是妳了？」

「正是。」

「雙方敵對，爲甚麼要教她絕技？」

「那只是爲了我的孫子想討好那丫頭，那知成全了她，她根本不領情，還是跑了。」

卓約道：「不是跑了！而是被妳的孫子放了，年慶餘那麼一個好人，怎麼有妳這麼一個祖母？」

年老婆子道：「卓布衣那麼一個謙謙君子，又怎會有妳這麼一個胡來的女兒？」

卓約攤攤手，也沒有話說！

此刻只有卓玉木然地站在那裡。

不久前她還叫不信年老婆子是「土地公」呢？

小關道：「妳教齊鳳絕技，是在一個屋子中，妳穿了密封的怪衣，又如何能發男聲？」

「我與齊鳳相距二十步以上，另一人在那大屋子小窗外出聲，在齊鳳那邊，當然不知道聲音是來自我身旁小窗外的。」

「那個人就是府上那個五十左右的人？」

「對，我的管家和老僕。」

小毛道：「妳要爲左道之報仇？」

「當然，他是我的哥哥！」

小關道：「可是，他爲害武林！」

年老婆子道：「我要來找你，還有另一原因，關庸昔年傷了我丈夫，而使他失去了人道能力……」

小毛道：「正好妳對這件事又特別重視！」

年老婆子道：「我可以不要兩個丫頭動手，你們四人一齊上，我絕不落個以大欺小的罪名。」

這口氣很大，但四小絕對相信她有此功力。

兩個年輕女人爲老婆子掠陣，似防施襲。

小關和卓約主攻，小毛和卓玉作騷擾性攻擊。

老婆子也用短劍。

原來她和左道之的短劍是一對，名爲「金波雙鯉」，都帶點淡淡的金色，削鐵如泥。

因而衆小又不能以兵刃碰她的寶刄。

這樣搏殺，吃虧就太大了。

年老太婆的厲害處是連續快斬，往往一口氣能刺出十劍以上。

這種打法需要渾厚的內力和招式的適當變化。

要不，像小關和卓約這等高手，如何能讓她連續砍殺十餘劍而不能平反？況且已是四對一。

很快地，卓玉和小毛已連中了數掌數脚。

他們每被砸出，半天才能爬起來再上。

小關已中了一劍，左肩上殷紅一片。

卓約的後肩背上也被挑了一道血槽。

這是沒有希望的搏擊，衆小心裡清楚，他們拖不過拂曉時光，也就是他們未必能看到明晨的陽光。

此刻小毛被一劍戳中了腰臀之間。

這小子痛得大叫一聲。

卓玉正要急退，也被削去了髮髻。

卓約來援，加上小關自側面凌空擊去，老婆子才收拾後退。

只不過她的攻擊總是主動的。

四小沒有一次能把一招攻完，即被搶去了主動。

終於小毛被一脚踩在小腹上，口鼻中鮮血如泉，倒退兩丈餘才倒下，似已暈了過去。

卓約對小毛很關心。

這是因爲小毛近來很同情她，也經常在小關面前說她的好話，所以小毛重傷，她奮不顧身撲上。

少了個小毛，不是很重要，但卻使小關躭心小毛能否撐得住？深厚的友誼，情比手足。

年老婆子形同天魔下降，任何一個動作，都帶動罡風，証明其動作之快速迅捷。

卓玉連遇險境，都被小關和卓約全力化解。

就在這時，卓玉自老婆子的右後側攻上，老婆子以逸待勞，側身時短劍掃了出來。

「嗆」地一聲，卓玉的長劍去了三分之二。

小卓玉魂飛天外，抽身急退。

只不過，要退出年老婆子的攻擊範圍就太難了。

只要年老婆子上一步半步，卓玉絕對逃不過生天，這也是小關看得十分清楚的局面。

只不過小關要救已是不及。

卓約奮不顧身，凌空身劍合一攻其後頸背。

年老婆子這才不得不回劍自保。

這麼一來，卓約又陷入了危險之中。

年老婆子如以「舉火燎天」來單獨對付卓約，卓約只怕是未沾地就會濺血五步。

此時此刻，小關必須天衣無縫地和卓約配合。

因爲他們二人只要有一人重傷倒下，那就要準備四口棺材了。

小毛吃力地爬着倚在牆上，道：「年老婆……婆子……看……看在小莊面上……妳也不能趕盡殺絕呀！」

年老婆子道：「如不是看在小莊面上，我早就動上手哩！還會等到今天？」

正好這工夫卓約又想趁她說話時偷襲，自她的左後方一劍戳向她的背心，至快至狠。

但這是一個人精，不論是技藝或經驗都已爐火純青了。

由於卓玉的劍已斷了大半，她用的是小毛的刀，「錚」地一聲，這把刀的刀身又去了一大半。

幾乎只剩下了一個刀柄。

卓約大叫：「卓玉快退！」

卓約又是凌空平射，攻擊老婆子的右側。

這一次不靈了。

老婆子似是誘敵，正是所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吧，她的眞正目標是小關或卓約。

她算定二人必有一人只攻不守地救人。

甚至她猜到，這個奮不顧身的人定是卓約。

所以老婆子這一劍用得很絕，先斬卓約的劍，餘力未盡，繼續前削，劍身已沒入卓約的腰腹之間。

利那間，小關、小毛、卓玉同聲嘶呼。

而小關也身劍合一撲了上來。

這種打法不僅是只攻不守，而是不想活了，他被卓約爲了救小妹而根本就把自己性命置之度外的景況感動得熱淚盈眶。

況且，不久之前，卓玉還十分冷酷地排斥卓約，極盡卑鄙之能事，而卓約却以大好之生命報之。

這正是以德報怨，人類最高尚的情操表現。

小關被砸了一掌滾出。

卓玉正望着奄奄一息的二姐發抖。

她無法調息這一刻巨變的心情，只知道她對不起這樣一位只顧救人不顧自己的姐姐。

「小妹……快……快去助小關……快……」

卓玉望去，小關跟蹌中連接老婆子五劍，他的劍也連斷兩截，已不足一尺半了。

老婆子以爲，只賸下小關一人，不出三招他就可以倒地，但在第七招上，也只是把他的劍削斷了兩次而已，她以爲這小子有一種氣勢。

此刻二人的兵刃長短相同。

小關敗退中運用智慧，又連拆老婆子六七招，甚至還把她的左袖挑破，這在對方是十分驚怒的。

當然，小關也到了末路窮途，老婆子這一招攻上來，小關無法破解，而卓玉已自後面攻了上來。

老婆子頭也不回，已把卓玉的刀踢飛。

她要打鐵趁熱打發小關上路。

那知就在這時，另外一人又自老婆子的左後側攻上來，由於小毛和卓玉都看到而沒出聲，老婆子又以爲是卓玉而未在意。

那知這人不是卓玉，施出的一招詭異奇絕，老婆子發現不妙時，這人的劍已刺入了她的左側腹中。

這是絕對的意外，只聽到小毛大叫一聲「好兄弟！」用力太大，震動內創，大量吐血而昏了過去。

這人正是小莊，這工夫老婆子倒地，虛弱地道：「小莊你偸學了我的絕招？」

「不，只學了這一招，我本想偸學三招的，可是我太笨。」

「看來不論我如何對你，我還是沒有你的朋友重要。」

「是的，但是，我也不是忘恩負義之輩。」

「這話發自內心嗎？」

「當然，大姐，我要陪你一道走。」就用老婆子的短劍往心窩一刺，倒在老婆子身邊。

三小驚得呆了，怎麼會有這種結局？

就在這時，年慶餘掠至當場，挾起老婆子和小莊就走。小關道：「年慶餘，把小莊的遺體留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要厚葬他。」

年慶餘道：「放心！我會把他和家祖母合葬在一起，一定會很隆重的。」

小毛剛剛醒來聽到，他以爲年老婆子的兒子和孫子都很孝順，這似乎是年家傳統的美德。

他傷得如此之重，還不忘幽默，但不久也斷了氣。與賭的氣喘之人對小毛曾說過：快回老家的人了……是不是一語中讖？

李雙的師叔是不是也能未卜先知？

隨來的少女自刎身殉，對主人之忠也令人心折。

此時卓玉最傷痛，哭二姐連連昏厥三次。

古往今來，有很多的深厚情感，往往都建立在生離死別的檔口，令人扼腕。

（全文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